

比狼更狡詐！揭開華爾街不為人知的黑錢流動、內線交易，  
以及 FBI 與頂級掠食者的鬥智競賽

# 黑色優勢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 BLACK EDGE

INSIDE INFORMATION, DIRTY MONEY, AND THE QUEST TO BRING  
DOWN THE MOST WANTED MAN ON WALL STREET

SHEELAH KOLHATKAR

席拉·寇哈特卡——著 聞翊均——譯

# 黑色優勢

## BLACK EDGE

INSIDE INFORMATION, DIRTY MONEY, AND THE QUEST TO BRING  
DOWN THE MOST WANTED MAN ON WALL STREET

SHEELAH KOLHATKAR

席拉.寇哈特卡——著 閻錫均——譯

— ∞ —  
謹獻給  
賽斯  
— ∞ —

---

## 各方推薦

---

本書赤裸裸的揭露了華爾街不為人知的真實黑暗面，掌權者如何利用非法優勢賺取大量的金錢，甚至躲過了法律的制裁。過去曾從事法律實務工作的我，深刻體認到，法律之前並非人人平等，法律其實只保護懂法律的人。同樣的原則，在金融圈當然也不會例外。在這個資訊不平等的市場中，即使是身為弱勢的投資人，也要學習從中瞭解背後的遊戲規則，進而守護好自己的財富。

——「99啪的財經筆記」版主 99啪

人類百萬年來都在追求規避風險，時至今日，金融市場的最佳代表就是「避險基金」。但是避險基金真的只是在「規避風險」嗎？還是透過了許多灰色甚至是黑色的優勢來獲取利潤？雖然一般投資人跟避險基金很難相及，但我依然推薦大家來讀這本《黑色優勢》，看看金融頂峰人物如何重塑華爾街及整個金融世界。

——Jet Lee 的投資隨筆部落格版主 Jet Lee

本書《黑色優勢》是美國影集《金融戰爭》的原型，也是當前投資市場的縮影，主角史蒂夫·科恩與眾人之間的勾心角力，內容精彩程度絕對有過之而無不及！在科技日新月異，藉由內線消息、高頻交易獲利的情況層出不窮，各路高手皆將交易與投資變成一場難分高下的遊戲，競爭變得愈加激烈。投資人該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下培養生存技能，就從本書開始，了解這些大鱷們的思考邏輯與操作手法，是你克敵制勝的第一步！

——JC 趨勢財經觀點版主 王怡人



「內線交易」其違法性是不爭的事實，每每在市場中上演著卻不容易被定罪，因此我們往往低估了其對市場影響所及之規模與層面。此書揭露華爾街史上最大的內線交易弊案，且經判決確定，其描繪方式既生動又鉅細靡遺，堪稱電影情節！透過此書，我們得以認清這個金融市場的真實面貌！

——暢銷財經作家 安納金

資訊落差，投資市場不能說的祕密。史蒂夫·科恩初進華爾街的菜鳥日以「資訊不對稱」為著力點，在選擇權上獲利八千美元後，就把「投機」植入自己的投資DNA。他成立的薩克資本就繼承了這樣的血液，藉由提早知道臨床試驗失敗的消息來避免甚至放空大舉獲利。這是本投資人都該細讀的書，除了避免我們成為資訊不對等的受害者，更要知道有些法人並不是天使，而是一尾巨鯊。

——財經專家、生技博士 阿格力（許凱迪）

人類永遠追求更快：從實驗室裡研發新藥到奧運田徑場，乃至傳輸買賣訂單的電子訊號，盡皆如此。本書主角科恩以不可思議的紀律在市場中殺出血路，當社會鼓勵彼此用強大的信念創造更高成就，這些所作所為真合法嗎？讀過本書，你將有不一樣的體會。

——風傳媒財金主編 周岐原

在華爾街，龐大的金錢與利益吸引各路好手加入金融業爭奪。如果你想了解內線交易紀錄、想看史蒂夫·科恩如何與美國證管機關交手周旋的精采故事，此作品是個富有原創且精彩的作品。

——美國金融日記（臺灣最熱門的投資科學知識平臺）

很少有現實生活中的故事比戲劇還要緊張刺激，《黑色優勢》就是其中一個。

——財經作家 麥克風

真實的故事卻比虛構小說更精彩、更引人入勝，《黑色優勢》這本書讓我認知到金融世界遠比想像中更黑暗，在詭譎多變的時代，投資旅途想一路順遂，需時刻保持警覺之心！

——專職投資人 陳喬泓

對散戶來說，每間公司都像是一本本故事書，內容各有特色，是平淡、是驚喜、或科幻。投資人總是希望能從各種資訊中得到合法的白色優勢，並在金錢遊戲中獲利。但若有人利用別種優勢從中獲利，故事展開不按腳本呢？《黑色優勢》一書讓讀者見識在華爾街不斷上演，卻始終不會在媒體公開的那一面。好奇的看倌請準備好，本書的精采絕倫絕不會讓您失望，甚至讓您對金錢遊戲有另一種體悟！

——貓的成長美股異想世界版主 貓

（以上順序，依照姓氏筆畫排列）

---

序幕

## 反咬一口

---

二〇〇八年七月的一個晚上，FBI特別探員B・J・姜弓身坐在桌前，戴著耳機監聽一通電話。外頭一片漆黑，他還沒吃晚餐，肚子咕咕叫了起來。

「拉傑，你最好聽我的，」一名女人用輕柔的氣音說，「拜託不要在這件事上拖累我。」

「知道。」一位男人說。

「他們要下潛了。」女人說。姜知道**下潛**（Guide down）是華爾街的常見術語，意思是公司預計要公布他們的營收將低於預期——絕對是個壞消息。女人口中的「他們」是設立於麻州劍橋一間價值八億美元的網路科技公司，名叫阿卡邁科技。「我的人剛剛打來，我把他騙得像旋轉木馬一樣團團轉。」

「我會放空，你知道吧？」男人說。

「我想要你達到頂端。」女人軟聲說。「我們必須彼此配合。」她說的話無關乎性，至少這次無關。這次跟錢有關。「我們一起做這件事吧。繼續放空，每天都放。」

**這個女人是誰啊？**他暗忖。她可疑到像是卡通裡才會出現的角色。姜一邊聽一邊做筆記。他在FBI的「監聽室」，一間沒有窗戶的簡陋房間，裡面放了十四臺老舊的戴爾電腦和各種風格迥異的辦公桌椅。這裡是曼哈頓下城聯邦廣場二十六號二十四樓，FBI紐約區辦公室的總部。房間其中一面牆邊擺了一個金屬櫃，裡面放滿了穀片營養棒、金魚餅乾和奇巧巧克力——每天花好幾個小時在這裡監聽即時電話

的探員們都仰賴這些食物維生。

多數人通常認為監聽是份爛差事，但姜覺得不然。他知道重點在於耐心，只要你投入心力，終究會得到回報。數個月前，聯邦法官終於在三月七日那天把一份禮物送到姜手上，允許他在華爾街巨頭拉傑·拉賈拉特南（Raj Rajaratnam）的手機上搭線監聽。姜從那時開始幾乎住進了監聽室，開始為大型內線交易案蒐證。過去兩年，他一直在抓一些亂七八糟的詐騙小賊，但那不是他進入證券犯罪部門的目的。他想要拿下狠角色，拿下金融世界裡的知名人物。

五十歲的拉傑是價值七十億美元的避險基金公司帆船集團的共同創辦人，是華爾街的知名交易員之一。他知名的一部分原因在於體型。拉傑體型肥胖，性喜炫耀，胃口遠超常人。他喜歡吃，也喜歡花錢，曾帶著七十個朋友去肯亞生日遊獵，還曾為了在比斯坎灣星島上舉辦的超級盃派對，花掉二十五萬美元。拉傑和姜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人，姜是韓裔移民家庭的孩子，堅守紀律，身材像水泥一樣堅實，留著平頭。拉傑熱愛閒談和旅行，一抓到機會，就誇耀自己的技巧有多高明，姜則總是安靜而不知疲累地工作，如非必要絕不開口。就連調查局裡和他最親近的同事都不太瞭解他。

在監聽那通電話的六天後，姜看著阿卡邁對全世界宣布，他們未來公布的營收數據將會令人失望。一夜之間，阿卡邁的股票就從三十一點二五美元跌至二十三點三四美元。拉傑放空了八十七萬五千股，一週內賺進了五百多萬元。告知他小道消息的女人名叫丹妮爾·奇希，是一名交易員，她賺進了兩百五十萬元。姜想知道她從哪裡打聽到「阿卡邁未來動向」這麼有價值的情資，所以他申請調閱她的電話紀錄。他在通話紀錄中發現她在告知拉傑這項資訊之前，曾和阿卡邁的一位高階主管講過話。

「你做得太漂亮了，」拉傑在後來打電話給奇希感謝她的提點時這麼說，「你處理關係的手法太漂亮了。」



奇希嘆了口氣，「這是一場征服之戰。」

拉傑被錄下來的對話證明他違法了：他獲得阿卡邁的機密內線資訊，因此進行交易，然後獲利。他沒有使用密語或暗示。所有線索都完美呈現在錄音中，足以提起犯罪控告：電話在七月二十四日晚間打進來；拉傑在隔天放空十三萬八千五百五十股，賭他們的股票會下跌，接著他繼續放空更多股，直到七月三十日新聞發布為止。單單基於此證據，華爾街裡最成功的交易員之一就有可能要銀鐐入獄。姜覺得心情更加激動了。如果拉傑和奇希是用這麼隨意、這麼公開的方式交易內線消息的話，一定還有其他人也在這麼做。

通常在早上股市開盤前後，拉傑會接到特別多通電話，姜會特別提早開始注意監聽。拉傑會打電話給朋友與熟人，到處找人閒聊。有些和他交換資訊的人是他以前在華頓商學院的同學，如今他們可能在經營科技公司或避險基金。其中有很多人也有從他那裡領薪水。在姜監聽時，拉傑四處蒐集尚未公布的收益報告與收購消息，藉此在股票市場中賺進數百萬。沒過幾個月，姜監聽的對象就擴展至拉傑的朋友們。

他和其他同樣在監聽的FBI探員都對於他們聽到的內容感到萬分震驚。這在華爾街是正常的行為嗎？內線消息有那麼容易得到嗎？他們都是慣於在金融業搜查貪腐行為的人，但這些行為實在太明目張膽了，非常明顯都是違法的，而且似乎已觸及四面八方。他們每發現一個內線交易圈，就會找到另一個重疊的圈子，並因此得到一份新的嫌疑名單可以追蹤。問題遠大於拉傑這個人。這是一個巨大的複雜網絡。

探員們在監聽與研究對話紀錄和調查筆記時，有一間避險基金公司的名字不斷出現：薩克資本顧問（SAC Capital Advisors）。姜決定進一步調查。

姜將中型租用車開出停車場，南舊金山尊盛酒店的招牌在車子上

方若隱若現。他往南方的庫帕提諾駛去，四十分鐘後，在僻靜街道上一棟三房住宅前停下車。他的搭檔靜靜坐在一旁。他們兩人已在前一晚花了不少時間演練，等一下抵達目的地並敲門之後，有可能遇到哪些不同的狀況。要是他們要找的人不在家呢？要是他叫他們快滾呢？要是他有槍呢？可能性不高，但他們必須做好準備面對任何可能。

這天是二〇〇九年四月一日，太陽正緩緩落下。姜和另一位探員——湯姆·祖克斯卡，姜總是說湯姆是他的「二把手」——下了車，大步流星地行經前庭小路。他們敲敲門。一名深色頭髮的男子出現在門後。

「阿里·法爾？」姜說。男人困惑地點頭。姜把手伸進外套裡摸出警徽，拿到男人面前，「我是B·J·姜。我代表FBI。我們是來跟你談內線交易的。」

他停頓片刻，讓對方有時間消化。

姜解釋說，法爾做過的某些事使他如今陷入了很糟的處境，但或許還有方法能解決。姜和法爾可以互相幫助。法爾的妻子、兩名女兒、母親和岳母都在法爾背後畏縮而警覺地看著他們。「我們知道你曾在帆船替拉傑·拉賈拉特南工作，也知道你曾做過內線資訊交易。」姜說。「我們有錄音。」

### 錄音？

接著，姜播放了一段法爾向拉傑提供一間半導體公司內線消息的錄音。這段錄音讓法爾啞口無言。

法爾在二〇〇八年離開帆船，和他的朋友李洲彬（Richard Choo-Beng Lee，音譯）創立自己的避險基金。李洲彬是科技分析師，曾在薩克資本工作，所有人都稱他為CB。姜希望法爾和李洲彬能讓他更接近全球最大的避險基金公司之一：薩克資本。這陣子姜聽到越來越多薩克資本與其神祕創辦人史蒂夫·科恩（Steven Cohen）的資訊，他聽華爾街的其他交易員說，科恩每一次交易「總是能站對邊」——表面

上看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避險基金業裡沒人知道科恩是如何源源不絕地賺進這麼多錢的，他的競爭者都覺得嫉妒——也覺得他很可疑。李洲彬和法爾利用他們在帆船集團和薩克資本習得的技巧，推出自己的基金公司史芬利斯資本，他們向潛在投資人吹噓自己有辦法接觸到科技公司的管理高層，且能靠這層關係獲得價值極高的資訊。姜對此一清二楚。他總喜歡說自己能清楚分辨「重要的骯髒避險基金」、「不用浪費時間的骯髒避險基金」和「不重要的避險基金」。他告訴FBI的同事，他們應該把調查範圍從拉傑·拉賈拉特南和帆船進一步擴張到更龐大、更有權勢的目標上，例如科恩。姜認為法爾和李洲彬認識很多人，似乎能直接從公司員工那裡獲得內線資訊，他們是第一線的重要人士，值得追查。但對姜來說，他們也是通往更重要目標的途徑。姜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說服他們提供證據，反咬金融界的其他人。

姜認為法爾的個性尤其像是有可能與FBI合作的那種人。他似乎是個好人，應該會想做出對家人來說最好的決定。

「你真的希望讓你的孩子經歷這種事嗎？」姜問。

他要法爾仔細想想，這將會是他能得到的最佳協議了——絕對比坐牢還要更有吸引力。要是他不做出正確的選擇，下一次FBI探員出現在他家時就會是為了逮捕他。「別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姜在道別前告訴他，「我們會監視你，我們會知道你有沒有說出去。」兩名探員走回車上。

那天晚上，法爾陷入愁雲慘霧中，整夜輾轉難眠。雖然姜已事先警告，但法爾還是打了電話給他的合伙人李洲彬。電話轉進語音信箱。「FBI剛剛跑來我家。」法爾說完便立刻掛掉電話。

對FBI來說，確保調查與監聽這兩件事不會流傳進避險基金社群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姜必須盡快找李洲彬談話，避免消息流傳出去。李洲彬和母親一起住在距離法爾家二十分鐘車程的地方，兩天

後，姜去見了李洲彬。李洲彬一打開門，姜就告訴他，他知道李洲彬一直在史芬利斯資本進行內線交易。

一開始李洲彬拒答FBI提出的任何問題。但談到最後，姜有信心李洲彬會合作。

「我們要彼此幫助。」姜告訴他。「你是在做對的事。」

在薩克資本公司，史蒂夫·科恩辦公室裡的電話響了。電話那頭是李洲彬。他和科恩已經好一陣子沒聯絡了。

「嘿，史蒂夫，我們要結束我們的基金公司了。」李洲彬盡可能用冷靜的語氣告訴科恩。他解釋他和阿里·法爾處不來，無法在利潤分配上取得共識。「我很希望能再次跟你合作。」李洲彬說。他試著讓科恩想起數年前他還在為科恩工作時，他們曾一起賺進大把鈔票。李洲彬建議他們可以安排他回去當科恩的顧問，若李洲彬提供了好資訊再分潤給他。他列出了幾個科技公司，誇耀說他有辦法取得這些公司的內部機密數據。

「我有人脈。」李洲彬說。「我認識輝達公司（NVIDIA）銷售部門和財務部門的人，他們會告訴我季度收入，我在台積電也有人能提供晶圓數據。」

科恩很感興趣。李洲彬在二〇〇四年離開之前，一直是他手下表現得最好的分析師之一，他可以靠著李洲彬的交易消息賺大錢。李洲彬的資訊調查太過優秀，以致於當時科恩和公司的其中一位投資組合管理人甚至會為此你爭我搶。但科恩並不笨。他想要謹慎行事。

「我不想在電話裡談太多。」他說。

不過他的確對這件事很感興趣，後來他又叫人資招募的主管聯絡李洲彬，跟他討論回來薩克資本工作的方式。他們兩人針對這件事談了好幾次。

幾週後，科恩向他的其中一位研究交易員提起他想要重新僱用李洲彬。交易員打了個冷顫，但沒有多說什麼。這位交易員最近才聽

到，一位在拉傑的帆船基金工作的朋友說起一個跟李洲彬有關的流言。聽說聯邦探員最近曾造訪過李洲彬和法爾經營的避險基金。「我不知道那裡是怎麼回事。」帆船的交易員三天前在曼哈頓聚餐時提起這件事：「有點詭異。」

隔天早上，那位研究交易員靠到科恩身邊，鼓起所有勇氣。他不知道這位變化無常的老闆會對他即將說出的這席話有什麼反應：「我要說的這件事可能完全沒有根據，」他說，「但是有謠言說調查局的人進過CB（李洲彬）的辦公室。你可能會想要確認一下。」

「你是說證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證券交易管理委員會）嗎？」科恩說。

「不是，」研究員回答，「是FBI。」

科恩抓起電話撥給一位朋友，對方曾在薩克當過投資組合管理人，和李洲彬很熟。「我聽說CB有可能在和FBI合作。」科恩告訴他。「我們聽說他帶了竊聽器。」聽起來像是有人正在針對避險基金產業進行聯邦調查。誰知道最後會查到什麼地方去？

「你要小心。」

這次的調查不同於以往的任何一個華爾街調查案件，此次調查長達十年，數名政府探員合作追緝內線交易案，焦點幾乎全然放在避險基金上。最一開始是拉傑·拉賈拉特南和帆船集團，很快地他們開始抓捕數十間公司的管理者、律師、科學家、交易員和分析師。調查的最終目標是身價數十億的薩克資本顧問創辦人史蒂夫·科恩，薩克資本可能是避險基金界有史以來最有權力的公司。

科恩在一九九二年設立薩克資本，當時一般人對避險基金還沒什麼概念。多數基金一開始都跟科恩的公司一樣，是極小型的非正式操作公司，創辦者通常都是具有強大金融野心，覺得就算是華爾街最強大銀行也無法讓他們滿足的另類交易員。他們對於企業文化沒有耐心，也沒興趣年復一年為了獎金討價還價。許多人工作時都穿著牛仔

褲與夾腳拖。他們對於大公司的厭惡感使他們自豪。

當時避險基金被視為一種小型，甚至可說是精品級的服務，是富人多樣化投資、產生穩定和適度報酬、不受股市波動影響的工具。這種投資方式背後的概念很簡單：基金經理人會找出幾間最好的公司買他們的股票，同時放空表現可能不會太好的公司的股票。放空代表的是，你把錢賭在某支你預期將會下跌的股票上，這種操作為技術純熟的投資人打開了新的機會之窗。放空的過程首先是借股票（需支付手續費），再將股票賣進市場，接著如果一切順利的話，你就可以用低價把股票買回來並還給出借方。在表現良好的股市中，多數股票都在上漲，這時做多能賺錢，放空則會賠錢；但在表現不佳的股市中，你可以藉由放空賺來的錢弭平做多導致的損失。做多某些股票的同時，放空另一些股票代表你正在「避險」。除股票之外，這個策略還可以應用在全世界任何一種市場裡的其它金融工具上，例如債券、期權和期貨。

如果證券不斷上漲的話，放空能賠掉的錢是沒有極限的，所以一般人公認放空是高風險投資。再加上許多避險基金會在全球的各種市場中使用資金槓桿（也就是借錢），利用不同策略去交易，迫致監管機構最後規定只有最老練的投資人才能投資避險基金。只要避險基金把投資人限定在富人階級，避險基金幾乎想用什麼方式賺錢都會被允許，愛收多少費用也可以，因為就理論上看來，富人無論投入多少錢都負擔得起賠掉的風險。

過去數年來，避險基金通常不在華爾街的操縱漲跌週期之中，但約從二〇〇〇年代中期開始，避險基金進入了金融業核心。有些避險基金開始每年產出極高利潤。避險基金原本是因為與謹慎策略有連結，才獲得了**避險**這個名字，但它們漸漸脫離了謹慎，變成了基本上想做什麼都可以、不受管控的投資公司。雖然它們逐漸以操作資金槓桿與冒險而聞名，但多數避險基金的明確特徵是經營者可賺進的高額費



用：避險基金收取的手續費極高，通常每年會收取百分之二的資產金額做為「管理費」，收取百分之二十的利潤做為「績效費」。假設一位經理人替一位投資人處理二十億基金，那麼在他為投資人賺進任何一毛錢之前，光是維持基金運作，就能讓他賺進四千萬的手續費。到了二〇〇七年，保羅·都鐸·瓊斯和肯·葛立芬這樣的避險基金創辦人，已經在管理數十億美元的基金了，他們打造了占地兩萬平方英尺的宮殿當作居所，搭著價值五千萬的私人飛機往返各處。

對於某些交易員而言，在避險基金工作是一種釋放自我的體驗，他們在這裡有機會能在市場中測試自己的技巧，還能在過程中暴富。避險基金公司的職位變成了金融界人士最夢寐以求的工作。它們承諾的巨大財富使得較為傳統的華爾街事業——在貝爾斯登或摩根史坦利等著名投資銀行的體系裡往上爬——變得相對無趣。二〇〇六年，高盛執行長勞爾德·貝蘭克梵的年薪是五千四百萬美元——此事在某些圈子裡引起軒然大波——同一時間，在避險基金經理人中，薪水落在前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裡面，收入最低的人賺了兩億四千萬美元。薪水前三高的人各自賺了十億美元以上。那年科恩的年薪落在第五名，九億美元。到了二〇一五年，避險基金控制了全球將近三兆美元的資產，以強大的力量推動了二十一世紀早期的極端財富失衡。

避險基金大亨們沒有鋪鐵路、建造工廠或發明得以拯救性命的藥物或科技。他們把錢賭在市場中，只要賭對的機率遠大於賭錯，他們就能透過投機賺進數十億收入。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不但賺進了鉅額私人財富，也獲得了對社會各方面的驚人影響力，無論是政治、教育、藝術、專業運動——任何他們選擇加以注意並投入資源的產業。他們管理高額的退休基金與捐贈基金，對市場的影響力，高到上市公司的執行長只能別無選擇地把注意力放在他們身上，為了股票的短期表現，而討這些避險基金股東歡心。然而，多數避險基金交易員都不認為自己是公司的「持有人」，甚至也不認為自己是長期投資人。他們

感興趣的是買進、賺取利潤並賣出。

若說有哪個人能代表避險基金的崛起及改變華爾街的方式的話，絕對非史蒂夫·科恩莫屬。雖然他是個神祕人物，就連在他公司裡工作的人也都這麼認為，但他在二十年間的年平均報酬率落在百分之三十這件事，無疑是個傳奇。他特別引人注目的原因在於，他的表現並非基於任何一種已知的策略，他不像喬治·索羅斯或保羅·都鐸·瓊斯等著名投資人一樣使用眾人皆知的策略。科恩出名，並不是因為他把錢賭在全球經濟脈動或預測到房地產市場會衰退之上。他似乎能靠直覺抓住市場的轉變，當社會大眾即將要特別偏愛某個產業更勝於其他產業時，他總是能選擇最正確的那一刻入場。他會以野火燎原之勢買賣股票，一天之內交易數十次。年輕的交易員都渴望能為他工作，有錢的投資人乞求著能把錢放到他手中。到了二〇一二年，薩克資本已成為全球營利最高的投資基金之一，管理金額達到一百五十億美元。華爾街人人都認為別名「小史」的科恩就像神一樣。

這種新致富方式很快就廣為流傳，數千間避險基金公司問世，每間公司都僱用了兇悍好鬥的交易人，四處尋找能利用的投資機會。競爭越來越激烈，潛在資金像吹氣球般不斷膨脹，避險基金交易人開始為了在市場裡獲利做出不顧後果的舉動，他們僱用科學家、數學家、經濟學家與心理醫師。他們把電纜系統設置在靠近證交所的位置，以便使執行交易的速度能快上十億分之一秒，他們僱用工程師與程式開發者，把電腦打造如同五角大廈的電腦一樣強大。他們花錢請小康的家庭主婦，去沃爾瑪觀察貨架，回報架上正在銷售哪些東西。他們研究停車場衛星影像，帶執行長去吃奢侈晚餐，挖掘各種資訊。他們要做這些事情是因為他們知道，想要日復一日、週復一週、年復一年地勝過市場有多困難。交易員把避險基金一直以來都想要獲得的東西稱為「優勢」（edge）——也就是能讓他們領先其他投資人的資訊。

他們對於優勢的需求終究衝撞到了一條線，並跨越了它：事先得

知某間公司的營收、聽說某間晶片製造廠會在下週被收購、提早收到某種藥物試驗的結果。華爾街通稱這種資訊——專屬的、非公開的，並且絕對會改變市場的資訊——為「黑色優勢」（black edge），它們是所有資訊中最有價值的。

通常也是違法的。

若你問某個交易員，他知不知道有哪個基金**沒有**在買賣時利用非法資訊，他會回答你：「沒有半個，那種基金無法存活。」如此看來，黑色優勢其實就像菁英自行車界的興奮劑，或者職棒界的類固醇。一旦最頂層的自行車手或者全壘打打者開始這麼做，你只剩兩個選擇，跟著做或者輸掉比賽。

就像自行車界和棒球界一樣，華爾街終究也遇上了清算時刻。二〇〇六年，證券交易委員會、聯邦調查局和美國檢察官辦公室聲明，他們將開始追查黑色優勢，沒多久後他們的調查就讓他們把矛頭指向了科恩。他們發現，無論那些人在做什麼，科恩顯然是做得最好的那一個。

本書是一個故事背景設定在辦公大樓密室與華爾街交易市場的偵探故事。這個故事描述了FBI探員們如何跟隨直覺、搭線監聽、策動證人反咬同行一口、順著體制一路追查，直到抓住掌權者。這個故事描述了理想主義的政府檢察官如何面對年薪高出他二十五倍的狡猾辯護律師；描述了年輕的交易員如何用鐵鎚打爛硬碟、撕碎檔案，並為了擺脫牢獄之災而出賣自己最親近的朋友們；描述了像薩克資本這種避險基金如何謹慎建構制度，保護上位者免受員工的可疑交易牽連。

本書著墨最多的，是史蒂夫·科恩、他在金融界顛峰經歷的炫目旅程，以及他為了能保住地位而進行的史詩級戰鬥。

第一部



BLACK EDGE

## CHAPTER 1

## 第一章

**錢、錢、錢**

在華爾街找工作的通常分成兩種人。第一種人家境富裕，被送到正確的私立中小學和常春藤盟校唸書，從進入證交所的第一天開始，就表現得好像他們天生就是做這一行的料。他們以輕鬆自信的態度过過人生的每個階段，清楚知道自己很快就會在公園大道買房，在漢普頓買夏日度假小屋，他們的心態是從一流教育、小時候上的網球課、男人在哪些場合適合穿泡泡紗西裝這一類的知識培養出來的。

第二種人會讓人聯想起**街頭智慧**和**好鬥**這一類的詞語。他們或許從小看著父親苦苦掙扎著撐起家計，歷盡艱辛地推銷商品、賣保險或經營小本生意，竭力工作賺進相對微薄的薪水，這種經歷對他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們可能會在小時候被找麻煩，或在高中被女孩拒絕。他們能進入華爾街是因為心懷深切的怨恨又想要證明某些事，或者因為他們野心勃勃地希望能賺進萬貫家財，又或者以上兩者皆是。他們幾乎沒有任何能依賴的財源，唯一能依賴的只有願意不擇手段的決心與意志，他們比那些自鳴得意的公子哥兒更好勝。這些人擁有的驅力有時太過激烈，以致於他們看起來近乎瘋狂。

史蒂夫·科恩就是第二種人。

他在一九七八年一月的某天早晨初次報到上班，看起來和其他剛進入職場的二十一歲年輕人並無二致。他能聽見交易大廳的轟鳴，數十名年輕人對著電話喋喋不休，試著想要誘哄電話另一頭的人交出手上的錢。整個辦公室顯得生氣勃勃。就好像深秋時節的一座森林裡，有一株巨大橡樹正不斷搖曳，抖落如雨般落下的百元鈔票。科恩覺得

如同回到家一樣自在，立刻投入其中。

格倫托公司（Gruntal & Co）位於建築高聳且陰鬱的曼哈頓下城，就在紐約證交所旁的一個轉角，是間小型證券經紀公司。格倫托成立於一八八〇年，之所以能夠撐過麥金利總統刺殺事件、一九二九大蕭條、油價暴漲與經濟衰退期，大多是靠著收購主要由猶太人經營的小型公司並保持夠小的規模，避免吸引太多注意。格倫托的經紀人在美國各地的辦公室將股票投資銷售給牙醫、水管工與退休人士。科恩入職時，公司才剛開始以較激烈的手段進入自營交易市場，也就是剛開始試著用公司的錢去投資、賺取利潤。

華爾街不會敞開懷抱迎接像科恩這種來自長島、態度熱切的猶太年輕人。就算他是剛從華頓商學院畢業的新鮮人，也必須拚命努力才能擠進華爾街。格倫托是個沒什麼人看重的公司，但他不在意名聲。他在意的是錢，而且他打算要賺進大把鈔票。

正好科恩的一位兒時好友羅納德·艾瑟，剛在格倫托成為選擇權部門的領導人，正在找人手幫忙。

艾瑟比科恩大十歲，以精於算數聞名，他有權可以隨心所欲地把公司的資本，投資在任何地方。科恩上班的第一天，艾瑟指了指一張椅子，要這名新員工坐到那裡，他要好好思考之後該如何指派他。科恩在快創（Quotron）的螢幕前坐了下來，很快就被螢幕上的數字不斷閃爍的節奏給吸引住了。

你可以從股票市場中精煉出一個基本經濟學原則，那就是投資時冒的風險越大，可能的獲利就越高。而艾瑟已經弄清楚該如何利用這個原則賺錢了。如果某個消息有機會帶給股票市場極大的震盪，那麼投資人會預期他們若把自己暴露在這種賠錢的風險中，就能帶來更高的可能利潤。而像地方債券這種可預期性較高的投資，則只能帶來極低的報酬。沒有風險就沒有報酬——這是投資的唯一核心原則。然而，艾瑟在股票機制中找到了一個十分吸引人的漏洞，使風險與報酬脫離



了此原則。這個漏洞與股票選擇權（stock option）有關。

當時的選擇權市場遠沒有普通股票交易市場那麼擁擠——從各種角度來說，選擇權市場具有更大的吸引力。選擇權是一種合約，讓你可以在未來的特定期間用特定價格買進或賣出股票。「賣權」（Put）代表的是賣出股票的權利，也就是說若股價下跌，賣權的持有者就能獲利，因為他可以用先前商定的較高價格賣出股票。「買權」（Call）則正好相反，買權准許持有人有權在未來的某個期間，以特定價格買進特定股票，因此持有能在股價上漲時獲利，因為選擇權合約讓他或她能用低於公開市場的價格買進股票，立刻獲利。投資人有時候會用選擇權為他們已擁有的股票倉位避險。

艾瑟在格倫托執行一種叫做「選擇權套利」的策略。這個策略立基於此概念：市場上有一種精確的定價模型，能決定選擇權的價格會如何隨著標的股的價格變動。理論上來說，在一個完美的市場中，賣權的價格、買權的價格與成交價格的關聯性都應該符合這個定價模型。由於選擇權是新的金融工具，而股市間的消息有時傳遞得很慢，導致這個定價模型有時會失效，創造出兩種價格之間的不平衡。舉例來說，聰明的交易員可以在這個交易所購買選擇權，在另一個交易所購買股票，藉此賺進一小筆錢。

理論上來說，這個技術幾乎沒有風險可言。他們不用借錢，只要小額資本，多數交易都會在一天之內完成，也就是說你不用因為任何可能使股市一夜翻盤的事件而擔心到胃潰瘍發作。這個策略將隨著科技進步逐漸被淘汰，但在一九八〇年代早期，他們可以利用這個策略從股市命脈中汲取大把鈔票——格倫托的交易員非常享受這樣的豐收。艾瑟和他的交易員整天都在選擇權市場中比較股票的價格和選擇權市場中的估價，只要找到不連貫性就十萬火急地進行交易。

「假設當時交易員可以在紐約證交所用一百美元交易IBM的股票，」一九八〇年代曾在艾瑟手下工作的海倫·克拉克說，「而在選

擇權市場中，你可以在芝加哥用九十九元買到價值同樣是一百元的IBM股票的話，你就可以跑到芝加哥買進，再到紐約證交所賣出。」只要你交易的次數夠多，就能累積到錢財。

當時的交易員沒有電腦的幫助，只能把所有東西都記在腦袋裡。艾瑟建立的這個系統只需要最小限度的思考。他總喜歡說，你不用多優秀，只要跟著算式走就沒問題了。過程單調乏味。就連訓練有素的猴子都能做到。

科恩在上班的第一天看著艾瑟和交易助理一起工作，用簡單到蠢蛋都能施行的選擇權伎倆，在市場中四處搜尋利潤○·二五或○·五美元的機會。他在休息的時候，盯著股票市場的螢幕。接著科恩說他看中了一隻股票，美國廣播公司。「我覺得這支股票明天會開高。」他說。雖然科恩才剛到職，但他已經對自己身為交易員的能力十分有自信了。

艾瑟在一旁竊笑。「好吧。」他說，他很想知道這個留著一頭濃密棕髮又戴著眼鏡的新員工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幹嘛。「你買吧，試試看。」

科恩在那天下午賺進了四千美元，隔了一個晚上又賺進另外四千萬美元；在一九七八年，八千美元是一筆很高的收益。他看著股價像正弦波一樣震盪，冒險投入賭注，獲得回報——科恩能感覺得到體內的腎上腺素激增，他馬上就對此著了迷。他現在唯一想做的事就是股市交易。

艾瑟大吃一驚。為什麼如此沒有經驗、甚至連襯衫都懶得燙的人竟然這麼擅長預測股票何時漲跌？

「我知道科恩會在一週內聲名大噪。」艾瑟說。「我從來沒看過那種才能。顯眼到你絕不可能忽視。」

在大內克的一個週日下午，一棟四房的分層住宅中，有一個小男

孩站在臥室窗戶後向外看，他在等待柏油路上的輪胎聲。凱迪拉克才剛在屋外停下，他就立刻飛也似地奔下樓梯。他想在祖父母抵達時，比七個兄弟姐妹更早跑到前門。

華特·梅爾和瑪德琳·梅爾是史蒂夫的母親的父母，他們用繼承來的錢做投資組合，維持部分生計，每個月會來探望孫子女們一、兩次。他們住在曼哈頓，那裡有高檔餐廳和百老匯劇場，過著令人羨慕的生活。他們代表的是逃脫、富足與激情，在史蒂夫長大的過程中，祖父母的來訪，可說是他每週最喜歡的時光。他們總是在談論錢，科恩會仔細聆聽這些對話揭露的概念，例如一旦你有了錢，銀行就會付利息給你，而且你可以把這些錢拿去投資，讓錢越滾越多，投資人要付出的勞力極低，近乎於零，使其他人對你又羨又妒。相較於科恩雙親平淡又拮据的生活，祖父母享有的自由便成了強烈對比。每晚父親下了班走進家門時，科恩都會一把拿走他的《紐約郵報》，像祖父一樣研究報上的股票數字。

科恩出生於一九五六年的夏季，在傑克·科恩與派翠西亞·科恩的八個孩子中排行第三。大內克距離紐約市二十英里，是個富裕的郊區，許多思想先進的猶太教授居住此地，他們都希望下一代能在學校好好表現，成為醫師或牙醫。F·史考特·費茲傑羅在一九二二年搬到大內克，在這裡獲得了《大亨小傳》的部分靈感。《大亨小傳》的故事發生地「西卵」是個虛構地點，原型正是大內克西部頂點的長島海灣國王角。大內克有許多家庭的父親都獨自住在長島和曼哈頓，他們大量飲酒、搭火車遠距離通勤，有很長的時間都待在離家很遠的地方。那裡有許多猶太教堂、優秀的學校和豪華房屋。

相較於大內克的其他居民，科恩家的經濟狀況稱不上好，史蒂夫很小的時候就注意到這一點了。當時紐約時裝區還有製衣業，科恩的父親傑克每天早上會搭火車到曼哈頓，前往他的其中一間陳列室，他在那裡經營的公司叫做米那瓦時尚，專門為梅西百貨和杰西潘尼這一

類的連鎖商店製造二十美元的衣著。

科恩的母親派翠西亞——暱稱派翠——是一位自營的鋼琴教師。她在當地的《省銅板》廣告報上刊登廣告找客戶，學生大多是附近鄰里的孩子，她不教貝多芬或布拉姆斯，而是教他們〈你好，多莉！〉這一類的流行歌。她個性嚴厲，作風強硬，主導家庭事務，最為人稱道的特色是牙尖嘴利的幽默感，以及偶爾會斥責丈夫說：「傑克，你要在別人搞你之前先搞他們。」

經濟一直是科恩家的壓力來源。科恩的父母會公開談論，他們很希望能盡快從派翠的父母那裡拿到遺產，他們打算用這筆錢過上更舒適的生活。科恩從小就是個天賦異稟的運動員，他為棒球隊投球，在籃球隊當後衛。但他的父母沒辦法協助他最大限度地應用他的運動潛能——他們沒有那麼多錢能讓他上私人課程，也沒時間在比賽前後接送他。科恩國中時的足球教練每年都會在緬因州舉辦湖邊夏令營，附近鄰里有許多孩子會去參加。科恩在一九六八年參加了一次，非常喜歡那次的活動。夏令營是一個魔法世界，一個巨大的均衡器，所有小孩都要穿一樣的上衣，睡在一樣的小木屋裡，每個人都處於平等地位。夏令營裡沒有父母會因為帳單而吵架並告訴小孩不能做哪些事。然而，在那年夏季過後，史蒂夫的父母就再也沒有送他去同樣的夏令營過了。他的同學認為大概是因為他們家負擔不起費用。

史蒂夫是家中最受寵的小孩。他的祖母說他是八個兄弟姐妹中，最聰慧的一個，是「盒子裡最銳利的鉛筆」，他對此感到非常自豪。他無需花太多時間唸書，就能拿到好成績。科恩的哥哥蓋瑞還記得，他們的母親會在家裡的孩子們吃熱狗時，替科恩煎牛排。「我小時候會抱怨這種事，」他回想道，「當時我媽會說：『以後總有一天你弟弟史蒂夫會養活我們所有人。』」

科恩在高中發現了一項真正能引起他興趣的課外活動：撲克牌。「當時我們一群人開始會跑去其他人家裡玩牌，一開始是玩一整個白

天，後來變成玩一整夜。」科恩回憶道。「起頭時我們的賭注大概是，二十五分、五十分吧。最後我們玩到了一張牌五塊、十塊或者二十塊，到了高一時，你有可能會在一個晚上輸贏一千美元。」

這些牌局協助科恩習得了關於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教訓。有些賺錢的方法非常艱苦，例如在波哈克超級市場當每小時薪水一點八五美元的搬貨工讀生，就是一種，科恩在某年夏天這麼做過，覺得非常累人。但也有輕鬆得多的賺錢方式，例如在牌桌上狂贏朋友，就是另一種，而且這讓他覺得很享受。科恩會在大清早帶著滿滿一口袋的鈔票、踩著困頓的腳步回到家裡，及時把爸爸的車鑰匙帶回家，讓他早上能開車通勤。科恩看著父親每天疲憊地長途通勤工作，他想著：**這樣的人生不適合我。**

科恩進入了華頓商學院時，他的父母覺得歡天喜地。他們已經從傑克的父母那裡繼承了一些遺產，免除了學貸壓力，不過史蒂夫依然必須工作，賺取自己的書錢和交際費用。他進入學校後，馬上注意到停車場裡停滿了同儕的BMW和賓士。科恩又一次進入了周遭多數人的原生家庭都遠比他還要有錢的環境中，他被摒除在菁英社交圈之外。兄弟會的房子變成了他的生活中心。

華頓商學院的文化驅動力是對金錢的崇拜。科恩加入的兄弟會叫做ZBT（Zeta Beta Tau），是校內最有錢的兩個猶太兄弟會之一。ZBT的小名是「百億千億兆」（Zillions Billions Trillions）。科恩在ZBT的客廳度過多數夜晚，那裡已被兄弟會成員變成了小賭場，桌前通常會圍繞著十幾個人。科恩總是坐在賭桌的中心位置主導遊戲，在其他人的吞雲吐霧和啤酒瓶敲擊聲中全神貫注。他是能在賭桌取得優勢的五、六個年輕核心成員的其中之一，其他位置坐的都是不斷輪替的輸家。

一九七六年的一晚，科恩班上的一位同學汗流浹背地坐在他對面。科恩說了幾個笑話，大笑時露出了牙齒的間隙。他當時已成為校

內知名的弄蛇人，特別擅長讓同學們脫離家產。他不算特別有個性，沒有女人特別注意他，但他贏得了校內那些擁有信託基金的孩子們的尊敬。那晚的賭注已上升至數百美元，科恩的這位對手（他並不是兄弟會賭桌上的常客）突然發現，這樣的金額對於參與者全都是大學生的賭局來說，有點太高了。科恩的這位同學艱難地吞了吞口水，打起精神迎接又一次慘敗。他在這學期已經被科恩贏走好幾千元了，每一次輸錢後他都發誓自己再也不會輸了。

在許多兄弟會成員都熬夜使用迷幻藥或喝啤酒時，科恩每天都清早起床閱讀《華爾街日報》。他細心追蹤股市，但認為學校本身是一件浪費時間的事情。在某天的統計學考試途中，全班同學都還在努力寫考卷，科恩則拋下沒寫完的試卷就站起身大步走出門，去確認股票的收盤價格。他覺得和這些全都說一樣語言、全都念一樣書本的私校小孩競爭是沒有用的。他必須靠智力取勝。

科恩會在課間空堂穿著短袖套頭衫，跑到費城證交所遊蕩，他會走向交易員，用「喂，你賺不到價差了。」這一類的話惹惱他們。他開始蹣跚課前往費城的美林集團辦公室，看紐約證交所的行情收報機。

「我當時會站在那裡盯著行情收報機看，」他說，「我能聽見行情紙帶發出嗒、嗒、嗒的聲響，你會看到股票的價格顯示在紙帶上，比如你會看到五十……五十……五十……接著數字會在某一聲嗒時增加或減少。你能親眼見證交易發生的瞬間。你可以看著交易以慢動作發生。我當時沒有立刻注意到，是到後來我才發現，其實我很擅長猜測那些數字會往哪個方向變化。」

科恩看著周遭那些沒他有天分的人邁向成功。行情紙帶的嗒、嗒、嗒聲響變成了鑰匙，讓他能打開門走向他覺得自己應該擁有的未來。

愛蓮餐館是一間煙霧瀰漫、以橡木為主要裝潢材質的餐廳，吸引



了許多上東區的藝術家和做影像的人。此時科恩正坐在愛蓮餐館的吧臺慢慢喝著酒。這天是他的生日，他獨自一人。他沒有太多朋友。外頭正下著傾盆大雨。

這是一九七九年的六月，科恩在格倫托工作了一整天已筋疲力竭，那裡的人整天都對著他尖聲高喊：「小史！」這個小名總讓他起雞皮疙瘩。艾瑟用「小史」這個名字來區分史蒂夫·科恩和史蒂夫·金斯伯格，後者是科恩高中好友肯尼·金斯伯格的哥哥，最近剛開始和他們一起工作。艾瑟的小伎倆變成了格倫托賺取利潤的重要核心，格倫托的執行長霍華德·席維曼給了他們很高的自由度，而且很欣賞科恩。席維曼開跑車，講話態度傲慢且野心勃勃，他喜歡價值觀與他相同的人。他能看出科恩很飢渴，他喜歡公司裡有科恩這樣的人在。

科恩在過去這一年間為格倫托賺進了越來越多錢，但社交生活依然讓他覺得不高興，他一直很失望其他人不夠認同他。他交的朋友不多。愛蓮餐館裡面十分擁擠，科恩環顧四周，苦思冥想著自己如今是個二十三歲的單身漢這件事。這時，他被一旁的人吸引了注意。

一名穿著白色細肩帶背心的女人剛走進來，她全身溼透了，絲質的裙子貼在腿上。科恩看著她。

女人緊張地環視一圈，撫平溼淋淋的頭髮。她和一位女性朋友約好在這裡吃晚餐。每當曼哈頓出現這種暴雨時，路上的人幾乎都不可能招到計程車，所以她的朋友遲到了。她站在吧臺旁看著門口，盡量維持視線低垂以避開餐廳各處的男人投射過來的視線，這是她自然發展出來的紐約生存技巧。她一度注意到科恩正往她的方向看，因此她稍微側身，面向另一邊。科恩盯著她看了幾分鐘，最後鼓起勇氣靠近她。

「哈囉。」他一邊尷尬地側身移動一邊說。他試著微笑。

「哈囉。」她狐疑地看著科恩說。**這傢伙是誰？**她暗忖著。

她叫做派翠西亞·芬克。一般而言，她絕對不會和科恩這種看似

保守又像是公司職員的人打交道。她從小生長在曼哈頓一個附庸風雅的家庭裡，培養出了一副對郊區不屑一顧的態度。若她處在不同的環境下，絕對會完全忽視科恩。但科恩顯得很無害，穿著皺巴巴的襯衫和一雙沒品味的鞋子，而且似乎深受她吸引。他散發出一種脆弱的氣場，吸引了派翠西亞。

一開始，科恩試圖想讓派翠西亞對他有個好印象，他談起自己還小的時候是如何把應該花在猶太成年禮的錢，全賭進了股票市場，還有他在格倫托的老闆對於他在交易時冒那麼大的風險，感到生氣，以及公司的每個人都覺得他太狂妄了。「他們覺得我像個牛仔。」他說。一開始，派翠西亞不斷將視線越過科恩的肩膀，確認朋友來了沒。但最後她違反了自己的直覺，被科恩說的話吸引住了。她和科恩聊了好幾個小時。

那晚離開前，科恩說服了派翠西亞留下電話號碼。他在接下來的幾個禮拜不但追求她，每天打三通電話，想知道他們什麼時候還能再次見面。

他們約會了數個月。派翠西亞的幾個朋友都沒辦法理解她為什麼要和科恩在一起，科恩看起來不諳世故，是個來自長島、沉迷於金錢的蠢貨。但派翠西亞成長的家庭很缺錢，她沒有唸完高中。她知道時時擔心開銷是什麼滋味。她在一間出版公司工作，自給自足，住在西村一間便宜的租金管控公寓<sup>1</sup>。她的生活算不上不開心，但不可否認，科恩對於財富的渴望很吸引她。雖然她完全不懂股票市場，但他總是在談論這種投資方式，誇耀他計畫以後要靠著股票賺進很多錢。他說他會照顧她。

而對科恩來說，他生活中沒有其它事好做了。他住在一間單房公寓裡，幾乎所有燈泡都燒壞了。他想要一個妻子，他在意派翠西亞，開始提議他們可以結婚。派翠西亞最後答應了。

他們各自告訴父母說他們私訂終身了。但事實上，他們在曼哈頓中心一個名叫穆雷丘的寧靜地區，找了一間小小的一神論派教堂，辦了一場小小的婚禮，只有派翠西亞的伴娘和科恩的伴郎兩名賓客。沒多久之後，他們的第一個孩子潔西卡·琳恩在一九八一年出生。科恩總算擁有了自己的家庭。

「誰快點把他媽的電話接起來！」羅納德·艾瑟怒吼。

這是格倫托交易辦公室再普通不過的早晨開端，艾瑟的交易員們都在敲打鍵盤。通常每當電話響起時，所有人都會等著看誰會是第一個因為太過惱怒、無法忽略電話鈴聲而接起電話的人。

其中一位助理交易員正努力把散滿整張桌子的交易單填好，他環顧四周，但找不到沒人用的電話。「我沒有電話啊！」他大叫。

電話繼續響個不停。

科恩當時正在下單，他把自己的電話從牆上扯下來，摔到那名助理交易員的桌上。「你要電話是不是？他媽的電話就在這裡！」兩人立刻站起身，臉對臉地罵了起來。

「操他娘的混帳，你是在搞什麼鬼？」

「你這個該死的爛貨！」

沒幾分鐘後，所有人又變回了好朋友。

這裡每天都是這個樣子。艾瑟的工作就是管理這種緊繃的氣氛，讓交易員保持忙碌與生產力。他把列入道瓊指數的股票分派給交易員，通常會把最不穩定的大型股票，例如IBM、伊士曼柯達和漢威聯合等公司的股票留給自己。如果顯然沒有人在交易某個特定證券的話，公司裡的任何人都可以進行交易，買下證券。多數時候，每個人都會遵守艾瑟的分配。科恩是唯一的例外。

一天，一名交易員來找艾瑟抱怨他負責的其中一隻股票：梅薩石油。梅薩是一間非常不穩定的公司，劇烈的起伏常製造出許多賺錢的

機會，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想要交易這間公司。「每次我想交易的時候，史蒂夫都比我更快一步。」交易員抱怨，「梅薩是我最好的一支股票，我快被他搞死了！」

艾瑟質問科恩。「史蒂夫，你現在賺的錢那麼多，這些傢伙都沒你厲害。」他說。「你**非得要**交易梅薩不可嗎？」

「洋基隊會要求米奇·曼托去打第八棒嗎？」科恩回嘴。艾瑟聳聳肩。他很難反駁這個論點。科恩的效率極高，以致於他成了每個規則的例外。

艾瑟可以取得他的小組賺進的五成交易利潤，每個月累積起來大約數百萬美元。他們搬到了與格倫托交易大廳比鄰的一間辦公室，空間更大，能容納他們新僱用的所有交易員。許多人都來自德克索投資公司，這間公司也是麥可·米爾肯工作的地方，向來以培養好鬥的交易員聞名。雖然他們搬進了更大的空間，但人數依然多過這個空間的承載量，一大堆脾氣暴烈的人摩肩接踵地擠在裡面。

對科恩和艾瑟的其他雇員來說，當時絕對是進入金融界的最佳時機。羅納德·雷根的重商政策，相當於讓華爾街以及各種階層的交易員和掠奪者全都背上了噴射背包。法規鬆綁了，公司可以借錢買下競爭對手，股票市場進入了史上最持久的上升期。合併與收購的速度變得更快，麥可·米爾肯在德克索投資公司建立的帝國，更是加速了進程，他們創造了一種新方式，讓公司能融資獲取大量的高收益債，也就是多數人熟知的垃圾債券——這種債券因為風險較高而被評級機構認為是「低於投資級別」。有了這種新工具，許多借不到錢的公司突然變得可以發行垃圾債券，藉此獲得金融資源，以充滿敵意的方式併購競爭對手。這些槓桿收購的相關謠言每天都會使公司的股價急遽提升，使買賣這些公司股票的交易員賺進數百萬美元。

沒過多久，科恩就因為自己的成功而變得更加膽大妄為。他開始進行當沖交易，依據併購與首次公開募股等事件建立部位，將他對市

場的直覺應用在產業變動上。「他是我見過的交易員中最厲害的一個——比其他人優秀太多了。」艾瑟的辦事員海倫·克拉克說。「他有能力在持有的過程中毫不退縮。有時候你建立部位後，可能會因為巴基斯坦的某個人倒楣出了意外而遇上行情突然改變的狀況。但科恩從來不會因為緊張就平倉。」

科恩不只比其他人更聰明，他也比其他人更相信自己的直覺，動作更加迅速。「他天生就有這方面的才能。」席維曼回憶道，他在描述科恩的技巧時說他是「行情紙帶善讀者」，也就是科恩光靠著行情紙帶觀察市場上剛剛完成哪些交易，就能直覺理解市場供需。「他真的非常出類拔萃。」

科恩成了格倫托的明星，無論他違反了多少風險管理規定，無論他在違反規定時發了多少次脾氣，他都不會被開除。科恩很清楚，他對於特定股票趨勢的預測多半都是正確的。他很快就拋棄了艾瑟那個毫無風險的選擇權策略，不再為他的部位避險，他們必須冒更大的風險，通常也會獲得更高的收益。

沒多久後，科恩的年收入就到達了五百至一千萬美元。但弔詭的是，雖然金錢使他在交易大廳的自信心增加，卻幾乎對他的社交生活毫無助益。他常在下班回家後顯得很暴躁，並和派翠西亞吵架。他是個不太關心孩子的父親。他和妻子擁有的財富，使他們得以進入上流社交圈，卻也使他們感到彆扭。他不停向派翠西亞抱怨每個人都想要利用他，詳細敘述他每天完成的每項交易的每個面向、交易大廳的某些專員如何輕視他，或者某個經紀人如何在某支股票上騙了他百分之〇·二五的金額。

有人想陷害他的這種感覺，並非全然是科恩的想像，金融產業的結構本身就是這種現象的成因之一。在華爾街，科恩這種在小公司工作的交易員，必須和僱用一大堆西裝筆挺大白鯊的銀行與證券經紀公司競爭。從早到晚都會有交易員從比格倫托還大的公司裡打電話給科

恩，想用他們設定的價格把一大堆股票賣給他。他們都預期科恩會想都不想，就同意他們提議的交易，這種想法簡直快讓科恩發瘋了。

「我能告訴你什麼事會讓他覺得：這是典型狀況。」一位科恩的前同事說。「高盛的人會打給你說：『我們要用九十塊釋出十萬股。』意思是要你站在交易的另一頭。」也就是說你應該要購買他們要賣的股票。然而，幾乎所有位於科恩這個位置的買家都知道，若你站在高盛提供的交易的另一頭，就代表你站在交易中比較差的位置上。就像在拉斯維加斯的賭場下注一樣——莊家的贏面永遠比較大。科恩**不**想要成為別人賺大錢的墊腳石。他想要知道為什麼高盛總是能獲得比別人更好的資訊。他不想被高盛和摩根大通利用，他想要跟他們競爭。所以當高盛的人打來時，他清楚聲明了他絕不會依言辦事。他想要高盛最好的交易、最好的價格以及他們不告訴別人的資訊。

到了一九八〇年代中期，科恩交易時賺進的佣金多到高盛和其他大公司別無選擇，只能試著和他合作。他終於開始獲得少許敬重了。

隨著他在華爾街的聲勢水漲船高，科恩意識到，若他離開艾瑟自己作業的話，甚至可以賺到更多錢。他認為自己注定要成大事，而非只是在艾瑟手下工作。一九八五年，科恩和格倫托談妥一個協定，讓他負責一個自己的交易團隊，他有權力僱用或開除手下的交易員，直接和他們討論薪水，把艾瑟完全排除在外。科恩是格倫托公司裡獲利最高的交易員，這讓他有本錢在和公司談判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高分潤，他能拿到的分潤是他賺進的收益的六成，每年年末還會依據他的表現外加百分之二至四的「額外加薪」。這讓他更加靠近「自己經營基金」的夢想——到時候他就可以把賺來的錢全都留給自己。

霍華德·席維曼拿了八百至一千萬美元的公司資本給他投資，讓他搬到公司二十三樓一間更大的辦公室，科恩那裡裝設了一個籃球架，做為他獨立自主的象徵。他在華頓商學院最好的朋友傑·戈德曼（小名傑鳥）也來和他一起工作，他就坐在科恩交易桌的隔壁。科恩



的弟弟唐納德是會計，他被僱用來確認科恩的交易紀錄，協助科恩處理團隊行政事務。科恩的高爾夫球教練負責處理文書。他也僱了一名助理替他填交易單。證券經紀公司需要交易單，來確認公司每天的交易，而科恩總是拒寫自己的交易單，已經有好幾次差點因此被開除了。如果他可以把時間用來靠著交易賺錢的話，何必把時間拿來做這些雜事呢？

現在他是負責人了，他的情緒與個人喜好變得更加明顯。他喜歡把辦公室維持在接近極地的溫度，他覺得這能幫助他思考時更加精確，他不會為任何人調整溫度。他的妹妹溫蒂（他僱用溫蒂作為交易員）坐在角落瑟瑟發抖，桌底放了一臺移動式暖爐。科恩曾在某天衝進辦公室把所有地毯全都拆掉，因為它們讓他分心。他的交易團隊充滿了各式各樣個性奇特的成員，大多都是他在華頓商學院或大內克認識的人。

和他們隔著一面玻璃牆的艾瑟選擇權小組又多運作了幾年，之後便收起來了。隨著交易市場不斷進步，他的無風險交易也不復存在。艾瑟不喜歡華爾街的改變，於是搬到了佛羅里達。科恩和這位給了他第一份華爾街工作的導師之後，再也沒有好好說過話。

大約從一九八五年開始，美國的股票市場逐漸被合併與收購主導。每天華爾街都在瘋傳各種併購的謠言，三花、聯合碳化物和鑽石三葉草等大公司的股價，隨著這種謠言不斷震盪。科恩像當時交易股票的多數人一樣，沉迷於謠言中。他幾乎難以離開交易桌。曾替他工作的一位交易員說，科恩差點錯過了兒子羅伯特的出生，當派翠西亞因為分娩陣痛而不斷顫抖時，科恩在醫院裡打電話下達指令要交易員買賣斯倫貝謝公司。

「我們的工作就是玩股票，」一位前任交易員說，「老兄，你一定要買進。每個人都在瘋狂交易，每個謠言都是真的。」

科恩喜歡一邊看螢幕一邊聽別人說股市傳言，或是與友人交流對

股市的看法。他也習慣和哥哥唐納德分享股市消息。唐納德當時在邁阿密辦公室替科恩管理帳冊。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的一天早上，科恩打電話給唐納德，推薦他買全國廣播公司電視聯播網（NBC）的母公司美國無線電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簡稱RCA）的股票。「我聽說他們打算要改組。」科恩說。「這些電視股現在很紅。」接著他又補了一句：「如果NBC分拆了，股票能上漲二〇%。」

唐納德在週末察看了RCA的股票走勢，又瀏覽了幾本之前的《富比士》，決定用富達投資的個人交易帳戶，買下二十口三月的選擇權買權。買權讓他有權在三個月後用五十美元購買RCA的股票，他等於是冒著高風險賭這間公司的股票將會上漲。科恩當時已用自己的帳戶進行了類似的投資。他告訴其他人說，他以前在華頓的同學跟他說，這間公司即將會收到併購提案。

RCA的股票趨勢看起來就像安地斯山脈天際線，投資人不斷因為併購的謠言買進股票，使得價格出現戲劇性的震盪。在科恩和唐納德通電話的六天後，奇異集團宣布他們將以每股六十六點五美元的價格併購無線電公司，使得股價一路飆漲。科恩在這次的交易賺了兩千萬元。

三個月後，證管會寄出的一封信抵達了格倫托法律顧問辦公室。裡面有一張傳票。證管會已開始調查可能在那次併購前發生的RCA內線交易。監管人員檢視過股票活動，他們認為市場中顯然有某些交易員已在事前得知併購的消息。證管會要科恩到案作證。

事實上，證管會還觀察了許多支其它股票——華納傳播、通用食品和聯合碳化物，這些公司都在近期成為了併購目標。當公司內部的人把不應外傳的關鍵機密資訊洩露出去時，根據這些非公開資訊進行交易，就違反了證券法。證管會注意到，有一小群和科恩認識的人買進這三家公司以及RCA股票的時機，都正好早於公開消息推動股價升高

的時間點。證管會懷疑他們之中有內線交易圈的存在。

唐納德也收到了傳票。他努力保持冷靜，打了電話給史蒂夫，堅持想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不用擔心。」科恩安慰他。「所有在那個時候買了RCA的人都會被他們質問。」

然而，科恩其實很緊張。在數天前，他和他的交易員們在恐懼中看著德克索公司裡，合併與收購領域最頂尖的銀行家之一丹尼斯·李維被捕，他被指控為取得併購等相關資訊，付錢給律師與銀行家，藉此精心策劃了一場大型內線交易詐騙案。李維被捕只是開端，之後證管會更深入地拆解了麥可·米爾肯的垃圾債券王國，提起一連串前所未有的指控，占據了報章雜誌頭版好幾個月。證管會起訴李維賺進了一億兩千六百萬的違法收益，凍結了他的資產，防止他支付法律費用。

一九八六年六月五日，李維承認自己因逃稅、證券詐欺和做偽證有罪，同意提供證據，證實華爾街其他罪犯有罪，協助司法部門調查，同一天下午六點左右，科恩穿著最好的一套西裝，抵達位於百老匯街與沃希街交叉口的聯邦廣場二十六號。他將要為RCA調查作證。格倫托安排奧圖·歐博梅爾做為科恩的代表律師，歐博梅爾曾在證管會擔任主要庭審律師，酷愛昂貴的紅酒與莫札特。歐博梅爾是這個領域中最天賦異稟且人脈最廣的辯護律師之一，他即將證明自己的聲譽不假。

一位證管會專職律師與一位替政府執法部門分析交易數據的金融分析師，已經在會議室等待科恩。一陣尷尬的互相問候後，專職律師開始了正式程序。「此次調查由證券交易委員會授權，名為『RCA公司之證券交易案調查』，」專職律師說，「我們在此取證的目的是，為了判斷是否有交易違反了聯邦證券法的特定規範。」

專職律師要科恩舉起右手。科恩照做了，他正式宣誓。專職律師

接著轉向科恩，向他自我介紹並介紹同事，接著問：「你看過傳票了嗎？」

「他看過了。」科恩說著比了比歐博梅爾的方向。

專職律師看看歐博梅爾，又回頭看向科恩。「**你看過傳票了嗎？**」

「我不這麼認為。」歐博梅爾替科恩回答。「沒人把傳票拿給他看。」

政府另外寄了一份傳票給科恩，要求他為這次調查提供交易紀錄與其他文件。專職律師提起這件事，然後再次看向科恩。「目前為止你沒有提供任何文件。你今天有打算要提供任何文件嗎？」

「沒有。」歐博梅爾再次代表科恩回答。他們不打算提供任何協助，不過他不會當著證管會律師的面這麼說。歐博梅爾告訴對方說，他們會根據客戶的憲法權利「拒絕他們要求出示文件的邀請」。

「哪一個憲法權利？」專職律師詢問。

「任何人都不得被迫自證其罪的條文。」歐博梅爾回答。

「那是他的『第五修正案權』<sup>2</sup>。」專職律師說。

證管會律師挫折地堅持要科恩親自回答與文件有關的問題。作證的過程中，雙方通常會針對這一點堅持不下。證管會的目標是要在證人拒絕回答問題時，要他正式承認自己正在「行使第五修正案權」。之後他們可以利用這一點進行有罪推論。他們的思考邏輯是，如果你是無罪的，你何不趁著這個機會向證管會說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想當然爾，白領辯護律師全都對這個套路心知肚明，所以他們的工作就是拒絕配合，並盡量避免讓客戶說出他「正在行使第五修正案權」，就算客戶真的是在行使第五修正案權也一樣，他們這麼做的理由和證管會的理由毫無二致。這是標準的法律手段。

「他必須親自說明他要基於第五修正案權不提供文件。」證管會

專職律師繼續嘗試。

「我不認為有這個必要。」歐博梅爾回答。他不打算讓科恩說半個字。「我會以他委任律師的身分來回答。」

「你的出生日期和出生地點是？」專職律師看著科恩問。

科恩看向歐博梅爾。他們已經事先演練過這種事情了。「依據律師的建議，」科恩回答，「有鑑於我被迫自證自己的罪行，所以我謝絕回答此問題。」

「你是否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持有與RCA相關的非公開資訊的時候，代表格倫托公司交易過證券？」

「我的回答保持不變。」科恩說。

他們就這麼來來回回數次。專職律師問了更多問題：科恩有沒有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用個人帳戶交易RCA股票？有沒有人在他消息公開之前告訴他RCA會與奇異集團的併購案有關聯？科恩是否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建議其他人購買RCA的股票？每次科恩都重複同樣的答案，在沒有聲明自己行使第五修正案權的狀況下行使第五修正案權。

接著專職律師問：「你是否熟知一間叫做傑戈德曼公司的企業？」律師指的是科恩的好友傑·戈德曼，也就是傑在前一年離開格倫托之後，自己成立的交易公司。

科恩不動聲色。「我的回答保持不變。」他說。

取證在二十分鐘內結束。他們坐電梯往下通往大廳，歐博梅爾簡直不敢相信他們能如此輕鬆地結束這件事。他有信心自己已經盡一切可能拯救客戶免於被起訴。

然而科恩卻因此次經驗受到了很大的驚嚇。當著執法人員的面拒絕回答問題，通常會使人在就算沒有犯罪的情況下，聽起來也像是犯罪的。RCA調查還在進行中，科恩卻已經感到自己遭遇失去謀生之計的危機。他在白天表現得比往常更加煩躁，晚上幾乎都待在家裡，對著派翠西亞怒氣沖沖地大聲抱怨證管會。他在某一個週末幾乎無法下

床。他抱怨說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這整件事都不對。派翠西亞則異常緊張。但她相信丈夫的說詞，科恩保證過他沒做過任何錯事。

接著，電話公司在某天寄了一封信到他們家。信件上寫著聯邦檢察辦公室已調閱了科恩家的電話紀錄。這代表如今除了證管會的民事調查外，可能還有另一項刑事調查正在進行中。派翠西亞在讀到信件時放聲尖叫。科恩曾告訴她，最糟的狀況就是他必須繳一筆罰款，但如今科恩卻有可能涉及刑事案件，這和科恩說的完全相反。刑事檢控有可能會導致坐牢。科恩向派翠西亞保證過，他的資訊是間接得來的，來源並非與此交易相關的華頓商學院同學，而是一位中間人，也就是說他的交易並不違法。然而這件事依然對整個家庭都造成了影響，派翠西亞和孩子們每天聽見科恩下班回家把鑰匙插進鎖孔的聲音時，都會害怕地縮在一起。

政府的RCA調查一直讓科恩覺得很難堪。「我只是個股票交易員，不過就是剛好交易了這些股票而已。」科恩對高爾夫球課程的朋友抱怨。「他們對我的家庭、我的孩子和我的私人生活造成了一大堆問題。」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禮拜一，科恩在八點前抵達辦公室，比往常都還要早。他覺得情勢很不妙。雖然證管會的調查不斷帶來干擾，但科恩的團隊依然繼續賺錢，市場在數百個併購案的推動下，爬得越來越高。然而從數個禮拜前開始，市場開始出現裂痕，一部分是因為華盛頓的立法者正在爭論，是否有可能解決金融惡意收購，在貸款的利息支付上出現的稅務漏洞。但如果收購突然停止了，股價的上升也會停止。投資人都很緊張。

另一件令人擔心的事是，地緣政治的緊張情勢，包括長期的兩伊戰爭。在十月十五日，也就是上週四，伊朗用導彈炸掉了科威特附近的一艘美國運油船，引發了美國該如何回應的爭論。道瓊指數下跌超過一百點。到了週一早上，全世界的股市都崩盤了。原因似乎來自於

中東、油價下跌、併購潮的停止、經濟衰退的徵兆以及電腦化股票販售等各種事物帶給眾人的恐懼。科恩在桌前坐下時清楚知道這些狀況，他也注意到了海外和亞洲市場的狀況有多糟。香港指數下跌，歐洲股市的圖表中所有數字都是紅的（下跌）。他的投資組合中有許多放空的部位，因此能補償他的損失。他盯著螢幕，試著想算出他們可能會賠多少錢。

紐約股票一開市，他立刻開始用最快的速度賣出持股。但問題在於，當每個人都一樣想要賣出，而市場中又非常缺乏買家時，股價便立刻開始急劇下降。紐約證交所的交易員全都在四處亂竄，互相衝撞。在交易的最後一個小時，投資人一想到要隔夜持股就心生恐慌，導致賣出量陡然上升。未來世人把這一天稱做黑色星期一，道瓊工業平均指數在一天內下跌了五百零八點，也就是百分之二十三，創下了道瓊指數史上單日下跌最高的紀錄。長達十年的無限制股票借貸在這一天迎來了突如其來的痛苦停滯。

格倫托和許多其他公司在這段時間幾乎停擺。科恩的團隊幾乎賠掉了一半的資本。團隊中的七個交易員全都因為損失而疲憊不堪。

然而，科恩在金融風險升高時，保持了幾乎非人類的冷靜，做出合理的交易決定。在周遭陷入混亂時，他看到的是機會。那天收盤後，科恩轉向他手下那群一邊抹臉、一邊震驚地盯著螢幕的交易員。

「從現在開始，除了我之外的人都停止交易，」他告訴他們，「我是這裡唯一的交易員，你們全都是我的辦事員。」所有人都搞不清楚他在說什麼，但他們都沒有異議。

那是一段令人擔憂的時期。大筆財產消失於無形，許多人的生活都毀了。他們有幾個經紀人在其他公司，有兩名牽涉德克索內線交易醜聞的經紀人，從辦公室的窗戶跳樓，其中一名在基德與皮博迪公司工作。垃圾債券的泡泡開始破裂了，因為許多公司貸款了數十億美元之後根本還不出來。儲貸危機越來越嚴重，導致全國各地一千多家銀

行崩潰。華爾街陷入了危機之中。

科恩依然將一切掌控在手中。在股市崩盤後的那一個月，紐約證交所大廳的專員們每天早上都在掙扎中開市，科恩的「辦事員們」會在開市前打電話給他們，要他們推估開盤時某幾支特定股票的價格會是多少。有鑑於股市崩盤帶來的餘波，最好的交易機會通常都出現在每天剛開盤的時候，因為沒人會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人人都害怕情勢出現更劇烈的改變。他們的投入會不會在今天歸零？科恩會從交易所的專員那裡取得他的「資訊」，例如「吉列特的開盤價會是兩元」。接著，他會在開市時立刻盡他所能的放空大量股票——也就是賣掉他其實並不擁有的股票，然後在股價再次下跌時買回來。他花了好幾個禮拜的時間重複做這件事，幾乎放空了道瓊指數涵蓋的每一隻股票——杜邦、奇異集團、IBM——幾乎每一次股價下跌時，他都能賺到錢。在股市正掙扎著復甦時這麼做，並不是什麼具有愛國情操的舉動，但他的同事都非常驚異於他阻絕情緒的能力。

格倫托和科恩的交易團隊最終活了下來。但科恩的婚姻卻沒有撐過去。

他和派翠西亞已經激烈爭吵好幾個月了，嘗試過許多次心理治療。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兩人之間的況狀變得非常緊繃，科恩搬出了他們家位於東端大道、占地五千五百平方英尺的房子，開啟了之後長達一年半的慘烈離婚協商。在他們想辦法達成協議的期間，科恩的律師建議他搬回家，藉此占據更有力的協商地位，他依言照做了。他們的房子有二十八個房間，空間寬闊，科恩爭辯說，因為離婚協商花的時間，實在太久了，他應該要在這裡住到正式離婚為止。他的舉動使夫妻衝突進入全新的階段。

律師們花了數百小時的計費時間討論科恩的資產清單，想要弄清楚他的確切年收入。他從來沒有和妻子分享過這個資訊。他們接二連三地提出提議以及相反的新提議。根據科恩最後提供的表單顯示，他



在這個世界上擁有的總資產價值一千六百九十萬美元。他把大約一半的錢，也就是八百七十五萬美元拿去和他的朋友布雷特·拉利一起投資一項不動產。然而科恩說，那項投資沒有賺進任何收益，整整八百七十五萬都有去無回——所以他把這部分的資產估為零元。他必須把剩下的八百多萬元分成兩半。科恩提議要把他們的房子（他說房子價值兩百八十萬）和額外的一百萬現金給派翠西亞。他也同意每個月為潔西卡和羅伯特支付約四千美元的開銷費用，另外還會支付他們的營隊和私校學費。派翠西亞計畫要把房子賣掉，搬到更小間的房子裡，她放棄了獲得配偶贍養費的權利。

雖然科恩那年賺了超過四百萬美元，但他痛恨要給前妻任何一毛錢這件事。他對於派翠西亞的花費習慣以及在波道夫古德曼百貨的八萬元帳單，感到怒氣衝天。在他簽下最終配偶協議的隔天，他暴躁如雷地出現在辦公室，看向他的交易員。

「我剛剛被我老婆大敲竹槓，」他說，「我要把損失的錢補回來，所以我要砍掉你們的薪水。」

他的員工簡直不敢相信剛剛聽到的話。科恩能拿到團隊收益的六成。他會從這六成收益中，提取三成每位交易員的交易收益給他們，也就是說科恩能從並非自己執行的交易中獲得五成收益。很多交易員都是一路從辦事員的薪水努力打拚到現在的。科恩想要砍掉他們如今所得的百分之五。

「你不能這樣。」其中一位交易員說。

「操你的，」科恩說，「我才是老闆。」

經過了一段相對短暫的時間後，黑色星期一帶來的沉鬱氛圍散去了。股市再次開始了另一段長期攀升。證管會的RCA內線交易調查力度逐漸減弱，顯然無法起訴或者懲處任何人。刑事案件的狀況也一樣。此次調查事件揭露了一件事，這也是許多同為經濟犯罪嫌疑犯的人會在未來學到的一課：行使第五修正案權，將使證券調查案件失去

推動力。

---

1 註：美國部分地區政府會管控特定房屋的租金價格，讓符合低收入戶資格的人用低廉的價格租屋。

2 《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五條規定：無論何人，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證其罪。根據這一憲法條款，不管是在警察局、法庭還是在國會聽證會上，任何人都有權保持沉默，拒絕提供可能被用來控告自己的證據。

## CHAPTER 2

## 第二章

**想要什麼都能手到擒來**

「我們接下來要這麼做。」科恩在一九九二年對他的交易員宣布。「我希望我們能離開格倫托的股票經紀營業地盤。他們不斷吸取我們的利潤、拖住我們的腳步。」只要科恩的交易團隊隸屬於格倫托這種註冊股票經紀商，他們的行為，就必須受到繁重法規的規範——舉例來說，他們不能投資首次公開募股這種市場上剛興起的重要利潤來源。科恩露齒而笑。「我已經決定了。我們要離開這裡，靠自己賺錢。」

此時，格倫托已經成為了一間以聲譽不佳而聞名的公司，是數個政府調查案件的目標。在華爾街以狂妄而徹底的違法行為著稱的年代，格倫托的執行長霍華德·席維曼給了科恩絕對的自由，讓科恩發展得越來越好。在過去的十四年來，他從一名資淺交易員變成了華爾街的明星。他快要三十六歲了，剛離婚，已做好改變的準備。是時候該自己出去闖一闖了。

科恩設立薩克的資本是兩千三百萬，手下有九名員工。他自己拿出了一千萬做為資本，餘下的錢來自他的交易員、朋友和投資人。他手下許多交易員的年紀都在三十歲上下，家裡有年紀還小的孩子。有些員工的妻子很反對他們離開原本穩定的工作，冒險投入科恩新創的公司。他們沒有大銀行能在緊急狀況提供協助，是在拿自己的畢生積蓄冒險。

在公司剛成立的頭幾週，科恩能看得出來他的新員工們有些緊張。由於如今他們交易的是自己的錢，他們變得膽怯，每次買賣交易

都感到遲疑，再三計算要是市場的走向與預期相反的話他們會賠多少錢。科恩努力抑制住斥責與貶低他們的衝動，他試著建立起他們的自信心。「好啦。」他告訴交易員。「現在跟以前沒有什麼不一樣啊！」

他希望圍繞在自己周圍的人都樂於冒險。他特別喜歡僱用那些積極且具有強烈競爭意識的人，尤其是那些熱衷於大學運動的人。他的夢想是能擁有一間辦公室，坐在裡面的人全都是小史蒂夫·科恩，全都跟他一樣無所畏懼。「告訴我你這輩子冒過最大的風險是什麼。」他會問他的交易員。「我想要的員工必須有信心進入市場，願意冒險。」

科恩認為，能在股票市場裡賺錢的方法就是冒聰明的風險。如果你有好的投資想法，但因為太害怕而不敢投入太多資本，那麼你就不可能獲得豐厚收益。科恩注意到，為他帶來絕大部分收益的交易，只占了他所有交易的百分之五。如果他在進行這些絕佳交易時，只投入適度金額，他的收益將會大幅下降。但對他來說如此淺顯易懂的道理，對其他人而言卻難以實踐。這其實是一種基因上的差異，他在交易時表現得像是冷血動物，不像一般人一樣容易害怕和自我質疑。每當他在面試可能成為新員工的人時，他都會盡可能測試他們是否具有這項特質。

科恩的投資方法與多數避險公司應用的策略完全不同。他每天都從市場上的各個角落獲取大量資訊，觀察市場裡的買價與賣價，接著買下數十萬股，股價一上升就賣掉。他在股市低靡時，也用同樣的方法放空。他成為了備受讚譽的當沖交易員。他的交易風格幾乎不可能被任何人成功複製，但要是世上真有類似史蒂夫的交易模式存在，唯一的可能就是麥可·斯坦哈特的投資策略了。斯坦哈特在一九六七年成立了自己的避險基金，斯坦哈特·芬恩·伯克維茲公司。他進入股票交易市場時，退休基金正蔚為流行，每年都有許多普通人往市場裡

投入數十億美元的新資金。在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七〇年之間，美國具有回報保證退休基金的勞動人口數，翻了三倍，這些錢全都需要有人負責投資。這種交易一開始是穿著各色襯衫的辦事員負責的工作，後來變成了成為華爾街超級明星崛起的快速途徑。斯坦哈特是當時少數能夠進行極大量交易的個體投資人，他堅持要那些擁有一大堆股票想交易的知名證券經紀商先打電話給他，提供他優於普通投資人能在公開市場中取得的價格。斯坦哈特一直和銀行以及證券經紀公司維持著親密（且充滿爭議）的關係，因此他能獲得比其他投資人更大的優勢，也能賺進更多財富。

避險基金在過去數年間都獨立存在於華爾街主流之外，多數投資人都是不希望受到關注的另類人士。一九八〇年代，有幾個投資名人在避險基金業界崛起，其中包括了喬治·索羅斯和保羅·都鐸·瓊斯，但多數人當時其實並不知道他們到底在做什麼。而後終於有越來越多人注意到，這些聰明絕頂的異類已默默累積了數十億美元的財富，媒體開始關注他們。他們買下和泰姬瑪哈陵一樣廣大的地產，搭直昇機到位於長島的海邊別墅，蒐集大都會博物館級別的藝術作品。他們變成了所有人極端羨慕的對象。

科恩則有一點不同。他的數學並不算特別出色，他也不研究世界經濟，更沒有獨到的投資哲學。他就只是個出類拔萃的交易員，優秀到傳統的華爾街事業留不住他。建立自己的避險基金引領他，進入了一個具有嶄新財富與權力秩序的新宇宙。

隨著薩克資本逐漸成長，公司擁有越來越多錢能交易和投資，華爾街的老字號公司開始留意到這件事。他們怎麼可能不注意到薩克資本？這間公司的規模在三年內翻了四倍，如今的投資金額已接近一億美元。科恩和其手下的交易員每天買賣的股票多到讓證券商開始擔心，若他們不和薩克資本交易的話，有可能會錯失高額收入。證券商必須克服的問題在於，許多僱用他們的大公司都對避險基金心懷質

疑，對科恩的質疑尤其高。有些人謠傳薩克資本的年報酬率是百分之百。大公司的交易員都在討論科恩一定用了不法手段。摩根大通拒絕和科恩交易。

與此同時，科恩則希望薩克資本能繼續成長，因此他需要找到新投資人，以及能協助薩克資本參與首次公開募股的推銷員，又或者能夠提出薩克資本意料之外的投資構想的人才。科恩會去吃高級晚餐、打高爾夫、玩壁球。但他並不喜歡為了做生意而社交，也不擅長建立對公司擴展有幫助的那種人際關係。他一點也不想要成為上流俱樂部的一員，所以他必須找到專業人士來代勞。

他知道一個完美的人選。那個人叫做肯尼·理薩克（Kenny Lissak），他是一名寬肩的藍眼男子，科恩在格倫托工作的最後一年，僱用過他當股票交易員。理薩克很喜歡跟證券經紀人一起打高爾球和喝酒。在美林集團、高盛、雷曼，以及所有科恩努力想讓員工將他視為重要客戶的公司裡，理薩克都有相熟的人。從很多方面來說，理薩克和科恩是完全相反的兩種人。但他們一拍即合。

理薩克對交易的看法比科恩保守。他曾在全美最大的其中一間證券經紀公司雷曼兄弟公司工作過，很清楚機構調查能對股價產生何種影響。如果美林集團發表了一份批評IBM的分析報告，投資人很有可能會開始賣股票，導致股價下跌。就算報告的內容是錯誤的，光是股票評級會因為一份可信的分析報告而上升或下降這件事，就會對股價產生嚴重影響。科恩向來沒有在注意這些基本機制，因此賠掉了一些錢。

理薩克去見了高盛與第一波士頓的證券經紀人，告訴他們科恩是非常重要的投資人，他們應該讓科恩進入他們的最佳研究分析名單中。理薩克告訴這些證券經紀人，做為交換，他們將能賺進優渥的交易手續費。每當理薩克不用趕著去和那些經紀人見面時，他會交易股票，並和科恩一起管理投資組合。他們是每週一到五會一起努力工

作，到了週末會一起放鬆的摯友，他們去長島的葛倫首鄉村俱樂部打高爾夫，到阿斯本滑雪度假。

他們兩人會在每天早上抵達辦公室後開始讀新聞，確認股票價格，決定他們這天要在哪裡賺錢。如果他們聽說了有某個公司要進入市場，或者有人要大量買賣的話，科恩會做足準備，利用這些交易造成的任何動量，在股票上漲時購買股票，一旦股票準備要下跌，便馬上賣出。科恩實在太擅長股票交易了，以致於其他公司的交易員紛紛開始追蹤他在做的事。

科恩和理薩克會花上好幾個小時分析他們的交易，試著想要弄清楚怎麼樣才能做得更好。理薩克用簡單明瞭的方法描述了他們的核心哲學：排除會賠錢的方法並增加會賺錢的方法，藉此增加他們獲得報酬的機率。他們認為賺錢的關鍵重點在於，聰明地控制損失。學術上來說，這種行為也就是，廣為人知的風險管理。

他們的交易通常都能替他們賺進收入，但總有例外。在他們剛發展出深厚情誼時，科恩和理薩克一起在某天股市收盤後到上東區的一間優格冰店，討論當天下午發生的大問題。

「今天到底他媽怎麼回事？」科恩愁眉苦臉地說。

他們這天在交易北方電信公司的股票時，損失了一大筆錢。股票從三十八元跌至三十一元，但科恩和理薩克不願承認失敗，在股價一路下跌時，又買了更多股票。他們確信這間公司已度過最糟的時期，股價一定會反彈。這種自尊驅使的愚蠢行為，時常影響投資人，他們害怕把股票賣掉並意識到自己賠了錢，而且他們會以不合理的態度，堅信一旦他們認輸並把股票賣掉後，股價馬上就會急速上升。這次交易讓他們損失了將近兩百萬美元。雖然這種金額的損失不會導致他們關門大吉，但這使科恩感到非常痛苦。他非常認真對待自己每一天做的每一筆交易。他不會原諒自己的任何一次計算錯誤。

「我們現在要怎麼樣，去開計程車嗎？」科恩說。

在北方電信公司的交易後，科恩貫徹了一項與賠錢相關的嚴格紀律：如果交易的狀況不如預期，你必須設下一個底線，超過底線後無論如何都必須賣出。絕對不可以讓情緒阻礙你。

漢普頓一直以來都是曼哈頓菁英的夏季度假地點，木瓦風格的建築群沿著大西洋從西漢普頓一路沿展至蒙托克，距離科恩長大的地方只有八十八英里。科恩創辦薩克資本時，終於負擔得起那裡的房子了。他和理薩克開始把夏季的交易地點轉移到東漢普頓。他們租了一間五房、附有一座游泳池和一位管家的房子，又在東漢普頓接手了一間辦公室，辦公室樓下是格藍得咖啡店，有錢的小姐們會帶著貴賓狗到這裡喝咖啡。這裡將會成為他們七、八月的總部。

科恩和前妻共享監護權，每隔一個週末可以讓潔西卡和羅伯特來跟他住，他正努力平衡父親的角色與富裕單身漢的生活模式。他的前妻派翠西亞覺得，科恩在她離開時放在孩子們身上的注意力太少了。科恩自己一個人住，偶爾會在健身時讓兩個孩子自己照顧自己。有一次，五歲的羅伯特在科恩位於東漢普頓的家，掉進了游泳池裡，科恩跳進泳池裡把兒子拖出來時，衣服都還穿在身上。

科恩不喜歡獨處，但他也不喜歡認識女人的過程。他申請了約會介紹服務，在數個對象中，挑了二十個寄出邀請。只有一個女人給了回應。她叫做雅莉珊卓·加西亞。她留著一頭深色長髮。他們的第一次約會在一間嘈雜的義大利餐廳，距離科恩在曼哈頓的房子不遠，兩人聊了好幾個小時。

他們開始定期見面，但雅莉闡明了她不想找床伴。她想結婚。表面上看來，她不是個適合華爾街成功交易員的伴侶。雅莉從小在紐約東哈姆萊的波多黎各大家庭長大，是生活辛勞的單親母親。她沒有上過大學，有一個兒子，和科恩幾乎沒有共同點。



科恩已經歷過一次痛苦的離婚了，他不太確定自己是否想要再婚。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科恩在某天和理薩克到夏季總部附近的披薩店時告訴他。

他解釋說，雅莉一直在催促他訂婚，但她又不想簽署婚前協議。科恩如此舉棋不定還有其它理由。其中一個理由是，他至今依然受派翠西亞吸引。科恩的朋友都把他的前妻比擬為電視影集「外科醫師」中的性感軍中護士瑪格麗特·「紅唇」·霍利亨。他也無法想像再次結婚時，不去保護自己日漸增長的個人財產。在科恩陷入痛苦煩惱的這段期間，派翠西亞和雅莉變得越來越痛恨彼此。每次接送孩子們來找父親時，她們兩人一定會有互動。兩人之間的緊繃狀態偶爾會引爆當街爭執。

不過理薩克能看得出來他的朋友很寂寞，而雅莉似乎能讓他感到快樂。「就替她買個戒指吧。」他建議科恩，「戒指能花多少錢？十萬元的八分之三？如果失敗的話，你的損失也就是三萬多。」

在這幾個月之間，史蒂夫和雅莉至少分手了四次，每次雅莉都怒氣沖沖地威脅他。她總是告訴他，現在不同意，以後就永遠也不用想了。科恩最後終於採納了理薩克的意見，向她求婚。他們在一九九二年六月六日結婚，在廣場飯店辦了一場邀請三百位賓客的奢華正裝婚宴。理薩克擔任伴郎。

雅莉馬上就對丈夫發揮極大的影響力。科恩生性害羞，總是努力避免成為焦點。但在他們結婚八個月後，雅莉不知道用什麼方法說服了科恩答應要做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她替兩人報名了一個知名的日間拉丁電視節目「克莉絲蒂娜秀」，那一集節目主題是「與丈夫前配偶維持可怕感情糾葛的夫妻」。「可憐的雅莉才嫁給史蒂夫·科恩八個月。」克莉絲蒂娜說，她就像是金髮拉丁版的歐普拉。「她覺得自己和科恩前妻的戰鬥似乎永遠沒有結束的一天。她說她和科恩的前

妻都太過怨恨彼此了，唯有我們保證絕不邀請那位據說像瘋子一樣的前妻上節目，她才願意來。」克莉絲蒂娜向前傾身，戲劇化地停頓片刻。「雅莉，告訴我們，**她真有那麼瘋狂嗎？**」

科恩在上節目時，以為他們要談論的是養育繼子女的挑戰，這次的經驗讓他無比困窘。但他依然盡全力為自己脫罪。克莉絲蒂娜描述說，科恩在開始和雅莉約會後，依然繼續和第一任妻子見面，觀眾們紛紛不贊同地嘆氣。科恩臉色轉白。「我們交往的第一年經歷了很多事，當時我和雅莉還沒有定下來，或許我的確是在利用前妻做為停頓點。」他口沫橫飛地說。「我經歷過一次很糟糕的離婚，我還沒準備好。我們猶豫了好一陣子。而且當時還有一些經濟上的問題。」

科恩的朋友看到這集節目都非常震驚，一方面是因為節目揭露了這段尷尬過往，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這位內向謹慎的朋友，一開始竟會同意參與電視訪談節目。科恩完全不是喜歡出風頭的那種人。他在薩克資本的同事認為，這集節目代表了雅莉已經完全控制住科恩了。

科恩在東七十九街的新房子，舉辦了一場聖誕派對，慶祝公司在一九九三年取得的成功。每個人都歡欣鼓舞，對他們在這年賺進的高額報酬，感到非常興奮。服務生端著一盤盤酒水四處走動。科恩拍了拍理薩克的肩膀。「我能跟你談一下嗎？」他說。他們走進了一間空房間。

在過去三年間，理薩克變成了科恩最倚賴的伙伴，是負責向投資人及華爾街銀行溝通的主要窗口，也是招募交易員的負責人，更是所有和他們一起工作的人遇到問題時會尋求協助的對象。根據理薩克的轉述，科恩那時告訴他：「你對於薩克資本的營運帶來了無法估量的貢獻。我要讓你成為持股百分之二十的無限合夥人。」

理薩克很激動。他熱愛與科恩一起工作、在他身邊營運基金並把整天都用來交易。成為合夥人不但能讓他獲得保障，更能讓他賺進更

多錢——他將輕而易舉地把數千萬美元放進口袋。他們回到派對上，把理薩克晉升一事告訴薩克資本的員工們。公司裡的反應非常正向。員工都非常喜愛並敬重理薩克。能在公司裡擁合理薩克這樣的合夥人，將會使公司顯得更穩定、更平衡。

「史蒂夫是瘋狂科學家，肯尼則負責交際應酬。」交易員華倫·登普西說，他在一九九〇年代早期加入薩克資本，協助公司進入歐洲的首次公開募股。「他們當時是一起經營的。肯尼在公司裡有實權。至少我在那裡的時候是這樣，我覺得史蒂夫不太會在沒跟肯尼討論的狀況下做決策。」

兩年後，薩克資本搬到麥迪遜大道五百二十號，距離現代藝術博物館只有一個街區。科恩坐在T形辦公桌的中央，他的交易員則沿著他的兩側面對一整排螢幕而坐。公司樓下就是鋪張的聖伯多祿義大利餐廳，牆上畫滿了壁畫。薩克資本的交易員們，變成了這間餐廳的最佳顧客。

薩克資本欣欣向榮，幾乎每隔十二個月，公司規模就會翻倍，但科恩自己的狀況依然很差。雖然他已經達成了自己營運一間公司的夢想，但他還是不快樂，他越來越依賴一位名叫艾里·基輔（Ari Kiev）的精神科醫師，他能協助科恩管理自己的情緒。

基輔專精於憂鬱症治療，他的另一個專業是成功與如何達到成功。他曾擔任過奧運籃球選手與划船選手的精神科醫師與教練，這些選手都想改善自己的表現並克服對失敗的恐懼。一直以來，科恩無論進入哪一個領域，都希望自己能成為主導者，因此基輔曾帶領運動員奪下冠軍的背景，非常吸引科恩，他開始要求，基輔整天待在薩克資本的辦公室裡，照顧他的員工。基輔的體型壯碩，蓄著濃密的鬍子，常會默默出現在交易員的身邊，詢問他們感覺如何。有時候交易員在看到基輔的時候，會嚇得整個人從椅子上跳起來。科恩要基輔對員工發表激勵性演說，協助他們克服賠錢帶來的焦慮感。

基本上，基輔到公司的目的就是，教導他們變得冷酷無情。

科恩的交易員每週都會有一天要在股市收盤後到會議室集合，由基輔引導他們進行團體諮商，聚焦在他們要如何更坦然地面對風險。基輔要他們談論自己的交易，試著理解為什麼有些交易很順利，有些則否。其中一位心懷質疑的員工，還記得當初公司是這樣介紹基輔的：「你真的擁有足夠的動力去賺進你有機會獲得的每一分錢嗎？這傢伙會幫助你變成真正的賺錢高手。」與奧運選手的合作經驗，讓基輔認為，通常阻擋住眾人的都是恐懼。你可能會看到兩個擁有相同資產的投資人：兩人都喜歡同一支股票，其中一人準備要購買二十五萬股，另一個人卻不打算買。為什麼？基輔認為這種不情願的感覺來自於焦慮——只要配合適當的治療，人們就能跨越那種焦慮。

基輔會要求交易員閉上眼睛，想像自己在進行交易並帶來收益。

「臣服於當下」與「說出真相」是他最喜歡的兩句話。「你為什麼沒有在賺錢的交易裡投入更多錢？你做對了什麼事？」他會這麼問。

「心裡一直想著不要賠錢，只會妨礙你贏錢。」他會這麼說。「为了不輸錢而交易不是個好策略。你必須為了**贏錢**而交易。」

許多交易員都很痛恨每週一次的團體諮商。有些人認為基輔是個騙子。

「基輔的野心很大。」其中一位交易員說。「他喜歡錢。」

科恩的第一任妻子派翠西亞懷疑基輔的動機不純，她認為基輔是想利用和科恩的療程，找出炒股祕訣。從基輔的觀點來看，科恩是一位完美的客戶，這位病人擁有無限資源能支付高額費用，又是華爾街最知名的傑出交易員之一，基輔可以藉此實現自己想成為暢銷作家的目標。他可以告訴別人他是華爾街其中一位最強大交易員的交易指導人，這是個賣書和吸引客戶的絕佳妙方。

基輔同時也在為科恩做另一件事，或者說，至少薩克資本的交易員是這麼認為的，他們覺得基輔是內部間諜。他會鎖定某幾名特定員

工，想知道他們為何心煩。他已經擔任治療師幾十年了，能使用純熟的技巧引導人們說出心裡話、使他們覺得安適並取得他們的信任。但薩克資本裡只有極少數人願意信任他，因為員工都知道他們對基輔說的每字每句，都會被回報到老闆的耳裡。

避險基金的運作模式使基金營運者能獲得極高的利潤，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在於，避險基金中過高的手續費規範。科恩很早就決定要靠著手續費，盡可能賺進大把鈔票。如果投資人想要投資最好的避險基金公司——**也就是他的公司**——的話，他們就必須花錢。薩克資本的營運狀況實在太好了，以致於他可以收取比任何一間避險基金都更高的手續費，每年年末都能留下利潤的五成。多數避險基金只收取利潤的兩成做為費用。但科恩的投資人對此毫無怨言。事實上，他們全都爭先恐後地想投資薩克資本。

與此同時，科恩一直抱怨其他人總是能以不公平的方式靠著他的成功獲利。他給予別人的每一分錢，無論是給證券經紀人的手續費、給合夥人的獎金還是一塊錢的稅金，全都讓他感到氣惱。最後，他決定紐約市的稅率太高了，曼哈頓的辦公空間費用也太貴了。他需要擴張公司，離開紐約市能讓公司的成本效益更好。他告訴員工，他們將要把薩克資本搬到康乃狄克。他已經選好地點了，就在斯坦福的奇異集團辦公園區。那裡的費用合理多了。

除了稅金之外，他開始覺得公司在數年前簽訂的一些合約太過慷慨了。當科恩突然認為某些人賺的錢多到不成比例時，他會開除他們，又或者他會拒絕支付那些人原本認為他們應該獲得的利潤。最後，他把這樣的憎恨轉移到他的合夥人身上。

一九九七年十月的一天晚上，科恩打電話給肯尼·理薩克，告知一個令人心驚的消息：他的妻子雅莉指控理薩克試圖和她發展婚外情。理薩克說，雅莉要科恩在生意伙伴與婚姻之間做抉擇，理薩克對這項指控感到非常震驚。理薩克否認這件事，他堅持自己的婚姻非常

美滿。他才剛從醫療危險期中康復，身體狀況根本不適合發展婚外情。一年前，他因為打籃球造成的一系列傷害而住進醫院接受常見的背部手術。他的脊椎在醫院裡受到大腸桿菌感染，差點因此身亡，臥病在床一整個月。他的體重少了一百磅。

理薩克不在的這段期間，雅莉在辦公室裡取得了更加引人注目的地位。她會寄備忘錄給科恩的員工們，在股市收盤後載丈夫回家。

「很顯然的，她是皇后，史蒂夫則是國王，事情就是這樣。」一位前交易員說。「這麼說吧，我可不會想要惹她不高興。」另一位交易員則說她是個麻煩製造者。有些員工甚至想方設法地避免與她對上眼。

她和理薩克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張，幾乎就好像兩名女友在競爭科恩的注意力一樣。但又有點不一樣。

理薩克說，科恩在指控最好的朋友兼生意伙伴試圖和他妻子有染之後，便要他立刻離開。他看起來一點也不像生氣的樣子，表現得很冷淡。理薩克說當時他堅持科恩說的故事不是真的，試圖想說服科恩開除他是個錯誤，但科恩無動於衷。理薩克一頭霧水地把私人物品都收進一個箱子裡，離開了辦公室，**他的**辦公室。他覺得痛心入骨。科恩從來沒有向員工們解釋理薩克為什麼離開，這讓員工們很不安。但人們很快聽說了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之後，理薩克發現其它華爾街的公司都拒絕僱用他。這些公司想要繼續留住科恩這個客戶，他們知道絕不可能同時和科恩以及理薩克有商業往來。

「這是史蒂夫第一次表現出他真正冷血無情的一面。」一位前交易員說。「他拋棄了肯尼。」

一九九八年的一個週一早上，高盛員工們在股票開市的一小時前聚在一起，進行該部門的每週例議。這天即將要對眾人發表演說的是，一位高盛證券銷售員，他的責任是讓高盛裡最重要的其中幾位交易客戶保持心情愉快。他今天要宣布一項重要資訊，這項資訊與他最

能賺錢的客戶有關。

「薩克資本，」他告訴眾人，「他們現在是股票部門中能帶來最多手續費收入的一間公司。」

股票部門負責替高盛的客戶進行所有股票交易，在一九九〇年代後期的科技業蓬勃發展潮中，此類別的交易能為公司帶來高額收入。當時正值比爾·柯林頓擔任總統的第二任期，美國正處於股票市場大漲的時期，幾乎每個在計程車後座放了《巴倫周刊》的計程車司機，都變成了當沖交易員。每天似乎都會有新的網路公司，進行大型首次公開募股，以創造出能夠登上雜誌封面的知名百萬富翁。年紀較長的市民則開始把他們的社會安全補助金拿來賭進股市中。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onsumer News and Business Channel，簡稱CNBC）主播熱切地報導著，高通與倫巴斯等科技公司如何以小時為單位，不斷創下股價新高紀錄。好像全世界都在賺錢似的。

在這之前，華爾街有一套階級制度，能明確區分誰負責接誰的電話以及誰能賺到多少錢。威靈頓、富達和道富等大型共同基金，負責管理退休帳戶中的數兆美元，是華爾街企業最重要的客戶。他們要的不是快如閃電的交易。他們要的是長期投資與穩定成長。他們在股市中大量建倉，一次持倉好幾個月或好幾年，使自身的經濟利益與那些公司同進退。高盛、摩根史坦利和所羅門美邦這一類的公司會指派銷售員去和基金經理人合作，提供銀行分析師的股票調查報告，帶他們去看洋基隊比賽和吃壽司。各方都很滿意這樣的安排，一位前投資分析師說這樣的互動可以輕描淡寫為「幾位五十歲的白人從其他五十歲的白人手上獲得調查資料」。

而這位負責處理薩克資本帳戶的高盛證券銷售員將要把一切打亂。他向其他困惑的高盛員工們解釋道，薩克資本是一家避險基金公司，有些員工根本連聽都沒聽過薩克。銷售員說，薩克資本不會大量購買IBM的股票，也不會一邊持有這些股票數個月，一邊跑去打高爾

夫或分股利，他們要做的事是交易。而且不僅僅是交易而已。他們一天之內交易好幾百支股票，一次交易好幾百萬股。他們沒興趣瞭解一間公司的長期發展狀況，或者研發中的新產品是否會讓公司在五年內僱用更多員工。薩克資本感興趣的只有一件事：能讓他們獲利的短期股價震盪。

高盛為薩克資本每買賣一股，就能賺取六美分手續費。無需拿到哲學博士，你就能理解這件事背後的意涵。雖然富達公司比薩克資本更大，但薩克資本光靠著交易量，就能帶來更多收入。

銷售員說，薩克資本會從收入裡分出數百萬給高盛，做為交換，他們希望能獲得對他們的公司來說，同等重要的東西。他們想要的是優先待遇，特別是當高盛分析師的行為，可能會影響某間公司股價的時候。「在你要把評估金額做調整之前，先打給薩克資本。」銷售員說。無論分析師是要推薦投資人買或賣他負責的某間公司的股票，又或者要修正他預估某間公司下一季會有多少營收，薩克資本都希望能第一個知道這件事。在高盛分析師打一通簡短的電話和重要投資人快速解釋某些公司事件之前，為什麼不能先打電話跟薩克資本說一聲呢？這算是很過分的要求嗎？

在高盛的敵對證券經紀公司工作的一位股票銷售員，也同樣負責科恩的帳戶，他這樣描述當時的狀態：「如果他要跟你交易的話，他要的就是**最好的**價格。他願意付出高額手續費。由於他願意那麼做，所以他可以最優先獲得資訊，任何能協助他透過你或你的公司賺錢的資訊都要給他。」

在高盛集團裡，不止一位分析師在那天早上聽到了銷售員的說法之後，對於這項厚顏無恥的協定感到震驚。銷售員要分析師做的事，並沒有實際違反任何一條法律。但是分析師卻對此感到很不舒服。這樣的行為將會讓薩克資本在市場上占據極大優勢。若能提早知道股市中即將出現的新「買入」或「賣出」評級，薩克資本就能預測其他投



資人會對這些新消息有何反應，比其他人還要提早一點買賣股票，用這種方式累積的微小收益將能堆疊成巨大的金額。說他們**駢儻**可能有點太超過，他們的舉動比較接近**惹人厭惡**。然而在那個時候，分析師和銷售員都知道，他們首先要做的應該是服務公司客戶。投資銀行的階級結構很像軍隊，每個人都必須對軍階條較多的人行禮——或者對能賺進最多錢的部門畢恭畢敬。

高盛銷售員的舉動直接反映出華爾街的一項重要改變，不過其中大多數故步自封的玩家們都花了很長的時間才體認到這一點。在金融產業中，獲取命令權的新方式是開辦避險基金。只要在對的時機這麼做，就能讓那些在高盛或摩根史坦利裡花了二十年累積到數百萬的人，在一夜之間晉升為億萬富翁。在短短幾年間，避險基金就從華爾街的怪異次結構，搖身一變成為了產業中心。他們的要求比富達和道富更多也更困難（而且幾乎全都更加聰明），高盛和摩根必須解決許多問題，才能討他們歡心。不過到頭來，這樣的努力也能讓他們獲得相應的酬勞。避險基金能為他們帶來數億美元的收入，如果他們想要有最好的管道，獲得最好的調查資料或者優先通知，你最好滿足他們的需求。否則他們會帶著這些錢跑去找其他機構。

在一九九八年一個晴朗明亮的春日，科恩和雅莉花了數個小時在康乃狄克州的格林威治開車四處繞，車上還載著一位房屋仲介，他們想找一間新家，要能襯得上科恩如今不斷上升的經濟條件。他們夫婦兩人目前住在格林威治一間占地六千平方英尺的翻新平房中，是科恩在一九九三年用一百七十萬買下來的，他們在那裡愉快地舉辦過幾次感恩節晚宴。但雅莉不斷要求他們需要更多空間。有一位當時跟他們很親近的人宣稱，雅莉之所以會對房地產那麼感興趣，有一部分的原因在於，他們兩人的婚前協議寫明了，如果他們離婚的話，雅莉可以拿到主要住宅做為部分財產。至少科恩在辦公室裡對其他人開玩笑時，是這麼暗示的。「這是她爭取來的，」據說他曾對同事這麼說，

「這是她想離開我的時候，會拿到的高額回報。」

科恩一家的家庭成員也越來越多。雅莉有一對老邁的雙親，而且在認識科恩之前就有一名兒子，而科恩第一次婚姻的孩子會在週末來訪，此外科恩和雅莉又生了三個女兒，其中較小的兩個是一對雙胞胎。雅莉第一眼看到皇冠街三十號時，就倒抽了一口氣。那是一棟座落在十四英畝土地上的殖民風格房屋，曾屬於折扣服飾連鎖品牌希姆斯的創始人賽·希姆斯。

他們該住的地方顯然非格林威治莫屬。從一九二〇年代開始，財產多到不知道該怎麼花的人，都住到了這裡，而後格林威治一直被認為是全美最富裕的地區之一。這裡距離曼哈頓不遠，環境舒適，綠蔭環繞，洛克斐勒家族和摩根大通家族都曾在此置產，他們謹慎地在豪宅周圍建起樹籬和石牆，門口鋪設了長長的石車道。最後，老錢被新錢取代，避險基金大亨搬進這裡，個個都想要在這裡建立屬於自己的白金漢宮。保羅·都鐸·瓊斯是第一批住進這裡的人，也是最鋪張的人之一，他和身為澳洲模特兒的第二任妻子，在一九九四年花了一千一百萬，買了一棟能夠俯瞰長島海灣的美麗豪宅，把原建物夷平，重新蓋了一棟更大的房子，底下是能容納二十五輛車的地下車庫。許多人從水上看過來時，會誤以為他家是貝拉港遊艇俱樂部。

雖然皇冠街三十號已經在房市中待價而沽將近兩年，但近來卻又吸引了另一位金融家的注意，他是華爾街的老牌投資銀行貝爾斯登的合夥人之一，羅伯特·「鮑比」·斯坦貝格。根據斯坦貝格的不動產經紀人琴·魯吉羅的說法，這間房子並沒有什麼獨特之處，但市場上很少房子能具有這麼廣闊的腹地。斯坦貝格是貝爾斯登銀行風險套利部門的領導人。他和妻子蘇珊娜的家庭人口眾多，決定要出價買下這棟房子。魯吉羅聯絡了房屋銷售經紀人，告訴他斯坦貝格的出價，接著在晚上回電給斯坦貝格。

「你一定不會相信這件事的，」她說，「有其他人也出價要買這

棟房子。」這種狀況非同尋常。市場上很少有這種價位的房子，為了價值高於一千四百萬的房地產出價競標，可說是聞所未聞的事情。

斯坦貝格懷疑這件事有人在背後搞鬼。這棟房子已經好幾個月沒有引起任何人的興趣了，如今突然有人跟他在一模一樣的時間點想買下這棟房子？無論如何，他還是把出價提高了，而另一個競標者也同樣提高了出價。魯吉羅告訴斯坦貝格這個消息，而斯坦貝格堅持要買下這棟房子。他要魯吉羅打電話告訴房屋銷售經紀人，無論對方出多少錢和他競爭，他都願意再加兩萬五。魯吉羅很確定如此一來，斯坦貝格一定就能買下房子了。但當她提出新的競價時，銷售經紀人卻哈哈大笑。另一位競價者已經告訴這位銷售經紀人說，他不在意要付多少錢，而且他能一次付清。他還特別點明了說：「我現在人在斯坦福，就站在我的支票簿前面，我馬上就可以開支票給你。」

魯吉羅施壓要經紀人告知另一位買家是誰。接著她回電給斯坦貝格。

「是一個叫做小史·科恩的人。」她說。斯坦貝格從來沒聽過這號人物。

隔天斯坦貝格聯絡了貝爾斯登裡負責科恩帳戶的銷售員。「你聽過一個叫小史·科恩的人嗎？」他問。

「聽過啊。」銷售員說。他不太確定這個問題的脈絡，所以模稜兩可地回答：「他是客戶。」

「他是怎樣的人？」斯坦貝格問。

銷售員說科恩是避險基金經理人，也是重要客戶。他曾參加過科恩在廣場飯店舉辦的婚禮，很清楚他身為交易員的名聲。斯坦貝格只熟悉由伊凡·博斯基經營的避險基金，博斯基這位套利者在德克索內線交易醜聞調查案中，被判有罪。斯坦貝格是華爾街最頑強的一間投資公司的董事會成員，他絕不允許一位當沖交易員對他指手畫腳，不准他做想做的事。「給我他的電話號碼。」他說。

斯坦貝格用電話聯絡上科恩，向他自我介紹。「聽好了，」他說，「有人通知我說，你和我在競標同一棟房子。我妻子真的對那棟房子很心動。」

科恩回答說，他的妻子要是沒辦法住進那棟房子的話也一定會心碎的，所以他不會讓步。

「買下那棟房子的人不會是你。」科恩說。「會是我。」

斯坦貝格詢問原因時，科恩說：「因為我比你有錢。」

「這件事越來越失控了。」斯坦貝格說，他感到惱怒。「我可以告訴你我願意怎麼做：我會給你一百萬美元，讓你不買這棟房子。」

「我要拿這一百萬美元來幹嘛？」科恩說，然後他停頓片刻。

「我可以告訴你我要怎麼做。」他輕笑著說。「我們擲硬幣決定吧。」

「什麼？」斯坦貝格說。

「我們擲硬幣決定誰能買這棟房子。」科恩說。

斯坦貝格覺得這簡直是奇恥大辱。他知道，要是他老婆聽說他必須跟別人擲硬幣才能買到他們的房子的話，一定會氣壞的。真是太荒謬了。「不行！」他說。

科恩掛斷電話。接著他再次打電話給他的不動產經紀人，把他的競標提高到一千四百八十萬美元，之後一次付清了這些錢。

不久之後，挖土機便一臺接著一臺地來到這裡，形成了一條長長的車隊。科恩和雅莉一點時間也沒浪費，立刻開始翻修房子，讓鄰居們心煩意亂。皇冠街三十號位於格林威治的「僻靜之處」，也就是小鎮北邊的林木區，世代承襲的有錢家族住在這裡時總是很內斂，誇耀財富會洩漏出一個人有多少錢。然而像科恩和妻子這樣的新億萬富翁對於這樣的習俗一無所知，就算知道他們大概也會直接忽視。他們立刻就把土地剷平，開始擴建。

他們在房子旁邊增建新空間，在裡面設置室內籃球場和游泳池，

上方是高度一層樓半的挑高玻璃圓頂。他們在後院建了六千平方呎的溜冰場，擁有一臺自己的贊博尼磨冰機，還有一間能用來停放磨冰機的小屋。他們還加了一間按摩室、一間健身房和一個有果嶺的小高爾夫球場。他們在地產邊界建造了九呎高的石牆，安裝了頂級保全系統。最後這棟建築的占地面積是三萬六千平方英尺，是這個區域最大的房子之一。他們為了造景，共運進了兩百八十三輛砂石車的土壤。

「我覺得那棟房子根本不是家。」一位名叫蘇珊·賀特的鄰居對市鎮規劃委員會抱怨。「根本就是炫耀用的。你把它整棟搬到紐約植物園，也不會有違和感。」

魯吉羅已在格林威治買賣不動產三十九年了，每年訓練新進員工時，她都會提起科恩的這筆交易。她以此為例，解釋他們可能會在這些高價位地產交易中遇到的兩種有錢人。她對新進員工解釋第一種類型的人時說，這種人能用三百萬、四百萬甚至六百萬買一棟房子，看起來有錢得要命，「但奇怪的是，他依然是勞工——依然必須擔心自己的薪水。」

然而，另一種有錢人則完全不會考慮錢的問題。他們會直接拿出支票本，無論多少錢都直接付給你。這些人對不動產業大有益處。她告訴其他房地產經紀人說，但是，如果你發現自己在和他們競標的話，你最好別擋他們的路。

「在你付得出一千萬美元、兩千萬美元時，你就沒必要擔心你在支票寫的數字是少了。」魯吉羅說。「史蒂夫·科恩無須擔心支票金額。無論小史想要什麼都能都手到擒來。」

---

3 註：金融危機時，有部分失業金融業者轉行為司機，在計程車後座提供求職介紹給乘客閱讀，藉此尋找新工作。

## CHAPTER 3

## 第三章

**「CR本質」誕生**

在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年間，薩克資本達成了一項重要的里程碑，他們的年資產額超越了十億美元，這是連續五年來幾乎每年都把錢翻倍帶來的結果。然而，隨著薩克資本的成長，科恩也越來越難忽視他們毫無節制的投資策略背後的缺點。他有數億美元需要投資，因此公司的持倉量也不可避免地增長至前所未有的高度。科恩的交易方法一直以來都是當日沖銷，他們的建倉量不大，但能帶來顯著影響，之後也能迅速賣出，但這種方法只適合資本額較小的時期。

現在每天都有人成立新的避險基金公司，越來越多競爭者進入科恩過去稱霸為王的領域。如今有這麼多交易員都在應用同樣概念，他們將越來越難獲得回報。每當其它公司的交易員發現科恩買了某支特定股票，他們就會試著複製科恩的作法，導致股價上漲，削減了過去唾手可得的收益。薩克資本的規模使得公司對交易員有了新的需求，科恩在思考這件事的時候，環顧薩克資本的交易辦公室，對於自己看到的景象，感到惱怒：整間辦公室的員工說話都有長島或紐澤西口音，他們再怎麼努力，也無法融入任何正式分析師的會議中。他們每天不斷買賣微晶片處理器和生技公司的股票，但卻對於這些公司實際上在**做什麼**一無所知。他們甚至連華爾街最典型的「投機者」也算不上。他們是賭徒，而且還是特別不諳世故的那種。

科恩感覺得到這個產業正在變動，他也必須隨之轉變。此外，他還必須滿足自己的自尊。他希望眾人認為他是傑出的投資人，而不只是一名「交易員」，他覺得這個定位沒什麼威信。他的新目標是讓薩

克資本成為知名公司，藉此進一步奠定他身為傳奇財富管理人的地位。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和員工必須學習如何用更複雜的方法分析他們的投資，也必須瞭解各家公司的長期表現，而不只是盲目地順著股市動量做交易。想要做到這一點，他必須僱用他過去一直迴避的那種人，也就是對於他們買賣的股票有所瞭解的專家。他們能直接從公司與其他資訊來源取得優勢，無需依賴高盛和摩根史坦利這一類的公司提供的調查報告。「我們要改變這裡的交易方式了。」科恩在某天下午股市收盤後宣布。

他告訴公司的高階員工們，從現在開始，他只想僱用專精於某些「基本面優勢」或者和特定產業有良好關係的交易員。他繞著薩克資本的交易桌，走了一圈，指著一個又一個的員工，授命他們分別成為醫療保健交易專員、消費者股票專家、能源交易專員。沒辦法適應新角色並成為專員的人，通通都必須離開。薩克資本的反智時代，就此終結。

這樣的改變讓公司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迎接新品種的員工：機智狡猾、出身名門，並且在常春藤盟校受教育的專家。為了重組公司成員，科恩開始獵捕這些人進公司。

他僱用了一位名叫大衛·加奈克（David Ganek）的科技股交易員，加奈克的父親是帝傑投資銀行風險套利部門的投資管理者，家境富裕。科恩也僱用了另一位名叫賴瑞·薩潘斯基的交易員，他來自摩根史坦利，以精於投資石油燃氣聞名。科恩把他認為最傑出的幾個新交易員都安排在離他較近的座位，以便看見他們都在做什麼。這些交易員被稱做「殺手打線」，一九二〇年代後期眾人用這個詞描述紐約洋基隊組合，當時球隊上的貝比·魯斯和盧·賈里格等球員帶領洋基隊創下了史上最好的成績。

薩克資本的老員工理查·格羅丁（Richard Grodin）成功適應了公司的新風格，他大學時曾是籃球球員，從一九九二年開始為科恩工

作。當科恩問他想鑽研哪一個領域時，格羅丁立刻選了科技業——更確切的說，他選擇的是半導體製造業。對格羅丁來說，科技代表的是成長、新產品和琳瑯滿目的交易機會。他認為自己能用供應鏈的角度，也就是觀察電腦相關產品與手機的原料製造公司之間的相互依賴性，來分析微晶片產業。如果你發現這條供應鏈上的某間公司狀態不佳，你就能推論整條供應鏈上的其他公司會有何反應。然而這種資訊並不容易獲得。這一類的公司大多設立在亞洲，使美國的投資人不得其門而入。

在工作以外的場合中，很多人都知道格羅丁是個熱愛交際的傻蛋，他喜歡賭博，很容易被逗得哈哈大笑。但必須在股票開盤期間和他互動的人都不喜歡他。其中一名同事形容格羅丁「絕對是你這輩子見過最唯利是圖的傢伙。他會為了賺進五美分把祖母給賣了。」

格羅丁的微晶片投資策略十分有效。他負責的資金相對較少，通常落在三千至四千萬美元，但他的回報率總是落在三成或更多，是經過風險調整後全公司裡回報率最高的交易員。然而他卻使得科恩感到很挫折。一部分是因為他不太願意分享自己取得的資訊，另一部分是因為科恩認為格羅丁如果願意用更高的金額交易的話，就能賺進更多錢。他絕對是基輔醫師能幫得上忙的那種人，但前提是他要願意接受幫助。問題在於，格羅丁就是缺乏科恩的那種基因組成，沒辦法像科恩一樣在冒巨大風險的同時，不被焦慮淹沒。格羅丁痛恨賠錢的可能性。

科恩要格羅丁坐在他旁邊的位置，以利他能盯著格羅丁做每件事。格羅丁開始養成了用竊竊私語要求交易員下單的習慣，如此一來，科恩就不會聽到他想做什麼交易了。他知道，如果他想要買某支股票的五萬股的話，科恩就會想要搶先一步買下十萬股，在他能親自買下任何一股之前，就把價格推高。格羅丁的交易員必須想方設法弄懂格羅丁說的話，若他們請他再重複一次剛剛的命令，他就會大罵：



「你他媽是聾子嗎？你這個操他媽的智障！」

格羅丁所做的每筆交易都離不開他最重要的伙伴：分析師李洲彬。

李洲彬生性安靜，頭髮凌亂，有一雙深色的眼睛、扁塌的鼻子和稍微超出腰帶的肚臍。他看起來一點也不像是能讓周遭的人賺進數百萬美元的資深專家。但沒有人能像他一樣在亞洲科技製造業建立那麼良好的關係。李洲彬總是在四處跑，他造訪世界各地的晶片製造廠，蒐集相關產業的資料，他蒐集到的資訊都非常寶貴。

因此，李洲彬在薩克資本的辦公室裡相當受歡迎。每一個人，尤其是科恩，都想知道他的情報，但格羅丁不願意和他人分享。當初李洲彬在杜克大學取得工程師學位後，進入了約翰漢考克證券公司擔任分析師，是格羅丁把李洲彬從那間公司招募到薩克資本來的。格羅丁總是說李洲彬提供的資訊是「數據點數」，他能利用這些數據點數有條不紊地計畫交易，迅速賺進收益，通常收益的金額都不大。科恩則比較偏好更凶悍的投資方法。科恩認為，如果你覺得這項交易的前景看好，那麼你就應該盡可能投入越多錢越好。

科恩和格羅丁時常為了獲得李洲彬的調查資料發生衝突，兩人之間越來越頻繁地爆發吼叫爭吵。科恩不止一次抓到格羅丁在獲得李洲彬的資訊時，沒有分享給公司就直接交易，這讓他氣壞了，最後他命令公司內部的工程師設計一套系統，讓他能夠看見薩克資本裡每一個員工，即將要執行的每一項交易，如此一來，科恩就可以隨心所欲地搶在員工之前自行執行交易。這個新的軟體被稱為「天眼」。

格羅丁天天接受科恩的詳細審查，數個月後，他想出了一個逃離計畫。薩克資本在曼哈頓還留有一間衛星辦公室，叫做席格瑪，位於麥迪遜大道上，有兩層樓的空間。格羅丁說他想要帶著他的交易團隊搬過去那裡，理由是他要結婚了，不想通勤工作。科恩不情不願地同意了。

換到另一座城市之後，格羅丁覺得自己獲得了少許自由，但這樣的狀態維持不久。不到一年之後，科恩就在二〇〇四年一月傳了即時通訊給格羅丁：「對了，理查——我想要李今年把資訊都寫下來，否則就沒有資本。」到當時為止，李洲彬一直都是用非正式管道把市場調查資訊告知格羅丁，通常是透過電話或簡短的電子郵件。如今科恩要求李洲彬用更正式的方式傳遞資訊，也就是寫成一份報告，讓他可以閱讀，也能傳給別人。科恩想要確保他的交易員會把最有價值的資訊優先交給他而非別人，而這是他能想出來的唯一方法。

格羅丁恨極了這個主意。「你要讓全公司都能把報告傳給外面的路人嗎？」他回覆。

「不然辭職，」科恩用他知名的措辭回覆，「每個人都遵守一樣的規則。你不高興就走人。憑什麼外面的人能拿到李的資訊我不能？這是不對的，必須改正。我會嚴格執行，你如果不高興就繼續過你的人生。」

格羅丁試圖和科恩交涉，他問科恩為什麼要在一起工作這麼多年之後，突然變得這麼嚴謹。「李向來不寫報告，他會提供數據點數，只要數據有用，我都會建倉，你也知道。」他回覆。

「這樣不夠，」科恩寫道，「只要有人覺得沒必要通知我最新資訊，我就不爽。我還要用猜的。整件事都是大錯特錯。」

「好。」格羅丁回覆。隔天他遞交了辭呈。

薩克斯本必須不斷僱用新交易員和新分析師，這項需求變成了一個持續性的、幾乎無法解決的問題。科恩無論面對生活的哪一個層面都表現得像是交易員，對待員工時也不會有什麼差別。在過去這幾年間，科恩已經因為員工賺進的收益不如他預期，而開除幾十個交易員。其他人則像格羅丁一樣，因為對公司灰心而辭職了。對交易員來說，在薩克資本取得工作機會，就像拉掉手榴彈上的拉環：問題不是會不會爆炸，而是什麼時候爆炸。這個地方成就了許多人的事業——但

毀掉的事業更多。

雖然避險基金是個高壓的工作環境，但是這個產業永遠不缺乏熱忱的應徵者。每個人都想要進入避險基金公司工作，尤其是薩克資本。他們能在這些公司裡賺到的錢，遠比其他地方多上無數倍，就算是在薩克資本這麼不穩定的公司裡，你也可以迅速存下足夠你舒適過完下半生的財富。替薩克資本尋找新應徵者的責任，落在所羅門·庫敏領導的團隊上。所羅門是薩克資本的商業開發主管，他領導的團隊極具進取心與野心。他是個天生的銷售員，曾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曲棍球選手，特別喜歡冰棒色系的馬球襯衫，領袖魅力強烈，有時會被拿來和比爾·柯林頓（前美國總統）比較。他遇到任何人都稱對方為「兄弟」，生活奢華，總是搭私人飛機，在運動博弈方面的表現好得驚人。他的綽號是「邁達斯王」<sup>4</sup>。

庫敏的工作是調查華爾街最優秀的交易員。他有時會在接觸這些人之前追蹤他們過去數年間的職業生涯資料。如今有越來越多避險基金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人才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其中有兩間基金特別頻繁地想要僱用薩克資本看中的交易員，一間是肯·格瑞芬在芝加哥建立的城堡投資集團，另一間是伊斯雷爾·「伊茲」·英格蘭德在紐約營運的千禧管理公司。這兩間基金的運作模式都與薩克資本相近，公司內有數百名交易員在進行會受到預期中的特定事件所影響的短期投資。

薩克資本在尋找新交易員時，注重的其中一項特質，是交易員是否認識在上市公司工作的人，以及這樣的關係是否能提供珍貴情資。舉例來說，如果可能僱用對象會在夏季和某間網路公司的決策者一起在漢普頓租房子的話，這在人資檔案裡就是加分的。朋友、兄弟會的熟人、岳父和妻子：在論及資訊獲取時，這些關係全都是非常寶貴的資產。

在二〇〇四年末，一位野心勃勃的年輕員工向科恩提了一個建議：他們能否在薩克資本設立一個新單位，讓這個新交易團隊專門負責深入調查研究？這個團隊的交易員將用全副精力發展特定產業的專業知識，使用知名的投資人華倫·巴菲特的投資方法。巴菲特會透過他那間極端成功的波克夏海瑟威公司大量買進某些公司的股票，持有這些股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舉例來說，他們無須擔心各家公司每季宣布收入時出現的小幅價格變化，如此一來，公司就不再需要那麼依賴科恩以及科恩對此類交易的直覺。這些新交易員和分析師將會對他們各自必須深入研究的公司瞭若指掌。在經過了一系列的會議後，提出這個建議的二十多歲經理人馬修·格羅曼對科恩講述了他的願景。他說這個團隊是薩克資本的「菁英」。格羅曼解釋說，新單位的其中一部分目標是管理科恩的個人投資組合，因為這項投資組合理應讓公司裡最頂尖的人來處理。他們會僱用一大群新分析師和交易員進入團隊，讓團隊變成公司的海豹部隊。

科恩對這個提案起了興趣。其實他一直想要做類似的事情，這個新團隊會是最進一步的進展。他的虛榮心深受此提案吸引，他覺得有了這個團隊後，別人就會覺得他是個注重願景的人，而不是只會看短期利益。多數人就算不贊同華爾街裡的生意人，通常也都會欽佩華倫·巴菲特，連銀行總裁和財政部長都會打電話給巴菲特尋求建議。但建立這個研究團隊同時也符合商業邏輯。薩克資本如今管理的資產有數十億美元，採取更周詳、更長期的策略的確合理。格羅曼來自特權階級，個性早熟，科恩很喜歡他。格羅曼年輕時在麻州的菁英住宿學校迪爾費德學院唸書，之後在哥倫比亞念大學，接著他在朱立安·羅伯森開創的避險基金公司老虎管理中取巧得到了第一份工作，成為了該公司的第一位大學實習生。格羅曼從二〇〇二年開始在薩克資本工作。

格羅曼在他的老闆全心投入之前就明說了，他要科恩要答應三個

條件才會同意協助建立這個新團隊：第一，如果新團隊失敗的話，要給他投資組合管理人的職位。第二，他能拿到新團隊整體收益的百分之一。第三，他在薩克資本發號施令的權力要跟科恩在同樣級別——他特別指出薩克資本的每一個人都要知道，來自格羅曼的命令就和來自科恩的指令同樣重要。科恩要格羅曼放手去做，這讓許多薩克資本的員工都異常訝異。

格羅曼的同事們都很震驚科恩竟然真的願意接受這位年輕新貴的指令。薩克資本的員工從來沒見過類似的狀況。

雖然科恩似乎異常著迷於格羅曼，但薩克資本的其他人卻大多不喜歡他。他在辦公室裡的小名是「蘇呆子」，這是動畫《辛普森家族》裡霸子的怪咖好友的名字——不過這位蘇呆子是個完美主義者，他會和科恩一樣，因為員工犯了小錯或者錯過投資機會就對他們糾纏不休。格羅曼知道其他人不喜歡他，並深受其擾。他告訴幾個比較處得來的同事說，他之所以會「缺乏社交技巧」是因為他在中學時曾被欺負，也因為他深受父母離婚的痛苦所折磨。無論原因為何，他似乎都無力改變手下的人要以何種態度面對他，當格羅曼走進擠滿人的房間時，所有人會突然陷入沉默。他的年收入很快就超過了一千萬，當時他甚至還不到三十歲。他搬到格林威治，買了一輛藍色的奧斯頓·馬丁，那是一輛要價二十六萬九千美元、曾在龐德電影《007：金手指》中出現的改良版英式跑車。他有時會開這輛車載薩克資本想要僱用的交易員去兜風，用這種方式誘使他們加入公司。

在科恩要放他放手去做之後，格羅曼離開了辦公室，消失了整整一天，沒有告訴任何人他去了哪裡。他再次出現時拿出了他為新投資團隊做的企劃案。這個新團隊叫做「CR本質」。CR代表的是「累積收益」（Cumulative Return）。

藝術市場提供了一種管道，能把財富轉變為極具吸引力的影響力與權力。「身為億萬富翁已經不怎麼厲害了——現在世界上已經有兩百

個億萬富翁了。」紐約佳士得的現代藝術專員顧澤（Loic Gouzer）這麼形容。「但是，如果同是億萬富翁的人買下了一幅畫，他將會突然之間進入另一個圈子裡……他們進入的是一個完整的聯盟。你會認識藝術家，你會認識科技業的人。這是把自己變成享譽國際的人物最快的方式。」科恩看著幾個雇員透過收集奢侈的藝術收藏，轉化了自己的名聲，也看著一篇篇新博物館基金會的報導，占據了報紙的社會版面。

他的交易員大衛·加奈克從大學開始收集藝術品，和妻子一起造訪小型藝廊和尚未出名的藝術家工作室。加奈克在二〇〇〇年的科技股泡沫化後，賺了一大筆錢：他幾乎放空了整個投資組合，接著把他的多數新資本都投進了不同種類的藝術蒐集中。成為科恩手下最成功的交易員之一後，加奈克似乎把所有餘暇都用來競標傑夫·昆斯與辛蒂·雪曼等名聞全球的藝術家所創作的當代藝術品上。如果他太忙，他會要祕書用電話競標在佳士得拍賣會上替他喊價。

「不要在這個作品上花超過七十五萬元。」加奈克會在埋首交易之前這麼交代祕書。

科恩對此印象深刻，也很嫉妒。眾人都欽佩加奈克的藝術品味。雖然科恩在過去幾年來也買了幾幅畫，但他從來不覺得自己是個「收藏家」。他知道對於聰明的交易員來說，買賣藝術品不但有可能帶來好名聲，也有可能帶來大筆收益。

紐約的藝術經銷商與藝廊，自有一套行事準則，他們不會隨意和人交易，無論對方有多少錢都不重要。你不能直接走進一間藝廊裡，寫一張支票說你要買一幅莫內的畫掛在你的頂樓公寓。藝術界的守門人都知道，這個產業裡的商品獨特性，源自於他們不會隨隨便便讓來自格林威治的有錢避險基金經理人，買下任何他們想要的藝術品。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一種歧視，但這也是淺顯易懂的市場經濟原則：為了產生需求，你必須控制供應。華爾街收藏家的對策是僱用對的

人，替他們做正確引薦，指引他們進入前線。

對科恩來說，為他工作許久的交易員麥可·斯坦貝格的兒時玩伴桑迪·赫勒就是那個對的人。藝術界有許多人都暗自將赫勒視為投機者，但無可否認的是，他的確有辦法接觸那些位處經濟階層頂端的藝術品買家。他特別擅長和科恩這種還不太瞭解藝術界有多複雜的富有客戶合作。他開始陪著科恩造訪一間間藝廊，建議他可以用哪些方法建立收藏，耐心地將他培養成鑑賞家。科恩覺得藝術界非常令人陶醉。他為某個藝術品花費數百萬美元時——例如他花了八百萬元購買達米恩·赫斯特的作品，一隻泡在四千三百六十加侖甲醛裡的鯊魚時——總是會引起軒然大波。但藝術並不僅止於滿足他的虛榮心。科恩也開始真心愛上他買下的許多藝術品。他只買最傑出、品質最好的作品，並引以自豪。

畢卡索的畫作《夢》在二〇〇六年的秋天進入市場，這是科恩把自己的藝術收藏品帶往新境界的機會。科恩一看到《夢》就滿心只想把畫作買下來。《夢》是畢卡索在一九三二年，年紀五十歲時繪製的情慾人物畫，畫作主角是畢卡索的情婦瑪莉·泰麗絲·華特在扶手椅上沉睡的樣子，是以寶石色調呈現的軟性情色風格畫作。二〇〇一年，賭業大亨史蒂夫·永利買下了這幅畫，當時的賣家是在一九九七年用四千八百四十萬元買下畫作的另一位收藏家。五年後，永利決定要把這幅畫賣掉。科恩一聽說這件事就找了一位藝術顧問搭機前往加州檢視這幅畫，評估畫作狀態。

科恩的顧問詳細審視這幅作品後寫了一份報告，確認畫作的狀態良好。他們談好交易，科恩同意用一億三千九百萬美元買下畫作。為表慶祝，永利在隔週週末辦了一場雞尾酒宴會。

永利和妻子伊蓮找了一群名流朋友從紐約到家裡慶祝，其中包括了諾拉·艾芙隆、尼可拉斯·派勒吉、芭芭拉·華特斯以及有權有勢的律師夫婦大衛·博伊斯與瑪莉·博伊斯。永利忍不住開始誇耀他不

久前和科恩敲定的破紀錄交易。「這幅畫賣出的價格是有史以來最高的。」永利告訴他們。他指的是這次交易的金額超過了羅納得·勞德過去花了一億三千五百萬元買下古斯塔夫·克林姆的《艾蒂兒肖像一號》這個交易紀錄。

永利邀請朋友進他的辦公室，在畢卡索的畫永遠移往科恩位於格林威治的豪宅中之前好好欣賞一番。掛著那幅畫的牆上也同掛著一幅馬諦斯畫作和一幅雷諾瓦畫作。永利開始向賓客們解釋《夢》的情慾傾向、瑪莉—泰麗絲的部分面容其實是陰莖的形狀，還有這件作品曾經屬於維克多·岡茲與莎麗·岡茲這對收藏家夫婦，他們將許多一九四〇年代至一九五〇年代間著名藝術作品收藏在曼哈頓的公寓裡。永利一面說話一面退後，手肘一揮，撞破了畫布。艾芙隆在後來回憶時說，當時他們聽見了一陣「可怕的」撕裂聲。整個房間瞬間陷入沉默。

「我剛剛做了什麼好事。」永利在客人驚恐的目光下說，「喔，該死。喔，天啊。」

永利努力試著收拾殘局，「啊，我很高興做出這種事的是我，而不是你們。」他告訴朋友們。「這只是一幅畫而已，一幅我的畫，我們會妥善處理這件事的。沒人因此生重病或死亡。不過就是一幅畫。畢卡索只花了五個小時就畫完了。」

隔天，他打電話給他在紐約的藝術經紀人威廉·阿卡瓦拉，對方的反應好像他剛剛聽說好友被人謀殺了一樣。「不不不——！」他大喊。永利的妻子伊蓮很快就帶著損毀的畫作，搭乘私人飛機抵達紐約。一輛運鈔裝甲車在機場迎接他們，把他們載到阿卡瓦拉位於東七十九街連排住宅的藝廊。科恩在那裡和他們碰面。他想要親自看看損毀狀況。雖然永利依然懷抱著畫作可能被修復的期望，但他們雙方都同意必須先取消交易。

科恩失望透頂。《夢》只能繼續等待。



所羅門·庫敏目前的工作核心是為薩克資本的新部門CR本質尋找員工。新進交易員不但要擁有良好的交易紀錄，還必須鶴立雞群，專精於特定產業，這種人不容易找。

他聽說有一位投資組合管理人似乎符合他的要求，他是生物科技專家，在波士頓一間名叫天狼星資本管理的小型避險基金公司工作。生技產業當時方興未艾，市面上有幾十家公司都在生產具有強大經濟潛力的新藥物。想要理解這些公司各自在做什麼，並非易事。這位年輕人態度嚴肅，顯得高深莫測又知識淵博，就好像他不只是個醫藥公司的投資人，而是外科醫師或醫藥研究人員一樣。他不久才在全國最頂尖的商業學校之一史丹佛商學研究所拿到企管碩士學位。他的名字叫做馬修·馬托瑪（Mathew Martoma）。

「你願意考慮到薩克資本來工作嗎？」庫敏問他。

馬托瑪不太確定。他就像這個產業中的其他人一樣，聽說過薩克資本的故事，他不太確定自己是否適合那麼極端的企業文化。他為人沉靜有禮，不擅長應付衝突。然而，這份工作的其中一個特色很吸引他——薪水。

庫敏向他解釋了細節。馬托瑪將會負責投資約四億美元的投資組合，就公司目前的規模來說，這算是中等的金額。公司會保證他能從自己透過投資組合賺到的利潤中獲得百分之十七的分紅，此外，若科恩基於馬托瑪提供的建議而賺進了利潤，他也能獲得分成。只要他負責的投資組合到了年末有百分之十五的回報率，他就能賺進一千多萬。幾乎沒有任何避險公司能提供這麼慷慨的薪資條件。而且他還會成為薩克資本新研究團隊中的一員，和公司裡最有天賦的人一起工作。

那天晚上回家後，馬托瑪和他妻子蘿絲瑪莉討論起這份工作。蘿絲瑪莉是醫師，無論馬托瑪做任何決定都會先和她討論。他們最後決定，考慮到在業界最知名的避險基金之一工作能獲得的薪水與名聲，

到薩克資本工作是值得的。二〇〇六年六月二日，薩克資本提供了正式的工作邀約。工作條件包括了二十萬美元的底薪，以及兩百萬的簽約酬金。庫敏在內部報告特別點出，馬托瑪在生技界有非常良好的資訊來源，其中還包括了「在職」醫師網絡。馬托瑪簽署了工作合約，回寄給薩克資本。如果這是個聰明決定的話，他的其他家人將再也不用工作。

馬托瑪是第一代美國人，他的父母是來自印度的移民，從小就被教導要尊敬且畏懼父母。他們全家人都非常執著於在名牌學校獲得教育成就後能帶來的地位，也深信由於他們是美國的移民者，所以必須比其他美國人更努力工作，才能獲得財務保障。在他們的文化中，介紹一個人時最好能列出長長一串成就與文憑，其中甚至能一路追溯到這個人在小學二年級時得過多少校內嘉獎。在薩克資本工作不僅能讓馬托瑪致富，還能替他閃亮的履歷表再鍍一層金。

那年夏天，馬托瑪和家人一起搬進了位於康乃狄克州斯坦福的新家，開始適應非常競爭的新工作環境。蘿絲瑪莉這時懷了第二胎，決定要專心當母親以及馬托瑪的伴侶，不再以小兒科醫師的身分執業。她和丈夫一樣是表現優於預期的那種人，她非常看重丈夫的工作，時常提供建議，幾乎就像那是她自己的工作一樣。馬托瑪決意要好好表現。他在薩克資本裡完美融入了格羅曼設立的新部門。他擁有各種正確的文憑，時常沉思，從不大呼小叫。

從某方面來說，馬托瑪在新公司裡重塑了他的兒時經驗，總是想讓兩位要求嚴苛的新父親科恩與格羅曼感到滿意。他重拾高中發展出來的老習慣，總是在想辦法拿下全班最高分。他開始每天四點起床工作，關注歐洲股市，晚上在美國股市收盤後回家協助蘿絲瑪莉替孩子們洗澡，哄他們睡覺。接著，他會熬夜開始第二輪工作，在已入睡的妻子身旁閱讀研究報告。這份工作帶給他一種急迫感。他想盡快找出能賺大錢的交易。

醫療保健是當時股市中最令人期待、最無法預期又能帶來最多利潤的產業，這些公司在嚴峻的法規中努力創造並行銷能拯救生命的產品。藥物開發和其他醫療保健相關的研究消耗了數十億美元的資源。每一次的新藥物試驗都是一次對賭，有可能會對公司股票帶來劇烈變化。這是科恩最喜歡交易的行業之一。

馬托瑪進入薩克資本時一直很注意兩間公司，伊連藥廠和惠氏藥廠，他們都在測試一種名叫巴平珠單抗（bapineuzumab，簡稱「bapi」，巴平）的阿茲海默症藥物。由於藥物開發太過昂貴，兩間藥廠不得不合作支付數年以來的研究與藥物試驗費用。馬托瑪一直對阿茲海默症，抱持很大的興趣，從他在杜克大學就讀學士學位開始，他就在校內醫學中心的阿茲海默症分部擔任志工，他覺得這種藥物有很大的潛力。最一開始，巴平是科學家以阿茲海默症前驅藥物AN-1792做為基礎改良後設計出來的藥物，AN-1792因為在藥物測試期間使病人出現嚴重的大腦腫脹而終止研發。巴平的結構比較不複雜，在動物實驗中表現出顯著影響。馬托瑪認為巴平有機會能帶來鉅額商業利益，他想要盡一切可能學習此種藥物背後的科學原理以及藥物測試的運作方式。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計畫要利用手邊的所有資源，其中也包括了薩克資本高價支付的幾項調查服務。其中他特別感興趣的是美國格理集團（Gerson Lehrman Group）提供的服務「專家網絡」，或稱「媒合」。他們媒合的對象是馬托瑪這樣的華爾街投資人，以及成千上百間上市公司裡的員工，這些員工可能會是負責訂購卡車零件的人或是連鎖零售業的買家，他們能針對他們身處的產業、他們的競爭對手甚至他們的公司提供見解。投資人支付手續費請格理集團聯絡這些公司的員工，而這些員工只要和投資人對話，就能領取可觀的酬勞——有時甚至高達每小時一千美元以上。公司員工只能告訴投資人一般大眾可獲得的資訊，避免違法任何法律。至少理論上來說是這樣。

經過了多年的監管審查，到了二〇〇〇年代，多數交易員都會在處理敏感的合併與收購資訊時，特別謹慎。公司宣布併購前出現的大幅股價波動容易引起證管會的注意。儘管如此，投資人依然迫切希望能獲得可以帶來優勢的資訊，為此大費周章。避險基金分析師會監控百貨公司停車場，派監視人員到中國觀察在工廠卸貨區進出的卡車，尋找能夠透露公司運作狀況的特殊觀點。當時多數人都知道，公司的證管會申報資料或公開收益報告這種已經進入大眾視野的資訊，基本上對於交易來說，是毫無價值的。

交易員都從麥可·米爾肯一案學到教訓，開始避免在公布併購之前，購買該公司的股票。短期交易員從那幾年開始把注意力轉向季度收益報告，尤其是科技和科學產業的公司，它們的股票會在公布收益報告後出現劇烈變動。在公司公開收益之前就進行正確的交易，是能帶來驚人利潤的一種策略，但前提是你要在公布收益之前就取得相關的有用資訊。

於是避險基金交易員越來越重視要如何取得收益情資。他們糾纏不休地要公司主管暗示之後會發生什麼事。第三季的結果是否會令人失望？公司是不是即將宣布一項與明年擴張計畫相關的重大改變？交易員利用他們能從這些互動中取得的所有零碎資訊——從首席財務長的「肢體語言」到投資者關係員工提供的詳盡細節——來買賣股票。在二〇〇〇年時，證管會認為這種小把戲對市場有害，因此通過了名為〈公平揭露規則〉的法規。此法規禁止上市公司把任何與產業相關的重要資訊，只提供給部分投資人，而不提供給其他人。在法規通過後，這些公司必須透過公開報告與新聞稿把每件事同時告訴所有人。雖然這使得眾人更容易獲得資訊，但也使得這些資訊更加不值錢了，因為每個人都知道這些資訊。交易員必須找別的方法在股市裡獲取優勢。

格理集團這樣的公司正是為了協助交易員而崛起的，他們協助交易員接觸公司的核心成員——避險基金的交易員將專家網絡公司視為一

種彌補資訊落差的方法。「我們認為避險基金公司必須用拜託的方式取得這麼多資訊，實在是一件很荒謬的事——『請問我能否占用你十五分鐘的時間？』——他們分明就能直接付錢取得這些資訊。」格理集團的其中一位創始人馬克·格森在創辦公司之後沒多久這麼說。「我們只是覺得應該要有人出面提供方法媒合這兩邊的人。」

格理集團當然會告訴公司員工，他們要做的是顧問，不能把關鍵的非公開資訊告訴這些華爾街的客戶。但這些員工通常對於公開與非公開之間的界線只有模糊認知。至於避險基金投資人，他們則很清楚自己想要得到什麼資訊，而且願意為此不擇手段。薩克資本的交易員都很喜愛這項服務，公司每年為此繳交一百二十萬美元的年費。格理集團替他們聯絡上醫療保健業、電信業、能源業和無數其他產業的各家公司裡的各階層員工，若沒有格理集團，他們是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找到這些人或說服這些人和他們談話的。薩克資本是格理集團最大的客戶之一。

二〇〇六年八月三十日，馬托瑪寄了一張清單給格理集團，列出了二十二位他希望能對談的醫藥專家，他們全都和巴平珠單抗的臨床實驗有關聯。「這些醫師有在你的資料庫裡嗎？」他寫道。「我想向他們諮詢有關阿茲海默症和AAB-001的事。如果有不在資料庫裡的人，我們能把他們招募進來嗎？」

其中一位在格理集團網絡中的醫師給了馬托瑪回覆。

「我是這次臨床實驗的安全監測委員會主席。」醫師在回覆馬托瑪的要求時寫道。「雖然我對此藥物的瞭解遠多於目前眾所周知的消息，但我簽了保密協議，只能和你分享公開資訊。」

這位醫師是一位倍受敬重的神經學家，年齡七十多歲，在阿茲海默症的研究中是權威專家，擁有密西根大學醫學院的基金教授席位。他的名字是席德尼·吉爾曼（Sidney Gilman）。

---

4 註：希臘神話中一位非常富有的國王，愛財如命，曾獲得把觸摸的東西都變成黃金的能力。

第二部



BLACK EDGE

## CHAPTER 4

## 第四章

**最糟糕的違法行為都發生在.....**

聯邦廣場二十六號位於位於曼哈頓下城，是一棟厚實的矩型建築，周圍繞著一圈防衛拒馬，距離法庭與市政廳很近。麥可·鮑韋（Michael Bowe）深吸了一口氣，推著旋轉門走進去，把袋子放在保全運輸帶上，告訴警衛他要進FBI紐約區辦公室。接著他通過人體掃描儀，走向電梯。

鮑韋是專攻商業訴訟的法律公司卡班托佛（Kasowitz Benson Torres & Friedman）的合夥人，以專精金融詐騙案聞名。他是個寬肩的愛爾蘭人，膚色紅潤，有一雙藍眼睛，看起來像是年輕時會在朋友們於酒吧鬥毆時加入、但隨著年齡增長，逐漸開始喜歡上穿樂福鞋和喀什米爾毛衣的那種人。這時是二〇〇六年十一月，鮑韋正在處理兩件麻煩的法律訴訟案，代表幾間公司控告薩克資本和其他數間避險基金操控他們的股價。訴訟案的發展醜惡到兩邊開始互相控告對方在翻自己的垃圾了。鮑韋已花了兩年在調查薩克資本與其創立者。

一開始，促使鮑韋開始調查其中一個案件的是加拿大製藥廠百歐菲爾（Biovail）。市場上不斷有謠言說，百歐菲爾涉及會計詐欺，公司股價隨著謠言忽上忽下。百歐菲爾的執行長相信，有數間避險基金公司的放空者正在彼此密謀，想讓股票研究分析師針對特定公司發表負面調查報告，導致股票下降，而百歐菲爾就是他們的其中一個目標。

放空者在市場上聲名狼籍，他們就像矮妖一樣，每當看到別人遇上壞運，就喜上眉梢。他們靠著股價下跌維生，因此自然而然就成了



多數投資者的敵人。放空的風險很大，若股票不斷上漲，將會帶來沒有底線的損失，通常只有最老練的投資人，例如避險基金公司才會放空。公司的高階主管當然都只想要告訴眾人，他們的公司有多麼幸福快樂（這些故事通常內容浮誇），他們大多認為放空者是這些故事的敵人。因此，放空者在市場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他們是唯一會積極尋找上市公司是否有問題的人——例如會計詐欺這一類可能已被掩蓋多年的問題。第一個指出安隆有問題的就是放空者。

但是他們同樣也有很多機會能濫用這種權力。

鮑韋初次和百歐菲爾的執行長尤金·麥爾尼克坐下來會面是二〇〇四年，也就是兩年前的事情，當時他十分質疑麥爾尼克的說法。他說他的公司被一群放空者當作目標，他們決心要推動公司股價下跌。不過，畢竟鮑韋是以小時計費的，所以他還是好好聽完了麥爾尼克要說的話。麥爾尼克認為在市場上散布百歐菲爾負面資訊的人是薩克資本的顧問，他想要鮑韋調查那間基金公司是如何運作的。薩克資本這個名字，對鮑韋來說幾乎毫無意義。他很清楚避險基金產業正在快速興起，但他對於薩克資本的名聲和運作方式，幾乎可以說是一無所知。他很訝異一間私人投資基金公司，竟然能威脅到這位家產億萬的執行長。

他做了初步調查，只找到一篇曾提起薩克資本和史蒂夫·科恩的文章，是二〇〇三年出版的《彭博商業周刊》，文章標題為「你從沒聽說過、但卻在華爾街最有影響的交易員」。文章寫道，科恩是一位凶悍的當沖交易員，經營一間資本四十億的基金公司，每年都為了比所有人更早一步獲得資訊而花上一億五千萬美元的手續費。為了證明薩克資本幾乎和華爾街的所有爭議案都密切相關，文章描述了在英克隆系統這間生技公司的董事長山姆·瓦克沙，得知公司的癌症藥物上市申請遭到拒絕的隔天，在公司向公眾公布此消息的整整二十四小時前，他就收到了薩克資本交易員的未接來電（薩克資本的這通未接來

電電話甚至比瑪莎·史都華試圖聯絡瓦沙克的電話早了數分鐘，而她卻因此涉入了惡名昭彰的內線交易與偽證案件）。文章提到，若從交易手續費的金額來看，科恩是華爾街的前十大客戶之一，又引述說有人描述他「簡直和霍華·休斯一樣神祕」。

「這個科恩到底是何方神聖啊？」鮑韋想著。

在好奇心的驅使下，鮑韋和他的法律公司內的一位調查員開始著手審視麥爾尼克的陰謀論。鮑韋找了華爾街的許多人，詢問他們認為避險基金業的關鍵人物是誰，薩克資本這個名字再三出現。他們都描述薩克資本的商業模式是：付錢以成為第一個獲得訊息的公司。

鮑韋找了人來監視科恩，跟蹤他上下班，觀察他和誰一起吃午飯。他的調查員注意到科恩的身邊似乎總是有許多保鏢。

二〇〇六年二月二十三日，百歐菲爾對薩克資本提告，指控科恩和其中幾位員工操縱百歐菲爾的股票。被告名單也包括格理集團。他們指控薩克資本的數名交易員一起推動了百歐菲爾的股價下跌，使之從加拿大幣五十元下跌至十八元。這項指控立基於科恩的權力極大，薩克資本在市場中的影響力也極大，他們有能力要求每天與他們交易的大型銀行，提早提供應該要讓所有人同時知道的資訊。「為了最大化利用薩克資本對市場的顯著影響力，」控告書寫道，「薩克資本在史蒂夫的指示下對交易員、管理人、員工與專員施加極高壓力，要求他們不計一切代價獲得資訊。」

薩克資本和其他被告都強烈否認這項指控，他們反駁說百歐菲爾的股價下跌是因為這間公司真的有問題，而且這樣的判斷並非毫無根據。不過此案件依然累積了一定的聲勢，證管會也另外開始了新的調查案。接著又出現了另一項報導，從卡班托佛公司的角度看來，此報導比鮑韋能自行寫出的任何報告都更加寶貴：在百歐菲爾提起訴訟的一個月後，新聞節目《六十分鐘》播映了與此訴訟有關的一集節目〈為下跌而下注〉，深入分析了百歐菲爾的案件。這集節目也對薩克

資本的業務抱持著高度質疑的態度。

該集節目播映時，股市每天都在創造新高紀錄，同時房地產的增值速度甚至比股市的成長速度更快。隨著前幾個世代的退休金逐漸從市場抽離，依然在工作的美國勞工開始把畢生積蓄注入股市中，期望以後能靠這筆錢退休養老。舉國上下都無比著迷地盯著不斷上升的道瓊工業指數。

《六十分鐘》清楚表明了，雖然投資人普遍覺得如今他們的財務狀況寬裕，但市場上依然存在著威脅。然而所謂的威脅並不是正不斷膨脹的危險房市泡泡，而是避險基金的放空者。此集節目形容科恩是一位手握大權的基金經理人，他位居巨大金融網絡的頂端，而多數美國人甚至根本不知道這個金融網絡的存在。科恩的特權大到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甚至找不到能夠用在節目上的照片，只能播放卡班托佛公司的調查人員偷偷拍攝到，科恩在拉斯維加斯參觀綜合格鬥比賽之後走向座車的影片，畫質粗糙模糊。節目也包括了他們與尤金·麥爾尼克的深度訪談，麥爾尼克在節目上指控，薩克資本靠著試圖扼殺他的公司來賺錢。「當你看到一陣大浪湧上來時，那種負面報導的大浪、錯誤資訊的大浪，又聽說有一隻大猩猩即將要踩到你身上時，有很多人都會跑到山丘上避難。」他說。「我們能存活下來是很幸運的事。」

《六十分鐘》的那一集節目播映的那晚，在距離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攝影棚數英里遠的地方，有一名女人呆若木雞地坐在電視機前，一支接著一支抽著香菸。節目逐漸揭發史蒂夫·科恩與其避險基金公司的可疑之處，派翠西亞·科恩猛然倒抽了一口氣。她的前夫就在那裡，就在國家電視臺上，被描寫成一名金融界的不法之徒。她覺得不敢相信。

自從她和科恩在一九九〇年正式離婚後，她就一直對離婚協議的內容感到不太高興，最後她拿到了一百萬元現金、曼哈頓的公寓和子

女贍養費，她認為這些財產不夠她生活下去。有鑑於她認為前夫當時透過交易賺了好幾百萬，這樣的結果似乎不太公平。更糟的是，在他們簽下離婚協議書之後，房地產幾乎馬上就崩盤了，派翠西亞無法依照計畫把房子賣掉。她沒錢了，要求科恩再多給一些，一週內就要了十萬美元。這是一場戰爭，但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戰況非常荒謬：派翠西亞的律師寫了一封起訴書給法庭，說她和當時十歲與六歲的兩個孩子「瀕臨流落街頭，因為〔科恩的〕妻子根本一貧如洗」。科恩不情不願地把子女贍養費增加到每個月五千兩百元，接著又增加到每月一萬○四百元，不過在他的小兒子羅伯特離開本地到布朗念大學之後，他又把金額調降了。科恩抱怨他的前妻「永無止盡地試圖毒害我和孩子們之間的關係」，並指控她對他與第二任妻子懷有「宿怨」。派翠西亞再次告訴科恩她沒錢了，這次科恩要她去找一份工作。

在《六十分鐘》的節目結束後，派翠西亞開始思考：他的前夫會不會其實是個大騙子？他會不會在離婚的過程中，把錢藏起來或對她說謊？他們結婚時，她幾乎沒有注意過科恩工作上的任何細節。每次科恩要她在保險單或支票單上簽名，她都不假思索地簽了，就像跟她同一個世代的多數妻子一樣。在離婚了十五年後的今天，她終於開始對於科恩的財富以及他的致富方法有了一些模糊的概念。

她走到電腦前，在搜尋引擎上輸入科恩的名字。一篇她從沒看過的文章冒了出來，是二○○三年《財富》雜誌刊登的長篇報導，標題是〈華爾街的陰暗面〉，內容描述的是格倫托公司，也就是他們結婚時科恩工作的那間證券經紀公司。那篇文章說，格倫托內部的賄賂現象十分猖獗。文章描述道，在一九八○年代與一九九○年代期間，格倫托的證券經紀人被控內線交易與證券詐騙、公司為了擺平一件性騷擾訴訟案付了七十五萬美元、有一群員工被控從數名已死客戶的非使用中帳戶內挪用錢財，在十年內侵占了一千四百萬美元。這還只是一部分的違法事蹟而已。但派翠西亞透過這篇報導大致上瞭解了，她的前夫

在開始建立避險基金王國時是在什麼環境中工作的。她還記得證管會在一九八六年開始調查的事情，也記得當他們詢問科恩是不是基於內線消息交易RCA股票時，科恩有多擔憂。他每天晚上都靠在她的肩膀上哭泣。

隔天，派翠西亞拿起電話，撥給卡班托佛公司。

電話響起時，麥可·鮑韋正坐在座位上，雙腳都翹在桌面。他的辦公室看起來像是剛被颶風掃過，一件棒球球衣披掛在椅子上，他兒子的西洋棋獎盃堆在角落，到處都是一疊疊的杯盤紙張。桌子上半點乾淨的位置都沒有。

「我叫做派翠西亞，我以前和史蒂夫·科恩結過婚，」一個女人的聲音說，「我有一些你可能會有興趣的資訊。」

鮑韋把腳從桌上挪下來，坐直身體。

「我能幫上什麼忙？」他說。

她告訴鮑韋說，她需要建議。她覺得當時的離婚協議不公平，她不知道該怎麼辦。她已經沒有錢了，現在住在中央公園西路一間登記在科恩名下的三房公寓裡，隨時都有可能被趕出去，流落街頭。每個月負責開生活費支票給她的是科恩的妻子雅莉，雅莉非常痛恨她。她握有與科恩有關的資訊，當作祕密保守了許多年，她認為鮑韋應該要知道這些訊息。她不敢把這些話告訴任何人，因為她認識的每個人好像都害怕科恩。但鮑韋似乎不怕他。

她到鮑韋的辦公室與他見面，告訴鮑韋她與前夫之間的關係，以及科恩在格倫托工作的狀況。她說，科恩私下和她談話時曾承認，他在一九八〇年代RCA被奇異集團併購時曾收到內線消息。科恩在證管會調查他時非常恐慌，很害怕最後被關進牢裡。她說，在調查以不起訴做結之後，科恩交易時就變得極度小心，幾乎有點偏執。他喜怒無常，無法控制情緒。他在辦公室裡聘用了一名心理醫師，她覺得那名心理醫師非常不稱職。他們的孩子都很害怕科恩。

鮑韋不太確定他該怎麼做。婚姻法不是他擅長的領域。最起碼他知道派翠西亞顯然極端偏頗。但鮑韋也因為這件事而感到厭惡。這讓他回想起科恩在市場上的名聲，他會不遺餘力地羞辱與貶低他人。他眼前這位女人受了損害，因嚴重的情感壓力與金融壓力而受苦。鮑韋簡直不敢相信科恩那一年分明賺進了將近十億美元，卻不願意想辦法從中拿出一些錢來解決他和前妻之間的問題。他反而找了一個律師團隊和前妻錙銖必較地爭論每一筆花費，讓妻子檢查前妻的乾洗帳單。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卡班托佛公司離婚部門的一位律師介紹給派翠西亞。接著派翠西亞問鮑韋，他覺得她是否應該去找FBI。

「別那麼做。」鮑韋告訴她。他知道自己這麼說有一部分是出於一己之私，因為他希望能為自己的案件留下派翠西亞這個可能資源。

「我知道去找FBI會讓妳有能夠掌握權力之類的感覺，」他說，「但是你要知道和FBI談話的後果是什麼。找了他們之後，妳就等於是把脖子放到電鋸之下了。」

幾個月過去了，鮑韋一直沒有聽到派翠西亞的消息。接著她在某天下午打電話來給了他一個驚喜。「我今天和FBI探員談了很長一段時間，剛談完。」她告訴鮑韋。

鮑韋很好奇，但他試著不要表現得太感興趣。「喔，是嗎？」他說。「哪一位探員？」

「他叫做B·J·姜。」

在那一集《六十分鐘》播映的數週後，鮑韋接到了另一通電話。來電的是加拿大保險公司楓信金融控股的一位高階主管。這位主管一直密切關注百歐菲爾的案子，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在於他覺得百歐菲爾的控訴內容聽起來很熟悉。楓信的主管說，他們也一樣被多家避險基金的放空者設為目標，他們不斷提出楓信的負面研究報告，甚至騷擾楓信的主管。他們與百歐菲爾之間的差別在於，百歐菲爾現在面對的是已經發生的問題，而楓信的問題則還沒發生。網路聊天室上每天

都在流傳百歐菲爾將要倒閉的的流言蜚語。之後鮑韋在某天注意到許多網路留言板出現大量留言，謠傳楓信的執行長逃離加拿大，辦公室被加拿大皇家騎警突擊搜查，接著楓信的股票立刻暴跌。

楓信的創立者是加拿大的億萬富翁普林姆·沃薩，媒體時常稱他為「加拿大巴菲特」。沃薩說孟斐斯有一間名叫摩根基岡的獨立調查與交易機構，正在和數間避險基金公司合作，散布與楓信相關的假消息。其中一間基金公司就是薩克資本。鮑韋在調查後發現有數封電子郵件顯示，一位摩根基岡的分析師曾在發表楓信分析報告之前，把草稿寄給薩克資本和其他基金公司。他們認為基金公司事先放空股票，在報告發表時大賺一筆，接著在摩根基岡交易，以此做為回報。鮑韋希望能證明，避險基金似乎是在自行生產公司調查報告，接著利用這些報告進行內線交易。

有人創建了幾個匿名網站比較楓信與安隆之間的相似程度，還有些楓信的員工回報在半夜接到惡作劇電話，對方會說：「楓信是詐騙公司。救救你自己吧！」放空股票的交易員遊說FBI和證管會，針對楓信公司可能存在的會計詐欺展開調查。曼哈頓聯邦檢察官辦公室，也開始了調查。楓信的公司結構複雜到不可思議的地步，看起來似乎能輕而易舉地隱瞞會計問題。許多間避險基金的交易員都放空了楓信的股票，隨著股價從一百五十元下跌至一百一十元，每次下跌他們都能賺錢。

二〇〇六年七月二十六日，鮑韋在紐澤西州法庭起訴薩克資本和其它幾間基金公司在市場上散布與楓信公司相關的不實謠言。這件訴訟案指控這幾間避險基金違反了《詐騙影響與貪腐組織法案》，該法案的成立目的是要求犯罪集團中的領導人必須對低階員工的作為負責，藉此鎖定黑手黨。楓信要求五十億損害賠償。薩克資本與其它被告都否認了這項指控。<sup>5</sup>

楓信才剛提起訴訟沒幾個小時，鮑韋就接到了一通來自曼哈頓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的電話。來電者是證券調查小組的檢察官海倫·肯特威。

「你能過來這裡嗎？」她說，聽起來很急躁。「我們必須和你談談。」她目前正和FBI特別探員B·J·姜合作調查與楓信公司有關的一個犯罪案件。政府正在尋找楓信涉嫌詐騙的證據，**不是**尋找避險基金公司的不當行為——政府的立場基本上和鮑韋相反。楓信的控告書充滿了各種讓政府跌破眼鏡的資訊，看起來就像市政府完全是在追蹤錯誤的路徑。肯特威和其他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的人都不太高興。他們希望鮑韋能在隔天過去。

隔天早上，鮑韋漫步走入曼哈頓市區聖安德魯廣場街一號內的一間會議室。姜坐在桌子的一頭，證管會的調查員坐在另一頭。肯特威則坐在中間。她指向一張椅子，鮑韋坐了下來。所有人都顯得快快不樂。

「你們想知道什麼事？」他問。

肯特威說，聯邦檢察官辦公室正在調查楓信的可能詐欺案件。她說楓信和鮑韋應該等到他們的犯罪調查結束後再起訴。他們的法律訴訟案件會對政府的調查案造成很大的問題。政府到時候應該要追查楓信的可能詐欺行為，還是追查避險基金公司裡放空楓信股票的那群人的犯罪行為？肯特威希望鮑韋能從每個角度詳盡解釋，楓信提出的一百六十頁控告書。

鮑韋花了一個小時解釋訴訟內容與背後的證據，向他們介紹楓信認為已鎖定他們公司的薩克資本和其他避險基金公司，也描述了各種不實傳言、惡作劇電話、放空買賣以及有關內線交易的指控。他說話時，姜不斷做著筆記。

會議室的氣氛很冷漠，但肯特威說他們會進一步確認楓信對避險基金的指控。她向鮑韋致謝並與他告別。



麥可·鮑韋從小就不是會避免衝突的那種人。從某些方面來說，他反而會追尋衝突。他對於人生的所有知識幾乎都是他在珠江鎮成長時學來的。珠江鎮位於曼哈頓北方，距離曼哈頓約一小時車程，那裡處處都塞滿了愛爾蘭酒吧和小飾品商店。每到休息時間，紐約市警消人員的八百名孩子們，就會從鎮上的天主教小學裡一窩蜂地衝出來，湧進鋪了柏油的學校廣場，孩子們彼此找碴，策劃殘酷的遊戲，老師們則對此視而不見。

放學後，他們成群結隊地在街上遊蕩，赤手空拳地打架，想盡辦法讓對方哭出來。鮑韋在那裡發展出了幾個重要技能：如何應對那些試圖惹怒你的人、如何在某些情況下顯得自己握有大權，並在某些情況下表現得自己微不足道，以及如何克服逆境。鮑韋的父親曾在北曼哈頓英伍德的三十六號雲梯隊，擔任消防員，而後在一場大火中嚴重燒燙傷，因此退休。他媽媽是一名身材嬌小的愛爾蘭裔美國人，在小兒子因為和鄰居打架而哭著回家時，她會把兒子抱到廚房流理臺上。

「麥可，」她會這麼說，「你必須學會照顧自己。」他和曼哈頓聯邦檢察官辦公室裡的其他聯邦檢察官不一樣，他沒有進一步取得常春藤盟校的學位。鮑韋很自豪自己是從福德漢姆大學與紐約法學院畢業的。衝突嚇不倒他。在B·J·姜和他初次見面的四個月後，他再次接到姜的電話，他想要繼續追查有關避險基金的指控，這時鮑韋已經成了專攻薩克資本顧問公司的世界級專家。

「我們想知道，你能不能過來這裡簡單介紹一下，你對薩克資本和其他避險基金的瞭解，還有你注意到哪些內線交易。」鮑韋先前曾說過，他認為許多避險基金公司都在使用一種特定的「內線交易商業模式」，姜特別想瞭解這一塊。他是否願意花幾個小時的時間讓FBI探員問他一些問題？

鮑韋回答，沒問題，他很樂意。

姜在FBI證券詐騙小組還是個新人。截至當時為止，FBI指派給他的大多是涉及小型證券經紀公司的案件，多數公司都位於在紐約市外圍的購物中心，銷售員會向人們兜售沒價值的小額股票，他們的目標客群不太瞭解股票，很容易採納電話那頭的陌生人提供的股票建議。這些交易的金額無足輕重，每次FBI關了一間公司，馬上就會有另一間公司冒出來取而代之。姜的上司派翠克·卡羅爾認為市場上還有更多不法情事，更多他們應該追蹤的大型詐騙案。他前陣子把姜叫到他辦公室，跟他說了這件事。

「偵辦金字塔型詐騙和拉高出貨的案件都很好。」卡羅爾用激勵式談話的態度對他說。「但是我們必須開始把目光放在避險基金上。這個產業不太透明，我們之前從沒有真正關注過它們。」

姜點點頭，不太確定自己是不是真的聽懂了。

「如果你追蹤金錢流動的話，它們最終都會流入避險基金公司裡。」卡羅爾解釋道。他並不是在說所有避險基金都是違法的，但目前FBI對於這些基金公司在做什麼，以及它們用什麼方式賺進這麼多錢都毫無頭緒，他對此感到很憂心。每天都有新的避險基金開張，有數十億來自投資人的金錢全都投進了這些公司中。「我們必須開始綜觀大局。」卡羅爾說。

姜從兒時在馬里蘭州和朋友玩警察抓小偷開始，就一直想要進入執法單位工作。父母在他成長過程中，再三告訴他要比其他人更加努力，直到成功為止，他將父母教會他的這個習慣，以及自己對好人壞人的執著相互融合。如果他隔壁桌的人在早上七點出席，姜就會在六點抵達。如果那傢伙也開始在六點出現，姜就會在五點半抵達。從FBI學院畢業時，他申請到紐約就職，最重要的案件總是發生在那裡。

在卡羅爾說完那番話之後，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努力學習避險基金產業的相關知識。他原本就熟知多數較出名的基金經理人，也知

道他們能賺進的金額有多高。他過去曾隱約留意到拉傑·拉賈拉特南的帆船集團基金公司，它是避險基金產業中表現最好的公司之一。但他還有很多需要學習的地方。

與金融界的線人和證人談話時，姜總是會問同樣的問題：哪些人是最成功的避險基金交易員？他們是怎麼賺錢的？其他人都覺得他們沒有違法嗎？他屢次聽見同一個名字：薩克資本。

姜在華爾街的線人們說，薩克資本是市場上利潤最高也最凶悍的避險基金公司。薩克資本的競爭對手都無法理解薩克資本到底是如何年復一年地賺進百分之三十、四十、五十的利潤，而且從來沒有遭受任何重大損失。簡直厲害到不像是真的。姜打算進一步瞭解這件事。

他和鮑韋兩人花了幾乎一整個下午待在會議室裡，聽鮑韋解釋他認為避險基金是用何種方式運作。

鮑韋認為，華爾街在過去的五、六年間，經歷了極大的轉變，而負責規範和管理華爾街的人，卻對此毫無所覺。資本市場系統能協助人們把資本導向他們想投資的公司，同時也讓公司獲得他們需要的資本來建設更大的廠房、發展新產品並僱用更多員工。這個系統是推動經濟成長的引擎。而投資銀行則會協助此系統內的股票與債券交易、首次公開募股、合併與收購，藉此保持引擎運轉。一直到二〇〇〇年左右，市場都是被少數幾間大型公司（例如高盛和摩根史坦利）以及管理退休金帳戶的共同基金公司所掌控的。過去將近七十年以來，這些公司全都是在已成形的法條與規範之下運作的。當然，這些公司也會有一些違反法律的，甚至犯罪的行為，但這些行為的發生方式大多都是可定義且可預測的。大型銀行通常都知道哪些行為合法，哪些行為違法，銀行內會有法規事務部確保他們不至於違法得太誇張。證管會在監控大型銀行時，向來很清楚他們應該要注意哪些地方。

然而，在過去十年間，數十億美元都從這些受到嚴密法規管控的大銀行中移出，流入了避險基金中。避險基金的投資策略非常積極，

承諾能帶來高額回報，而且只受到輕度管制，許多公司的操作方式都被覆上了一層神祕紗幕。「我並不是說銀行的行為是對的——但是當你去檢視那些大銀行的違法案例的本質時，」鮑韋告訴姜，「你會發現在多數案件中，銀行所觸犯的法條都和避險基金公司裡發生的那種事有很大的差距。」

鮑韋說，你可以看看他們的實際操作。許多在基金公司工作的人，並沒有金融業人士的傳統背景，他們多數可能只是基金經理人的朋友，絕對不可能在高盛集團找到工作。這些避險基金沒有受到嚴密管控，公司內可能沒有法規事務部，他們的運作原則是：只要這個人能透過交易賺錢就僱用他，不管他用什麼方法交易都無所謂。證管會對這些人的瞭解微乎其微。他問姜，知道了這些狀況之後，你覺得避險基金會是什麼樣子呢？

在代表百歐菲爾和楓信調查避險基金的期間，鮑韋慢慢確認這個產業已培育出一種充滿劇毒的新腐敗型式。與此同時，高額融資創造出了各種一般人難以理解的新型金融產品與金融工具，將房貸與其它債務拿去抵押，轉變成證券。交易員不斷找到新的詐騙方法。避險基金就像是創新金融犯罪界的矽谷。

政府的干預使一切變得更糟，帶來了典型的「預料之外的後果」。在二〇〇〇年，紐約檢察長艾略特·史匹哲要調查部門開始調查華爾街投資銀行，最後政府在三年後控告銀行操縱自己的股票買賣評級，許多市場上的投資人都靠著這些評級，來評估各間公司的狀態是否良好。史匹哲指控銀行把他們的分析報告，拿來當作銷售工具，藉此替公司帶來投資金融業務。當時有許多大公司透過認購首次公開募股，以及提供合併收購的相關建議賺取高額利潤。只要你保證會提供特定公司的正面報告，就能高效率地讓你在交易時獲得更高價的顧問手續費。

其中一個典型案例就是亨利·布羅傑，他是美林集團的明星網路

分析師，在一九九八年說過他認為亞馬遜的股票價值四百元。他曾在自己的公司正在和寵物網公司與電子玩具網公司談生意時，公開稱讚這一類的公司。但在私底下和同事來往的信件中，他說他發自內心地覺得這些公司太過天花亂墜了，他說Excite@Home公司是「一坨狗屎」，其他網路公司則是「畜生」。

檢察長辦公室揭露了這些利益衝突，並在二〇〇二年底和美林集團、高盛、雷曼兄弟、摩根大通以及另外六間華爾街的頂級公司協議和解，收取數十億美元的罰款與賠償金，也讓這些銀行承諾了要遵守一套更嚴格的新法規。投資金融部門與研究部門必須完全區分開來，銀行不能繼續依照分析師帶來多少金融業務來決定他們的薪資。幾乎在一夜之間，摩根史坦利或高盛集團的科技分析師就再也不是金融產業人人最想做的工作了，轉變成了空有好聽職業名稱的資料管理員。

在這段期間，大銀行也慢慢因為避險基金的巨大交易量而開始重視它們。手續費變成了銀行利潤的主要來源。避險基金在支付了數億美元的手續費之後，要求銀行提供特定服務做為回報，各大公司開始為了討基金公司開心而無所不用其極。最積極的那幾間避險基金都希望，能在銀行的分析師要提高或降低股票評級之前第一個知道消息。有技巧的交易員能——甚至連沒技巧的交易員都可以——把這些消息轉變為利潤。

同時，史匹哲與其它獨立的股票調查案件，導致市面上開始出現一些高階調查公司，它們全都保證能提供公正的建議給投資人，是否該買或賣特定幾間公司的股票。一開始，這似乎是個好主意。但這些小型調查公司同樣沒有大型法規事務部門，也沒有多少方法能保護自己的聲譽。有些受僱分析師甚至幾乎不符合這份工作的資格。如今還有什麼事物能阻撓大權在握的避險基金公司，直接聯絡這些小公司，說要買下調查報告，接著又暗示他們想要讀到哪些公司的報告，甚至暗示他們希望報告怎麼寫？鮑韋認為，像薩克資本這樣的基金公司會

先放空某些公司的股票，然後要求調查公司發表負面的報告，操控市場走向，在負面報告造成股票下跌後賺進利潤。

最後，鮑韋又向姜介紹了像格理集團這種專家網絡公司，他們替公司媒合，協助投資人接觸上市公司的主管。有數百位涉及藥物研究的醫師和科技公司的中階管理人，都在這些專家網絡公司裡兼職，拿錢提供避險基金交易員「諮詢服務」。照理來說，他們不能在諮詢時透露機密資訊，但目前沒有任何事物能阻止他們這麼做。避險基金為了這些諮詢支付數百萬美元。他們為什麼要為了任何人都能取得的資訊付這麼多錢？這一點尤其讓鮑韋覺得這項服務很有可能會被濫用。

他們談了四個小時。姜覺得自己簡直就像在學習一種新語言。他在筆記本上寫下潦草紀錄，打斷鮑韋問問題，不時說著「等等」、「再說一次」以及「可以請你再重複一遍嗎？」

他非常吃驚這個產業違反職業道德的狀況，竟然這麼誇張。

「我們兩人都很清楚，如果你把一大堆錢置於高風險之下，又沒有人在旁監視的話，最後就會出現不當行為。」鮑韋說。他說，你會在華爾街找到各種不端行為：有些接近違法界線、有些跨越了界線，還有一些遠遠超過界線。鮑韋相信，最糟糕的違法行為全都發生在避險基金業。

「你不需要相信我說的話，你只要去華爾街看看就知道了，去和那些人談談。」他說。「就像瑞克酒吧的賭局一樣。只要你開始尋找線索，就會發現許多違法的事。與薩克資本相關的事件尤其如此。」

---

5 薩克資本與其它避險基金公司成功駁回訴訟。法庭認為薩克資本對於詐騙沒有經濟上的興趣。楓信金融在二〇一三年上訴。

## CHAPTER 5

## 第五章

**優勢，在於獨家消息**

在華爾街最令人眼紅的公司裡工作有許多優點，在薩克資本工作正是如此，不過這裡的員工常覺得自己好像是某種實驗的受試者，實驗主題是長期壓力與不確定性造成的影響。公司裡的電腦終端機與座位分配，總是在一片混亂中不斷改變安排，員工層級也會隨之變動，也就是說，沒有任何人能獲得安全感。每個投資組合管理人隨時都有可能因為投資失利而失去工作。定期造訪薩克資本的人，時常會驚訝地發現某幾張辦公桌，或者某個部門無端消失了。但這些改變創造了機會，而麥可·斯坦貝格（Michael Steinberg）已下定決心要利用這些機會取得成功。

斯坦貝格在一九九六年進入薩克資本，在科恩十分重視的科技交易員理查·格羅丁手下擔任辦事員。他是個寬肩的高個子，大學加入曲棍球隊讓他偏好貴族雅痞風格的服飾，你會看到他在交易桌前彎身寫著格羅丁的交易單，又或者在交易出問題時，迅速接起電話和證券經紀人談話，通常總是在做他的主管要他做的事，無論這件事有多微不足道他都願意做。斯坦貝格在大學主修哲學，他的父母因此感到很憂心，覺得這個學科不切實際，之後他便決定要向父母證明，他有辦法在經濟地位上取得成功。他在薩克資本裡慢慢晉升，到了二〇〇四年，他已經在和格羅丁並肩經營投資組合了。格羅丁因為不願分享李洲彬的資訊而和科恩起爭執並離職之後，斯坦貝格開始獨自經營投資組合。

他開始尋找適合的工作伙伴。身為投資組合管理人，斯坦貝格必

須自行組建他自己的分析師與交易員團隊，協助他管理公司分配的資本。二〇〇六年九月，三十六歲的分析師喬恩·霍瓦特（Jon Horvath）加入了團隊，斯坦貝格僱用他來研究電腦類股，例如戴爾、蘋果、英特爾、微軟和IBM。整個僱用流程持續了六個月，其中包含了和十個人進行至少十多次面試。霍瓦特堅忍地撐過去了，他知道一旦他進入這間公司後，只要工作幾年就能把餘生都拿去滑雪了。

霍瓦特工作時，看起來多半一臉恍惚，但他其實是個很努力的員工。他的工作是向斯坦貝格提出交易建議——但不是隨便一個交易建議都可以。他很快就發現，薩克資本的交易方法是尋找特定事件帶來的投資機會，例如會導致股票漲跌的營收公告。其中的小技巧是弄清楚他該找的是哪一個事件，以及要如何做多或放空才能從中獲利。霍瓦特設計了一套詳盡的表單和營收模組。他在舊金山有一間房子，離矽谷不遠，他常往返紐約與西岸之間，也常到世界各地參加投資會議並造訪科技公司，盡力學習所有跟他公司相關的事物。

二〇〇七年年初，經濟開始出現動盪，這時霍瓦特才剛進入薩克資本幾個月。全美的不動產價值逐漸下跌，房貸違約率急遽升高，許多銀行與投資人過去都認為房價會繼續上升，因而買進了大量房貸，如今卻陷入了險境。這是災難逐漸逼近的徵兆，然而多數投資人都選擇對此視而不見。只有那些心胸開闊，認為自己過去迅速累積的財富，並不代表自己聰明到不會犯錯的人，才願意正視這些跡象。貝爾斯登旗下有兩間大量投資次級房貸債券的避險基金公司，到了五月，這兩間公司的價值開始暴跌。這兩間公司原本的價值超過兩百億——沒過幾週後，市場上就再也沒有人想和這兩間公司持有的房貸證券沾上半點關係了。貝爾斯登的管理者試圖繼續維持兩間避險基金的營運，但證券的價值不停巨幅下跌。到了七月十八日，貝爾斯登宣布兩間避險基金基本上已經一文不值了，他們將要關閉這兩間公司，此舉將帶來數十億的損失。



數以千計的投資人都想弄清楚，這兩間避險基金的倒閉代表什麼。這只是經濟微幅受挫，又或者是經濟危機即將到來的徵兆？霍瓦特希望答案是前者。他若無其事地繼續工作，向斯坦貝格提出投資建議。霍瓦特一直在留意一間名叫「網路設備」的資訊儲存公司，當這間公司在八月初宣布下個季度的營收，將與預估數值有巨大落差時，股票跌了五美元。霍瓦特很喜歡這間公司，他認為最糟的情況已過去，便極力慫恿斯坦貝格買進。斯坦貝格在霍瓦特的建議下買了網路設備的股票。股票出現小幅回升，但當網路設備在當月稍晚公布營收報告後，股價再次下跌，導致他們損失了兩百萬。斯坦貝格勃然大怒。

幾天後，斯坦貝格在辦公室空無一人時把霍瓦特叫到桌前。「我可以自己當沖這些股票、自己賺錢，我不需要你幫我做這些事。」斯坦貝格告訴他，他講話的語速極慢，「我需要你做的事，是去外面幫我找來最新的獨家資訊，讓我們能用這些股票賺錢。」斯坦貝格停頓片刻，「你必須和你的聯絡人談話，和公司、銀行家、顧問談話，好好利用你的同儕網路，去取得那些資訊。」他意味深長地看著霍瓦特，確保他聽懂了。

霍瓦特很清楚他的上司想要他怎麼做：取得內線消息。保證能賺錢的消息。

位於公園大道九百二十五號的方正建築，距離中央公園與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只有兩個街區，這裡是全曼哈頓最昂貴的地段。這是一棟戰前以石灰岩建成的合作公寓，居住空間內有頂冠裝飾板條、熊熊燃燒著木材的壁爐，還有茱麗葉式陽臺能俯瞰街道。二〇〇七年六月的某一天，FBI特別探員大衛·馬庫（David Makol）穿越建築內設有藝術裝飾的晶亮大廳，步入電梯，抵達九樓。他走到九A公寓門外，敲敲門。馬庫希望應門的人能協助他扳倒一名華爾街巨擘。

過去一年來，馬庫一直在追查一個從拉傑·拉賈拉特南調查案中獨立出來的內線交易圈。切爾西資本避險基金裡，有一名叫做艾瑞克·法蘭克林的分析師，據稱他有一位朋友在瑞士銀行集團的交易評鑑委員會裡工作，他能從對方那裡獲得內線消息。這位朋友會在瑞銀集團公布消息之前，就把銀行內的分析師要如何改變股票與債券評級告訴法蘭克林，馬庫認為，法蘭克林會依據這些資訊交易。FBI決心要逮捕法蘭克林，這時法蘭克林則決定，要反咬其他同行，同意供出華爾街裡還有哪些人違法。他提供的其中一個名字是他在切爾西的同事，曾在帆船集團做交易員的大衛·斯萊。

斯萊來應門時，馬庫拿出證件。「我是來跟你談內線交易的。」他說。馬庫告知目前FBI有哪些證據能證明他有罪，以長期牢獄之災做為威嚇。「如果你不合作的話，你可能再也見不到你女兒了。」他告訴目前已婚且育有一女的斯萊。馬庫說完話時，斯萊正簌簌發抖。他諮詢了多位律師，決定與政府合作。

斯萊的合作內容，包括要和馬庫進行數十次談話，馬庫花了好幾個小時詢問斯萊他曾和哪些人工作，以及他見過哪些犯罪活動。為了避免被起訴，斯萊必須向馬庫證明他毫無保留。他不能放過任何人，就連最親近的人也不行。

斯萊周圍好像充滿了靠著內線消息交易的人，有些消息來自公司律師，有些來自其他交易員。FBI想要追查所有人。斯萊同意讓FBI錄下對話，在馬庫的指示下，打電話給他在華爾街的朋友與線人。然而，雖然他付出了許多努力，但他們取得的證據依然都是流言蜚語，不足以起訴犯罪案件。若想要更進一步調查，FBI探員和檢察官需要馬庫，找出就算在法庭上提出也不會被駁倒的壓倒性證據。但要怎麼做才能拿到這種證據？斯萊、他的上級長官大衛·查維斯以及斯萊調查案的主導者檢察官利德·布洛茲基一起開會，斯萊為了上述問題絞盡腦汁。

「我們必須把這個案件提升到更高的級別。」布洛茲基說。

布洛茲基去找了他的上司，曼哈頓聯邦檢察官辦公室證券小組的領導人瑞蒙·洛希爾。他抱怨說他們在案件的進展上遇到了問題。

「你們想過使用監聽器嗎？」洛西爾說。「你們必須不擇手段地『處理』電話。你們必須拿到最新資訊才能獲得監聽許可。」

檢察官必須拿出直覺或合理推測之外的證據，才能說服法官批准監聽。基本上，他們要事先得知某條電話線，將會出現與犯罪活動相關的討論。雖然內線交易案件過去從沒有使用過監聽，但內線交易圈從各方面來說，都很像是組織犯罪。FBI正在追蹤的許多避險基金公司，就像犯罪集團一樣，行事神祕，階級分明，由位於低階的人來做容易引起疑慮的事情，在階級頂端的大老闆們則刻意忽略這些事情，從中獲得最大的利益。FBI覺得他們需要使用調查黑手黨的工具來調查避險基金。馬庫協助斯萊打了一通錄音電話給他交情最好的朋友之一，帆船集團的交易員茲維·高佛，兩人在電話中討論了違法資訊。政府利用這次對話做為證據，取得了監聽高佛電話的許可。很快的，FBI的監聽室就變得熱鬧非凡。

雖然二〇〇七年股票市場表現慘澹，但薩克資本卻在這年獲得大豐收。光是麥可·斯坦貝格的團隊，就賺進了兩千七百多萬，這個金額已經包括了網路設備公司那次的損失。斯坦貝格的支付率——也就是他在團隊賺進的收益中，留下多少錢——是百分之三十一。他要負責評斷團隊中的分析師與交易員，做出多少貢獻，以此為據發放獎金。薩克資本的員工向來使用金錢，來表達自己對他人的感想，斯坦貝格給霍瓦特的獎金是四十一萬六千零八十四元，和其他成員比起來不算高，斯坦貝格藉此傳達了一則強烈訊息。霍瓦特知道自己的工作岌岌可危。他承諾要在新的一年有更好的表現。

他考慮了他認識的每一個人，努力釐清誰有可能幫助他獲得薩克資本的上司想要的資訊。任何一種關係都具有可利用的潛力——他的父

母、他朋友的父母、鄰居、醫師、滑雪搭檔等，任何他聯絡得上的人，都有可能獲得寶貴的公司資訊，有時甚至連他們自己都不自知。這些資訊也有可能來自於顯而易見的地方，例如另一間避險公司裡同樣在尋找優勢的分析師。霍瓦特認識的一位分析師朋友傑西·托爾托拉似乎特別想要分享這些資訊。

托爾托拉與霍瓦特完全相反——他打扮得光鮮亮麗，信心十足，活在當下，至少表現上看起來是這樣。他當初循著一條十分普通的道路，進入避險基金界。在取得工程師學位後，他在英特爾工作了三年，而後成為了保德信證券的科技分析師。他從那時開始把自己在英特爾的前同事，當作半導體產業的資訊來源，接著他會把這些資訊傳達給保德信的客戶們，也就是許多共同基金與避險基金的分析師，其中也包括了帆船集團和薩克資本。在保德信關閉公司內部的股票調查部時，托爾托拉失業了。他搬到東岸，到一間名叫鑽紋資本的避險基金面試分析師的職位。他在科技公司的人脈讓他成功取得該職位。

托爾托拉直覺認為，你需要內線消息才能在避險公司裡賺錢。然而好的資訊不容易獲得，他要花上好幾個月的時間，和能夠在大公司裡取得內部消息的員工，建立信任關係，才有辦法得到好資訊。托爾托拉有好幾個已經建立了良好關係的聯絡人，但他總是希望能獲得更多資訊。他發現，如果他找朋友們一起分享資訊的話，他們將能最大化地利用情資，就像是內線消息的「鬥陣俱樂部」一樣。他向霍瓦特提出這個建議，霍瓦特毫不猶豫地加入了。接著托爾托拉邀請了其他幾個人加入這個計畫，他找的都是他認識且相信的人，包括曾和他在保德信一起工作，如今在水準全球投資人避險基金擔任分析師的山姆·阿東達基斯，以及托爾托拉在保德信工作時的前客戶，薩克資本的分析師朗·丹尼斯。丹尼斯答應了，但有一個條件：他要托爾托拉永遠不准用電子郵件把資訊寄給他，他只想用電話聯絡。

丹尼斯關於電子郵件的謹慎舉動，理應讓托爾托拉停下腳步，質

疑自己在做什麼，但他沒有這麼做。他勇往直前，把所有內容都寫了下來。「電子郵件名單的第一個規則，」托爾托拉在介紹阿霍瓦特、東達基斯和其他三人認識時寫道。「沒有電子郵件名單的存在（引用自鬥陣俱樂部）。」他補充道：「好好享受吧。你們的表現將會成長一倍，老闆會愛死你們。」

到了二〇〇八年初，經濟正式步入衰退期，全美的房價都在崩盤。在拉斯維加斯和邁阿密這種整個市場都充滿了投機者的地方，房價的下跌特別嚴重，但其它地方的狀況，也不遑多讓。這是自從二〇〇〇年以來，美國十大主要城市的房價首次超越一九八七年的跌幅。所有持有房貸的銀行現在都深陷泥淖。一月十一日，美國銀行宣布他們要買下大型房貸公司「全國金融」，避免該公司破產。這還只是起頭而已，未來還會有一系列的救援與紓困，避免更多金融機構的破產對金融系統造成危害。

在金融危機降臨的當下，薩克資本達到了顛峰，公司內有近一千兩百名員工以及將近一百七十億的資產，其中有半數資產都屬於科恩與其員工。薩克資本自從一九九二年成立之後，經歷了數次公司再造：一開始這是一間僱用科恩的大學朋友做為員工的當日沖銷公司；接著他們變成了充滿長春藤盟校型員工、更加專業的機構；最後公司變成了一臺蒐集研究與情資的機器，裡面塞滿了擅長不同領域的分析師。公司最後一次擴編顯然具有最大的野心。科恩把公司推往市場的每一個角落，在歐洲與亞洲開設辦公室，設立一個私募股權單位專門冒險投資私人公司，又建立了一個債券交易團隊，他對債券知之甚少，但如今債券占了公司四分之一的資本。薩克資本的回報率在過去十八年來平均落在三成，這個數據高到簡直不可思議，比市場平均報酬率還要高上好幾倍。科恩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身價將近一百億。

他和底下的交易員並不打算隱瞞自己的富有程度。若你想要知道

這間公司有多成功，只要看一眼薩克資本位於斯坦福的停車場就能足夠了。這位投資組合管理人開的是鷗翼式車門的賓士，另一位開的是瑪莎拉蒂，而另一位不久前才從實習生做起的管理人，開的是棕色賓利歐陸。公司總裁湯姆·康席尼通勤時騎的是杜卡迪機車，有時也會把他的豪華賽艇停在停車場。薩克資本交易員以搭直昇機去打週末高爾夫球賽而聞名。

一天，一名顧問在造訪公司後要離開時，意外在停車場打錯檔，倒車撞壞了一臺價值十五萬美元的賓士、一輛七系列BMW以及一輛薩克資本交易員的法拉利。顧問嚇得魂飛魄散，立刻開始道歉，他很確定自己一定會被開除或者面臨更糟的處境。雖然BMW的女車主對著他大吼大叫，但另外兩名昂貴玩具受影響的車主都很冷靜。擁有法拉利的交易員聳聳肩說：「我開另一臺法拉利就好啦。」就算用華爾街的標準來衡量，薩克資本的奢侈言行也非常突出。

在二〇〇六年至二〇〇八年之間，薩克資本的規模成長了一倍，公司的高階交易員與分析師，像純種賽馬一樣受到萬般呵護。他們僱用了三名女按摩師舒緩他們緊繃的肌肉。他們最喜歡的按摩師是克麗絲朵，她是泰式按摩的專家，能走在交易員的背上，用腳跟按摩他們的髂脛束。科恩從個人藝術收藏中拿了幾個大師巨作掛在公司牆上，當時的估價約十億美元。他在自己的辦公室裡展示了一個名叫《自我》的怪異藝術品，創作者是觀念藝術家馬克·昆恩，辦公室曾有些人暗中譏笑這個藝術品。《自我》是藝術家自己頭顱的雕像，是他從自己身上抽了八品脫的血液，倒進鑄模裡冷凍起來做成的。科恩為此訂做了一套冷凍系統，安裝在辦公室裡，讓雕塑維持在必須溫度。他在二〇〇五年用兩百八十萬美元向查爾斯·薩奇買下這個作品，而在這項交易的數個月前，他還花了八百萬買了薩奇的藝術收藏中，另一個誇張的作品：達米恩·赫斯特創作的藝術品《生者對死者無動於衷》，該作品是一隻漂浮在甲醛裡的鯊魚。人們都開玩笑說這隻鯊魚是對科恩

的諷刺歌頌，因為科恩自己就是終極掠食者。

科恩幾乎把每一天的二十四個小時全都用來賺錢了，他認為薩克資本的成功，有很大一部分要歸功於他的職業道德。他每天清早起床就在家研究股市，之後由保鏢開著灰色邁巴赫載著他早上八點前抵達辦公室。他抵達時，桌上會有一碗用保鮮膜封起來的熱燕麥粥等著他。他的工作站位於交易辦公室的正中央，就像駕駛艙一樣，前面安裝了十二個螢幕。由於科恩的時間太過寶貴，在早上九點半至下午四點之間，多數事情——從剪頭髮到開會——都必須安排得盡量不使他從螢幕上分心。「每件事都要到他桌前解決。」一位多年來都坐在科恩附近的交易員說。「每一件事。」

科恩必須確保自己能獲得所有可獲得的資訊，所以他僱用了研究交易員過濾他的訊息，確保他能讀到所有重要訊息。無論他是要到拉斯維加斯找父母、前往他身為學校董事會成員的布朗大學，或者是要在每年夏季假期和雅莉一起外出遊玩，都會有一組顧問先遣團隊事先到他要去的的地方。無論他住在哪裡，他都會額外再租一間房間當作整備區，他的員工會在這裡再現他的交易站，所有細節都必須到位，讓他幾乎不會注意到自己並不在公司裡。

每週日近中午時，科恩會坐在家中辦公室的辦公桌前，手上拿著黃色筆記本。他的投資組合管理人會一個接著一個打過來，簡報自己下週最好的幾個交易計畫。這是他們的「週日計畫會議」，薩克資本的員工們都因此感到持續性焦慮。一般而言每個人的談話都會維持五分鐘，科恩的研究交易員也會加入線上會議並做筆記。他要投資組合管理人對他簡報能賺錢的計畫，並且附上「確信評級」——他們要用這個評級來表達他們有多確定這個投資計畫能獲得回報。

直接替科恩工作並執行指定交易的交易員，被稱做「執行交易員」，他們就像劊子手一樣，無論上頭給了什麼指令，他們都會毫無異議地執行。華爾街的人都認為他們是科恩的「追隨者」，因為他們

每天都必須以老闆的名義，在市場上吃力不討好地激怒他人。同時，他們還必須努力和同一群人維持良好關係，如此一來他們才能獲得資訊以及每日交易活動的流向。這是一份令人尷尬的工作。

追隨者們在典型工作日的上午行程通常如下：在科恩吃完燕麥粥且股市開盤後，科恩會先關掉「科恩鏡頭」（所有交易辦公室內的員工都會透過科恩鏡頭接收到科恩一言一行的影像與聲音），接一通電話。幾分鐘後，他會掛掉電話。因為他接電話時，處於「私人」模式，所以員工只能猜測那通電話的內容為何。接著，他會轉向其中一名執行交易員，命令他：「放空五十萬股耐克斯。」

交易員會轉向負責股票借貸部門的員工（該部門負責從別的公司借股票，讓薩克資本可以賣空），告訴他：「借五十萬股耐克斯給我。」

接著執行交易員會打電話，假設是打給貝爾斯登證券經紀人好了，他會向對方放空股票。「我們這邊要賣五十萬股耐克斯。」

貝爾斯登證券經紀人會知道這是來自科恩的命令，為了自保，他會盡可能在回應之前試圖弄清楚這筆交易背後的動機。「你們在想什麼？」貝爾斯登的人可能會這麼問。

「你很清楚這個交易是哪來的。」科恩的交易員可能會這麼回答。讓我們翻譯這句話的意思：「小史要賣股票，你只要知道這點就夠了。」

貝爾斯登的經紀人這時必須做出決定：他可以在明知華爾街最傑出的交易員要放空這些股票必定事出有因的狀況下，依然從科恩手上買下這五十萬股，再想辦法脫手。又或者，他可以拒絕這筆顯然不利於他的爛交易——只要在交易時和科恩站在對立面，這就是筆爛交易——同時也要冒著公司最有價值的顧客會就此疏遠的風險。

貝爾斯登很有可能會買下股票，科恩的交易員則會向老闆回報：「賣掉五十萬股耐克斯了。」



「你有盡力拿到最好的價格嗎？」科恩會問。有的，交易員會回答，他拿到最好的價格了。很好，科恩會回答，現在再去放空五十萬股。

這時科恩的交易員將會陷入困境。「這種時候你會再次打給貝爾斯登嗎？」一名來自競爭基金公司且熟悉這種交易策略的交易員說。

「不會，因為他們會問你他媽的到底在幹嘛。所以你要打給摩根史坦利。」

因此，科恩的交易員會打給摩根史坦利並說：「我要賣五十萬股耐克斯。交易很緊急。」意思是，他要用最好的價格賣掉。摩根史坦利可能會提議用二十一點七五美元買下股票。交易員會說，不行，至少要二十二元。摩根的交易員會像貝爾斯登交易員一樣算計一番，買下股票，接著轉身開始在公開市場裡努力賣出，進一步把價格推得更低。

這時，剛剛從薩克資本買進了五十萬股的貝爾斯登交易員，才剛賣掉二十萬股，他當然會想要知道薩克資本到底在搞什麼鬼。薩克資本的交易員會支吾其詞——他也不知道這他媽是怎麼回事，他是執行交易員，他只是在做分內的工作：執行命令。接著，薩克資本交易員必須去找其他證券經紀人，繼續賣耐克斯，放空更多股票，直到科恩說他不想再賣了為止。

在股市收盤後，耐克斯可能會預告他們的收益不佳，警告華爾街下一季的狀況會令人失望。股票下跌三元。科恩將會因此賺進三百萬，而貝爾斯登交易員會損失九十萬，摩根則損失一百五十萬。科恩的交易員向他們保證，未來會用手續費補償他們的損失。

每天都是「我今天會毀了你，但之後會補償你。」年復一年，科恩的交易員目瞪口呆地看著同樣的場景在不同的股票與不同的情境下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沒人能在跟科恩交易時取得優勢。

經濟危機越來越嚴峻，就連全球掌握最多財富的人也開始擔心自

己的財產是否安全。科恩是個通常對於恐慌無動於衷的人，但這時他也開始警告自己的交易員和投資組合管理人，不要在市場中冒太大的風險。過去數年來，華爾街透過蒸蒸日上的房市、各種令人困惑的房貸產品，及其衍生品賺進了數十億美元。數百萬美國人都很確定自己家的價值，當然只會不斷上升，因此在金融產業一步步的幫助與教唆下，草率地抵押房屋來借貸。在二〇〇〇年至二〇〇七年之間，華爾街靠著次級房貸，製造了價值超過一兆八百億的證券。如今這一切都變得十分不可靠。

到了二〇〇九年，薩克資本同時受到三股巨大的力量影響。其一是大型經濟景氣，每過一天，經濟景氣看起來就更加不可預測一點，所有交易員都急切地希望能看出真正的趨勢。其二是科恩的個人野心，他的野心依然強烈，但本質卻逐漸改變。當牛仔型投資人的日子已經結束了。他想要的是更牢靠的、透過調查與人脈建立的投資概念，這種投資方法是小型的新進對手模仿不來的。最後一個力量是政府。華爾街的監管者開始理解到，如果他們想要好好規範金融業，他們就必須加強審查像薩克資本這樣的基金公司。

在如此紛亂無序的環境中，薩克資本CR本質的新醫療保健投資組合管理人馬修·馬托瑪跌跌撞撞地撐了下來。馬托瑪打算證明自己。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他指示交易員提摩西·金多維茲開始累積伊連藥廠與惠氏藥廠的股票。自從經濟大蕭條以來，這是股市表現最糟糕的一個六月了，多數交易員無論要持有任何公司的股票都會很緊張。然而馬托瑪心意已決。

「我要你在今天買進七十五萬至一百萬股的伊連藥廠。」馬托瑪在開市一小時前告訴金多維茲。這只是開始而已。

## CHAPTER 6

---

## 第六章

# 利益衝突

---

全美約有五百萬人正受阿茲海默症所苦，這是一種攻擊大腦的慢性疾病，會造成記憶喪失與行為改變。病患的家人將痛苦地看著他們所愛的人越來越困惑、無法平衡收支、無法開車甚至無法刷牙，病人的心智狀態將逐漸惡化，最後甚至會認不得自己的小孩。目前科學界已證明了這種疾病對科學家來說，是特別頑固的敵人。沒有任何藥物能停止疾病造成的影響，但科學家希望新藥物巴平珠單抗能帶來改變。伊連藥廠是一間位於愛爾蘭但於紐約證交所上市的製藥公司，惠氏藥廠是成立於菲律賓的中型製藥公司，兩間公司合作發展別名AAB-001的巴平，一部分的原因是，想要共同分擔把新型藥物治療帶進市場時必須花費的驚人支出。如果這兩間公司能通過藥物實驗的挑戰、獲得法規許可並產出安全的有效藥物的話，他們將會賺進數十億美元。

馬修·馬托瑪一直以來都在用符合法律規範的方式，監控巴平的長期發展，但減輕世人病痛並不是馬托瑪這種華爾街投資人的主要考量。科恩的投資組合管理人每週都要寫一封信給科恩，在信中告知他們目前正在追蹤的投資計畫有什麼最新消息，並提供交易建議。薩克資本法規事務部專門，為這些信件設立了一個電子信箱「Steveideas@sac.com」，以便他們能隨時檢查信件內容。馬托瑪利用每週信件大力推銷巴平。

這些信件都有固定的格式，頂端是股票名稱，接著是「目標價格」——投資組合管理人認為股票可能會落在多少錢——還有他們建議交易的時間點。這份文件裡最重要的部分是「確信」評級，數值從一

到十，投資組合管理人藉此告知，他們有多確定自己說的事情會成真。馬托瑪在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寄了一份文件給科恩推薦伊連藥廠，目標價格是四十至五十元。當時伊連藥廠的價格大約是二十六元，所以他基於調查預測的漲幅是非常大的。馬托瑪在「催化因素」

（他認為哪些事件會使股價上升）的欄位寫道，醫藥界將在七月底舉辦阿茲海默症國際研討會，藥廠屆時會宣布阿茲海默症藥物在第二階段的測試結果。在「確信」一欄他寫了「九」。他也寄了另一份惠氏藥廠的文件，同樣在確信評級寫了「九」。

確信評級若是「十」代表管理人「絕對確定」，這是幾乎不可能透過常規調查手法達成的評級。你怎麼可能百分之百確定，某件事在未來一定會發生呢？更不用說股票表現了。交易員可以用這種方法告知科恩他們的資訊價值有多高，又不至於向科恩透露出他們是用什麼方法取得這些資訊的。科恩靠著這些文件決定他要不要用自己的帳戶購買股票。評級系統是法規事務部想出來的方法，他們總是想方設法要保護科恩，避免他收到明確的非公開資訊——這個部門等於是圍繞著公司最珍貴資產的一條護城河。

在薩克資本裡，負責購買馬托瑪推薦的伊連藥廠與惠氏藥廠股票的人，是主要醫療保健交易員提姆·金多維茲。金多維茲天生適合這份工作，他的腦子可以在數秒內完成複雜運算。他每天通常會在早上七點之前抵達，開始進行例行工作，篩選華爾街的公司傳來的數十份調查報告，確保馬托瑪能拿到相關性較高的資料。一般來說，他和馬托瑪會在早上九點十五分，也就是股市即將開市時湊在一起制訂當天的交易策略。他亦步亦趨地監測市場狀況，抓住良機，藉此幫助馬托瑪買進越來越多這兩間藥廠的股票，與此同時馬托瑪則不斷試著說服科恩效法他們。「我跟史蒂夫說過了。」馬托瑪會在命令金多維茲再次下單之後這麼說。他希望能清楚申明，他們的老闆也同意他這麼做。

金多維茲很想知道投資組合管理人要在什麼狀況下才會把報告評級為「十」，也就是百分之百確信他們推薦的某支股票。說起來，他不認為過去見過有人把報告評級為「九」。他覺得這件事有點奇怪，但他可不是被僱來問問題的。

馬托瑪花了兩年多的時間研究他能找到的所有與巴平相關的資料。他和數百位醫師與醫藥研究人員談話，樂觀地認為巴平會是有效的。他打算要在巴平的實驗結果出來時大賺一筆。

馬托瑪對巴平之所以有這麼高的信心，是因為他一直在發展一個特別的資訊來源。如果你想找阿茲海默症專家的話，席德尼·吉爾曼絕對會是你能找到的最佳人選。他在密西根大學醫學院工作，和妻子住在密西根安娜堡。吉爾曼是阿茲海默症領域與治療方法中公認的權威專家。他這輩子的志業就是協助醫學界找出解藥。

在他無數的成就底下，隱藏著的是他問題重重的人生。吉爾曼從小在東洛杉磯的貧困家庭長大，是生活艱辛的俄國移民的孩子。他的父親以臨時工維生，在席德尼十歲時離開他們家，留下母親獨自一人撫養三個兒子。儘管如此，吉爾曼依然成了模範生，進入洛杉磯加大醫學院，而後又到哈佛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醫學。為了在密西根大學管理神經學系工作，他在一九七七年和第一任妻子琳達帶著兩個兒子搬到安娜堡。當他們的大兒子傑夫坦承，自己是同性戀時，他拒絕接受，兩人自此疏遠彼此。傑夫自從孩童時期就飽受憂鬱症所苦，搬離他們家之後他就輟學了，而後在一九八三年自殺身亡。這簡直就像發生在吉爾曼母親身上的可怕事件再次重演，她是在六十七歲時自殺的。

失去兒子之後，吉爾曼和琳達的婚姻狀況越來越差，最後以離婚收場。一九八四年，吉爾曼再婚，對象是精神分析師卡蘿·巴柏爾。他和巴柏爾沒有生孩子，吉爾曼和還活著的兒子陶德之間的關係算不

上好。在陶德告訴父親他和哥哥一樣是同性戀之後，兩人就再也沒有說過話。吉爾曼把所有時間都用在他的研究上，將所有私人生活都拒之於門外。「他工作是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他在密西根大學的其中一名門生安妮·楊說，楊後來成了麻州綜合醫院的神經科主任。吉爾曼一週七天都會出現在實驗室裡。

除了教學與研究之外，吉爾曼也做了許多倍受尊敬的無薪工作。他在國家顧問團隊服務，寫了數百篇有關於失智症、影響腦部的疾病以及中樞神經系統的學術文章。他主導的各種研究計畫共募集到三百萬美元，編撰了九本書，這些作為讓他在相關領域中聲名大噪。

他對避險基金幾乎一無所知，但當格理集團的一位管理人在二〇〇一年聯絡他，詢問他是否要成為顧問時，他深受吸引。他思考著，他應該能空出時間，而且薪水很不錯。沒多久，他就在一年內與平常根本不會接觸的人，進行了數百場談話，那些人都是聰明的交易員與分析師，他們對醫療保健的不同面向深感興趣，從帕金森氏症、多重系統退化症到阿茲海默症都想瞭解。他們彬彬有禮，對疾病有一定程度的瞭解，而且他們提出問題時，總是會順帶讚美吉爾曼的知識淵博，大大滿足了他的虛榮心。他們請求吉爾曼詳盡解釋有關蛋白反應或劑量調整的艱澀細節，通常這些話題只會讓派對上的客人們退避三舍。

格理集團自稱為「知識證券經濟商」，這種別稱帶有一定程度的諷刺性。事實上，格理集團只不過是一個載具，把高級資訊帶給願意付錢的資深投資人。然而，吉爾曼並不覺得自己在這個小小市場的不公正舞臺上扮演的角色，令他感到不快。正好相反。「這個工作讓我有機會和完全不同類型的人說話，他們和我每天面對的學生大不相同。」吉爾曼這麼形容。「工作的薪水很好。能帶來一些變化。我很享受這份工作。」他並不是真的需要這筆錢——大學每年付他三十一萬元，這樣的薪資在儉樸的美國中西部，已算很充足了——但能看到銀行帳戶的金額每個月有所增長也不是什麼壞事。他每次和避險基金交易

人講三十分鐘電話，格理集團就會付他一千元。面對面談話則是每次兩千元。

吉爾曼很快就能單靠諮詢每年賺進數十萬美元，而且他做的事就只是談論他熱愛的工作而已。他的生活型態沒有出現劇烈變化——他的前任學生形容道：「他不是那種喜歡購買昂貴商品的時髦人士。」但他開始享受一定程度的奢華，例如搭頭等艙和專車接送。

避險基金的工作占據了他越來越多的時間，他在做這些工作時總是會避開科學界的同事們。吉爾曼的生活變得充滿祕密。

他堅決不投資製藥股，因為擔心這麼做可能會產生利益衝突。但他很快就發現自己逐漸把顧問工作放在最優先，把他過去常做的事情，例如教學以及撰寫權威學術文章等低薪或無薪的工作排在後面。他並不是唯一這麼做的人。他有許多朋友與同事也都在這麼做。事實上，醫學專業界已經被華爾街滲透了，有越來越多醫師變成了財富管理人的消息來源，以此身分領取薪水，被捲入高額融資的網羅中。二〇〇五年，《美國醫學會雜誌》上刊登了一則研究報告，指出全美國有一成的醫師都拿過華爾街投資人提供的薪水，相較於一九九六年成長了百分之七百五十。非官方的數據或許更高。文章寫道，醫學專業人員如此快速地被收編至金融業「是前所未見的跨領域專業人員合作關係」。

發展新藥的過程漫長且所費不貲，製藥公司越來越傾向於避免開發新藥，轉而把現正流通的藥物拿來大做行銷或改變用途。若他們選擇要展開製藥這趟昂貴的旅程，他們的目標將會是人體試驗，也就是新藥在獲得食藥署批准，並賣給客戶之前的最後一個里程碑。人體試驗始於「第一階段」，也就是第一次將藥物使用在少數人身上。如果藥物在這一小群自願受試者身上使用時，是安全有效的，試驗將會進入「第二階段」，以大約兩百位病人這種較大基數，來試驗藥物。如

果藥物在這時依然是安全有效的，他們將會進入「第三階段」。這時他們會進行兩組獨立研究，確認先前觀測到的現象：藥物安全且有效。二〇〇四年，吉爾曼被伊連藥廠聘僱為巴平的安全監測委員會主席，該委員會的組成人員是獨立臨床醫師，他們負責追蹤研究進度，確保沒有病人受嚴重的不良副作用所苦。

藥廠要求所有參與巴平試驗的人簽署保密合約，內容涵蓋所有開發流程。「在最終測試分析與試驗結果於公眾公布之前，你與你的員工必須避免對第三方評論臨床試驗或AAB-001。」公司寄給參與者的其中一份指示寫道。「分析師、避險基金員工、投資人、新聞記者甚至其它藥廠的代表都有可能聯絡你，要求你提供與試驗相關的資訊，以及你對於臨床試驗預期結果的意見。」另外一份指示警告：

「在具有關鍵非公開資訊時交易伊連藥廠或惠氏藥廠的證券可能會使你違反州交易法與聯邦交易法，必須負上民事或刑事責任。」

一開始，吉爾曼盡可能地遵照規則走。他知道若不遵守的話，自己的聲譽可能會受損。

安全監測委員會在試驗開始之後，馬上收到了令人擔心的副作用報告。該副作用名為血管性腦水腫，是一種可以透過常規掃描發現的大腦後方腫大症狀。吉爾曼很擔心。他注意到過去有另一種阿茲海默症藥物AN-1792也在試驗過程中造成了同樣的腦部腫大。當時的製藥公司不得不在二〇〇二年暫停試驗，原因在於由於病患中出現數個腦炎案例，此結果代表該藥物會對人體造成傷害。這次的狀況似乎不太一樣。研究人員認為阿茲海默症的成因是大腦中的「黏性蛋白」增生，黏性蛋白又被稱為乙型類澱粉斑塊，會干擾神經細胞間的傳遞作用。他們設計巴平的目的是攻擊那種斑塊。吉爾曼希望病人的腦部腫大症狀代表的是巴平正在起作用，進入病人的血管侵蝕斑塊。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間，吉爾曼和馬托瑪時常在電話上談論巴平，



有時一聊就是好幾個小時。他們在醫學研討會時見面喝咖啡，馬托瑪通常會帶著蘿絲瑪莉和孩子們一起過去。蘿絲瑪莉依然深入地參與馬托瑪工作上的所有決定。「馬修不是自己一個人做那份工作的。」她後來說道。「這種工作需要你胼手胝足，一週七天二十四小時都不休息。」他們花了很多時間討論他的調查以及各種投資想法，還有他該在不同的想法上投資多少錢。她一肩擔起家務與照顧孩子的責任，好讓馬托瑪能心無旁騖地工作。巴平的話題變成他們家裡常說的笑話。她和馬托瑪開始在對話中加入他們的新口號：「這是理所巴然的！」

雖然吉爾曼和數十個避險基金交易員談過話，但馬托瑪是最常找他諮詢的客戶。馬托瑪在對話中表現出他的信任，和吉爾曼鉅細靡遺地聊起他與妻子的關係，以及總是把孩子帶在身邊造成的難題。吉爾曼有些抗拒馬托瑪想和他交朋友的意圖，因為他覺得這麼做不太適當，但是他發自內心地關心馬托瑪的狀況，關心的程度或許高到他自己都有些難以解釋了。吉爾曼希望馬托瑪能成功，他覺得讓馬托瑪成功也是一種投資。事實上，馬托瑪讓他回想起他的大兒子傑夫。而馬托瑪也把吉爾曼當作父親一樣對待。他們兩人的關係非常緊密，以致於當馬托瑪誘導吉爾曼談論顯然不該談論的話題時，吉爾曼壓根沒有注意到。馬托瑪漸漸開始詢問更直接的問題。他似乎對於吉爾曼在使用巴平的病人身上觀察到的副作用特別感興趣。副作用通常能指明藥物是否有問題。「你們預期會有哪些副作用？」馬托瑪不斷這麼問。他做過鉅細靡遺的調查，很清楚血管性腦水腫是可能的副作用，他不斷逼問吉爾曼這方面的資訊。這一類的副作用有可能致使藥物無法獲得上市批准。

吉爾曼在馬托瑪的劇烈逼問下感到越來越不安。這天，他試圖用理論說詞回答，盡量把真正發生的事排除在對話之外，只給予模糊的回應。「舉例來說，」吉爾曼告訴他，「如果你罹患的是狼瘡和類風溼關節炎這一類會產生大量抗體的疾病的話，你會感覺到疼痛，例如

頭痛、背痛或關節痛。」

「啊，真有趣。」馬托瑪說。他沉默片刻，想要把話題帶回巴平試驗上。「那你**實際上**看到什麼症狀？」

吉爾曼知道馬托瑪在詢問的是他不可以告知他人的細節。「我不能說。」他說。

馬托瑪不斷逼迫，想知道吉爾曼在巴平試驗中觀察到什麼症狀。

「在有多種抗體的狀況下，患者可能會受到不特定的影響，主要位在關節，所以有可能會出現下背疼痛、頭痛、關節痛或其它風溼類症狀。」吉爾曼說。

「**有沒有**這些症狀？」馬托瑪問。

「有。」吉爾曼醫師最後說。他感到反胃。安全監測委員會已經收到好幾份報告指出病人出現血管性腦水腫。雖然這是機密，但馬托瑪似乎不知從什麼管道注意到了這件事，一直想要證實是否屬實，而吉爾曼剛剛為他確認了此事的真實性。試驗中的臨床醫師還在爭論這項副作用代表的是藥物具有毒性，還是巴平起作用了，又或者兩者皆有。吉爾曼知道，把這件事告訴馬托瑪代表他越線了。但他覺得自己無法拒絕。

他變得時常把巴平試驗的相關機密細節告訴馬托瑪。他告訴馬托瑪大腦腫脹為何可能代表藥物正在起作用、不同的劑量會對病人產生何種影響，以及具有阿茲海默症特定基因的病患對藥物有何反應。馬托瑪接收了所有資訊，並不斷要求更多。他對於表現出副作用的病患人數特別感興趣，希望有越詳細的數字越好。吉爾曼試著不去思考馬托瑪要如何利用他提供的這些資訊。

在薩克資本的交易辦公室中，高聲爭執是家常便飯。科恩喜歡安排意見不合的分析師與投資組合管理人坐在一起，看著他們不斷捍衛自己的地位。就算在這樣的環境中，伊連藥廠和惠氏藥廠的交易依然

引起了很大的問題。雖然馬托瑪在公司裡算是相對資淺的員工，但他不知道透過什麼方法說服了科恩買下了這兩間藥廠的極大量證券。公司裡的其它交易員都對此感到很困惑。他們開始對此產生疑問。

另一組由傑森·卡普領導的醫療保健交易員也同樣一直在研究巴平，他們得到了不同的結論：他們認為藥物測試將會失敗。卡普的部分工作是教導公司裡的其他分析師，要如何建立模組來預估證券的價值。他在同事間很受歡迎，雖然他的年紀才三十出頭，但他認為自己已經是名良師了。他熱愛給予建議。但他也知道該如何掌控職場政治。卡普有兩個分析師，大衛·穆諾和班傑明·史雷特，他們在過去三年都賺進了極高的收益，是公司裡公認最厲害的醫療保健團隊。他們全都不是特別喜歡馬托瑪。三人在看到薩克資本的戶頭裡有這麼多惠氏藥廠的股票時嚇了一跳，紛紛開始四處詢問。

「為什麼公司要在惠氏藥廠上賭十億？」卡普問科恩。

「這是維恩的指示。」科恩告訴他。這句話應該就能結束這個話題了。

這個名字能在薩克資本交易辦公室中引起眾人的敬畏。維恩·霍曼曾在薩克資本擔任投資組合管理人，他在耶魯大學與紐約大學醫學院取得學位，到薩克資本工作之前在美林集團擔任醫藥分析師。科恩試圖僱用他許多次，最後終於靠著金錢成功把他挖角過來。霍曼一進入薩克資本，年收入就立刻超過了幾乎每一個人。馬托瑪把霍曼稱做「醫療健保之神」。

霍曼在二〇〇六年離開薩克資本，創立自己的避險基金公司脊背資產管理時，科恩提供了八億元，遠高於他平常會在前公司員工出去創立公司時給的金額。科恩非常不喜歡公司在投資醫療保健類股時，沒有霍曼的協助，所以他要求霍曼繼續提供建議。雖然霍曼已經不在薩克資本工作了，但他還是簽下顧問合約，清楚條列出他同意和科恩討論惠氏藥廠。做為交換，薩克資本同意要把這項投資的二至三成回報

付給霍曼做為「顧問手續費」。科恩很少提供這樣的交易，但霍曼值得他這麼做。

霍曼認為若想要把錢賭在巴平上，較理智的方法是投資惠氏藥廠，因為惠氏藥廠比伊連藥廠更大，多樣性也較高，換句話說，如果巴平失敗了，惠氏藥廠受到的影響可能較小。伊連藥廠則不一樣，它的未來與這次的阿茲海默症藥物試驗息息相關。伊連唯一一個正在開發的另一項藥物，是用來治療多發性硬化症的泰吉利。但研究已證明泰吉利問題重重，會造成某些病患出現腦部病變。霍曼預測如果巴平的試驗失敗了，伊連藥廠的股價將會跌到谷底。綜合這幾項考量，這是一項風險極大的投資。雖然霍曼是科恩的醫療保健之神，但這次科恩似乎決定在投資伊連藥廠時忽視他，科恩告訴所有人他信任的是馬托瑪。馬托瑪這次要為科恩帳戶裡買下的藥廠股份「掛牌」，這代表公司將認為他要對伊連藥廠的投資負責，若有收益的話他能得到分潤。他也同樣為惠氏藥廠掛牌。

穆諾和史雷特無法理解，科恩為什麼要冒這麼大的風險投資這麼不穩定的兩間藥廠。雖然薩克資本一直以來都在進行極具侵略性的投資，但科恩向來自豪於他的風險管理技巧。避險基金若想要存活，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謹慎評估你的交易可能賺進的錢，是否會和可能的損失相抵銷。若在單一藥物試驗結果上押的錢，多到有可能會把這一年的公司利潤全部抵銷，這絕對算不上審慎投資。穆諾和史雷特去找了馬托瑪好幾次，問他是否願意開誠布公地討論一下他對這兩支股票和巴平試驗的看法。

「我們可以把資訊拿出來分享。」穆諾會說。

「不會有問題的。」馬托瑪會這麼回答。這讓穆諾勃然大怒，他覺得薩克資本根本一毛錢都不應該投資在伊連藥廠上。

一開始，穆諾和史雷特一直想弄清楚馬托瑪的信心從何而來，他們試著回溯追蹤馬托瑪可能採用的調查步驟。由於兩人在此領域都具

有一定專業素養——穆諾是神經科學博士——所以他們很確定一定有辦法能複製出某一套使得馬托瑪獲得如今結論的調查方式。但隨著時間流逝，他們更加堅信馬托瑪是錯的。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他在檯面下有動作。他們向卡普傳達了這項憂慮。

「你能不能去查清楚那傢伙到底在幹嘛？」他們要求。

這下子卡普真的有點憂心了。在他看來，穆諾和史雷特是公司裡最聰明的醫療保健分析師。如果他們認為持倉具有潛在的毀滅性風險，那麼他希望能保護這間公司。畢竟**他自己的**獎金也有可能會受到波及。然而他去找科恩談馬托瑪的投資時卻一無所獲。

「別管他。」科恩說。「別去跟他談——他不是你的員工，反正你別再管這件事就對了。」

「你是不是覺得他們**知道**什麼事，又或者他們有很強烈的**直覺**？」穆諾問，他指的是馬托瑪和霍曼。「他們很確定，」科恩說，「我覺得馬托瑪是最瞭解這件事的人。」

幾天後，史雷特又找科恩問了同一件事。「馬托瑪好像在這方面有很多不錯的關係。」科恩模稜兩可地回答之後就把他打發走了。他指責穆諾和史雷特是在用負面態度「潑冷水」。他開始覺得煩了。

如今市場上有不計其數的避險基金交易員都極度積極，因此在股市中成功投資再也不像贏撲克牌那麼容易了。你不但必須知道其他玩家持有哪些牌，你還必須知道他們對自己的牌**有什麼想法**。有時候，公司發布正面消息後股價會下跌，這是因為交易員都已經預見到這件事了。猜測他人心懷何種預期的重要性，絕對不亞於瞭解公司產品的重要性。穆諾很清楚這件事，於是他開始試著仔細推敲巴平的試驗結果要有多好，才會使所有投資人都覺得結果很正向，並且把錢壓在藥物試驗上。穆諾、史雷特和卡普再三向科恩嘮叨：馬托瑪是不是**覺得**他知道結果會如何，又或者他是真的**知道**？科恩拒絕回答。

薩克資本是全球掌握最大權力的避險基金之一，裡面最有才華的

員工們都退化到像是青少年一樣，不斷爭執，在彼此背後策劃陰謀。

雖然馬托瑪表現得很強悍，但他覺得自己漸漸處於弱勢。他開始覺得穆諾一直在暗中搞鬼，又在他與科恩之間挑撥離間，故意想搞砸他的事業。他從吉爾曼那裡拿到資訊之後，開始會到另一個也參與試驗的醫師那裡重複確認，第二位醫師是他從另一間專家網路公司「華爾街通道」找來的。到了四月，馬托瑪懇求他最重視的聯絡人吉爾曼去找穆諾以及史雷特談談，讓他們冷靜下來。

薩克資本裡的爭論沒有停歇，但科恩不打算改變持倉量。最後，他命令穆諾和史雷特永遠閉嘴。他再也不想聽見他們提起和伊連藥廠有關的任何一句話了。

傑森·卡普在公司裡不但是資淺交易員的指導顧問，還發展出一套系統，用來分類他教導這些分析師的知識，讓他們理解哪些行為安全，哪些行為可能違法。

第一個分類是「白色優勢」，也就是任何人都能在調查報告或者公開文件中找到的易取得資訊，坦白說，這種資訊的價值不高，但不會讓任何人惹上麻煩。

第二種分類是「灰色優勢」，這種優勢就比較微妙了。只要你是優秀的分析師，你一定從早到晚都在接觸這種資訊。舉例來說，一間公司裡的投資關係人可能會說：「對啊，事情的狀況有點不如我們原本預期。」這算是關鍵的非公開資訊嗎？唯一能確認這個問題的方法，就是和薩克資本的法律顧問彼得·納斯邦討論。納斯邦從二〇〇〇年就開始與科恩共事，他為人並不強勢，但他在辦公室外面的牆上掛了一幅鯊魚從水中冒出來的畫作，有些員工認為納斯邦想藉由這幅畫的美術設計讓自己顯得令人畏懼。

如果納斯邦決定某項特定資訊會使薩克資本惹上麻煩，那麼受到質疑的那支股票就會被放進禁止名單中，員工將不能交易這支股票。

正是因為如此，公司的交易員不到最後關頭絕不會去找他。納斯邦就像薩克資本的內部事務處。

卡普的第三個資訊分類是「黑色優勢」，也就是明顯違法的資訊。若交易員持有這一類的資訊，那麼相關股票應該要立刻被禁止交易——至少理論上是如此。分析師在工作時總會不可避免地獲得此類資訊——例如在公司公布財報之前拿到確切的收益金額，或者公司即將獲得高額投資——不過交易員們拿來做生意的絕大多數都是灰色優勢。卡普發現以顏色作代碼的委婉用語，能幫助這些人和他合作，讓他們願意更坦承地談論他們做的事。「只要做錯一件事，你就會銀鐐入獄，人生也毀了。」卡普告訴他們。「沒有任何交易值得你付出這種代價。」

想當然爾，在真實世界中，他們其實全都在玩一場遊戲，試圖在不惹上麻煩的狀況下取得最有價值的資訊。優勢就像是水，他們全都在裡面游泳。而科恩最自豪的就是他僱用了決心最強烈的泳者。

在卡普看來，馬托瑪完全沒有顧及「用合法手段獲得有用資訊」這個基本原則。卡普也想過，或許馬托瑪是在吹牛。他見過這種事，有些投資組合管理人會假造確信度，慫恿科恩大量持倉，這樣的舉動基本上就是在豪賭，如果狀況發展得不錯，他們就會賺進高額收益。又或者，馬托瑪做了什麼違法的事。

穆諾也有同樣的疑慮，他在又寄給同事一封惱怒的電子郵件時提起此事，抱怨說科恩現在只聽馬托瑪的話，都不聽他的了。「我們就是太蠢了，才會在一開始想插手這件事。」他寫信給史雷特說。「不管從哪個層面來看都笨死了。」穆諾說，他們根本不可能吵贏，因為馬托瑪告訴別人他有「黑色優勢」。

## CHAPTER 7

## 第七章

**驚險的一步「好」棋**

整個春天，薩克資本的交易員都在想方設法，不要在金融危機越來越嚴重的狀況下賠錢，而政府的內線交易調查終於開始累積聲量。二〇〇八年初，貝爾斯登在政府協商的緊急救援中，被賣給了摩根大通。從那時候開始，投資人發現他們正在進入一個前所未見的境地。無論他們嘗試什麼方法似乎都沒有效。就算交易員能找來有價值的資訊，最後這些資訊也無法被用在交易上。有些公司公布的收益遠比預期還要高，但股票照樣一路下跌。市場頭也不回地往「下跌」狂奔。

在市場每況愈下的同時，FBI隱密地向聯邦法庭申請監聽拉傑·拉賈拉特南的手機，B·J·姜簽了一份書面證明隨著申請交上去。法庭不會輕易准許政府監聽私人電話的對話內容。首先這份申請要給華盛頓特區的司法部過目，接著，提交至犯罪可能發生地區的管轄法庭。若FBI希望法庭通過這份申請，他們必須提出證據，證明他們想監聽的這個電話線，的確有犯罪行為正在發生，而其他調查方法——例如審查文件或尋求合作者——都已使用過了或者可能無法奏效。他們必須讓法庭知道監聽，也就是他們所熟知的「第三篇」<sup>6</sup>是政府能阻止犯罪行動的唯一方法。

二〇〇八年三月七日，也就是證管會和FBI戮力調查的十二個月之後，紐約南區檢察官說服了傑拉德·林區法官批准FBI監聽拉賈拉特南三十天。這是FBI第一次監聽華爾街的專業人士工作。

另一方面，科恩則對於經濟狀況越來越悲觀，不斷暗示員工他認



為市場崩盤即將來臨。「我認為除非油價突然大幅下跌，否則市場沒辦法繼續保持目前的水平。」他在一封公司信裡面寫道。「我會在價格回升時賣出。」

奇怪的是，這項政策並沒有影響到，薩克資本在伊連藥廠和惠氏藥廠極高的、不避險的持倉，他們的持倉量已高到違反了公司的風險管理原則。馬托瑪替科恩安排在二〇〇八年六月四日到格林威治豪宅，和曾在美林集團做過投資銀行家的伊連藥廠執行長凱利·馬丁共進私人晚餐，科恩這時對馬托瑪對巴平提出的見解越來越有信心了。多數投資人絕對不會有機會和價值數百億的公司的執行長私下對談，但科恩和其他投資人不一樣。若想要的話，他說不定能夠直接買下公司，多數執行長都會在科恩要求私下見面時答應。

馬托瑪希望這次與馬丁會面能讓他的老闆對於他們的投資更有信心，這件事十分重要，因為現在大衛·穆諾和班傑明·史雷特一直試圖說服科恩把股票賣掉。伊連藥廠過去在會計業務的狀況一直很令人擔憂，科恩同意面對面互動，能讓他更安心地持有這麼大量的股票。他一直都認為自己看人的直覺很準，他想要更加認識馬丁，對他的為人有進一步的瞭解。

馬托瑪和科恩事先規劃了他們要如何用最好的方式套出藥物試驗的狀況。馬托瑪把他精心設計的一系列問題列成清單，打算到時候提問。他們的計畫是要密切注意馬丁所說的話以及身體語言，找出非語言的線索，推測藥物試驗的情形。「最近你在發言時更常強調AAB-001了。」馬托瑪規劃的提問清單第一點寫道。「AAB在試驗第二階段的成功，會對你在公司奠定領導地位／主導地位的過程有多大影響？」

在吃飯時，科恩一邊說話一邊盯著馬丁看。他有些意外地發現馬丁看起來悶悶不樂，幾乎有些沮喪。若一間藥廠將要解決全世界最大的醫藥危機之一，你會預期公司領導者應該顯得精力充沛，但馬丁並

非如此。科恩直覺地認為巴平的試驗不會有好結果。

馬丁離開後，科恩轉向馬托瑪。「他看起來不像是剛解決了阿茲海默症難題的人。」他說。

兩週後，他們收到了好消息：二〇〇八年六月十七日，伊連藥廠和惠氏藥廠宣布試驗第二階段有「振奮人心的好結果」。雖然這個消息只是藥廠對試驗結果的初步暗示，但還是帶來了希望。兩間公司都公開重申他們把目標放在第三階段的研究。馬托瑪對此感到興高采烈。他在開市前寄了一封電子郵件給科恩。

「咿——哈。」科恩回覆。「幹得好。」

穆諾是辦公室裡用最大聲量反對伊連藥廠的人，他十分惱怒。他還是認為伊連藥廠的風險太大，收益太低。他再次對科恩表達這樣的擔憂時，科恩幸災樂禍地看著他。

「又來了，這是第二回合了。」科恩說。「第一回合的贏家是馬托瑪喔。」

開市時，兩間公司的股價都上漲了數塊錢。科恩和馬托瑪又在這兩間公司各自買了十幾萬股。到了月底，CR本質已經持有兩億三千三百萬元的伊連藥廠股份以及八千萬元的惠氏藥廠股份。科恩也在自己的投資組合中大量買進這兩間藥廠，他總共又在這兩間藥廠投注了四億元——總計超過七億。

穆諾和史雷特的上司傑森·卡普依然非常氣惱，這兩人花了這麼多時間對抗馬托瑪，他罵了他們一頓，「好啦，現在他看起來聰明絕頂，你們兩個看起來則愚昧無知。」他說。「而且**我**看起來也非常愚昧無知，這全都是因為你們兩個花了一大堆時間想拿他來殺雞儆猴。放棄吧。」

馬托瑪繼續買進更多股票。科恩的個人助理每天都透過「科恩鏡頭」傾聽老闆的絕大多數談話，隨著公司對兩間藥廠的持倉量不斷增

加，助理向薩克資本的高層管理人申請開設了一個個人交易帳戶。她想買的股票只有兩支：伊連藥廠和惠氏藥廠。

兩間製藥公司安排要在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於芝加哥的年度阿茲海默症國際研討會上，公布巴平試驗的最終結果。這是多數人的近期記憶中最多人參與的一次醫藥研究發表會。以科學界的標準來說，這場在麥考密克廣場凱悅酒店舉辦、為期五天的研討會顯得浮誇華麗。數百名華爾街分析師都報名參加，此外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科學家與研究人員。

在舉辦研討會的三週前，伊連藥廠通知吉爾曼，他們選擇由他來報告巴平研究的最終結果。這是莫大的殊榮，吉爾曼通常會毫不遲疑地接受，但問題是他的健康狀況正在走下坡。他才剛被診斷出罹患了淋巴瘤，正在接受化療。「我頭上的頭髮幾乎全都不見了。」他鬱鬱寡歡地回信給伊連藥廠的醫療主任。「我目前的外表很適合去申請出演印第安納瓊斯電影裡的邪惡科學家。要是我能找到鑽石飾釘，別在襯衫上的話，我看起來就會和《安妮》裡的沃巴克老爹一模一樣了。」

製藥公司的主管們都向他保證，無論他是不是禿頭，他們都希望能由他來簡報。他目前的健康狀況能上臺嗎？吉爾曼說可以。雖然他的這份工作應該要保持機密，但他立刻就告訴了馬托瑪。身為研討會的主要報告者，吉爾曼將會優先取得一字未掩蔽的完整巴平數據。伊連藥廠和惠氏藥廠一直在努力確保這些數據不會洩露出去。

在吉爾曼為了向全世界藥物簡報測試結果而做準備時，股市還在不斷下挫。七月十五日，證管會為了安撫市場而發布緊急命令禁止放空金融類股，這種絕望的舉動，卻只讓投資人更為害怕。看著薩克資本的投資組合每天賠錢，對科恩來說，是個非同尋常的體驗，他一點也不喜歡這種感覺。他不相信政府的干預或任何作為能控制住如今的

情勢。他對全公司發了一封電子郵件，警告他們金融狀況還會更糟。

「我要清楚告訴你們，未來的任何股價回升都只會是一、兩個月的暫時性事件，之後就會繼續疲軟。」他寫道。「讓我再次重申，在接下來的數週內，各種指數都會創下新低。」

七月十五日，藥廠包機讓吉爾曼前往位於舊金山的伊連製藥廠，他在那裡和監督第二階段試驗的團隊碰面。另外還有一組統計人員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這些統計人員的工作是協助醫師解讀數據。這是找出阿茲海默症解藥的關鍵時刻。他們將會在此時「揭露」數據——這是他們第一次把過去當作機密掩蔽起來的數據全部一起公布出來。在開始之前，為伊連藥廠主導巴平研究的艾麗森·哈默醫師再次提醒吉爾曼，他必須把即將看到的一切事物當作機密，不得洩露。

吉爾曼大致上檢視了數據，覺得激動難耐。第一眼看來，對於不具有誘發阿茲海默症基因的那一組病人來說，藥物似乎的確帶來了顯著的好處。就連具有基因弱點的那組病人也表現出正向趨勢。研究的可能含意使他不禁精神一振。

但到等到他更仔細地觀察數據後，他注意到一個問題。研究報告裡缺乏劑量反應，意思是疾病的症狀沒有隨著藥物劑量增加而有所改變。吉爾曼在解釋這個現象時，喜歡用頭痛的人到藥櫃拿藥來做比喻。通常他會說：「如果你在頭痛時吃下一顆阿斯匹靈，你會覺得舒服一點點。如果你吃兩顆阿斯匹靈，你會覺得再舒服一點。如果你吃三顆阿斯匹靈，你還會覺得更舒服一點。」然而他沒有在巴平的測試中看到此種跡象。若較大的劑量無法造成更強烈的影響，那麼這個治療方法是不可能有效的。

他試著聚焦在比較正面的跡象，這些跡象都顯示如今已開始的第三階段試驗值得繼續下去。服用巴平對病人來說應該很安全，這點非常重要。研究中有少許輕微副作用以及一個重大副作用：血管性腦水腫。此一重大副作用有可能會造成嚴重影響，但研究顯示，醫師似乎

可以降低劑量直到症狀消失，藉此控制此副作用。一旦副作用消退，他們就能再次提高劑量。

吉爾曼和伊連藥廠的團隊，全都無比認真地開始把大量數據資料編輯成時長十二分鐘，並且最能精準表達結果的PowerPoint簡報。隔天，吉爾曼飛回東岸。伊連藥廠的哈默醫師把簡報草稿寄給吉爾曼，以便繼續精益求精。「阿茲海默症國際研討會報告機密文件。請勿轉傳。」標題寫道。她用密碼保護的附加文件寄送報告。「我會用另一封電子郵件寄密碼給你。」哈默寫道。

另一封郵件在一個小時後寄來。

「親愛的席德尼。」裡面寫道。「密碼是『礦塊』。」

那天晚上，吉爾曼待在家裡再次瀏覽簡報檔，試著想要透過這些表格與圖表找出結論。他的生命就是為了這種探究科學的瞬間而存在，這種探索與揭露帶來的興奮感。他等不及要找人分享這個新聞了。

接著，他的電話響了。是馬托瑪。他問起的第一件事就是試驗的狀況。

「試驗結果讓我很激動。」吉爾曼告訴他。「不過對照組病人的症狀減輕以及缺乏劑量反應，的確讓我有點擔憂。」他解釋說，巴平對那些不具有誘發阿茲海默症基因的病人會造成較強烈的效果，勝過那些具有阿茲海默症基因的病人，這方面不甚理想。然而實驗結果依然顯示藥物的作用方法，——設計出一種蛋白質來攻擊腦內累積斑塊——是有效的。

他們花了一個半小時詳細討論簡報內容。馬托瑪問了數十個問題，其間鮮少表達出情緒。吉爾曼滔滔不絕地說：「這樣的結果能保證藥物進入第三階段，我對此感到非常、非常樂觀。」

馬托瑪應了一聲，改變話題。

「席德尼，」馬托瑪說，「我叔叔在幾個月前過世了，我當時太

忙所以錯過了喪禮。我覺得很難過。」他的聲音逐漸轉弱。馬托瑪說，他的叔叔住在安妮港，他打算要去拜訪叔叔的家人。「我會在週六過去。到時候你會在嗎？我想去找你。」

吉爾曼想了想。「會在啊，當然會在，你可以過來。」他說。他到時候會在辦公室工作，和他過去每個週六都在做的事一樣。

兩天後，吉爾曼開車到校園，把車停在鄰近北英格斯樓的停車場。時間剛過十點，他拿出門禁卡刷進門，通過車庫進入空無一人的大樓中，一路走進辦公室裡，很快就一頭栽進工作之中。大約下午兩點時，他的手機響了。馬托瑪在外面。

「你吃過午餐了嗎？」吉爾曼一邊問，一邊領著馬托瑪穿過大廳走向辦公室。「我們可以去外面吃點東西。」

「不用，謝了。」馬托瑪說。

「那我們坐下來聊聊吧？」吉爾曼問。

馬托瑪開門見山地說：「我想看阿茲海默症國際研討會的簡報。」

吉爾曼猶豫片刻。接著他走到電腦前，打開最新版本的簡報，移步到旁邊讓馬托瑪可以捲動螢幕檢視內容。吉爾曼在馬托瑪眯眼檢視圖表和圖片時在一旁解說。在螢幕上顯示出藥物劑量反應的簡報時，吉爾曼沉默了。

「你怎麼看待這些結果？」馬托瑪問。

吉爾曼依然對於這些數據懷抱希望，或許還帶有一點防衛心理，他重申自己有些擔心實驗缺乏劑量反應，也擔心安慰劑對照組的症狀消退現象。但他認為，這兩個結果都不至於否定巴平珠單抗，能帶來的顯著好處。「這些都是相對較小的問題，並不嚴重。它們是治療方法有效時會產生的初步結果，至少在第二階段的研究顯示這種治療是有效的。」他如同往常一樣，總是在談起神經科學時顯得興致勃勃。

「我覺得這些結果絕對值得我們進入更大型的第三階段試驗。我很期

待。」

雖然吉爾曼滿腔熱血，但馬托瑪在翻閱簡報時就看出來了，從投資人的角度看來，這次試驗的結果令人大失所望。實驗證明巴平只對小型子群病人有效，而且基於試驗的方法論來說，就連這個部分都充滿不確定性。若想確認療效，他們就必須做更多實驗。

他們對巴平的期望太高了。這些結果還要過九天才會公諸於世，但馬托瑪能清楚看出市場會如何解讀：伊連藥廠和惠氏藥廠的股票將會在消息公布的瞬間暴跌。

他們看完簡報後，馬托瑪向吉爾曼借了電話。他打電話給那天早上從底特律機場載他過來後就在附近等他的司機。他和吉爾曼一起走出去，彼此道別。馬托瑪坐上在外面等他的車子，直趨機場，他將在下午四點登機。達美航空的飛機把他載回了約翰甘迺迪機場。

吉爾曼回到他的辦公室，把下午餘下的時間用來繼續工作。晚上，他和妻子外出和他們的朋友馬克辛與羅妮共進晚餐，他用盡全力忘卻那天下午發生的事。

「今天早上有合適的時間能跟你報告一下進度嗎？」馬托瑪在一封電子郵件的標題寫道，「這件事很重要。」

週末早上是多數人拿著咖啡和報紙消磨時間的時光，但在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日禮拜天的早上，也就是馬托瑪從密西根回來的隔天一早，他的心情緊繃到了極點。他必須立刻和史蒂夫·科恩談談。

科恩把他家的電話號碼用電子郵件寄給他。

上午九點四十五分，馬托瑪打給科恩。他們談了二十分鐘。掛掉電話後，馬托瑪又寄了一封電子郵件給科恩，列出他們持有多少伊連藥廠和惠氏藥廠的股票，他們目前持股的總金額已超過十億美元了。接著科恩傳了一封訊息給他的頂尖交易員飛利浦·維豪爾。他想要用最快的速度開始賣出伊連藥廠的股票。而且他不想引起別人注意。

科恩隨後寫了一封電子郵件給他的醫療保健上師：維恩·霍曼。

「我今天會提早開車回去。」他寫道。他解釋說，他之所以比原訂計畫早回去是因為之後天氣會變糟，他無法像往常一樣搭直昇機。

「我們要談談伊連和惠氏。」他寫道。

隔天早上，維豪爾提早抵達辦公室，為執行科恩的命令做準備。科恩指示他找幾個公司其他人不會看到的帳戶來用，不要讓任何人看到他們在賣伊連藥廠和惠氏藥廠的股票。他們平常不會用這種方法拋售股票，至少維豪爾在薩克資本的這十二年來都沒有人要求他這麼做過。但對科恩來說，要在沒有人注意到也不影響股價的狀況下執行大筆交易並非易事。

維豪爾和科恩的其他交易員都已從過去經驗得知，只要科恩的命令對自己沒有直接影響，就別去深究原因。這種時候賣出許多人正在爭論的股票，將會特別容易引起注意。伊連和惠氏是公司持倉量最大的股票之一，所以薩克資本的投資組合管理人與公司之外的證券經紀商，都會注意到這件事。薩克資本開設了四百多個券商帳戶，用任何帳戶交易都很有可能會讓帳戶負責人，開始討論此事。

他詢問了營運管理的人，他們告訴他目前有兩個帳戶能用來做「較不顯眼」的拋售，他應該用那兩個帳戶來執行交易。接著，維豪爾告訴儲備執行交易員道格·希夫，他要離開辦公室一陣子，這段時間由希夫接管他的工作。他提醒希夫要隨時和科恩保持密切聯繫。

伊連的股票分散在三個帳戶中：科恩的帳戶、馬托瑪的帳戶和CR本質的帳戶。維豪爾在和希夫保持聯絡的狀態下，花了一整天的時間交易。

股市收盤後，維豪爾寄信給馬托瑪更新現況：他們以平均三十五塊的價格賣掉了大約一百五十萬股。

「顯然只有你、我和史蒂夫知道這件事。」維豪爾寫道。

隔天早上，科恩要他再賣一百五十萬。



「用三十四點九七元賣掉四十萬，全數黑池交易。」維豪爾在早上八點五十分發了即時訊息給科恩，意思是這些交易都是以不記名方式在私人證券交易所執行的。股市這時甚至還沒開盤。

接著在早上九點十一分：「用三十四點九三元賣掉五十五萬。」也就是他賣掉了十五萬股。

然後是：「用三十四點九一元賣掉六十六萬。」

「繼續賣。」科恩回覆。

在接下來的九天內，科恩的交易員賣掉了一千零五十萬股的伊連藥廠。另一位交易員則拋售了薩克資本的惠氏藥廠持股。市場裡沒人知道薩克資本正在賣出這兩支股票。

在清空持倉之後，科恩沒有停下。等到拋售完成後，科恩放空了四百五十萬股伊連藥廠，價值九億六千萬美元。他只用了一週就把自己放在股市中的賭注做了徹底的轉換。

在維豪爾開始賣出伊連藥廠股票的同一天，一名叫做哈維·彼特的人抵達了薩克資本位於斯坦福的辦公室。他抵達的時間將近傍晚，股市剛剛收盤。在二〇〇三年從證管會主席離職後，彼特成立了一間名為卡羅拉馬的顧問公司，以法律規範問題專家的身分，向私人公司提供服務。薩克資本僱用他來對員工們進行與內線交易有關的演講，這是彼特非常熟悉的議題。他在法朗克律師事務所擔任公司律師的執業期間，在麥可·米爾肯案中扮演了關鍵角色，當時他擔任的是伊凡·博斯基的個人辯護律師，為這名惡名遠播的套利者協調認罪協商。

彼特對於科恩與其公司並不算非常熟悉。他只知道薩克資本是一間非常成功、非常龐大的避險基金公司，不過如果歷史可以引以為鑑的話，他認為公司的內線交易訓練很有可能就會過時了。

彼特特別留意到，在華爾街裡，沒有經歷過一九八〇至九〇年代醜聞的年輕交易員，很需要有人重複提醒他們哪些事情是合法的，哪些

是違法的。否則，歷史必定會重演。他計畫要演講的是，以前已演講過無數次的內容，帶著員工複習證券法目前的狀況與關鍵非公開資訊的定義，並教導他們一些避開麻煩的常見策略。資深薩克資本管理人都清楚告訴下屬，公司裡的每個人都要來聽演講，沒有任何例外。薩克資本法規事務部的其中一位上級長官，甚至親自把交易員從他們的座位上拖到交誼廳去。

彼特被帶進了一間坐滿人的房間裡，薩克資本也設置了攝影機，用以把演講內容傳送到薩克資本的衛星辦公室去。他的聲音低沉且富有磁性，充滿權威感。他在開始演講時環顧房間，立刻注意到科恩不在這裡。彼特首先提醒房間裡的交易員與投資組合管理人，內線交易在美國的每一州都是違法的，在薩克資本交易的所有其他國家中也一樣。「內線交易是執法機關中的熱議話題。」他解釋道，光是過去一年政府就起訴了一百多件避險基金公司的內線交易案件。

他指出，媒體也都興致勃勃地等著要把被起訴違法的交易員寫成報導——這種人最適合當反派角色了。「如果你不希望媒體或者政府機關，找到你說的某些話，就絕對不要把那些話用電子郵件或其他電子通訊方式寫給別人、寄給別人，也不要任何人的電話中留言。」他警告道。整場演講科恩都沒有出席，這讓他覺得很怪異。通常公司領導人都會特意在彼特演講時坐到第一排。「我到處做這種演講，通常每個人都會參加。」彼特後來回憶道，「**尤其是**執行長，因為他們要藉此表達自己的立場。」

但彼特沒有因為科恩的缺席而退卻。「在交易前停下來想一想。」他告訴聽眾，「如果你覺得這個交易好到不像真的，那麼你的感覺可能是對的。」

證管會前主席要眾人仔細沉思利用外部專家網路做諮詢有多危險，因為他們可能會無意間洩露機密資訊，與此同時，薩克資本的另一間辦公室發生了一個戲劇化的小事件。將近下午五點時，一份公司

聲明出現在新聞上：一間主要位於矽谷的資訊網路公司「博科通訊系統」宣布，他們將要買下一間為網路服務供應者製造交換器語錄遊戲的公司「網捷網路」。薩克資本的CR本質依然持有網捷網路的十二萬股——推薦這個投資的，是喬恩·霍瓦特與傑西·托爾托拉組成的內線資訊分享小組「鬥陣俱樂部」中的成員朗·丹尼斯。丹尼斯在網捷網路被併購的三天前，從加州一間避險基金裡的朋友那裡聽說了這個消息，這位朋友則是從網捷網路的首席資訊長那裡聽說這件事的。

「怎麼樣才算是『非公開』資訊？」這是彼特對薩克資本的員工演講時其中一張簡報的標題。「如果這個資訊沒有被廣傳，或者如果你收到資訊時預期這是機密資訊的話，這就是非公開資訊。」無論是用彼特或任何人的定義來看，尚未公布的併購案顯然就是內線消息。在獲得這個消息後，丹尼斯告訴他在薩克資本的投資組合管理人未來將會發生這件事，接著他們大量買進股票。網捷網路在併購宣布後上漲了百分之三十二，薩克資本賺進了五十五萬。<sup>7</sup>

在彼特的演講結束後，薩克資本的人告訴他全華爾街最傑出的交易員想要和他這位證管會前主席見面，接著他便被領到了科恩的辦公室。兩人握了握手。

「謝謝你過來。」科恩說。接著他回身轉向自己的交易站，讓公司的人送彼特離開。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在芝加哥商業區，喬爾·羅斯漫步穿越麥考密克廣場凱悅酒店的大廳。麥考密克廣場凱悅酒店是一棟能夠俯瞰密西根湖的巨大樸實建築，常有商業團體在此舉辦活動，在這個時間點，酒店裡科學家雲集。這是阿茲海默症國際研討會的第一天，吉爾曼將在第二天下午針對巴平試驗結果進行簡報。羅斯是一位老年學家，在紐澤西執業，經驗豐富，負責在這次的研究中治療二十五位病

人。他特別偏好劇場風格，留了一撮濃密的小鬍子，喜歡搶眼的領帶。

那天晚上，參與巴平研究的所有醫師都受邀至飯店的一間小會議室內，私下共進晚餐，他們將能看到第二階段測試結果的初步簡報。羅斯坐了下來，簽署一份保密備忘錄，房內的每個人都簽了一份。伊連藥廠的艾麗森·哈默站到講臺前，解釋巴平的作用方式，以及他們希望這次研究能達成何種目標。她再次重申，這次試驗的設計方式，以及受試病人的人口學與特性。接著出現的是羅斯一直在等的一頁簡報：「事後效益分析」。

他瞪著螢幕上的數據，覺得有些沮喪。沒有劑量反應。羅斯傾身靠近另一位來自哈佛醫學院，在阿茲海默症調查領域中十分出名的醫師。「不好意思。」他說，「我不是統計數據導向型的人。現在的結論是什麼——這是代表藥物失敗、沒有用嗎？」

那位醫師沉鬱地點點頭，「這個藥沒有用。」她說，「藥物失敗了。」

羅斯衝到飯店大廳。他事先就已安排好和馬修·馬托瑪見面的時間了，馬托瑪也同樣參加了研討會。在藥物試驗期間，馬托瑪曾聯絡過羅斯，之後他們兩人一直透過羅斯合作的專家網絡保持諮詢關係。

馬托瑪在一片能俯視飯店中庭的玻璃牆前等他，「怎麼樣？」他問。

「結果不好。」羅斯說。「藥物沒有表現出有效性。」羅斯想起了他們投注在巴平研究上的數十億美元，數十位滿懷希望地加入了試驗的病人以及他們的家人——一切付出都是徒然。他覺得有些灰心。他很確定他負責的其中幾個病人的確因為藥物受益，他希望他們能繼續服用藥物。他告訴馬托瑪，雖然結果不太好，但他依然對於巴平的療效懷抱希望，因為他觀察到他的幾位病人在服藥期間出現好轉。

「統計證據明明不是這麼一回事，我不懂你怎麼能這麼說。」馬

托瑪說。他引用了實際的p 值（此數值代表實驗結果在統計學上是否顯著）以及許多在剛剛的研究人員簡報中才剛剛揭露的確切數據。這些研究結果尚未公諸於世。

羅斯瞠目結舌。馬托瑪怎麼可能知道那些細節？就好像馬托瑪早就看過那份簡報一樣。但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

「劑量反應的部分你要怎麼說？」馬托瑪說，「你怎麼能夠在明知劑量反應的狀況下這麼樂觀？」

「我根本不在意劑量反應。」羅斯惱怒地說，「我只知道我的病人有好轉。」馬托瑪對那些因阿茲海默症疾病而受苦的人無比冷漠，羅斯開始思考自己怎麼會和這種人有所牽連。難道馬托瑪一點也不在意，那些只能住在醫院病房裡等待悲慘死亡的老年人嗎？他們需要巴平成功。羅斯道別，走向他的飯店房間。

隔天下午，飯店的宴會廳裡面擠滿了要參加正式簡報的人。一千七百個位置座無虛席，還有許多人站在走道以及後方的牆壁前。這有可能會是——也有可能不是——醫學史上出現重大突破的時刻。

吉爾曼覺得不太舒服。他在這個禮拜接受了一系列化療，感到精疲力竭。他走上臺，調整眼鏡，用雙手抓住演講臺。房間陷入一片寂靜。接著，吉爾曼開始講解二十二頁簡報中的第一頁。簡報的標題是：「阿茲海默症被動免疫治療之正向臨床數據」。他描述了第二階段研究的目標與設計。接著他報告了藥物的安全性質。

他循序漸進地進入了寫有藥物效用分析的第六頁簡報，上面有一系列藍綠相間的圖表，顯示出病人的認知改善與劑量多寡沒有太大的關聯性，宴會廳裡馬上出現出了陣陣喀叮聲。華爾街的分析師全都在自己的黑莓機上飛速打字，雖然現在股市已收盤，但他們全都在傳訊息要自己的避險公司把伊連藥廠和惠氏藥廠的股票賣掉。

「我記得那時候我氣喘吁吁的。」當時在觀眾席裡的一位分析師

說，他那時也傳了緊急訊息出去。

報告一結束，和馬托瑪一起工作的薩克資本分析師立刻從座位上站起來，衝回自己的飯店房間。她這一整天都沒有見到馬托瑪。通常他們在一起參加這一類的企業活動時，都會各自分開行動，以便盡可能多聽幾場簡報，到了晚上再對照彼此今天獲得的資訊。她急著想確認他們的投資組合現在狀況如何，於是登入了薩克資本的內部系統「環景圖」，員工可以利用環景圖追蹤投資組合的持倉量。她很確定伊連和惠氏的股票會在明天早上一開市時暴跌。唯一的問題是會跌多少。

她看著環景圖，有一瞬間忘了呼吸。系統中的錢正以她前所未見的速度不斷進出不同的投資組合。她搞不清楚這是怎麼回事。

剛過午夜沒多久，馬托瑪寄了一封電子郵件給她。「你對數據的印象如何？」他寫道。「晚餐時有什麼流言嗎？」

「我覺得數據還行，沒有我預期的那麼好，但也沒有糟糕到放空的人會高聲歡呼的地步。」她對於他們的投資組合發生了什麼事好奇到了極點。「我有看到你昨天對惠氏的處理，」她接著寫道，「我很想知道你對數據狀況的想法。」

同一天晚上，提姆·金多維茲坐在薩克資本辦公室的座位前，看著面前的彭博螢幕上出現了藥廠宣布的巴平試驗結果。

「這看起來不太妙。」他一邊點擊頭條一邊想。

市場已收盤，但股價依然因為盤後交易而大幅下降。金多維茲也看了環景圖，他希望已經有人降低薩克資本的持倉量了，或者至少有一些避險投資。但他沒有看到伊連藥廠或惠氏藥廠的賣出紀錄。他很確定他們至少賠掉了一億美元。大難臨頭了。

與此同時，隨著阿茲海默症國際研討會的消息流傳出來，班傑明·史雷特和大衛·穆諾開始瘋狂地寄電子郵件給傑森·卡普。「藥失敗了。」他們寫道。

卡普覺得一陣反胃。

史雷特和穆諾很清楚他們不該幸災樂禍。畢竟就他們目前所知，薩克資本已賠掉了多到驚人的一大筆錢，說不定金額會高到讓人們對公司的未來起疑。但穆諾還是忍不住覺得這個消息證明了他是對的。馬托瑪一直以來都錯了。

雖然金多維茲習慣每週都在紐約辦公室之外的地方工作幾天，但隔天早上他特意到薩克資本的斯坦福辦公室做回報。他很確定馬托瑪一定會被開除。他也有一定的機率會被開除。他不記得過去曾看過這麼重大的損失，這次會賠掉的金額比他曾參與的任何交易都還要高上好幾倍。他還得花了一點時間思考自己未來該如何是好，不知道會不會有公司願意僱用他這種造成如此巨大損失的人。

他坐到座位上後，再次打開環景圖。系統裡顯示公司完全沒有伊連藥廠和惠氏藥廠的持倉，但股市還沒開盤。不合理。他終於用手機聯絡了馬托瑪。「我們的伊連怎麼了？」金多維茲問。

「我們沒有伊連的股票了。」馬托瑪直白地回答。

金多維茲鬆了一口氣。或許他能保住這份工作。

就在股市開盤之前，金多維茲收到了一位摩根大通銷售員傳來的即時訊息，是他五歲就認識的一位朋友。

「你最好告訴我馬托瑪已經把伊連脫手了。」他的朋友寫道。

「不詳談，」金多維茲回覆，「週三和這週對我們來說都**棒極了**。」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這是一步好棋，兄弟，一步好棋。」他的朋友回覆。

「傳奇就是由好棋構成的。」金多維茲回覆。他覺得公司決定賣掉所有伊連藥廠的股票——接著又在悲慘的試驗結果公布之前放空——這個交易將會在未來進入華爾街史上最知名的交易清單之中。「晚點喝酒聊，到時再跟你多說點。」

金多維茲依然很疑惑他們是如何躲過伊連惠氏災難的。他還記得

馬托瑪一天到晚都在推薦這兩支股票，他說他對這項投資的確信評級是九。馬托瑪和科恩一定是因為遇上某件事突然改變了主意，而且這件事是私底下發生的。

在召開阿茲海默症國際研討會之前，伊連藥廠是以三十三美元收盤的。知道了巴平的測試結果後，科學家們對數據的見解出現了分歧。有些科學家認為這種藥依然具有潛力，其他科學家人認為數據證明了這種藥沒有效。阿茲海默症藥物研究人員都一致同意，這次試驗的結果撲朔迷離。然而華爾街對這種藥物的看法卻清楚明瞭：伊連藥廠那天早上開盤的股價是二十一點七四，在兩天內就跌至低於十美元。惠氏藥廠的表現稍好一點。投資人因為這兩支股票遭受了多重大的損失變成了華爾街的熱門話題，交易員全都知道誰可能會因此倒閉，誰又因為在這次交易中站在相反立場而賺進數百萬元。在進幾週買進並持有股票，又沒有優勢能事先知道機密試驗結果的人全都賠了錢。

在市場對巴平的消息作出反應的當天，馬托瑪和吉爾曼約在芝加哥半島酒店的上海廳吃午餐。紐約人認為由這裡穿著旗袍的服務員端上桌的北京烤鴨是全市最好吃的。「你聽說伊連股票的狀況了嗎？」兩人一坐下，馬托瑪就問吉爾曼。

吉爾曼被這個問題惹惱了。「沒聽說。」他說。「股票不是我的工作。」

「股價像塊大石頭一樣直直下墜。」馬托瑪告訴他。事實上，股票下跌了百分之三十。

吉爾曼很訝異。他認為巴平珠單抗依然有一定前景，可能會在第三階段的試驗之後，獲得一定的商業潛力。「是我在報告的時候做錯了什麼嗎？」

「市場不喜歡只能幫助半數人的藥物。」馬托瑪說。



幾天後，馬托瑪回到斯坦福，他打電話到金多維茲的辦公室。金多維茲依然對於他們在進行伊連藥廠的決定時，沒有把他納入決策中而感到憤怒。

馬托瑪為了之前發生的事道歉。「史蒂夫要我別告訴你我們決定要賣掉股票。」馬托瑪說。

「為什麼？」金多維茲說。他覺得很不高興。畢竟他才是醫療保健交易員，他才是在過去數個月來建倉的人。為什麼他會突然被排除在外？

「史蒂夫告訴我，這件事不要告訴我和維豪爾之外的人。」馬托瑪說。馬托瑪說，他在抱持信心這麼多個月之後突然改變了對藥物試驗的看法，真是感謝老天他這麼做了。「我又重新看了我在前幾週寫下的紀錄，覺得沒那麼有信心了。」

吉爾曼在那年夏季逐漸從他的淋巴瘤治療中康復。他的身體依然虛弱，但頭髮開始長回來了。

他花了好幾個禮拜等待馬托瑪的消息，但沒有收到隻字片語。他對此感到很訝異。事實上，他也感到有點受傷。有鑑於他得了癌症而且健康狀況也不好，他簡直不敢相信這位朋友竟然對他不聞不問——以前馬托瑪總是表現得很在乎吉爾曼和他的健康狀況。到了九月，吉爾曼終於受不了了，他寄了一封電子郵件。「嗨，馬托瑪，有一陣子沒聽到你的消息了，希望你一切安好。」他試著用比較開朗的語氣寫道。「希望市場的混亂，以及伊連藥廠令人失望的下跌，沒有讓你賠掉太多錢。」吉爾曼日復一日地看著股市不斷暴跌、銀行救助和金融恐慌的頭條新聞，他很擔心他的朋友及其年輕的家庭。「總而言之，」他補充道，「沒必要打電話來，我這裡沒什麼新鮮事。只是想知道你近來如何？致上誠摯祝福。席德尼。」

幾個月後，馬托瑪透過格理集團預約要在西雅圖的一個醫學研討會上和吉爾曼見面，但最後馬托瑪又取消了預約。他們再也沒有見過

彼此。

那年夏天還有更多戲劇化的發展。在藥物試驗致使伊連的股票持續下跌的同時，薩克資本的科科技分析師喬恩·霍瓦特獲得了新消息，他認為這個消息絕對能讓他和他的上司麥可·斯坦貝格賺進大筆財富。霍瓦特的朋友暨股票祕訣分享小團體中的首謀傑西·托爾托拉，近來聽說戴爾的收益將會令人大失所望。托爾托拉的朋友珊迪普·戈亞是他以前的同事，如今在戴爾工作。托爾托拉工作的避險基金公司鑽紋資本，每年支付七萬五千美元給戈亞的老婆<sup>8</sup>，做為戈亞提供戴爾相關消息的費用，因為戈亞工作的公司不允許他在公司外，提供諮商服務。戴爾的毛利率很有可能會比眾人的預期還低，正好與目前股票相對強勢的表現相反。

一般來說，托爾托拉會先把這種資訊傳給他工作的避險基金公司鑽紋資本中的上司陶德·紐曼。他就像貓一樣，他的工作就是，把死老鼠先拿去給能夠提供獎金給他的人。接著托爾托拉會把資訊傳給霍瓦特、他們在水準全球的朋友山姆·阿東達基斯，以及電子郵件群組裡的其他人。「戴爾確認了。」托爾托拉在八月五日，也就是公布收益的三週前傳訊息給他們。「毛利率預估落在百分之十七點五，華爾街預估百分之十八點三。聽起來不太妙，但這只是初步數據，可能還會有變。」在這種時候，你能否賭對的關鍵就在於，你能否弄清楚市場上的其他人懷抱何種預期。霍瓦特認為毛利率百分之十七點五代表公司的銷售數字比成本強勢得多，有可能使股票下跌。有鑑於戴爾會在月底公布公司收益，斯坦貝格開始放空戴爾股票。

霍瓦特渴望能向斯坦貝格和科恩證明自己的價值。他繼續對電腦公司進行合法調查，建立各種表單，培養投資者關係員工，高談闊論要他們提供資訊。但他同時也不斷把自己從托爾托拉那裡獲得的最新

資訊交給斯坦貝格。通常在每季的最後一個月，托爾托拉會在戴爾公布收益之前，寄送大量與收益相關的詳細資訊給霍瓦特。他從來不會指明自己的資訊來源，但顯然是這些消息都來自公司的內部高層。

二〇〇八年八月十八日，霍瓦特離開公司到聖盧卡斯岬度假，這是他規劃已久的假期，他在海邊租了一棟小屋。他在那段期間依然盡量追蹤公司的戴爾持倉量。托爾托拉打電話來告訴他新消息，他已確認他在這幾個月說的話：收益絕對會令人大為失望，情況很糟。「請特別留意這些數字。」托爾托拉告訴他。

霍瓦特立刻打電話給斯坦貝格，轉達了托爾托拉的話。掛掉電話後，他開始擔心自己沒有說清楚他們在這件事情上要保持低調，所以他又寄了一封電子郵件，「請特別低調處理戴爾的事情。」他寫道，「因為托爾托拉要我格外留意這些資訊所以必須跟你說一聲。」

八月二十五日，也就是戴爾公布收益的三天前，斯坦貝格已放空了三百萬元的戴爾股票。那天霍瓦特收到了從科恩的「steveideas」帳號寄來的電子郵件。「科恩持倉通知」信件標題寫著。「請針對科恩帳戶持有的下列股票提供建議或新消息。」信件附上的圖表顯示科恩的個人薩克資本交易帳戶做多戴爾。霍瓦特覺得心一沉。他和斯坦貝格都賭戴爾會跌，科恩賭的則是戴爾會漲。

「史蒂夫不喜歡賠錢。」霍瓦特後來說道——這是非常輕描淡寫的說法。「如果你賠掉了他的錢，他會對你不太高興。」

他把電子郵件轉發給斯坦貝格，並註解道：「史蒂夫做多戴爾。」

斯坦貝格當時在漢普頓的週末公寓，開始有些心神不寧。要是霍瓦特弄錯了呢？此時他們已經放空了價值一千萬美元的股票，這對他來說是很高的數字。放空的風險特別高。如果事情不如他們預期，他們將會損失慘重。「真奇怪……我還沒跟他提過這件事。」斯坦貝格回覆。「我想把我們的觀點告訴他，但我們必須好好評估這麼做的風

險報酬。若把確信評級分成一到十，十是完全確信的話，你的評級是多少？」

他們花了接下來的二十四小時討論，他們該如何告訴科恩，以及要告訴他哪些內容。另一位薩克資本的投資組合管理人加布理爾·普洛金做多六千萬的戴爾股票，他們和普洛金來往數封電子郵件，想知道他的資訊有多可靠。

普洛金無庸置疑是薩克資本的明星制度中，正冉冉升起的一顆新星。他發展出了一套研究信用卡數據與百貨公司流量的公式，他宣稱這套公式能幫助他在交易消費者股票時賺錢。無論他用的是什麼方法，顯然都是有效的。他賺進了高額收益。他和科恩一樣，能夠在白天把數百萬美元，投進充滿風險的市場中，回家後照樣一夜好眠。科恩越來越聽他的建議了。一開始說服他買戴爾股票的就是普洛金。

隔天是九月二十六日，斯坦貝格寄了電子郵件給普洛金和霍瓦特，請他們分享對於戴爾的想法，因為他們的立場顯然相反。「加布，」斯坦貝格在下午十二點三十七分寫道，「我們覺得這一季的毛利率有風險。」他接著又用股市的術語補充說，他覺得戴爾投資人預期的數字會比實際數字還要高。「有什麼想法嗎——或者有什麼相關的觀點？」

「我覺得你說的事情的確是最大的風險。」普洛金回信。然而他的看法顯然比霍瓦特還要樂觀得多。他列出了他認為會影響公司毛利率數字的各項因素。「你們預期的毛利率百分比是多少？你們怎麼看……？」

接著普洛金打了電話給科恩。他們談了數分鐘。

霍瓦特一直不願意對戴爾的收益做出確信評級。但在下午一點〇九分，他從墨西哥傳了另一封電子郵件。他必須表明自己有多確定這項資訊是可靠的。

「我有來自公司內部的二手數據——這已經是我從他們那裡拿到資

訊的第三個季度了，前兩個季度都非常可靠。」霍瓦特寫道。他又補充說，他的消息來源預期毛利率與收益將會低於多數戴爾分析師使用的預期數字。接著他點擊了寄出按鈕。

普洛金花了幾分鐘吸收霍瓦特說的話，「好——如果你的數據是對的，顯然到時候會下跌。」普洛金回覆，「然而我必須告訴你，最近每次有人把數據丟給我，到最後我都會發現數據不對。所以我們必須再看看。」

斯坦貝格要普洛金在處理霍瓦特剛剛分享的資訊時必須特別謹慎。

「好。」普洛金回答。

普洛金心懷質疑地檢視霍瓦特給他的「數字」，他把這些「二手數據」用電子郵件寄給負責匯報戴爾相關資訊給科恩的薩克資本交易員安東尼·瓦卡林諾。接著普洛金從他自己的投資組合中賣了三十萬股，留下兩百一十萬股做多——依然是很高的持倉量。

瓦卡林諾的正式工作是「研究交易員」。他負責監控所有交易零售與消費者股票的投資組合管理人在做什麼事，確保科恩知道他們的一舉一動。科恩在私底下都說瓦卡林諾是他的「管道」。科恩知道他的投資組合管理人有時候會誤導他，對他說他們有多愛某支股票，接著又從自己的投資組合中把那支股票賣掉，或許是因為科恩的持股通常比管理人還要高，這麼做能讓他們自己的交易不受到科恩影響。他有五名研究交易員，他教導他們像獵鷹一樣追蹤薩克資本內部的交易活動。只要有人的交易與他的投資組合站在對立面，就算只有一股，他也想要立刻知道這件事。「你要看他們做了什麼事，而不是聽他們說了什麼話。」科恩不止一次這麼告訴瓦卡林諾。

瓦卡林諾立刻把「二手數據」轉寄給正在東漢普頓家裡工作的科恩。接著他撥了一通電話到科恩的手機上。

在電話上談了幾分鐘後，科恩開始賣出戴爾。在接下來的兩個小

時，他把做多的五十萬股全賣掉了。

那天下午，他們花了好幾個月討論與旁敲側擊的時刻到來了：戴爾在下午四點股市關門後立刻宣布收益。數字幾乎就像托爾托拉預期的一樣糟糕，低至百分之十七。隔天，股票從二十五點二一美元下降至二十一點七三美元，下跌了百分之十三點八，這是八年來最嚴重的拋售潮。科恩事先賣掉股票的舉動讓他避免了一百五十萬的損失。

「從頭到尾的決策都很棒，做得好。」斯坦貝格在有機會仔細檢視數字之後傳了訊息給霍瓦特。

霍瓦特讓自己花幾分鐘的時間沉浸在成功的喜悅裡。他做出正確的決定，帶來了改變。他傳了一封訊息給托爾托拉：「厲害啊！！！」

霍瓦特當時還不知道，他其實並不是薩克資本裡唯一一個像天才一樣用放空應對戴爾第二季度營收的人。托爾托拉和另一位同樣在托爾托拉資訊分享小組中的薩克資本分析師朗·丹尼斯，也在八月二十八日那天下午談過這件事，托爾托拉也分享了，有關於戴爾收入與毛利率的同樣資訊給他。在他們談話的一個小時之後，丹尼斯在CR本質的投資組合管理人也開始放空戴爾。在戴爾公布營收之後，托爾托拉傳了即時訊息給丹尼斯：「不客氣啊。」

「你太猛啦！！」丹尼斯回覆。「欠你一次。」他的上司擔保了他的賣空，這次交易賺進了八十萬的收益。

雖然好的資訊通常會帶來豐厚獎賞，但成功帶來的興奮之情幾乎轉瞬間就被「之後要如何再次重複成功」帶來的焦慮感給淹沒了。每次有效利用了內線資訊之後，他們對下一個季度的期待就會提高，然後是再下一個季度，以及更之後的下一個季度。找到更多優勢的壓力越來越大。就像毒癮一樣。

那天晚上，科恩寄了一封電子郵件給斯坦貝格。「戴爾的事做得很好。」他寫道。

「謝了。」斯坦貝格回覆。「這隻老狗還能繼續狩獵。」

---

6 註：Title III，意指「綜合犯罪防制暨街道安全法案第三篇」（Title III of the Omnibus Crime Control and Safe Streets Act），是規範通訊監聽的法案。

7 丹尼斯在二〇一四年針對內線交易的民事控訴和證管會進行和解，他同意從此離開證券企業，支付二十萬元罰金，但他沒有承認或否認指控。

8 戈亞的老婆沒有因為行為不當而被起訴過。

第三部



BLACK EDGE



## CHAPTER 8

---

## 第八章

# 線人

---

二〇〇九年一月的一個寒夜，一位年紀三十出頭、沒刮鬍子的寬肩男子正從翠貝卡的春分健身房往家裡走，冰冷的空氣使他縮著肩頸。這時大約是晚上八點半，喬納森·霍蘭德（Jonathan Hollander）剛結束九十分鐘的健身、舉重和循環訓練。他滿身是汗又飢腸轆轆，想要盡快買個食物外帶回家，再多工作一陣子。在他匆促地沿著莫瑞街往前走時，後面有人叫住了他。「霍蘭德先生！」

這聲叫喚聽起來不怎麼友善。他轉過身，看到一位穿著深色大衣的男人，微微敞開的衣擺讓他看見了男人腰帶上有一把槍。他身後站著另一名更高大的男人，衣著相似。

「你要去哪裡？」第二個人說。「我們需要跟你談談。」第一個人拿出警徽舉在霍蘭德臉前，近到他根本看不清楚，「我是大衛·馬庫，代表FBI來找你的。」他說，「我們想要跟你談談內線交易。哪邊比較適合談話？」

霍蘭德十分困惑。他現在的血糖很低，已經餓壞了。他的心跳速率逐漸提高，眼前的景象顯得有點不真實，幾乎有點如夢似幻。他告訴FBI的探員他需要進食，因此他們在尷尬的沉默中繼續走了兩個街區，進入街角一間光線明亮的全食超市。馬庫和他的搭檔站在一旁，看著霍蘭德用生菜沙拉吧的食物裝滿餐盒。「要幫你們買點什麼嗎？」霍蘭德一邊排隊往結帳櫃臺走一邊問，排在他前面的是一位穿著設計師款瑜珈服的女人。兩位探員謝絕了。

他們沿著樓梯往上走到座位區，坐在角落的一張桌前。霍蘭德吃

晚餐時馬庫開始說話，他的思緒不斷翻騰。

「我們知道，你在薩克資本工作時曾做過內線交易。」馬庫說。

「我們知道，你有罪。但你有辦法可以自救。」

霍蘭德努力試著保持冷靜。他知道遇到這種狀況時該怎麼做。還在薩克資本工作時，他參加過一種叫做「戰略行為評估」的訓練課程，學過要如何透過對方的肢體語言解讀欺騙的跡象。科恩找來了一組前任中情局特工，訓練他的員工學習這方面的技巧，他覺得這麼做能協助，公司的交易員與分析師判斷出其他公司的主管，是不是在隱瞞收益或會計方法等資訊。重點在於，對方是否顯得放鬆。霍蘭德回想著，坐立不安、捻起衣服上的纖維，或者不斷調整眼鏡都有可能是對方在說謊的訊號。他試著避開「老實說」或「坦白說」這一類代表著不誠實的常見用語。

霍蘭德在薩克資本時，是公司的菁英單位CR本質中的初級分析師。他和最頂層的人鮮少有互動。在交易時，霍蘭德必須獲得他的上司傑森·卡普的同意。雖然同事們不認為霍蘭德的判斷算得上萬無一失，但他在辦公室裡其實很受歡迎。他是個怪人。在工作之餘，他會到哈林區，當籃球教練志工教弱勢孩童打球，此外，他是曼哈頓市中心一間新潮墨西哥餐廳「角落」的持股人之一。他總是在運動時受傷，有時是肌腱撕裂傷，有時是肩膀脫臼。據說霍蘭德有一次因為某個人辱罵了他女友，而在酒吧大打出手，他一拳揍在對方臉上，導致手骨折。薩克資本的高階主管並不待見這種事情，所以卡普和其他同事告訴眾人，說霍蘭德是在打壘球時意外受傷的。

馬庫似乎很清楚，霍蘭德已經在數週前，離開了CR本質。自從薩克資本於二〇〇八年出現了，十六年來唯一一年的負成長，下跌了百分之二十八之後，公司已資遣了數十人。在取消了昂貴的花卉外送服務、全職按摩治療師與免費的思樂寶果汁之後，科恩開始執行，創立公司以來，最激烈的一次裁員。CR本質被關閉了。霍蘭德被開除了

——因此他成為了潛在的理想合作對象。

事實上，馬庫似乎對於霍蘭德在薩克資本工作時，做過的事知之甚詳。這位FBI知道，霍蘭德曾交易過連鎖超市艾伯森的股票——馬庫說，霍蘭德的一位朋友參與了這間公司的一次併購案，曾提前把消息洩漏給他。「我們逮捕拉梅斯了。」馬庫繼續說道，拉梅斯就是霍蘭德的那位朋友，他在倫敦的黑石集團工作，如今人在甘迺迪機場受FBI探員盤問。「你的另外兩個朋友也要入獄了。如果你不想自救的話，你也一樣要入獄。」

馬庫說，再怎麼掙扎都是沒有用的。來自華爾街的有錢人，在紐約陪審團面前一點機會也沒有。

霍蘭德氣壞了。這兩個探員把他當笨蛋一樣對待，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他承認道，沒錯，他的確有交易艾伯森的股票，但在那之前早有傳言說公司要併購了，而且他已經陸續買賣這間公司的股票六個月了。在薩克資本投資這間公司之前，他就已經整理出一整個檔案夾的財務分析資料了，其中有部分資料顯示，艾伯森持有的不動產價值遠高於當時的股價。他非常熟悉這個領域。在二〇〇三年於史丹佛取得企管碩士學位後，他就一直和他爸爸一起在馬里蘭州尋找「三重淨利租賃」（triple net lease）的投資機會。他們會買下連鎖餐廳或連鎖商店（例如澳美客牛排館或沃爾格林藥局）的不動產，接著，再把地產租回去給連鎖業者。承租方會負擔房地產的稅務與維持成本，所以做為交換，他們支付給房東的租金，會比一般行情還要低，但對於有辦法獲得低成本融資的房東來說，這依然是個很划算的交易。這種策略最適合熟知當地鄰里與市場狀況的投資人。

霍蘭德解釋說，這就是當初薩克資本僱用他的原因。他們想要他在不動產金融融資上的專長。艾伯森的交易對他來說，就只是應用這項專長的標準交易案。沒有任何違法的行為。

兩位探員似乎並不相信。馬庫提起了更多位霍蘭德在不同公司認

識的朋友，他說這些人最後可能都要去坐牢。接著，他從口袋裡抽出一張紙，戲劇化地把紙張攤開。那是一張擺了許多人物照的圖表，就像霍蘭德常在警匪電影裡看到的那種，通常這些照片會被釘在牆上，用各種不同顏色的繩子連在一起：這是共謀犯罪地圖。帆船集團的共同創辦人拉傑·拉賈拉特南也在上面，除了他之外，還有至少二十個投資組合管理人與交易員，有些是霍蘭德曾合作過的人，有些則不是。

霍蘭德認得正中間的那張臉。是史蒂夫·科恩。

「你對史蒂夫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馬庫說著指了指科恩的臉。他涉入了許多霍蘭德可能沒有注意過的可疑事件，類似鍋爐室詐騙那一類的案子。馬庫談論科恩的口氣，好像他是個黑幫分子一樣，「你會需要有人保護你不受他的威脅，但別擔心，我們會照顧你的。」

霍蘭德不知道這些話的真實性，或是吹噓的成分有多少，但他覺得很緊張。

「現在薩克資本裡已經有三個人，跟我們合作進行監聽了。」馬庫說。「你現在在這裡。」他一邊說，一邊指了指那張紙的邊緣角落，幾乎可以說是這張圖表的西伯利亞地帶。「你根本還不在這個名單之中。我們不希望你最後出現在名單裡。但你必須幫助我們來幫你。」他們希望他能成為線人。

霍蘭德說他需要考慮一下。

兩位探員讓他離開了，霍蘭德穿著邋遢的健身房短褲短袖，拖著沉重的步伐走回家。他的室友剛搬走，所以現在他是獨自一人。他抽出了所有與艾伯森有關的檔案，翻閱了起來。在FBI說的那件事發生的前一年，也就是二〇〇五年，他曾對CR本質的同事做過一次報告，當時使用的二十五頁PowerPoint簡報也在檔案裡。那次的報告，包括了非常詳細的財務分析，他用一個模型展現了艾伯森可以透過出售各

種資產賺進多少錢。他為了發展艾伯森的投資案，花了非常多心力。

他打電話給一位曾和他一起出去約會過幾次的女人，她是舒羅札律師事務所的律師。霍蘭德問她能否找一位律師來幫他的忙。

不到半個小時，大約十點半左右，他的手機就響了。電話那頭的人是彼得·納斯邦，薩克資本的法律顧問。

「我們聽說你被FBI找麻煩了。」納斯邦說。

霍蘭德嚇了一大跳。納斯邦是怎麼發現的？

「這種事很常見。」納斯邦說。「我們不認為你做了任何錯事。別擔心。我們會替你辯護，幫你支付律師費用，提供所有你需要的協助。一切都會沒事的。」

特別探員B·J·姜大步流星地穿越位於百老匯街上的聯邦大樓一樓大廳，往左轉入杜安街，逆著風洞效應帶來的強風，往弗利廣場走去。這是一個寒冷的三月早晨，風吹開了他的西裝外套下擺——他喜歡寬鬆的外套，可以遮掩住他總是掛在腰間的手槍。姜的手上拿著一包光碟，趕著要去見他在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的同事。

姜已經花了一年多的時間，調查拉傑·拉賈拉特南的案件。涉案人已經遠遠不止拉傑了，還包括了遍布華爾街的數十名交易員與避險基金經理人。最近這幾個月調查的進度，十分令人滿意。FBI成功找到了一位願意合作的對象，利用他來蒐集可以對付交易員的證據，接著又申請了能夠用在一位新交易員身上的監聽許可。每次有新的監聽對象，FBI就能累積更多錄音，讓姜和其他探員能利用這些錄音，找到更多願意合作的證人。調查名單越來越長，姜覺得自己的腦袋裡，已經很久沒有出現過這個案子之外的任何事物了，他不斷在腦海中反覆拼湊這些拼圖碎片，計畫下一步。

對於偵辦此案的FBI調查員與檢察官來說，如今他們已經很確定拉賈拉特南會被宣判有罪了。現在的問題在於，他們還能抓到多少人

一起定罪？從開始監聽至今已超過一年，他們將要決定是否該進行下一步。他們已經掌握了與拉賈拉特南及其朋友有關的大量證據，或許已遠多過他們的需要了。但每天的新錄音裡都充滿了新的名字，別間基金公司的其他交易員，也涉及了內線交易，他們又會針對這些交易員展開新的調查。每項調查都必須占據寶貴的資源與時間。在決定已經抓了夠多魚、應該把網子拖回船上之前，他們應該再繼續調查多久才對呢？在逮捕之前的等待時間越長，拉傑和其他人就越有可能發現自己即將要被逮捕，因而湮滅證據甚至離開美國。FBI、曼哈頓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的檢察官，以及在證管會的合作官員彼此爭論，是否應該在不逮捕的情況下，繼續調查，看看還能抓出多少交易員。他們很清楚，一旦拉傑被逮捕了之後，所有華爾街的人會立刻警覺到FBI正在監聽他們的手機。

更重要的是，政府知道逮捕拉傑會讓他們的最終目標，也就是史蒂夫·科恩，以及他手下的數百名交易員與投資組合管理人，全都警覺到自己就是下一個目標。

他們此時的最大挑戰是，這個案件的兩位主要FBI探員姜和大衛·馬庫，正在進行一場激烈的地盤爭奪戰。馬庫像姜一樣，是個優秀的調查員。只要他們從監聽內容或合作對象身上，找到了新的可靠線索，兩人就會搶著要先調查。由於他們追查的內線交易圈太過複雜，影響範圍多達數十間彼此連結的避險基金、律師事務所與許多高階主管，所以他們時常出現交集，其中一個探員正在追查的證人，有可能會在途中突然出現在另一個探員的案件中。有時馬庫花了好幾個禮拜每天工作十六個小時蒐集證據——到最後卻發現姜早就已經在調查同樣線索了。

雖然他們彼此互相競爭，但兩人的調查技巧都非常高明。在曼哈頓聯邦檢察官辦公室裡，和他們合作的幾位檢察官都會開玩笑說，要是能把這兩個人加在一起的話，他們就能得到一位無人能擋的超級探

員，到時候地球上所有證券犯罪都會被斬草除根。

姜在抵達聖安德魯廣場街一號時，正努力擺脫心中的競爭意識，他搭乘電梯上樓，去見證券調查小組的組長雷·洛希爾。他來這裡的目的，是要和馬庫以及另外兩位同樣在調查此案的檢察官安德魯·麥可森與利德·布洛茲基，一起發想新方法，並討論接下來要如何進行調查。這兩位FBI探員雖然有些不同，但他們至少在一件事情上意見相同：他們有足夠的證據，可以把調查範圍擴大到拉賈拉特南及其親友圈之外，對避險金融業發動更大規模的攻擊。他們渴望能更進一步。麥可森和布洛茲基對視一眼。這個提議非常誘人。這麼做的好處顯而易見：他們將終結這個強大產業中，處處皆是且多數時間，都隱藏於黑暗底下的腐敗狀態；他們將提起一系列振奮人心且會登上頭條的告訴案；他們將反駁，所有堅稱執法人員遇到華爾街案件只會閃邊站的批評者。

他們的上司洛希爾問他們，若繼續接下來採取攻擊的話，會有什麼風險。

兩位FBI探員回答，這個嘛，他們追捕的人數和找到的合作對象越多，就越有可能會有人走漏風聲。目前為止整個調查行為都還是機密，知道這件事的人屈指可數，大部分都在這間辦公室裡了。但若他們想要追查最大的目標，就必須找更多人來合作，自然就會增加消息外流的風險。洛希爾與檢察官都同意，FBI探員接下來的第一步，應該是整理他們從新監聽紀錄中獲得的證據，開始接觸幾位新交易員——過去曾替拉賈拉特南及其伙伴李洲彬工作，現在在加州做避險基金經理人的阿里·法爾；同樣人在加州，正在經營自己的投資調查公司的卡爾·莫特伊；以及波士頓的一位基金經理人史蒂夫·富圖納——試著說服他們和FBI合作，看看能獲得什麼新資訊。他們全都同意這一步很冒險。要是可能合作的證人叫他們見鬼去吧，接著跑去警告朋友們說FBI在監聽，就會導致整個調查分崩離析。

兩個FBI小隊都選擇了四月一號。姜會先去接觸法爾，馬庫則會去找莫特伊談談。另一位探員則會去說服富圖納跟他們合作。他們希望能在第二季收益出來之前，找好新的合作對象並設置好新的監聽，因為到時候內線交易的數量會大幅增加。姜立刻就開始計畫自己的行程，訂好了航班和飯店。

之前他們在調查中也曾遇過類似的時刻，讓他們覺得新事件似乎會影響往後的發展，但這次的狀況似乎更重要。四月一號到了，布洛茲基、麥可森和其他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的人，都緊張地等著這次的計畫將帶來的結果。他們花了一年筋疲力竭進行密集調查得來的成果，會不會在這一天之內就全都付諸東流呢？他們就快要揭曉這個案件有多穩固了。

兩週後，在二〇〇九年的四月十六日，B·J·姜的新合作證人們，來到了曼哈頓市中心的聯邦檢察官辦公室。雖然阿里·法爾和李洲彬是摯友，又曾一起經營過避險基金公司，但兩人都不知道，對方也在這棟建築裡。姜在加州時是分別找上這兩人的，他們也各自同意了，要和FBI合作抓住避險基金裡的人，至少理論上來說是如此。就FBI所知，自從姜初次在兩人家門前的草坪上和他們對話之後，他們就沒有和對方說過話了。

一位探員在大廳接阿里·法爾，把他送到六樓的會議室。在確認電梯裡的人離開之後，再由安德魯·麥可森把法爾的合夥人李洲彬接到五樓去。麥可森和另一位檢察官喬許·克萊恩，在這兩間會議室之間不斷往返，試著表現出一切都很正常的樣子。他們的目標是讓兩人彼此站在敵對立場，壓制他們答應全力配合，同時又不能讓他們疏遠對方。這是個十分微妙的情勢。

「欺騙聯邦探員是另一項獨立罪行。」克萊恩提醒李洲彬。如果他在調查過程中說了假話，他們可以起訴他做偽證。

一開始，李洲彬和法爾不願意承認他們做過任何違法的事，這是



合作的第一步。檢察官對他們提出了之前姜就說過的論點：唯一能避免被起訴的方法就是合作。他們的策略是播放一小段錄下來的對話，內容要足以證明政府真的擁有證據——但同時又不能洩漏他們是如何獲得這些證據的。而李洲彬和法爾則遵從律師的指示，在確知政府是不是在虛張聲勢之前不說太多話，也不承認任何事。

「我什麼事都沒做。」李洲彬說。「我去臺灣和幾個公司的人見面，但我不知道收入金額。」

「真的嗎？」姜說。「不知道收入金額？」

姜打開筆電，播放一個數位音檔，李洲彬很快就聽到了一間半導體製造商輝達公司的營收金額。政府持有證據能證明李洲彬每季都付兩千美元給亞洲一小群顧問，他們會蒐集半導體公司的內線消息交給李洲彬。

「好了。」姜說。「別再廢話了。」

李洲彬和法爾提心吊膽，不知道該怎麼辦。一般來說，被起訴嚴重罪名的人，常會陷入非常痛苦的情緒。他們難以入眠，求助藥物幫助，且受到各種情感糾紛、財務問題、憤怒的另一半和焦慮症所困擾。李洲彬的個性比較冷靜。他似乎比同為伙伴的法爾，還要更善於分析，較不情緒化。法爾則似乎隨時都要崩潰了。兩人擔心的都不只是自己，也很擔心他們的公司會怎麼樣。

李洲彬的律師在中途把麥可森拉到一旁，「我想要幫我的客戶，我想要幫你，但你得先幫我釐清現在的狀況。」他說，「你們有哪些跟我的客戶有關的證據？跟我透露一點，讓我確定合作是合理的選擇。」接著，姜又播放了更多錄音檔。

「這是你唯一的機會。」克萊恩對李洲彬說。「如果你不合作的話，我們就會起訴你、宣判你有罪，然後把你關進監獄裡。」

雖然速度緩慢，但李洲彬和法爾終究慢慢放棄了抵抗。

李洲彬和法爾必須做的頭幾件事之一，就是在不受華爾街其他朋

友懷疑的情況下，關閉他們的基金公司。一旦他們成為FBI的線人，他們就不能再繼續為投資人交易了。但基金公司的狀況相對來說算是很不錯，去年的報酬率高達百分之十，所以毫無理由地突然關閉公司，必定會引起質疑。他們必須編一個理由。在FBI聯絡人的幫助下，他們同意在表面上告訴其他人，停業的原因，是他們兩人一直無法談妥公司的利潤分配。李洲彬成為失業者的消息，一傳到紐約，其他避險公司的工作邀請立刻如雪片般飛來。

李洲彬和法爾現在正式成為B·J·姜的個人助手了，他們無論何時都必須以極快的速度，回應姜的任何要求，從打電話給前同事，一直到帶著監聽器約他們出來見面取得錄音都包括在內。若FBI提出要求，他們甚至必須背叛自己最好的朋友。

雖然拉賈拉特南經營的避險基金公司規模很大，但政府單位越來越覺得薩克資本，才是真正的太陽，其他人都只是行星。FBI探員從無數管道聽說過，科恩是拉賈拉特南覺得最有競爭力的基金經理人。拉傑只要能僱用到曾在薩克資本工作的交易員——就算是科恩開除的交易員——就會覺得十分自豪。華爾街的人一天到晚都在說，史蒂夫·科恩是傳奇人物，是業界翹楚。而科恩的公司在FBI眼裡，依然只是影影綽綽的影子。他們下定決心要找出更多資訊。李洲彬從一九九九年到二〇〇四年，都是薩克資本的半導體分析師。他很有可能知道科恩的基金公司是如何運作的。

李洲彬把薩克資本的狀況告訴姜。他解釋說，他以前也曾在其它投資公司工作過，但他一進入科恩的基金公司，科恩的員工就不斷逼他要表現得更積極主動。李洲彬覺得唯一能滿足這些人的方法，就是取得內線消息。李洲彬在薩克資本工作時，科技公司正逐漸把製造工業從美國轉往亞洲。他的中文流利，又認識住在臺灣和中國的人。多數臺灣公司並不在意美國法規，也不在意他們分享給李洲彬的資訊，是否違反了那些法條。李彬洲耳目聰明，很清楚在得到這些資訊後該

如何處理。經過了一段時間後，他逐漸對整個半導體製造業發展出了直覺反應，有辦法想出能帶獲利的交易計畫。

李洲彬也描述了薩克資本的內部狀態及其不同尋常的結構。薩克資本的組織構成就像腳踏車輪一樣，輻條是由大約一百位投資組合管理人，以及他們手下的分析師與交易員所組成。科恩是輪軸，位於一切的核心。資訊則推動輪子前進。每個小組都有各自專精的產業，其中包含了三十多支股票——科技、醫療保健、像目標百貨或奇異那一類的消耗品公司——他們必須和其它小組競爭，比較誰能想出可以賺進最多錢的交易計畫。

這些小組鮮少彼此分享想法，只把計畫告訴科恩，科恩會從中挑出最好的一個，親自做交易。這種執行方法與多數避險基金公司大相逕庭，通常人們都傾向於一起計畫同一個投資組合，而非彼此針鋒相對。科恩能看見周遭的每個人在做什麼，但這些人卻都不知道彼此的狀況。

如果科恩發現有人沒有告知交易計畫就交易的話，他會勃然大怒。如果為他工作的人因為愚蠢的原因而賠錢，有時就算只賠過一次錢，都會讓他以超出一般人想像的方式發火。李彬洲說，表現得夠好的交易員能拿到和專業運動員不相上下的薪水。但如果表現得不好，那麼他就會像一個糟糕的投資一樣，立刻被拋棄。這不是個能讓人快樂工作的地方。

李洲彬補充說，他的一部分工作就是挖出內線消息，讓科恩能藉此進行交易。「他們認為我應該打電話給各家公司，取得數據。」他說。他描述薩克資本是個「骯髒」的地方。

這正是姜想要聽的內容。

李洲彬也解釋了薩克資本的組織架構，是如何使科恩避免和低階交易員與分析師的行動扯上關係。所有交易計畫在交到科恩手上之前，都要透過層層投資組合管理人，以指定代碼描述這些計畫的可信

程度——他們把「高確信評級」的計畫交給老闆時，可能根本不會解釋為什麼分析師會這麼確定消息的可靠程度。科恩想要的是，保證能賺錢的計畫。他不想知道這些計畫是從哪裡來的，或者他的交易員是透過什麼手段得到消息的。

由於李洲彬已經離開薩克資本五年多了，所以他提供的特定交易案資訊已經太舊了，無法起訴。但他對於這整個科恩世界的見解，對FBI來說，具有很高的啟發。

一開始，姜還不太確定他要如何應用李洲彬告訴他的資訊。這是一間營收極高的避險基金公司，他們似乎每次交易都能站在正確的位置，好像能夠預知未來一樣。這間基金年復一年地賺進鉅額利潤，不像其它基金公司一樣會經歷興衰。在那裡工作的分析師與交易員都被逼得很緊，必須賺進利潤，只要他們成功讓公司賺錢，就能獲得極高的獎金。

「好吧，所以現在要怎麼辦？」姜想著。對員工施壓並不違法。如果這麼做違法的話，華爾街大概就有一半的公司都要關門大吉了。

但接著姜開始比較李洲彬告訴他的事，以及他從其他華爾街消息來源聽到的事。其它避險基金公司的交易員在和他談話時很常告訴他：「你覺得我的基金很髒？你真應該去查清楚薩克資本在做什麼。」根據他們告訴姜的話，眾人都認為，薩克資本的交易員會想辦法取得內線消息，甚至試圖透過散布假消息來操縱股價。

「這一定不只是謠言而已。」姜想著。

對於正在處理內線交易調查案件的人而言，這件事的牽連層面極廣。在決定下一步該往哪走時，他們必須面對許多困難的問題，權衡可能得失。他們費盡心血、花了好幾個月監聽、找人合作、工作到深夜，又找到了這麼多證據，但會不會到了最後，他們能起訴的只有拉傑·拉賈拉特南和他的兩、三個朋友？又或者他們能提升這個案件的層級，起訴這種已滲透了華爾街的貪婪、腐敗、不擇手段的文化？

他們面前有兩條可能的新途徑，能讓他們更進一步擴展調查範圍，這兩條路都充滿野心。

第一條路是抓住機會打進錯綜複雜的專家網絡公司業界，投資人付錢給這些公司，以便聯絡上市公司內的員工進行諮詢。避險基金產業中，有很多公司都在使用這項專家網絡服務——一旦有兩、三間基金開始利用這種服務，所有人就都必須群起效仿，才能趕上競爭對手。調查人員明顯看出，有許多專家網絡提供的服務只是煙霧彈，是用來隱藏內線交易的。他們注意到這些交易員會利用這些資訊賺進大把鈔票，使其他投資人因此付出代價。

第二條路是把目標定在蒐集足夠證據起訴科恩。若他們能關閉薩克資本，對避險基金產業的其它公司來說，絕對會有殺雞儆猴的作用。

若想要執行專家網絡計畫的話，接下來該做的事顯而易見：他們需要更多監聽許可。從姜以及其他探員在五、六個電話錄音檔中聽到的資訊看來，FBI認為「首要全球研究」（Primary Global Research，簡稱PGR）是最糟糕的共犯之一。李洲彬為了示範專家網絡的電話內容，假裝成避險公司投資人聯絡了PGR的顧問。

對姜來說，專家網絡商業模式的整個概念，聽起來就非常腐敗。他能看出一定有某些專家顧問會頻繁受到僱用，因為避險基金產業的人會謠傳，這些專家有多「厲害」——從姜的角度來看，厲害的意思就是，他們提供的資訊有可能是違法的。這些精明的避險基金員工何必花好幾千元，從這些顧問身上，取得別的地方也能找到的公開資訊呢？有些和PGR交易的基金公司懷疑，PGR會把「最厲害的」顧問留給付最多錢的客戶。那付最多錢的客戶是誰呢？PGR最大的客戶就是在二〇〇九年支付了五十二萬美元的薩克資本。

兩位FBI探員大衛·馬庫和詹姆斯·辛科開始蒐集證據，想要申請監聽PGR電話的許可。他們很確定一定能從這間公司查到更多案

件。

此時姜和馬庫之間的緊繃對立狀態，已經變得眾所周知了。這兩位探員分別帶領兩個FBI調查小組（姜帶的是C-1，馬庫帶的是C-35）調查內線交易，他們在前一年像是狼群一樣，不斷在對方的地盤徘徊。每次只要其中一人想要接觸新的合作對象，他都必須先和對方的調查小組確認，自己的行動會不會打亂對方正在做的事。而兩位探員都不想洩漏自己的行動，導致兩邊的調查進度都被拖慢。雙方都不斷試圖從正在發生的事件中獲得好處。

姜知道了專家網絡案件是由馬庫負責領導之後有些氣憤，他爭論說在他們從李洲彬和阿里·法爾的監聽線路上發現這件事之後，是他最先收到華爾街的人透露PGR相關消息的。證券調查小組的組長洛希爾向來擅長處理人際關係，他花了許多時間想使雙方能和解。但到了最後，就連他的無盡耐心，也受到了莫大考驗。姜和馬庫之間的戰爭，變成了辦公室裡的笑話。在PGR的爭吵結束後，洛希爾厭煩極了，他命令這兩個人到他的辦公室報到。

「你們兩個必須談談。」他說。他告訴姜和馬庫，除非他們彼此和好，否則不准離開，這件事沒有轉圜的餘地。說完後他離開了，留下這兩人獨處。兩位探員不情不願地承諾會試著好好相處。

本著互相幫助的精神，調查內線交易案的檢察官與FBI探員，再次聚在一起，發想追捕另一個目標史蒂夫·科恩的方法。為了滿足起訴條件，他們基本上有兩個選擇：一是找一個合作對象，這個人必須和科恩足夠親近，能夠帶著監聽設備蒐集他正在違法交易的證據，二是試著申請監聽科恩的電話。

如果他們想要監聽電話，他們就必須找現在的合作對象，設法引導科恩在講電話時提及違法活動，如此一來他們才能申請監聽許可。如果他們想要再找一個和科恩較親近的人幫助政府，他們就需要證據，才能逼迫對方合作。他們難以選擇，要接觸科恩的哪一個心腹來

合作。這個人和科恩的感情要夠好，他才有可能得知與交易相關的入罪資訊，但他和科恩的感情又不能太好，否則他就會告訴科恩FBI正在追查他。

在討論他們該選擇監聽電話還是找人合作的問題時，馬庫和姜的意見想當然爾是相左的。姜爭論說李洲彬已經是一個很適合的合作對象了，他曾替科恩工作，能夠輕而易舉地用電話聯絡上他，蒐集申請監聽需要的證據。

而馬庫則找出了另一個潛在的合作對象：薩克資本的投資組合管理人迪帕克·派托。派托為薩克資本管理價值五億美元的投資組合，似乎很受科恩信任。馬庫確信，派托一定會願意合作。只不過他需要更多時間做準備。

檢察官不確定他們能否等那麼久，所以馬庫只能驚愕地看著洛希爾和其他小組成員，決定不找派托合作，他們選擇了要監聽科恩的電話。姜開始訓練李洲彬，讓他做好打電話給科恩的準備，想辦法取得他們需要的證據。姜想出的計畫是讓李彬洲打電話給科恩，問他能不能回去舊職位工作。他可以提起過去曾有過的「優勢」，列出他所有寶貴的人際關係，誘使前任老闆答應。如果這個計畫成功了，他們不但能獲得監聽許可，還可以在薩克資本中安插內鬼。

FBI已經知道科恩有「週日計畫會議」的習慣，他的投資組合管理人會在會議中打電話給他，描述自己那一週的交易計畫，探員們決定，要把目標放在這些電話上。然而，他們不確定通常科恩會在哪裡接這些電話。他們必須選擇一條電話線申請監聽，共有四個選擇：他在斯坦福的辦公室電話、他在格林威治的家用電話、他在東漢普頓家裡的電話，以及手機。他們最後決定監聽格林威治的電話。姜和麥可森準備好了「第三篇」的申請文件，希望法官能允許，他們從七月開始監聽科恩家裡的電話三十天。正好是公司公布第三季營收的時間。

然而，FBI與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忘記考慮到，一個很重要又顯而

易見的影響因子：紐約市在夏季的溼度，很常達到雨林等級，金融產業的所有重要人士，都會逃到漢普頓去。一般來說，華爾街高階主管的妻子會帶著小孩和管家一起搬到漢普頓，主管自己會每天通勤到紐約市上班。在七月至八月這段時間，總是會有載著億萬富翁的水上飛機與直昇機，像無人機一樣在長島的天空上盤旋，科恩時常身在其中一架飛機上。在政府監聽的頭一個月，他很少出現在格林威治的家裡。儘管如此，檢察官依然利用這條線路上的幾次對話成功申請了額外延長三十天監聽的許可。

姜每天都會打給麥可森，告訴他監聽帶來了哪些成果，但科恩顯然是個遠比拉傑·拉賈拉特南還要慎重的資訊中間人。一般來說，科恩的投資組合管理人打電話來時，只會談一些模稜兩可的東西，例如「我和我認識的人談過了」，接著再告知營收數字和其他數據。他們根本找不到任何能夠在法庭起訴他的關鍵資訊。他們討論的「我的人」有可能是任何人，或許是公司內部的顧問、外部的顧問，甚至是另一位基金經理人。薩克資本的投資組合管理人，有時候還會用暗語轉述資訊。

其中一通電話讓調查人員特別興奮：他們聽見一位分析師在電話裡告訴科恩一些可疑的數字，分析師說數字來源是「渠道調查」，也就是觀察某間公司的供應鏈中各種不同的節點，藉此得知公司的營業狀況。然而這個證據依然不夠明確。

在聽過科恩的電話之後，檢察官覺得科恩這種人應該會在和許多人對話時，使用讓人極其難以證明雙方涉及任何不當行為的用語，來談論內線交易。他對話的內容似乎都立基於雙方已事先瞭解他們將要討論什麼，也很清楚資訊的來源。拉傑在講電話時，自大又毫無防備，總是把握每一個機會告訴所有人他的聯絡網有多廣，但科恩卻是個小心謹慎又工於心計的人。

用在科恩電話上的第二次監聽權限，已經到期了，法官不願意再



延長。

二〇〇九年八月十六日傍晚，證券交易管理委會紐約辦公室的一支電話響了。執業律師桑賈伊·瓦德瓦（Sanjay Wadhwa）的目光，從辦公桌上堆積如山的文件上轉到窗外，這扇窗戶正對著高盛公司的公司健身房，許多穿著緊身運動短褲的投資銀行家在那裡舉重與使用跑步機。在華爾街，多數賺得了錢的投資銀行，都把全球總部設立在附近，從世貿中心往北邊走幾個街區就到了。瓦德瓦的位置能一目了然地看見銀行十樓那座鬱鬱蔥蔥的屋頂花園，造價可能高於多數政府律師一年薪水的五倍。

瓦德瓦試著不去思考這件事。

典型的證管會員工腦中在思考的通常只有兩件事：若他或她去了大型律師事務所能多賺多少錢，以及他或她為了打擊華爾街的過度行為而放棄了去大型律師事務所的機會，卻沒有獲得多少讚揚。八十年來最大的金融危機發生還不到一年。上一個秋天，雷曼兄弟破產了，許多銀行倒閉，數百萬人眼睜睜地看著自己退休儲蓄金的價值，隨著股市崩盤一路下跌。房價驟跌，人們因此發現投資銀行拼湊出來賣給全球投資人的低等次級房貸是一種腐敗的機制。伯納德·麥道夫設計出價值兩百億的龐氏騙局也被揭發，同時被揭發的還有證管會在過去數年來對明顯警訊的忽視。士氣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靡。

證管會在一九三四年成立，這數十年間以來一直是華爾街又敬又怕的單位，證管會的律師對於他們的裁量權與政治獨立性感到很自豪。然而近幾年來，證管會的文化有了改變，整個機構中都瀰漫著無能為力感。上級長官公開阻撓證管會執法人員的執法行動，他們申請傳票時，必須經過多達四層的管理許可，時常要花上好幾週的時間。這有很大一部分反映了證管會的主席克利斯多佛·柯克斯的政治傾向，他是加州共和黨議員，在二〇〇五年由喬治·W·布希指名上任。柯克斯擔任主席時的態度並不積極，絲毫不打算隱瞞自己堅定支持自

由市場與重商的立場。他覺得監管機構不應該對華爾街的大銀行與主要投資人指手畫腳，金融機構可以自己監督自己是否有糟糕的舉動。

證管會的氣氛讓瓦德瓦感到很挫折，但他不會被擊垮。雖然大環境不好，但他熱愛這份工作。他花了過去兩年的時間低調追查拉賈拉特南的案子，這是他目前職涯的最大突破。此案件始於二〇〇六年證管會接到的一個常見違規申訴，之後慢慢發展成他經手過的案件中最重要計畫之一。這次的調查是這輩子最令他激動的經驗之一。

瓦德瓦出生於印度，在十九歲搬到美國，但他依然深受原生國家的左傾政治立場影響。他的父親曾是加爾各答一間公司的高階主管，公司的主要業務是為英國民生用品企業生產紙製包裝，他的母親是學校老師，在印度這個充滿痛苦貧窮階級的國家中，他們家的財務狀況相對富裕。瓦德瓦的父母在一九七〇年代決定帶著三個孩子搬到佛州，逃離政經狀況每況愈下的印度。由於印度對資產外移的限制很高，所以他們家在離開時失去了一切。瓦德瓦的父親必須到萊愛得連鎖藥店當理貨人員，瓦德瓦也和他一起工作，幫忙維持家庭開銷。而後他從德州一間名不見經傳的法律學校畢業，又在紐約大學取得碩士學位，進入影響力極高、與華爾街密切合作的世達律師事務所擔任律師，度過了不太快樂的幾年。在二〇〇三年，瓦德瓦申請了證管會的工作。他在進入證管會後，馬上就開始追查內線交易案件。

他在二〇〇九年的夏天和FBI一起密切地查拉賈拉特南，並循線查出其它避險基金案件。他和其他一起調查內線交易案的FBI探員有時候每天要聯絡好幾次。

瓦德瓦的電話螢幕上沒有顯示來電號碼，這只代表一件事。瓦德瓦抓起電話。

來電的是姜。「聽好了，我現在不能描述太多細節，」他說，「但我有理由相信去年夏天薩克資本發生過大案件。高金額、高利潤交易。當時公司裡有很多人都在談那件事。」

瓦德瓦當然知道薩克資本及其神祕創辦人。科恩的名字在拉傑的案子裡出現過好幾次。他知道薩克資本在華爾街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科恩賺錢的方式是用極高的金額去賭股價會上升還是下降，照理來說，這種賺錢方式不會持久，但科恩卻藉此累積了鉅額個人財富。他不是那種會把大筆財富都投資在某幾間公司裡並持倉數年，長期浸淫在商業模式又理解經濟槓桿的那種投資人。科恩和華倫·巴菲特是完全相反的兩種人。

姜沒有在電話上向瓦德瓦詳細解釋「大案件」是什麼。雖然他們已經一起工作好幾個月了，但依照法律規定，姜不能把他獲得的某些資訊分享給民法相關的執法單位，其中包括了任何在證管會工作的人。與監聽有關的資訊尤其如此。

「你知道是哪個產業嗎？」瓦德瓦問。

「製藥。」

瓦德瓦的辦公室裡鋪天蓋地都是文件。裡面有成箱的檔案，還有一疊疊的訴狀、書面證詞與傳票申請書，且在理應被拿來打盹，卻從沒發揮過這種用途的沙發上擺滿了紙張，簡直像是沙發布上的花紋。窗臺上堆著泛黃的《華爾街日報》。這裡算不上證管會最凌亂的辦公室，但站在其中的瓦德瓦卻與環境形成了對比，他的鬍子刮得乾乾淨淨，總是穿西裝、打領帶。

證管會追蹤與回報股市可疑行動的機制非常過時。金融執法單位就像是一個悲傷的老圖書館管理員，在全世界都已經數位化許久之後，還在檢視一張張紙卡目錄。而且，這些管理員還必須負責確保每日都有數兆美元流通的市場是否穩定。政府鼓勵銀行員工或投資人在留意到奇怪的狀況時——例如在某間公司宣布併購的前一天，突然出現大量選擇權交易——去告知美國金融業監管局（Financial Industry Regulatory Authority，簡稱金管局）。接著，金管局會迅速產出轉介

文件——基本上會是一封信，信中會用不明確描述細節或脈絡的方式，指出曾發生的可疑交易。這些轉介文件會被送到證管會，照理來說接下來就應該由證管會接手調查。

問題在於，他們不會為了拼湊證據付出太多精力。金管局的轉介文件是證券詐騙案的關鍵核心，然而文件被送到華盛頓特區證管會的市場監督部門後，會被歸檔到獨立的資料庫中。文件從此就留在那裡了。

接到姜的電話後，瓦德瓦打電話給市場監督部門的主任。

「我們有沒有在去年夏天收到金管局發來的轉介文件，內容是有關於一間叫薩克資本的基金的高額交易？」瓦德瓦問。「時間應該是在某些公司宣布重大事件前後……」他知道多數能帶來大筆利潤的交易，都發生在能使股價出現戲劇性上升或下降的事件前後。

「我正好也想跟你提這件事。」部門主任笑著說，「前幾天我正好因為這裡的一個轉介案回彈了，所以又翻了一下。」他說的回彈指的是沒有任何證管會律師同意調查，所以案子又被還回來了。

「真的嗎？」瓦德瓦問。「什麼案子？」

「喔，你知道的，就是轉介案嘛。」部門主任模稜兩可地說。「總金額大得不得了。」

瓦德瓦問他這個案子是多久以前轉介過去的。

「快一年了。」他說。

這個回答讓瓦德瓦有些尷尬。主任解釋說，他已經在執法部門裡「到處推銷」好一陣子了，想要找人查這個轉介案。他找了華盛頓特區辦公室裡的好幾個副主任，但沒人想處理這件事。

證管會若想要成立內線交易案，必須先證明有違法洩漏資訊的行為，並證明涉嫌的交易員曾聯絡過能從公司內部取得內線消息的人。然而，在證管會專職律師利用傳票挖掘出枯燥無聊的一大堆數據之前，他們必須先取得委員會的正式許可，才能寄出傳票並取得文件。

至少，他們很確定委員會中的共和黨派一定會提出一大籬筐的問題。

如此看來，轉介文件其實沒有條件能像政府鼓勵的那樣能快速獲得「統計數據」。

「不如把那個轉介案交給我吧？」瓦德瓦說。

隔天瓦德瓦收到了一封來自市場監督部門的電子郵件，夾帶檔案就是轉介文件。「我的老天。」他一邊看文件一邊想。「這一定就是B·J說的那個案子。」

「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九日下午五點，伊連藥廠與惠氏藥廠的科學家在芝加哥阿茲海默症國際研討會上，發表了他們已發展到第二階段的阿茲海默症藥物測試結果。」於二〇〇八年九月五日初次寄出的這封信寫著，「此事件受到媒體、調查分析師與機構投資人的廣泛關注。」信件繼續描述道，薩克資本避險基金在新聞發布的兩天前，開始用十五個帳戶進行了值得留意的營利交易。據估計，薩克斯本賺取的利潤與避免掉的損失金額，共高達一億八千兩百萬。信件寫道：

「由於這幾次適時交易的規模極大且潛在淨利極高，我們將此案轉介給證管會。」一開始是一間名叫加拿大皇家銀行資本市場的證券經紀公司中的交易員，注意到了他們的交易，因而提出申訴。

瓦德瓦讀到這裡時，忍不住想知道薩克資本裡還有多少類似的事件正在發生。他開始思考哪一個人選最適合接下這樣的新案件——他覺得這個案件有可能會發展得比拉賈拉特南案更大。

紐約辦公室的新課長艾蜜莉亞·科特雷爾的小組中有一位新律師，名叫查爾斯·萊利（Charles Riely），他的案件負荷量不算高。

瓦德瓦寄了一封電子郵件給萊利。「嗨，查爾斯，你能過來一下嗎？」

萊利收到瓦德瓦的信時，剛從夏季假期回到崗位。萊利年輕又充滿熱忱，是個道德觀念嚴謹到不可思議的人，他已進入證管會一年了，還沒立過案，他對此感到很挫折。

他匆匆穿越分隔他和瓦德瓦辦公室的走道，瓦德瓦和科特雷爾已經坐在會議桌前了，他坐到科特雷爾身邊，「我想給你們看一個案子。」瓦德瓦說。他打開伊連藥廠的轉介文件，放在他們兩人的桌前。兩人看向面前的文件。

根據證管會最近的調查脈絡來看，這個案件涉及的金額高到令人目瞪口呆。在瓦德瓦花了過去三年清醒時的每一分鐘調查的拉賈拉特南案中，他們只在十一個交易中找到五千五百萬元的違法獲利，這已經是證管會有史以來辦過最大的內線交易案了。而薩克資本的「幸運」藥廠股市交易案，徹底擊敗了拉賈拉特南一案。幾乎不可能有任何資深基金經理人，會把這麼高的金額押在他們不確定的事情上。

瓦德瓦說，薩克資本這個名字以前就出現過了。證管會律師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這項轉介文件中的資訊會不會有錯。在他們的經驗裡，很少會有基金會在一、兩支股票上壓上這麼大的賭注。對交易員而言，風險管理是成功的必要因素之一。在這一行裡，若你時常把投資金額，拉高到一旦失敗就會毀掉整間公司的話，你是不可能撐太久。或許這份資料有什麼地方弄錯了，又或許買股票的有好幾個人。

證管會裡沒有多少能調查的資料，但這份轉介文件有潛力能帶領證管會，進入華爾街聲名最狼籍的其中一間公司薩克資本中。萊利的心情越來越激動。或許這個案子就是他引頸期盼已久的破口。

在二〇〇九年的整個夏天與秋天，B·J·姜一邊拼湊有關薩克資本和科恩的資訊，一邊用電話紀錄器（pen register）監測拉傑·拉賈拉特南的電話，隨時注意他是否正在計畫離開美國。每次拉傑撥電話或接電話，姜都會確認電話號碼。他已經很熟悉拉傑的通訊模式了，也很清楚他通常會和哪些人通話。

十月十五日凌晨，姜因為手機的簡訊鈴聲從睡夢中驚醒。拉賈拉特南的電話線有動靜。一開始，他不打算花時間檢查，因為時間還是

大半夜，但接著他決定還是要確認一下。姜看了一眼，發現拉傑打給了他女兒。當時是凌晨三點，在這個時間點打給任何人都不太對勁。姜幾乎是下意識地開始著裝；他很確定接下來這一整天，將會出現戲劇性的轉變。他聯絡了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衛局辦公室，他們負責監管邊境出入，他們說拉傑剛買了一張隔天十月十六日到倫敦的機票。這個消息引起了他們的最高警戒。姜打電話給上級長官告知這個緊急事件，他們一起把其他FBI紐約辦公室的人都叫醒。

姜衝出家門，跳上他的緊急用車福特維多利亞皇冠，飆上紐澤西高速公路往辦公室趕去。檢察官都同意他們不能讓拉賈拉特南坐上飛機前往倫敦。FBI決定不能冒險讓他離開美國，必須立刻逮捕他和相關人士，若他離開了美國，他們可能必須費時一年才能完成引渡程序。FBI匆促地召集組員準備逮捕行動。

隔天早上六點，FBI封鎖了東五十三街的部分區段，派出一組探員突擊拉賈拉特南位於薩頓廣場的複式住宅。幾分鐘後，姜帶著上了手銬的拉賈拉特南走了出來。

## CHAPTER 9

## 第九章

**FBI 與華爾街的賽跑**

曼哈頓下城的聖安德魯廣場街一號座落在聯邦法院後方，是一棟厚重低矮的水泥建築，從大街上看不到——或許這個位置是最適合的。建築內部的警衛表情冷漠，地毯薄到像是不存在一樣，還有，建議你千萬不要太仔細看廁所的地板，這裡的實體環境狀況和在這裡工作的人所掌控的權力狀況恰好相反，這是這裡的特點之一。南區的檢察官因為太忙了，或許也因為太過傲慢了，所以無暇在乎環境。比起在私人機構工作，他們在這裡做著崇高的工作，但所獲得的薪水，可說是杯水車薪。破舊的辦公室是他們驕傲的來源。

這天下午，普里特·巴拉拉（Preet Bharara）坐在辦公桌前，面前擺著一疊檔案夾，他正看著窗外的東河。拉傑·拉賈拉特南在不久前剛被逮捕，距離巴拉拉八月宣誓就職不過八個禮拜而已。巴拉拉終於成為了南區的新任聯邦檢察官，這是他從小到大的夢想。南區按理來說，是司法部最有權勢和影響力的分支，他們負責曼哈頓、布隆克斯和紐約州其它區的訴訟案，其中也包括了西徹斯特郡。地理位置使然，南區檢察官必須處理全國的多數大案子，包括了恐怖主義活動、毒品案件、組織犯罪和最知名的金融犯罪。巴拉拉還在努力熟悉辦公室的兩百名聯邦助理檢察官目前正在處理的數十個案件，就在這個時候，大眾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到了這裡。當時他處理的案件包括了劫持美國貨船的索馬利亞海盜案，以及關達納摩灣監獄的前俘虜案。但當時大眾最關心的似乎是金融案件。拉賈拉特南的案件變成了媒體焦點。



全國人民都在金融危機的餘波中掙扎求生，眾人的焦點大幅轉移到了華爾街上。在許多家庭被驅趕出自己家時，政府在替美國國際集團與其它公司那些過去每年拿到八位數獎金的交易員們紓困。雖然這些人和金融危機沒有直接關聯，但內線交易案依然位居巴拉拉的名單榜首。在拉賈拉特南被捕之前，內線交易調查一直在靜悄悄地推進中，負責調查案件的是，少數幾個沒有揭露姓名的政府人員。在巴拉拉被任命後，調查案件終於有了公眾代表，一位討媒體寵愛又具有政治野心，想要把打擊華爾街犯罪當作自己事業核心的人。而且他有資源能做到這一點。魯迪·朱利亞尼是前任曼哈頓聯邦檢察官，有時會被拿來與巴拉拉做比較，他因為一九八〇年代起訴了麥可·米爾肯和伊凡·博斯基而享譽全國。新聯邦檢察官並沒有忘記過去的先例。

普里特·巴拉拉被父母從印度帶到美國紐澤西州蒙茅斯郡住下來時，還是個學步兒。他的父母就像更早來到美國的其他移民一樣——像證管會的瓦德瓦一樣——想要逃離家鄉的貧困與不穩定的政治環境。巴拉拉看著父親在美國努力工作，獲得醫師執照，在阿斯伯利公園開了一間小兒科診所。他的父母把所有資源都投資在孩子們的未來上。巴拉和哥哥維尼特進入菁英預科學校就讀，巴拉拉的父母從他們小時候開始，就認為他們應該是班上的模範生。「如果你考了九十八分，」巴拉拉在談起父親時說，「他會想知道為什麼你沒有考一百分。」巴拉拉的父母計畫讓這兩兄弟都成為醫師。維尼特說他們的父親是個非常嚴格且遵守紀律的人。「學校、唸書、成績。」他說。

「你必須保持極高的競爭意識。」

普里特高中畢業時是畢業生致詞代表，接著成為了一九八六年的哈佛學生，主修政府與政治理論。部分同學對於他能夠花相對很少的時間唸書，卻獲得這麼好的成績，感到很驚奇。他週末絕大多數時間都在陪就讀衛斯理大學的女朋友，或者和朋友一起在酒精的推動下，進行政治辯論。接著他進入了哥倫比亞法學院，修了審判實務課，指

導老師麥可·穆凱西當時是地區法院法官，後來在總統喬治·W·布希的任內成為總檢察長。這堂課以及巴拉拉不斷反覆重看的電影《梅崗城故事》和《雄才怪傑》，讓他立志成為檢察官。他從二〇〇〇年開始，在南區擔任聯邦助理檢察官，在二〇〇五年成為參議員查克·舒默的首席法律顧問。他協助引導調查布希開除全美各地八位聯邦檢察官的案件，揭露了這項起於政治鬥爭的清洗行為——這個醜聞最終導致了布希的總檢察長在二〇〇七年辭職下臺。在巴拉拉擔任舒默的首席顧問期間，巴拉克·歐巴馬總統指派他去領導南區的檢察官。巴拉拉宣誓上任當天，《紐約時報》的頭條寫著：「舒默的副手成為聯邦檢察官」。他本來就不打算被當作任何人的「副手」太久。

巴拉拉一上任，聯邦檢察官辦公室裡裡外外的律師，就都注意到這裡的氣氛有了改變。他具有尖酸的幽默感，經常說出諷刺言論，因此不斷引來媒體的關注。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在前幾任總檢察長的帶領下，媒體操作的方式一直很過時，幾乎沒有人關心過他們做了什麼事——此外，辦公室的檢察官在過去那些年來，也都不希望引起任何關注。大眾在看到他們的所作所為與辦過的案子後，應該就能明白他們的價值了。

巴拉拉採取了迥然不同的方法。他聘僱了專業的媒體關係專職人員，指派他們宣傳他的成就。他舉辦記者會並發表演說。突然之間，內部人員在討論特定案件以及案件處理方式時，開始會討論他們要如何進行媒體操作了。巴拉拉在做每件事時都清楚表明了，他知道自己有更遠大的目標。

在拉賈拉特南被捕的數小時後，巴拉拉舉辦了新聞記者會。在聖安德魯廣場街一號的一樓大廳，電視臺的員工貼著牆站成一列，一排排的折疊椅上，坐滿了正對著筆記本不斷塗塗寫寫的記者。巴拉拉鮮少見到這麼多攝影機。他站在印有司法部標誌的講臺前，宣布他這次要討論的是，一個本質上來說「前所未有」的內線交易案件，這個案

件牽涉到管理數十億美元的幾間避險公司，以及把公司機密洩漏給避險基金的幾位公司內部員工。

「今天，我們對華爾街的詐騙行為採取了決定性的行動。」巴拉拉說，綠色的眼眸閃閃發光，接著列出了拉賈拉特南與其他五人的起訴罪名，「這幾位被告依循著『這次你幫我，下次我幫你』的模式行事。」他停頓片刻，「有時候，貪婪並不是件好事。」

在薩克資本曼哈頓分部的紐約辦公室中，麥可·斯坦貝格坐在自己的交易桌前，不可置信地看著眼前的消息。拉傑經營的避險基金，價值數十億美元，是個備受敬重的投資人暨慈善家。拉傑的弟弟瑞根甚至曾在二〇〇三年進入薩克資本工作，直到後來被科恩開除才離開。他難以相信FBI竟然能毫無預警地出現在拉傑的門口，直接上手銬把他帶走。

這時他看到霍瓦特經過他辦公室外，便招手要他進來。

「幹嘛？」霍瓦特說，對於這條影響了全市交易員的新聞一無所知。

「拉傑今天早上被逮捕了。」斯坦貝格說。

霍瓦特努力保持冷靜。但他的胃已經縮成一團了。

霍瓦特彬彬有禮地離開斯坦貝格辦公室後，立刻狂奔回自己的桌前，開始瀏覽有關逮捕的新聞，覺得心慌意亂。他必須立刻和傑西·托爾托拉談談。如果政府單位已經灑下天羅地網，那麼他們的「鬥陣俱樂部」電子郵件，一定會引起注意。薩克資本辦公室中，人人都在閒談著FBI怎麼會突然這麼積極地對付起內線交易。證管會顯然也開始運作了。至少目前為止，政府都還沒有揭露其他與調查相關的細節。人們只能自行猜測可能有哪些人在和政府合作。在逮捕行動的幾天後，霍瓦特、托爾托拉和山姆·阿東達基斯，在曼哈頓市中心一起吃了一頓緊急午餐。他們決定停止使用電子郵件溝通。改以電話會議的模式聯絡。

日子一天天過去，斯坦貝格越來越多疑。「不要和任何你不信任的人談。」他告訴霍瓦特，「他們會把電話內容錄下來，還有人帶著監聽設備到處跑。」

麥可·鮑韋的辦公室外就是市中心大街，交通一如往常地繁忙吵雜，鮑韋正四處尋找手機。

「是？」他憂慮地接起電話。

對於這位卡班托佛律師事務所的四十三歲律師而言，過去這幾個月很難熬。百歐菲爾對薩克資本的起訴案，被法官以某條法律細則為由拒絕了，光是這件事就已經夠丟人了。鮑韋把起訴前那兩年的絕大多數時間與精力，都花在這件事上面了。但更丟人的是，百歐菲爾的帳務審查竟然沒有過關。證管會起訴百歐菲爾在過去一年間涉及詐騙，對投資人隱瞞了公司的財務損失。百歐菲爾同意以一千萬和解。鮑韋認為，就算百歐菲爾提出的「放空者操控股市」一事為真，他也一樣會因為接下此案，而被批評得非常慘。鮑韋很擔心這件事會對他未來的職涯發展帶來限制。

來電的是史蒂夫·科恩的前妻派翠西亞·科恩。鮑韋已經好幾個月沒和她有聯絡了。不知道她最近怎麼樣了。

她聽起來很激動，「之後會發生大事。」她告訴他，「他們要用《詐騙影響與貪腐組織法案》對付史蒂夫。」

自從三年前初次和鮑韋通話之後，派翠西亞就一直忙著調查他前夫的活動，奇妙的是她調查的內容與FBI毫無交集。她的目標是讓科恩付錢給她。

派翠西亞的孩子都長大了，調查計畫讓她又有了使命感。她在二〇〇六年向證管會提出了資訊自由法案申請，要求調閱一九八〇年代中期RCA與奇異集團案的內線交易調查檔案。她拿到了一份文件副本，是科恩對證管會行使第五修正案權，拒絕回答任何問題的作證紀錄。

她不知道證管會的調查，竟然已經進行到這種程度了。她也打給了科恩在格倫托的幾個前同事，想對科恩和她結婚時的收入有一點更清楚的了解——她也想知道他是如何處理這些財產的。

在閱讀證管會提供的科恩相關檔案時，她注意到，其中提及了另一個法院必須從資料庫中另外找出來的一九八七年舊案子。這個案子揭露了另一件事。

派翠西亞從來不知道，科恩曾經對他過去的朋友兼不動產律師布雷特·拉利提出過告訴，起因是他們在一九八〇年代的一次不動產交易。在離婚的過程中，他宣稱和拉利一起做的那項不動產投資，最後毫無價值，因此大幅刪減了他給派翠西亞的金額。很顯然的，在科恩與拉利在和解前進行了漫長又煎熬的法律訴訟。到了最後，拉利破產了，結局悲慘。

派翠西亞對於自己讀到的內容感到很震驚。在她看來，史蒂夫當時絕對向她隱瞞了一些資產。她也對於史蒂夫會用這種態度對待過去好友拉利，感到很訝異。此外，她還找到了一張清單列出了她從來不知道史蒂夫擁有的其它帳戶和房貸。

在打給鮑韋的幾個禮拜後，派翠西亞對科恩、薩克資本顧問與科恩的弟弟唐納德提告，罪名是他們涉嫌花了數年時間共謀詐騙她，違反了《詐騙影響與貪腐組織法案》。她把查到的資料都附在訴狀裡：她和科恩在格倫托的前同事談話的紀錄、拉利的糟糕交易，以及她向證管會申請調閱的各種文件。她主張她的丈夫是因為得到了來自華頓商學院的兄弟布魯斯·紐伯格的內線消息，才做了RCA的交易，紐伯格曾在麥可·米爾肯的公司德克索投資擔任交易員，後來因證券詐騙被起訴。她認為紐伯格是從德克索投資公司的另一位主管，後來被定罪的丹尼斯·李維那裡獲得內線消息的。《詐騙影響與貪腐組織法案》是一九七〇年通過的聯邦法案，專門用來對付組織犯罪的。派翠西亞用這個法案提出婚姻詐騙訴訟，她在訴訟中求償三億美元。這件

事出現得毫無預警，科恩竭力否認指控。

鮑韋在讀到相關消息時搖了搖頭。他依然無法相信，科恩竟然寧可選擇和前妻打官司也不願意把這些錢付給她。

共有數十人——製藥公司主管、董事會成員、律師、銀行家、投資者關係員工和醫師——都在各種層面上涉入了巴平藥物試驗案。其中在伊連藥廠和其他公司工作，並且有辦法獲取受到嚴密保護的非公開資訊（例如藥物試驗的詳細狀況）的人就是所謂的「內線」。查爾斯·萊利打算要找出這些人。他不在意要花多久的時間。為了釐清案件走向，他必須先弄清楚誰有辦法，把試驗結果洩漏給薩克資本的人。

二〇〇九年末，萊利開始申請傳票，以便獲得每一位內線的電話紀錄。接著他仔細的檢查這些紀錄，想找出誰聯絡了投資社群的人。在擅長分析電話數據的證管會調查人員尼爾·亨德曼的幫助下，他們開始建立表格，這些表格很快就增長到了數十頁。

萊利的童年經歷已為這項工作做好了萬全準備。他的母親是護士，父親是在越南駕駛C-130的戰機機師，萊利在北達科他長大的過程，就像是專為電視製作的電影會出現的情節。他的父親在萊利六歲時於訓練任務中喪生，母親獨自扶養四個兒子長大，向他們灌輸天主教信仰、辛勤工作與個人紀律的重要性。萊利進入耶魯後參加了田徑隊，後來在密西根大學就讀商學院，畢業後在美國安慶法律事務所擔任律師。他的哥哥進入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就讀，弟弟則和父親一樣成為了機師，萊利覺得自己還不夠好。自從二〇〇八年進入證管會後，人們慢慢注意到他是個非常刻苦耐勞的人，總是恪盡職守。他嚴格執行每一件他該做的事，就連無關緊要的小事，也不例外。

萊利眯起眼檢視電腦螢幕上的名單，其中有兩個人吸引了他的注意。這兩人都是醫師。一位是席德尼·吉爾曼，他是二〇〇八年七月在醫學研討會上簡報的人，正是那次簡報使得伊連藥廠與惠氏藥廠的股價大跌。另一位是喬爾·羅斯，他是參與試驗的其中一位臨床調查人

員。萊利和亨德曼檢視著羅斯的電話紀錄，找出他的手機號碼，接著開始檢查這個號碼播出去的電話。從電話紀錄可以看出，他曾和薩克資本的一位成員聯絡過數次。不過他們無法從這些文件中看出，他聯絡的是薩克資本的哪一個投資組合管理人或交易員。因此，萊利開始交叉比對，這個神祕的薩克資本號碼和證管會資料庫中的其它薩克資本員工的號碼。他不停上網搜尋並透過目錄查看號碼。他花了非常多時間在這個枯燥的工作上。

那個交易員是誰？這個問題讓他心神不寧。一定有方法能找出這個人。

在證管會繼續蒐集伊連藥廠與惠氏藥廠的詳細交易資訊時，馬修·馬托瑪在薩克資本中努力試著重演上一次的傑出成功投資。他在巴平珠單抗下的賭注帶給他的是，千載難逢的巨大成就，因此之後他自然而然地開始對自己的表現感到焦慮。馬托瑪那年拿到的獎金是九百三十八萬美元。想要再次達到這種程度的成功，並非易事。

科恩熱切地想知道他們能否複製出下一個巴平交易。馬托瑪有潛力能成為公司裡最有價值的投資組合管理人之一，他的地位逐漸上升，和那些年復一年為科恩提出好構想的人變成同一個階級的人。馬托瑪不斷嘗試著找出和巴平一樣能帶來高利潤的投資構想，同時也感覺到了同事期望帶來的沉重負擔。

在二〇一〇年，他抓住了一間在加州的生技新創公司跨免疫（InterMune），這間公司在市場上一個產品也沒有。它有的是一種正在研發的抵抗肺纖維化藥物，叫做埃斯布雷（Esbriet）。在美國約有數十萬人正深受肺纖維化這種疾病所苦。投資跨免疫幾乎就等於把賭注全都壓在埃斯布雷能否獲得食藥署許可上。他們正在進行臨床試驗，把這種藥誇得天花亂墜，有分析師預測若這種藥有用，年營收將會達到十億。

馬托瑪非常積極的向科恩推薦跨免疫公司。到了四月底，薩克資本和科恩已經累積了將近四百五十萬的股份。在五月四日食藥署宣布他們不會准許埃斯布雷上市時，薩克資本受到了立即的災難性影響。前一晚收盤時，跨免疫的股價是四十五元，消息出來的隔天早上各家避險基金，都在一片恐慌中不斷賣出，股價立刻驟跌到九元。科恩持有的跨免疫股份超過了百分之八。這是能夠終結交易員職涯的大災難。

在計算出損失後，科恩和其他副手開始討論要怎麼處理馬托瑪。他已經達到了「下終止」界線，也就是他在投資組合的損失已經高到應該觸發自動終止的程度了。但由於馬托瑪曾在收益慘澹的二〇〇八年，為薩克資本帶來高到不可思議的利潤，所以有些人還沒對他徹底失望。薩克資本的首席風險官大衛·阿特拉斯主張他們應該立刻開除他，而招募馬托瑪進公司的湯姆·康席尼和所羅門·庫敏則認為他們應該讓馬托瑪留在公司裡，讓他再試一次。最後他們說服了阿特拉斯同意他們的觀點。科恩同意再給馬托瑪一次機會。但他講得很清楚，這是最後一次了。

馬托瑪聽到這個消息後欣喜若狂，他寫了一封充滿情感的電子郵件給科恩。「我想要再次**感謝你**上禮拜做的決定，」信件寫道，「我知道原本有可能是另一種結果。很顯然的，我必須要花很多精力，才能再次使你相信我的投資方法、表現和風險管理。我會盡一切所能盡快恢復。」他繼續解釋說他已「盤問」了跨免疫的執行長，對方解釋說，食藥署在最後關頭下了「相反」的決定，起因是一位高階官員的突然干涉。

「薩克資本對我來說，是個很特別的地方。」馬托瑪繼續寫道，「相較於我在薩克資本工作的這段期間，過去三十年來我的經歷非常多彩多姿，我曾讀過哈佛、史丹佛與杜克的畢業生與非畢業生課程；成立我自己的醫療保健公司又賣掉；在最大型的政府資助科學計畫中



擔任領導人。這些經歷使我清楚瞭解到，薩克資本才是我的歸屬。我希望這間公司之外的人也能瞭解，薩克資本是個多麼激勵人心的地方。」他接著寫道：「這個禮拜發生的事讓我非常失望，但我相信我只是遇上了路上的減速丘。我還有許多能力可以貢獻給公司，非常感謝你給我機會證明這一點。馬托瑪敬上。」

用盡全力地拍馬屁，也無法讓馬托瑪走得更遠。他很快就發現薩克資本的公司結構，會如何懲罰賠錢的投資組合管理人。公司減少他能投資的資本額，使他更難賺回之前賠掉的錢；這樣的制度創造出了一種自證預言的漩渦，身陷其中的馬托瑪根本逃不出去。馬托瑪很快就再次達到了賠錢的底線。

二〇一〇年五月，阿特拉斯終於再次提議開除馬托瑪。這一次康席尼也同意了。康席尼認為馬托瑪是「消耗品」，薩克資本還有一大堆投資組合管理人，能夠做到馬托瑪能做的事，而且這些人的表現更穩定，不會帶來巨大損失。康席尼也指出，除了巴平交易之外，馬托瑪在公司的這四年間幾乎沒有提出任何能夠帶來利潤的計畫。在寄給科恩的電子郵件中，康席尼寫道：「他就是那種只會一種把戲的馬，只能靠伊連藥廠賺一次而已。」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九日禮拜五，剛過晚上十點，《華爾街日報》就在網站上刊載了一篇將會在明天一早出現在報紙上的文章。標題是「美國開始進行大型內線交易調查」。簡直就像法律驚悚小說的設定。

「聯邦當局在三年的調查後即將要提起內線交易控告，根據知情人士透露，政府能藉由此次控告抓住國內的多位顧問、投資銀行家、避險基金交易員、共同基金交易員與分析師。」報導寫道，「若聯邦當局此次調查成功，他們將有望揭露遍布美國金融市場中的內線交易文化，聯邦當局表示，其中包括了交易員會透過與特定企業或公司合作的專家，獲取非公開資訊等新途徑。」

文章在提及FBI和證管會正在做的事時，描述的細節多到令人震驚——很多內容都是當時依然是完全機密的事情。文章指明了調查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專家網絡公司PGR，提到了政府正在調查的數個製藥公司，此外也指出了李洲彬在薩克資本的前任老闆理查·格羅丁已收到了傳票。

對政府來說，這篇報導是災難性的洩密，將會轉變整個調查程序。華爾街如今已注意到，司法部正在打的這場戰爭所牽涉的範圍，比任何人原本以為的還要更廣。拉傑·拉賈拉特南案只是個開頭。

前任薩克資本投資組合管理人唐納德·隆蓋伊，在看到這篇報導時特別緊張。他在去年四月因為表現不佳，被薩克資本開除了。目前他正在尋找下一份高薪的避險基金工作，再過三週就要結婚了。現在他又多了這檔事必須處理。

隆蓋伊個性積極好勝，在工作上也是如此。他的身材高瘦，理著平頭，把多數閒暇時間都花在自行車比賽的訓練上。他熱愛冬季運動，從東北大學畢業後曾試著加入二〇〇二年的美國奧運競速溜冰隊。在二〇〇八年，他進入薩克資本成為了科技業投資組合管理人。在薩克資本工作期間，他和另一位在薩克資本波士頓分部工作的投資組合管理人諾亞·弗里曼成為朋友，弗里曼是哈佛的畢業生，和隆蓋伊是在麻州競速溜冰俱樂部參賽時認識的。兩人的年紀都落在三十出頭，也都受到一股在不同的運動賽事中取得勝利的執念所驅使。弗里曼對此過於執著，加上他過於好鬥，後來被眾人俗稱「瘋子組」的一個鐵人三項團隊，以違反運動精神為由把他踢出隊伍。

在曼哈頓市中心的家裡，隆蓋伊坐在未婚妻身邊重讀這篇報導。他覺得文章的內容完全就是在描述他和他在避險基金公司認識的朋友。他看向未婚妻，思考著自己的生活，是不是就要分崩離析了。他至今依然無法相信他的未婚妻願意跟他結婚。她不但是個外表完美的金髮美女，還在普林斯頓大學取得生物學士學位，又在華頓商學院取

得了企管碩士學位，同時也是學校划船隊的好勝隊員之一，如今她在波士頓顧問公司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弗里曼將會是他的伴郎。

隆蓋伊在華爾街工作的這八年來，已經建立了十分龐大的線人網絡，其中包含了蘋果和德州儀器裡的人。他用昂貴的晚餐和高爾夫球假期引誘他們，偶爾還會招待他們去脫衣舞吧玩一晚。做為回報，他們會提供內線消息給他，他則利用這些消息交易。

由於他從線人那裡獲得的消息非常多，他開始非常勤勉地做紀錄，把每次對話的細節都保留下來，以便之後能回過頭來確認這些資訊的準確度。他、弗里曼和另一位在一間小型避險公司擔任經理人的朋友薩米·貝萊，彼此分享小道消息，並以此為基準進行交易。然而，雖然他有這些資訊的協助，但在薩克資本的工作依然困難重重。隆蓋伊常抱怨說，就算有這麼多作弊的舉動，你還是沒辦法賺到多少錢，因為現在的市場實在太競爭了。後來，他就被科恩開除了。

隆蓋伊瞪著臥室桌上的隨身碟看。他和弗里曼暱稱隨身碟為「日誌」。裡面裝滿了他對線人做的紀錄。他覺得這個隨身碟似乎正在嘲笑他說：「這下子你玩完啦。」

隆蓋伊抓起隨身碟和另外兩個他用來儲存交換給弗里曼和貝萊的資訊的外接硬碟。他一直以來都極其謹慎，從來沒有把違法資訊存在薩克資本的電腦裡，也從來不在工作的電子郵件中，提及任何能證明他有罪的內容。他在傳遞可疑交易資訊時，向來都是透過筆電中無數個Gmail帳戶中的其中一個，並把所有紀錄都存在外接硬碟中。他盡量把多數即時通訊都集中在Skype上，他很確定沒人在監聽Skype。

他在家裡四處翻找鉗子，找到後用來拆開隨身碟和外接硬碟，把它們分解成碎片。接著他把這些碎片分裝進四個夾鏈袋裡。他把袋子塞進North Face的外套口袋，轉向未婚妻。

「我們去散步。」他說。

十一月二十日禮拜六的凌晨一點五十二分，監視錄影機錄下了他

們匆忙穿越公寓大廳，行經門衛身邊，走過旁邊栽種了一排竹子的優美石鋪走道。他們轉彎後路過隔壁的中式餐廳，在附近鄰里漫步，同時隆蓋伊四處尋找著在周圍行駛的垃圾車。他在發現第一個垃圾車時跑了過去，把其中一個裝滿硬碟碎片的袋子丟進垃圾車後方。接下來的三十分鐘，他把這些袋子分別丟進了四臺垃圾車裡。他每丟一個，就思考一次如果FBI找到這些袋子會發生什麼事。或許把這些碎片丟進東河，才是比較合理的選擇？他很確定就算FBI奇蹟似地找到了全部的碎片，硬碟也已經損毀到不可能取任何資訊了。<sup>1</sup>

他們一直到凌晨兩點半才回到家。東西都丟完了。他覺得好多了。

同一天晚上，隆蓋伊的朋友薩米·貝萊，也就是貝萊資本的創辦人，也讀到了同一篇《華爾街日報》的文章，他同樣也恐慌了起來。貝萊三十九歲，靠著自己的努力在華爾街取得了成功。他有嚴重的聽力障礙，在他年輕時沒有任何人認為他會功成名就。他在紐約大學與哈佛商學院取得學位，上課時他每每都坐在前排讀教授的唇語。

他一直都在他的這間小避險公司中，靠著內線消息進行大量交易，任何替他工作的人都會在貝萊堅持要他們獲得內線消息時，迅速意識到這一點。貝萊和隆蓋伊發展出非常親近，或者也可以說是，十分惹人厭的友誼，兩人會背著弗里曼開他玩笑，取笑他竟然想要和線人們上床，有甚至會戲謔地稱他為「猶太教徒」（而貝萊的小名是「印度教徒」，隆蓋伊則是「天主教徒」）。

貝萊在讀到了政府正在PGR調查時，覺得這實在是個再糟糕不過的時機了。他正在協商離婚，且狀況越來越慘烈，這件事已讓他非常心神不寧，如今知道這個消息更是雪上加霜，因為他是PGR的重度使用者，還和PGR的首席財務長是很親近的朋友。貝萊的資訊來自於各

行各業的怪人。其中一位是小名「一萬」，真名道格·蒙洛的顧問，他開了一間名叫全球市調的公司。蒙洛用「JUICYLUCY\_XXX@yahoo.com」這個帳號開了一個電子郵件帳戶，他會把斯科與其他公司的內線消息，彙整成電子郵件，留在「草稿信件匣」中，這麼一來就不會有信件往來的紀錄。貝萊每個月大約會付他八千美元，弗里曼也一樣會付錢給他，做為回報，他們兩人能拿到這個帳號的密碼。只要有新消息，蒙洛就會寄信給貝萊，告訴他：「LUCY已溼。」接著他們便會登入帳號，閱讀裡面的訊息。

貝萊、弗里曼和隆蓋伊替多數線人取了暱稱。「噹啣」是英特爾的人，「西貢」是提供國家半導體情報的顧問。他們最棒的線人是焦婉瑩，英文名字是溫妮芙蕾。她的小名是「維尼熊」或「熊人」，是個舉止怪異的人。她在史丹佛取得了統計學學位，曾在台積電工作，在矽谷各處都有朋友，不過她對所謂「朋友」的定義很寬鬆。他們可以透過專家網絡公司PGR的特別安排聯絡上熊人，PGR每個月都預付一萬美元給她，要她透過私人網絡和一組特別選定的客戶會談。焦婉瑩一直和PGR糾纏錢的問題，表現得非常急切而多疑，好像她再也拿不到下一張支票一樣。她稱她在各間公司內部的消息來源為「廚子」，時常威脅貝萊和弗里曼說這些廚子會罷工。「不給糖，廚子就不跟我說話！」她尖聲說。在其中一次成效很好的會面之後，她要求貝萊和弗里曼除了每個月寄現金給她之外，還要多給她五百塊的起司蛋糕工廠禮券。還有一次，弗里曼在焦婉瑩的要求下，要祕書寄十二隻活龍蝦給這位任性的線人。這些龍蝦最後全都死在焦婉瑩住家附近的聯邦快遞辦公室，因為她懶得去拿。

焦婉瑩能這麼任性卻又獲得任用的原因在於她很會做事。她的消息遠比其他人提供的資訊都還要寶貴得多。她能拿到邁威爾公司和輝達公司的營收、毛利與收益數字，貝萊、弗里曼和隆蓋伊都很喜歡交易這兩間半導體公司，而她拿到的數字能精確到小數點後。對他們來

說，熊人提供的是不可或缺的資訊。

由於貝萊的聽力問題，他常要他的公司裡一位三十八歲的調查分析師傑森·佛隆偷聽他的電話並錄下來。佛隆對於焦婉瑩的身分不太瞭解，但他會一邊偷聽一邊傳送即時訊息給老闆，解釋她在說的話，讓貝萊能夠在對話中適時對答。佛隆也會寫下大量筆記，讓貝萊能在通話結束後，回頭確認資訊內容，因為他在初次對話時通常都會錯失許多細節。

「你的線人是誰？」貝萊曾懷疑地問過焦婉瑩。

「你不該問我的線人是誰。」焦婉瑩回答。

貝萊讀著《華爾街日報》的文章，腦子裡充斥著假設的場景與疑問，一心想著他該如何逃離法律險境。他傳了一封即時訊息給佛隆。

「你有看到PGR的文章嗎？」貝萊寫道，他引述了報導內容，「關鍵調查進入後期，聯邦大陪審團已聽取過證據了。」他說他已經把那篇文章重複讀十遍了。

「還有另一篇路透社的文章。」在後續報導出來數分鐘後他再次傳訊息，「文章說這次他們聚焦在所謂的專家網絡公司的使用。他們擔心前幾年可能有些專家把上市公司的機密資訊告訴交易員。PGR只是其中一間公司而已！！！！」

一分鐘過後，他又傳了訊息：「我操操操操操。」

他立刻要佛隆刪除黑莓機上的所有訊息。

隔天早上，佛隆傳了一則訊息給貝萊。「嘿。全刪了。昨天晚上睡不好。你覺得我們還要怎麼做？」

「不知道。」貝萊寫道，「但我覺得我們沒事。我覺得你應該去公司，盡量把東西都銷毀。把你數據檔案全放進加密硬碟裡。」他要佛隆把之前和PGR高階主管來往的電子郵件全刪了。貝萊沒有留在家裡等佛隆消滅證據，他自己衝到了他們位於第三大道與四十六街的辦

公室，開始把他能銷毀的東西全都銷毀掉。接著他回到家裡。

貝萊在慌張地處理這些事物的同時，開始注意到他有可能挺過這次災難。說不定他們根本沒辦法對他怎麼樣。沒錯，他和某些人談話過，但談話又不違法。他會花大錢僱用最好的律師，他會應戰。他們必須證明他曾因為獲得某些資訊而做了交易，這必定是很困難的事。他告訴自己，他投資時使用的是「馬賽克理論」——此理論描述投資人分析股票時，會蒐集與公司運作相關的各式各樣零碎公開資訊，把這些資訊拼湊在一起，創造出一幅該公司的「馬賽克拼貼畫」。一直有交易員用馬賽克理論做為抗辯，用來解釋檢察官認為應該是內線交易的事件。貝萊告訴自己，每個人都這麼做了。這麼做一點錯也沒有。

為確保安全，他要佛隆在週日晚上把筆電拿給門衛，讓貝萊把筆電帶走，進行「國防部刪除」，也就是用不可回復的方法刪除硬碟內容。貝萊把電腦取走後帶到未婚妻家中，把所有紀錄都複製到剛買的隨身碟裡，然後試著把筆電的內容刪除乾淨。他花了整個晚上從網路上下載刪除的軟體，據稱這個軟體能把所有東西都永久刪除，但是他沒有成功。

週日一早，在上東區的住戶正紛紛從自家門口的腳踏墊上撿起報紙的時候，佛隆在他家附近的一條街上和B·J·姜見面了。佛隆已經和FBI合作一個月了。他把前一晚在黑莓機上和貝萊互傳的訊息拿給姜看。姜把兩人的對談內容全都拍攝下來，也包括了貝萊命令佛隆銷毀文件和刪除電子郵件的部分。

在姜閱讀前一天晚上貝萊傳的其中一則訊息時——「我操操操操。」——他覺得自己與貝萊感同身受。華爾街的所有人現在可能都在銷毀自己的硬碟。FBI必須有所行動。

- 1 隆蓋伊的未婚妻沒有因為行為不當而被起訴過。



## CHAPTER 10

---

## 第十章

# 奧坎剃刀

---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週一的大清早，也就是《華爾街日報》帶動人們用整個週末瘋狂破壞證據的兩天後，在康乃狄克州斯坦福市中心地標廣場二號的辦公大樓外面，好幾輛沒有任何標誌的車子停在路邊。車子裡載的是十幾位聯邦探員。

特別探員大衛·馬庫在一個街區之外的距離。他拿出手機撥號。辦公大樓裡的一支電話響了。

「你好？」一名男子接起電話。

馬庫告訴他自己是FBI探員。「我們知道你涉及了內線交易，」他說，「之後你將會遇到許多事情，這些事情會影響你和你的家人。你的人生再也無法像往常一樣過下去了。」

馬庫繼續道，他們的調查一直聚焦在專家網絡上，希望他能和他們合作。男子要求馬庫提供更多資訊時，馬庫說他已經講得很明白了。「我們在隔壁的麥當勞等你，」他說，「如果你想要下來跟我們談談的話，那就再好不過了。」

男子不太確定他該怎麼辦。他很害怕，什麼都不敢說。他告訴馬庫他需要想一想。

馬庫說他們沒有太多時間能等他。

這名男子是四十五歲的陶德·紐曼，他在一間名叫鑽紋資本的避險基金中擔任投資組合管理人。他掛掉電話，跑到位於樓下的鑽紋資本法律顧問辦公室。他這整件事告訴公司的法律顧問和首席營運官約翰·赫格帝。

「你有做什麼違法的事嗎？」赫格帝盯著紐曼的雙眼問。赫格帝三個月前才剛接下這份工作。有那麼一瞬間，他很懷疑紐曼是不是身上有竊聽器或類似的設備，這個狀況真是怪極了。紐曼臉上的表情非常害怕。

紐曼說，沒有，他什麼事都沒做。「我會去那邊和他們談談。我沒有什麼要隱瞞的。」

「我不知道該不該這麼做。」赫格帝說。

「我覺得我需要一位律師。」紐曼說。

法律顧問丟出了好幾個他認識的律師的名字，紐曼決定要走去其中一位律師的辦公室，和他們的公司在同一條街上。不可思議的是，雖然整條街都潛伏著FBI探員，但他從公司大樓走出去時毫無所覺。

紐曼沿著街區離開的同時，十四樓的電梯打開了，電梯外就是鑽紋資本的接待區，電梯裡走出了一組穿著防彈背心的FBI探員，各自往不同方向散開。這種時刻會讓人不禁覺得，好像馬上會有一個拿著擴音器的人跳出來大喊一聲「卡！」，接著一切就會恢復正常。探員們看起來似乎是準備要衝進恐怖分子的巢穴，而不是要走進一間坐滿正敲著鍵盤的華頓商學院畢業生的辦公室。

「FBI！」他們大喊著亮出警徽。

櫃臺人員和交易員全都嚇了一跳，他們僵坐在椅子上，不知道該作何反應。探員們在一排排辦公桌之間穿梭，命令人們不要靠近電腦。赫格帝震驚地看著這些探員把公司的檔案和硬碟帶走。他的父親在紐約市警局工作了二十七年，他哥哥是FBI探員，曾協助政府逮捕黑手黨約翰·高蒂。他已經在金融業工作十五年多了，從來沒想像過僱用他的公司竟然會成為FBI突擊的對象。他請探員出示搜索票的副本。

赫格帝知道，近日在避險基金業內一直有傳言說政府正在追查薩克資本，而鑽紋資本一直和薩克資本走得很近。鑽紋資本的創辦人賴

瑞·薩潘斯基和理查·席莫曾是史蒂夫·科恩公司裡最成功的兩位交易員，直到他們在二〇〇五年離開公司，自己創業為止。在他們告訴科恩他們要離開薩克資本自己成立基金時，科恩曾威脅要把他們給毀了。在科恩看來，他們來薩克資本工作時一無是處，他們怎麼膽敢成立公司與他作對？更糟糕的是，席莫和科恩的妹妹溫蒂結婚了——這使得成人禮和婚禮都顯得有些尷尬。鑽紋資本還有好幾個重要員工都是從薩克資本跳槽過來的。如果要說哪間公司能代表科恩的公司的話，鑽紋資本絕對是首選。

FBI原本並不打算在調查的這個階段衝進避險基金公司。這是非常激烈的手段，但馬庫認為自己已經沒有其它選擇了。

在FBI把鑽紋資本的硬碟全都帶出門的同時，大衛·加奈克正開車前往他在離開薩克資本後創辦的水準全球避險基金，公司辦公室位於卡內基大廳的對街。他抵達時發現有五名公司員工在街上亂轉。不只是抽煙的人，其中也有不會抽煙的人。他們看起來很緊張。

「怎麼回事？」加奈克問。

「我們被突襲了。」其中一名員工說。「FBI在樓上。」

「什麼？」加奈克說。他的腦中立刻閃過了他最近看過的一段影片：德黑蘭的美國大使館遭到襲擊，在一群伊朗黑幫試圖撞破大門的同時，大使館員工開始努力銷毀文件。這就是**襲擊**這個字會讓他聯想到的場面。

他打電話給律師顧問，對方建議他不要回去。顧問說，辦公室裡擠滿了聯邦探員，他們持有法官在週末簽署的搜索票。

加奈克已經在週末時讀過《華爾街日報》的那篇文章了。他向來時常出現在曼哈頓社交場合，是古根漢博物館的董事會成員，住在公園大道一間價值一千九百萬的頂樓公寓中。他在那週週六晚上參加了華爾街知名人士的兒子的成年禮，當時出席的人談論的內容全都與調

查有關。三十六個小時後，他的辦公室裡就出現了十幾名探員，正在蒐集手機、筆電和文件，並拍攝辦公室伺服器，待日後分析用。

這簡直就是一場噩夢。不過幾個月前的三月底，他才剛成功和高盛談成一筆生意，把這間價值四十億美元的基金公司百分之十五的股份賣給他們。水準全球是他的畢生心血。

加奈克看著這些在人行道上等待的員工，深吸了一口氣。接著，他轉身離開。

到了十月初，也就是鑽紋資本和水準全球被突襲的幾個禮拜後，唐納德·隆蓋伊依然惴惴不安。他已經把硬碟全都拆成碎片了，他很確定任何能證明他進行過違法交易的證據都已經被銷毀了。但他還是告訴好友諾亞·弗里曼說，他們從現在開始一律只使用Skype聯絡。

弗里曼自從去年一月離開薩克資本之後，就把目標放在改變人生。他和妻子一起養育還是嬰兒的女兒，努力成為親力親為的好父親。他在波士頓一間私立女子學院溫莎中學教授經濟學。雖然他很想念過去生活帶來的收入，但現在的生活讓他對自我的感覺比以前好得多。

一天下午，弗里曼在穿越落葉紛飛的溫莎中學校園時，注意到有個男人在他的車旁等著他。「我希望能跟你談談。」B·J·姜說。

姜邀請弗里曼進他的車裡私下談話。弗里曼彎身坐進去。姜準備好接下來要丟出的手榴彈了。弗里曼尷尬地坐著，脊椎像木板一樣僵直，姜則播放了一小段電話錄音。錄音內容是弗里曼和他的專家網絡顧問焦婉瑩在電話上的對話。顯然姜無需解釋這段錄音是什麼。他建議弗里曼應該透過和FBI合作拯救他自己。弗里曼還在薩克資本管理三億美元的投資金額時，曾大量使用PGR的專家網絡。他知道自己麻煩大了。

「第一個合作的人比較有利。」姜告訴他。

幾天後，弗里曼在兩名律師的陪同下，於十二月十六日抵達了聖安德魯廣場街一號。他們在姜以及兩位檢察官艾維·魏茲曼與大衛·列博維茲身邊坐下來。雖然弗里曼和他們談談，但兩位檢察官都不確定該抱持什麼樣的期待。姜率先詢問了弗里曼的背景，寫下了弗里曼的妻子以及他曾不同公司一起工作的幾位分析師的位置。接著弗里曼開始敘述他在思科系統、快捷半導體和博通等公司有哪些線人，以及這些線人分別告訴過他哪些資訊，他又是如何努力把這些資訊安全保存起來的。他毫不猶豫地指出他的摯友隆蓋伊也涉案了。

弗里曼描述他和綽號「大雕」的隆蓋伊，是如何合作取得非公開資訊並彼此分享的。弗里曼說，隆蓋伊在工作獲得內線消息時，也會用他個人的帳戶做交易。他和FBI的合作協議寫明了，他必須把自己或其他人曾做過的所有犯罪行為的相關資訊全都供出來，就算這些罪行和證券詐騙無關也一樣。弗里曼告訴姜，他偶爾會抽大麻，並給出了販賣大麻的人的名字。此外，弗里曼也告訴他們說，他曾在鐵人三項比賽時用紅血球生成素來違規增血。

魏茲曼已經以檢察官的身分處理組織犯罪三年了。他遇過最誇張的一個謀殺案，是阿爾巴尼亞黑幫的兩兄弟在誤會他們最好的一位朋友是線人之後把他殺了，接著把槍丟進韋拉札諾橋底下的海灣裡。涉入這一類案件的人時常做出可怕的犯罪舉動，例如對弱勢群體犯下謀殺、勒索或偷竊等罪行，但魏茲曼發現他們都嚴格遵守一定的原則，他們不會背叛朋友和家人。他們的忠誠度非常高。

而華爾街的案件則正好相反，只要你稍微鼓勵一下，他們就會立刻出賣他人。在華爾街沒有原則可言，他們彼此共享的只有賺錢的慾望。弗里曼就是這種人。他在背叛親如兄弟的隆蓋伊時，毫不猶豫。

姜開始詢問弗里曼薩克資本的工作環境如何。弗里曼回想起了幾個例子，他曾和其他薩克資本的投資組合管理人分享內線消息。他還記得當時他的位置能清楚看見科恩，有一次科恩在接電話時突然顯得

興致勃勃。掛掉電話後，宣布他想要做多金融股——也就是購買銀行股票。有鑑於當時美國還身陷金融危機中，科恩的舉動似乎有些魯莽，甚至有點自我毀滅的意味。那個週六，美國政府便宣布要接管房利美與房地美這兩間房貸機構，弗里曼還記得當時他認為科恩一定早就知道會發生這事了。他繼續道，在薩克資本裡有四種方法能和科恩溝通：面對面、電話、電子郵件和每週五的投資組合文件。

姜傾身靠向桌子另一頭的弗里曼，定定地看著他。

「史蒂夫想要你們怎麼做？」他問。

「我們應該要把最好的交易構想交給史蒂夫，」弗里曼毫不猶豫地說，「我和公司裡的每個人都知道，這代表我們應該提供內線消息給他。」

弗里曼離開後，檢察官跑進上司的辦公室報告今天的新進度。他們說，薩克資本裡面絕對有內線交易，他們現在終於有證人能夠為這件事作證了。他們覺得有了弗里曼的證詞後，他們就有足夠的證據，能針對科恩直接建立案件。曼哈頓聯邦檢察官辦公室證券詐騙小組的主任，在一本資料夾上面寫下了「薩克資本相關」。

薩克資本終於正式成為了調查案件的主要對象。

魏茲曼要姜把所有提到科恩或薩克資本的面談紀錄全都寄給他。這些紀錄都是FBI探員針對他們和證人的對談寫下的書面資料，而FBI探員向來不是以優美的文筆著稱。幾個小時後，兩本裝滿了紀錄文件的四吋厚的資料夾降落在魏茲曼的桌上。他開始閱讀這些資料。

他感到非常驚訝，有非常多會談對象都說，科恩是用內線消息交易的，也有人說在薩克資本工作的人都在科恩知情的狀況下使用內線消息交易。同時他也發現，幾乎沒有任何可靠證據能證明他們的說詞。顯然薩克資本一直都有內線交易的風氣，但公司也設立了非常強大的機制，保護科恩不會接觸到真正的內線交易。他們提供科恩消息時會利用「確信評級」的數字來傳達他們有多確定消息的可靠程度。

也就是說，科恩與內線交易是絕緣的。

幾天後，諾亞·弗里曼看著姜往他身上裝設隱藏的錄音儀器，他努力試著不要發抖。若弗里曼之前做的事，還不足以宣判好友的罪行，那麼他將要做的事，絕對能成功使好友被定罪。他走到隆蓋伊位於東五十九街的公寓，和警衛打了招呼，接著踏進電梯裡，來到了十樓。隆蓋伊最近越來越不放心面對面對話之外的所有聯絡方式了，他已經累積了好幾件想和弗里曼談的事情。

弗里曼覺得渾身冷汗，胃部翻攪，他努力試著套好友的話，聽起來就像是六年級男孩想邀請女孩跳舞一樣局促不安。他提起《華爾街日報》上個月發表的那篇文章以及隨之而來的各種戲劇化事件。

「你覺得如果他們抓住我們的話，最糟的狀況會是什麼？」他問隆蓋伊，兩人的對話立刻轉向他們所做過最糟的事：從PGR的顧問焦婉瑩那裡取得邁威爾公司的內線消息。

「我從焦婉瑩那裡拿到消息。把消息轉給你。所以從理論上來說，我猜我們兩個都會出問題。」弗里曼說，聲音漸漸轉弱。「你有用焦婉瑩提供的損益表交易嗎？我們兩個都有，對吧？」

「是啊。」隆蓋伊回答。

「焦婉瑩的消息很詳細，他媽的詳細，」弗里曼繼續道，「我把消息給你了。」

「那是〇八年的資料，」隆蓋伊很配合地說，「〇八年上半年。」

「我用那些資料交易了，」弗里曼說，「你，你說你也用那些資料交易了。山姆絕對也有用那些資料交易。」

兩人聊到後來，弗里曼問他的好友會不會擔心焦婉瑩和政府合作。

「大概吧，」隆蓋伊說，「但他們有證據能證明她把資料給我們了嗎？我的意思是，不管你他媽想聽我說什麼或不想聽我說什麼都可

以。反正我可以說謊。所以，沒錯啊，我們的確跟焦婉瑩說過話。反正就是各說各話的局面。」

「所以如果她說：『我把他媽的每股收益資料給他們了。』我們就可以說……」

「證據在哪？」隆蓋伊回答。「我不記得有發生過這種事。」

弗里曼向他問起「日誌」的狀況。東西在哪裡？要是FBI找到日誌裡的資料，他們就完蛋了。

隆蓋伊說，對啊，他知道日誌就是證據。裡面有他們在不同公司的線人名單。但隆蓋伊已經解決這個問題了。「我早就在《華爾街日報》發表那篇文章的那天晚上按下逃生按鈕了，全部的資料都他媽處理掉了。」他說。

「日誌處理掉了嗎？」弗里曼問。

「我把日誌毀了，」隆蓋伊說，「全部都處理好了。」

「你怎麼處理的？」他問。

「我把日誌整個拆開，」隆蓋伊說，「拆成碎片。」

「我不懂，你是怎麼處理那鬼東西的？」

「喔，很簡單啦。」隆蓋伊說。「拿兩把鉗子就能把隨身碟拆開了。」他說他還有另外兩個存有相關數據的外接硬碟，他把這兩個硬碟也拆掉了，裝進幾個不同的袋子裡。「我在半夜兩點跑出去，在市區附近大概走了二十個街區的距離，隨便找幾臺垃圾車，把那些該死的東西丟進去。」

「我覺得聯邦探員會去找那些東西。」弗里曼說。

「嗯，他們當然可以去找，但我已經把東西全都拆成碎片了。」隆蓋伊回答。「全部都處理掉了。」

證管會的律師查爾斯·萊利在晚上搭火車回到位於澤西市的家，幫妻子把四個孩子哄上床之後，他熬夜徹底調查一份份數據，想



要找出其中的關聯性。此時是二〇一一年年初，自從他開啟新的調查案件之後已經過了一年多了，他依然不知道薩克資本裡負責交易伊連藥廠的人是誰。他簡直快瘋了。

直到二〇一一年五月，也就是拉傑·拉賈拉特南被判了十四項共謀與證券詐騙案的那個月，萊利才終於有了突破性進展。他在好幾個月前申請了傳票調出席德尼·吉爾曼的電話紀錄，但他這種申請總是要等到海枯石爛才會有結果。終於拿到傳票後，他認出了紀錄中的其中一隻電話號碼，那支電話屬於薩克資本的投資組合管理人馬修·馬托瑪。證管會的資料庫裡有他的名字。突然之間，所有線索都說得通了。醫師和交易員通話過數十次。萊利找到他的交易員了。

他告訴上司桑賈伊·瓦德瓦，他們終於找到嫌犯了。接著瓦德瓦打了一通電話到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的證券調查小組。

老實說，瓦德瓦覺得很挫折。證管會的伊連藥廠調查案已經持續一年多了。在這段期間，他們多數時間只能透過能夠取得的有限電話紀錄來做分析，一點一滴拼湊出一個大型金融詐欺案的樣貌。多虧有了萊利的付出，他們終於找到了兩名嫌犯，馬托瑪和吉爾曼。這個案子同樣包含在內的還有科恩，也就是他們在過去幾年來一直在追捕的那條大鯨魚。雖然目前已有了進展，但聯邦檢察官辦公室依然沒有為這個案件指派檢察官，這讓證管會直覺認為，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可能覺得這個案件並不重要。他已經為了伊連藥廠案需要檢察官一事跟檢察官辦公室吵了兩次了，但事情沒有任何改變。

牽涉到聯邦證券調查案件的三方成員——證管會律師、FBI探員和聯邦檢察官——形成了一種並不穩定但又互相依存的三足鼎立狀態。雖然他們必須密切配合，而且技術上來說FBI應該是司法部的附屬機構，但他們卻對彼此十分不滿，三方各自都認為自己才是為目前案件付出最多努力，又沒有得到足夠讚賞的那一方。FBI自傲於他們做的是，策反證人並監聽他人的危險工作，是真正的硬漢。FBI探員最討

厭聽到，有人說證管會逮捕了人，他們幾乎一天到晚都在糾正這種誤解。證管會則有理有據地認為，他們是調查多數證券詐欺案件時負責動腦的人——他們是這三方中唯一真正理解複雜的證券法的一方。許多證管會律師都覺得自己沒有受到足夠的賞識，有時甚至覺得自己不被尊重。多數檢察官都是從菁英長春藤盟校的法學院畢業出來的，他們傾向於認為，唯有在他們參與之後，這些案件才會變得夠重要，只有他們在為了把案件帶上法庭而努力做準備。普里特·巴拉拉在記者會上宣布新起訴案件的模式，更是為潛伏已久的怨恨火上加油。他通常會感謝FBI和證管會的「伙伴」，但他的態度清楚表明了他認為自己才是真正把華爾街犯罪繩之以法的那個人。

「你們在哪？」瓦德瓦詢問電話那頭位於巴拉拉辦公室裡的證券調查小組組長與副官。「這裡有個很棒的案子，但我們需要你們的參與。」

瓦德瓦與證管會目前承受的壓力比平常還要大得多。

查爾斯·格拉斯利是影響力極大的愛荷華州共和黨參議員，他開始抱怨——高聲且公開地抱怨——證管會沒有盡責監督股市。在前一個月，格拉斯利的辦公室收到了某個人的線報，對方建議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仔細調查一間名叫薩克資本的無賴避險基金公司。

格拉斯利一直以來都在高聲批評，歐巴馬政府對金融危機的反應，他常在採訪時與記者會上說，總統的金融改革計畫不夠堅定。薩克資本看起來就像是個好機會，能讓他再次指責目前的監管機關，沒有抓住金融業的下一個麥道夫。諷刺的是，格拉斯利自己曾在二〇〇八年參加過薩克資本舉辦的募款活動，但他依然不怎麼瞭解這間基金公司。二〇一一年四月，在拉傑·拉賈拉特南審判結束的一個月後，格拉斯利的其中一位員工要求負責監視股市活動的金管局，把所有與薩克資本的可疑交易相關的轉介文件都寄給他。科恩和他的公司看起來就像是能用來詆毀證管會的完美武器。如果他查到了任何重要資料，

而監管機關又沒有任何動作的話，格拉斯利就有理由可以堂而皇之地發動戰爭了。

幾天後，格拉斯利的參議員辦公室就收到了一本資料夾，裡面裝的一疊轉介文件，描述了與二十支不同股票有關的可疑交易。翻閱這份文件的年輕副手並不是避險基金的專家，但連他也能看出這一定有問題。

其中一份轉介文件的日期二〇〇七年五月九日提出的，裡面提出了薩克資本的所屬單位CR本質，對康尼提克斯公司進行了可疑的交易。另一份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轉介文件，則標記了薩克資本對富達銀行股的交易。還有另一份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的轉介文件寫道：「經調查確認，康乃狄克州格林威治的兩間避險基金公司即時交易了INGR的股票，這兩間公司在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二〇〇六年八月三十一日間，曾與INGR有過聯絡。」這兩間都是薩克資本名下的基金公司，交易的時間正好落在INGR宣布併購之前。相關文件綿延不絕：他們對聯合治療公司、色崔斯製藥公司、第三新浪科技公司、庫格生技公司與聖元國際集團，都有可疑交易。有些交易的日期很近，包括二〇一〇年的也有。其中還有二〇〇八年九月五日的一疊轉介文件，指出了薩克資本在伊連藥廠和惠氏藥廠宣布藥物試驗結果的前一週賣出了大量股票。

格拉斯利堅持，要進一步了解證管會有沒有對這些轉介文件，採取任何行動。他寫了一封信給各家媒體，簡述了他對於證管會執行證券相關法規的能力感到擔憂。他說，你們看看薩克資本。他們的可疑活動簡直多到要失控了，而證管會卻沒有任何作為——又是一個無所作為的政府機關。

科恩注意到參議員的行動之後，覺得越來越不安。無論何時，只要有人提出薩克資本內部有不適當的行為，他就會變得充滿防衛。他下令要幾位主管想辦法處理這些來自華盛頓的批評。在參議員寄出公

開信的數天後，薩克資本在二〇一一年五月十日從康乃狄克派了一組主管，去格拉斯利的辦公室滅火。

科恩的顧問似乎很有自信他們有辦法「施展魅力」，說服參議員的工作人員不要再擔心薩克資本的問題。就這樣，薩克資本的主席湯姆·康席尼、法律顧問彼得·納斯邦和薩克資本在華盛頓的一位主管麥可·沙利文，突然造訪了格拉斯利的辦公室。沙利文曾擔任另一位共和黨參議員的顧問，那位參議員一直以來都是在華盛頓影響力極大的政治操盤手。科恩僱用沙利文就是為了解決這一類的麻煩。沙利文對參議員的調查人員說，薩克資本非常重視合乎規範，他們應該用輕鬆一點的態度面對他們公司。

「史蒂夫非常關心公民事務，」沙利文對格拉斯利的員工們說，「他正在考慮要不要買一些紐約大都會棒球隊的股份。」

員工們都盯著他看，無法理解剛剛聽到的話。「喔喔，我是個大都會迷呢——他**想必**是個好人呢。」格拉斯利的其中一位員工諷刺地想著。

這場會面尷尬地結束了，從科恩的角度來看，他們這次的行動毫無效果。五月二十四日，格拉斯利又寄了一封信給媒體，這次他在信中指控證管會無法調查薩克資本，並堅持要和證管會主席見面。「我一直都很想知道，證券交易管理委員會到底有沒有好好監督與管理我們的金融市場。」格拉斯利寫道。他解釋說，他最近才剛從金管局那裡，取得了與薩克資本的可疑交易有關的十二份轉介文件，他要求證管會提出書面報告，解釋他們是如何處理這十二個案件的。

在瓦德瓦接到證管會的執行主席打電話來討論這件事時，格拉斯利的團隊已經在威脅要把這件事升級成全面醜聞了。

「我們必須盡早處理這件事。」瓦德瓦的上司告訴他。「你能調查一下嗎？」

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的證券調查小組的組長，從證管會那裡聽說了吉爾曼和馬托瑪在伊連藥廠案件中的連結，他同意現在的確該再次檢視證管會找到的資料。前往證管會辦公室的兩位刑事檢察官，分別是正在調查諾亞·弗里曼和唐納德·隆蓋伊案件的艾維·魏茲曼，以及剛開始追查引人注目的違法賭博網站相關案件的阿洛·德夫林布朗（Arlo Devlin-Brown）。B·J·姜也去了證管會。

雖然查爾斯·萊利對於伊連藥廠的案子沒什麼信心，但他有一套理論。他盡可能地清楚描述這個犯罪共謀結構。「我們認為最有可能的狀況是，吉爾曼或另一位醫師把消息洩漏給了馬托瑪。」他說。眾人皆知，想單靠著間接證據建立內線交易案是很困難的，但他們得到的每份新紀錄，都支持他們正逐漸建構的論述。萊利打從心底覺得這會是一個大案子。

對房間裡的每個人來說，其中的關聯性顯而易見：有一個藥物試驗相關的重大通知導致股票驟跌；該通知是由一位能夠事先獲得相關資訊的醫師公布；那位醫師因為成為薩克資本交易員的顧問而拿到一大筆錢，那位交易員則從科恩那裡拿到一大筆錢，科恩則在公布消息的前一週交易股票，藉此賺了數百萬美元。這就像奧坎剃刀理論，也就是簡約原則的概念：在各種互相競爭的假設中，最簡單的假設通常就是正確的假設。其它解釋都違反常理。

「各位，」瓦德瓦對檢察官們說，「這個案子真的很重要。如果你們不採取行動的話，我們就只能自行調查了。」他又補充說，他一點也不在意馬托瑪這個人。真正的目標是科恩。

「你說的很對，」證券調查小組的組長說，「我們必須有所作為。」

姜必須提早離開會議，但他聽到的資訊已足夠說服他，伊連藥廠這個案件是必須調查的。說得保守一點，如今無論華爾街發生什麼事，他都會抱持著質疑的觀點。他的合作對象與線人再三告訴他，華

爾街的欺騙情況已經失控了。在誘因如此巨大，你又必須和這麼多基金公司爭個你死我活的時候——他們全都一樣僱用了華頓訓練出來的巫師、一樣應用了最先進的科技系統、一樣尋找專業的網絡顧問協助、擁有一樣的貪婪與決心——你還能用什麼其它方法年復一年地超越其他人並贏過市場呢？在帆船集團的案子裡，他們起訴了拉傑·拉賈拉特南以及其它十一個交易案，違法獲利的金額共六千四百萬美元。而伊連藥廠與惠氏藥廠一案的獲利比帆船集團的案子多四倍。

FBI終於找到了吉爾曼這個正等待他們採取行動的鮮活線索。

姜回到辦公室後，把馬托瑪的社會安全號碼丟進FBI的資料庫查詢。他這才發現馬修·馬托瑪的情況特殊，他們把這種狀況稱做「調查局已知」。馬托瑪顯然曾在二〇〇〇年以被FBI探員找來談過話，他是當時一個獨立詐欺調查案件的潛在證人。

他還因此注意到另一件事：馬托瑪不是真名。在更早以前，他的名字叫做阿傑·湯姆士。在FBI先前案件的舊紀錄上出現的就是這個名字。姜覺得這件事很怪異。

更引人注意的是，那份舊談話紀錄的參考資料指出，馬托瑪曾突然離開哈佛法學院。姜立刻把這些資訊告訴德夫林布朗與魏茲曼這兩位檢察官。他們也都是哈佛法學院出來的。他們在那裡唸書的時間和馬托瑪重疊了。兩位檢察官記下這件事，決定要進一步調查。

姜目前的首要任務是去找吉爾曼醫師，他認為吉爾曼能夠從合作中獲得很大的好處。他選擇在勞動節的前一週去找他。吉爾曼看起來是個很容易說服的目標，他是個受人景仰的老紳士，絕不會希望丟掉工作並把下半輩子都花在坐牢上。

二〇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五點左右，姜和一位同事開車到距離密西根大學不遠的安娜港，在一條無尾巷找到了吉爾曼的家。他們把車停街上，敲了敲吉爾曼家的門。應門的是吉爾曼的妻子。在探員

們表明身分後，她解釋說她先生現在在醫院做例行檢查。「他應該今天晚上會回來。」她說。她看起來非常緊張。兩位探員等了一個小時左右便離開了。

隔天早上，兩位FBI探員回到這裡，一直等到吉爾曼離家。他們跟著吉爾曼開車抵達醫院，吉爾曼停車時，探員把車子停在吉爾曼的車旁。姜跳下車，敲了敲車窗。

「吉爾曼醫師，可以跟我們談談嗎？」他說。

「可以，當然可以。」吉爾曼回答。姜建議他們可以進去醫院找一個安靜的地方談話。

「我們是來跟你談內線交易的。」三人剛坐下姜就開口道。「你是否曾向馬修·馬托瑪揭露機密資訊？」

吉爾曼不是第一個在配槍的聯邦探員面前驚慌失措，並開始出現不合理行為的人。雖然他最後一次和馬托瑪聯絡已經是三年前的事了，他也忘記了許多細節，但吉爾曼很清楚自己當時已經違法了。事實上，在最後一次與馬托瑪聯絡之後，他花了很多時間努力忘記伊連藥廠這件事的存在。他也知道對探員們說謊，很有可能使狀況更糟。這當然正是FBI**想要**的反應：一旦對方說謊，FBI就獲得了偽證這個誘餌。

儘管如此，吉爾曼依舊拋開了理智，開始說謊。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他告訴姜。

「我們有你提供內線消息給馬托瑪的錄音。」姜盯著吉爾曼說。他放任數秒鐘的時間流逝，直到這種寂靜開始令人感到不適。姜說的不是真話。他們沒有監聽到這種內容。但姜的處世哲學是「不計一切代價」。

吉爾曼不斷搖頭。

「我們知道你巴平珠單抗試驗的結果告訴馬托瑪了。」姜說。「你們的對話全都被我們錄下來了。」他對吉爾曼強調說，現在掙扎

是毫無意義的。這件事會讓你失去一切——你的名聲、你的教授職位和你的研究補助。

吉爾曼不斷否認，直到最後他終於說道：「如果你們真的認為我洩漏了機密資訊，而且把過程錄下來的話，那麼我可能真的那麼做了，但我不是有意的。」他停頓一下。「我不記得跟他的話的詳細內容。那已經是三年前的事了。」

姜繼續說著平常使用的說服臺詞，他告訴吉爾曼，若他因為拒絕幫助FBI與幫助他自己而放棄職業生涯，那就太可惜了。而且他在這整個騙局中分明只是一支無足輕重的棋子。

接著姜直直看著他。「吉爾曼醫師，你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兵。」他說。「馬托瑪也一樣。我們真正要抓的人是史蒂夫·科恩。」

飛翔湖位於緬因州奧古斯塔的北方，是一座周遭環繞著樹林的湖泊，證管會律師查爾斯·萊利每年都會在八月的最後一週去那裡度假。萊利正準備要出門去繞著森林慢跑一周，他彎腰繫緊鞋帶，同時覺得自己好像能聽見手機的微弱震動聲。這已經是這天他第二十次出現這種錯覺了。雖然他職涯中最大的案子將要進入全新的關鍵階段，但萊利不敢向妻子提議別來這裡度假。然而，他一直心不在焉，把這個禮拜的多數時間都用來尋找手機訊號，確認語音信箱中有沒有跟吉爾曼相關的新進度。他實在太想知道吉爾曼是否願意合作了。最後萊利終於接到了電話。

「狀況不錯。」姜說，他試著用最樂觀的角度描述這件事。過往經驗使這兩人都很清楚，很少有人會在初次和政府的人見面時，就把自己知道的事全都說出來，所以，雖然吉爾曼不願回答問題，但這並不代表全然拒絕。他們找到了一線希望。姜複述說，吉爾曼說他「可能」有做過這件事。推動嫌犯與FBI合作，就像在為了長跑做訓練一樣。你必須按部就班地來。



如今他們已經接觸了吉爾曼，因此他們對這位醫師的調查不再是機密，證管會可以光明正大地送出傳票調閱他的個人資料與事業資料。他的日程表、他在密西根大學裡的檔案以及他筆電裡的所有數據。他們可以回過頭去找伊連藥廠，更確切地描述他們要找的是哪些詳細資料，其中包括了在巴平試驗中與吉爾曼相關的所有資訊。他們可以從電話紀錄中看出馬托瑪和吉爾曼的通話時間常會超過一小時。

「我這輩子好像從來沒有講過這麼久的電話。」姜在電話中告訴萊利。「你能想像坐在電話前面一小時又二十分是個什麼狀況嗎？」

在和姜談過之後，吉爾曼同意他至少基本上會和FBI合作。但FBI並不確定吉爾曼是否真的準備好要合作了。畢竟「什麼事都不記得」可算不上是盡全力幫忙政府。

吉爾曼的律師說客戶的日程表非常繁忙，把會面拖延了好幾個月，最後終於同意他會去找證管會和檢察官，討論他能幫上什麼忙。律師在見面時清楚闡明了他不會讓政府輕易獲得客戶知道的資訊。他的客戶擁有的資訊是這個大案子的關鍵，而且每個人都知道這件事。他有籌碼可以談成一筆好交易。

吉爾曼僱用的代表律師是馬克·穆凱西。穆凱西曾是南區證券調查小組的檢察官，更早之前曾當過證管會律師，如今他是布雷斯韋爾與朱利亞尼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他的父親是前任聯邦法官麥可·穆凱西，曾在喬治·W·布希任內擔任總檢察長，每次只要有機會他都會提醒別人這件事。穆凱西很快就讓政府官員瞭解到他是個很難應付的人。他把所有防禦招數都拿出來用了一遍。他高聲吼叫。他藉故推辭。他用吉爾曼的年齡當作藉口。「我的客戶想要做對的事，但是他是個很忙的老人家，又生病了。」穆凱西在檢察官要求安排會面時說。「我先跟他確認一下再給你回覆。」

在證管會努力想要和吉爾曼約定會面時間的同時，萊利在檢視一大堆電話紀錄時有了驚人的發現：馬托瑪在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日週日

早上九點四十五分打電話到科恩家，講了二十分鐘。這種時間打電話談工作是很奇怪的一件事。隔天，也就是週一早上，薩克資本便開始賣出總投資價值將近一百萬的伊連藥廠股票和惠氏藥廠股票。馬托瑪一定把他們必須逆向操作並賣掉股票的原因告訴科恩了。

「我的老天。」萊利在整頓這些新發現背後的含義時想著。現在他們好像也可以拿這個案子來對付科恩了。

馬修·馬托瑪被薩克資本認為是「只會一種把戲的馬」並且開除之後，他打包行李，和妻小搬到了佛州。表面上的原因是那裡離他父母比較近。但真正的原因是佛州的避稅法條比較寬鬆，住在那裡的人能避免住宅與其它資產因破產或各種其它判決而受到影響。

馬托瑪在波卡拉頓的皇家棕櫚遊艇鄉村俱樂部，花了一百九十萬買了一間五臥的房子。房子是西班牙風格的華麗豪宅，有大理石地板、一臺電梯和寬大的沉重布幔。屋外有一座幸運草形狀的游泳池。馬托瑪和他妻子都沒有工作，因此兩人全心全意地投入在競爭性的子女教育中：他們把時間全都花在安排年幼的約書亞、愛娃和大衛去參加高爾夫球課、拼字比賽、中文訓練和私立學校教育。他們喜歡慈善家這個角色，在「馬修與蘿絲瑪莉·馬托瑪基金會」中投入了一百萬，藉此減去了高額稅金。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八日傍晚，馬托瑪和妻子回到家時，發現B·J·姜和他的搭檔馬修·威廉·卡拉漢在屋外等著他們。

「我是FBI的特別探員姜。」他說。他向他們介紹卡拉漢。接著他說：「你之前的合夥人史蒂芬·詹差不多要出獄了。」馬托瑪顯然知道姜在說什麼。「我想跟你聊聊這件事。」

姜仔細思考過他要說的第一句話。他想讓馬托瑪知道他已經做過了調查。到了這個階段，他已經詳盡瞭解馬托瑪這個人與他的人生了，連他妻子可能從沒注意過的事情他都知道。這句開場白的目的是

傳遞目前情勢有多嚴肅，他們既然來了這裡，就不會只是查找一番就離開。

蘿絲瑪莉的眼睛睜得像月亮一樣大。她想起他們的孩子還在屋裡，或許正在猜測他們在外面做什麼。她說她等一下再回來，接著便回屋去安置孩子了。

她一離開，姜就轉向馬托瑪。

「聽好了，」他說，「我們來這裡不是為了跟你討論詹。我們要談的是你在薩克資本時做的內線交易。」他停頓片刻，看著馬托瑪的臉上血色盡失。「我們想跟你談談二〇〇八年七月的伊連藥廠交易。」

馬托瑪就這樣在自家門前的車道上暈倒了。

## CHAPTER 11

---

## 第十一章

# 百折不摧

---

馬修·馬托瑪的父母就像許多從遙遠的國度移民到美國來的人一樣，他們都夢想自己的孩子最後能在這片土地上取得成功。他們對於長子阿傑·馬修·馬理安達尼·湯姆士的期望特別高。馬托瑪在一九七四年出生，當時他的母親麗茲·湯姆士是一位住在密西根的二十六歲住院醫師。她和馬托瑪的父親鮑比·馬托瑪都是基督徒，兩人都來自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那裡氣候炎熱。一九六四年，十九歲的鮑比移民到美國就讀機械工程，從霍華德大學畢業後，他在密西根的福特汽車公司擔任工程師。在馬托瑪還是個學步兒的時候，他們舉家搬到了佛州。

鮑比一直夢想自己的孩子會在長大後進入哈佛。馬托瑪一家在珊瑚泉教會非常活躍，鮑比每天都會為兒子進哈佛祈禱。他極為關心兒子在學校的成績。馬托瑪在就讀基督教小學時，進入了資優班，從佛州羅克雷治的梅里特島高中畢業時，他是班上的畢業生致詞代表。然而，馬修的表現依然不足以讓他進入哈佛，他的父親因此對兒子感到非常憤怒。他的怒火使他做出了非常驚人也非常殘酷的管教行為。在馬修過了十八歲生日數週後，他送給兒子一面金屬牌，上面刻著：「使父親夢想破碎的兒子。」

馬托瑪最後進了杜克大學主修生物，他把餘暇都用在能豐富履歷的課外活動上。他自願照顧阿茲海默症病患，住在社區服務者宿舍中。他當時用的是家裡替他取的名字阿傑·馬修·湯姆士，人們都叫他「小馬」。

在求學過程的每個步驟，馬托瑪都證明了自己有能力培養良好的師生關係，遇到像是父親替代品的男性教師時尤其如此。當時教倫理與政策決定課的教授布魯斯·佩恩還記得，當時馬托瑪熱心且勤奮，總是因為穿著比其他學生正式而顯得特別突出，好像他隨時就要被叫去面試工作一樣。「小馬最有趣的地方是，他對倫理學領域的興趣其實比其他學生都還要高。」佩恩回憶道，「小馬很快就掌控了整個班級的狀況，他也知道要如何做出我想要與希望的那種分析。」那個學期剛開始沒多久，馬托瑪就自願想當班上的主要教學助理，佩恩同意了。

馬托瑪畢業的第一年在馬里蘭州貝什斯達的國家衛生研究院工作，參與人類基因體計畫。「他充滿野心，想要用自己的一生做出貢獻。」羅納德·葛林說，他是馬托瑪在研究院工作的那一年，負責指導他的達特茅斯學院教授。「某種程度來說，我覺得馬托瑪就像是個養子。」

馬托瑪在國家衛生研究院時申請了法學院。哈佛法學院寄了一封厚實的信告知他被錄取了，馬托瑪的父親收到信時欣喜若狂。一九九七年的秋天，鮑比開著一輛從U-Haul租的卡車，從佛州把馬修載到麻州，幫他搬家。從很多方面看來，馬修都是典型的法學院學生——也就是鮮少放鬆，只把時間花在對履歷有益的活動上的那種人。他想妥善利用每一秒，和同學共同創辦了一個名叫「法律與倫理社會」的校園團體，還為校內法律期刊擔任編輯。

然而到了大二，馬托瑪開始跟不上作業進度了。有一部分的原因在於他的課外活動太過繁忙，這是他父親早就警告過他的事。他的成績開始下滑。到了秋末，他的同學們開始申請擔任素有聲望的暑期助理，這對於野心勃勃的學生們來說是標準流程，但馬托瑪的成績沒有達到他自己的期望。他知道，那些成績全A的學生們會占走所有令人垂涎的位置。

他決心要取得助理的位置，下了決定性的「決定」。馬托瑪的成績不夠好——所以他決定要把自己的成績**變得**更好。他在十二月花了一整個下午小心翼翼地修改成績單上的民事訴訟課、合約課與刑法課的成績，把這些成績通通從原本的B、B+和B-改成A。接著他把申請書寄給了二十三個法官。

到了一月，華盛頓特區的巡迴上訴法院，邀請他去和三位法官面試。巡迴上訴法院的地位僅次於最高法院，對聯邦政府影響範圍內的立法與判決，有很大的影響。法官們收到了他的成績單，對他印象深刻。面試時，他們對於馬托瑪的英俊外貌、尊敬的態度感到很訝異，更不用說耀眼的學校成績了。三個法官中有兩位把他評為「傑出」的申請人。其中一位法官在一九九九年二月二日晚上打電話給馬托瑪，要提供他助理的位置。當時已經很晚了，馬托瑪接電話時聽起來似乎已經在睡覺了。他實在太像是沒睡醒了，所以法官建議馬托瑪明天再回電給他。馬托瑪隔天沒有打電話過去，法官的書記官試著聯絡他，留了訊息要馬托瑪回電給法官。那名書記官在二月四號，又留了另一次訊息。

法官不知道的是，在面試與他打電話的這幾天之間，馬托瑪的世界正在土崩瓦解。

替其中一位法官工作的書記官注意到馬托瑪的成績單有些可疑之處，所以打了電話到學校。二月二日下午，馬托瑪被叫去見學校的註冊人員史蒂芬·坎恩。

馬托瑪走向坎恩位於校園角落的辦公室，他不太確定自己為什麼會被叫過去。但他有種很糟糕的預感。

前一年，有一位哈佛法學院的學生，為了獲得入學許可而遞交了假成績單，坎恩開除了那名學生的學籍，而現在他也準備要對馬托瑪這麼做。坎恩沒有浪費時間和馬托瑪閒談，他單刀直入地問馬托瑪有沒有竄改成績單。馬托瑪大吃一驚。他的未來、他父親的驕傲、那麼

多年來的犧牲與辛勞——他覺得這些東西都正逐漸消失。他絕望地試著解釋，堅稱他的申請只是開玩笑的，他並不真的打算去當暑期助理。

「我已經把撤回申請的信件寄給法官了。」他前言不接後語地說。坎恩看了他一眼，臉上寫著**你是在跟我開玩笑吧**。

馬托瑪離開時打定主意要補救這件事對他造成的傷害。一定有方法可以解決這件事。他想出一個計畫，不過這個計畫並不算太好。

那天晚上，馬托瑪坐在自己的電腦前，試著想要製造電子紀錄來支持他告訴坎恩的說法，證明他的暑期助理申請不是認真的，他已經撤回了。

「請不要為我寄出任何推薦信，因為我已不打算考慮助理的工作了。」他寄了信給替他寄推薦信的教授的其中一位助理。馬托瑪也向他申請的每位法官寄了信，試圖把自己撤回助理申請的日期往回推。這些信件在信末寫的日期都是一月三十一日，不過郵戳的日期則都是二月三日，也就是坎恩找他責問成績單的隔天。

坎恩和學務長都很確定馬托瑪在說謊，但退學在哈佛是很嚴重的一件事——是這裡最極端的處理方法。所以他們決定姑且相信馬托瑪的說詞，花一些時間調查。

接下來的三個月，坎恩對剛剛發生的事進行了徹查。他打了幾通電話，檢查了一些文件。法學院行政委員會展開正式調查，蒐集了他的電子郵件紀錄。委員會在四月與五月召開了四天的聽證會，讓馬托瑪、他的父母與他的弟弟全都來作證。

馬托瑪一家人說的全都是同一套不可思議的故事：馬托瑪的父母期待他能拿出幾乎完美的成績，所以他特別為了給父母看而偽造了假的成績單。他告訴委員會說，不過在幾天後他就明白自己做錯了，又把沒有修改過的真成績單拿給他父母。在這些混亂的事件之間，他把竄改過的成績單放在爸媽家裡的自己桌上，然後就為了一個「臨時通知」的工作面試，跳上飛機前往加州。他離開時要弟弟幫忙處理他的

助理申請。他弟弟說，他在馬托瑪不知情的狀況下，拿了那份竄改過的成績單，放進申請資料中，再把馬托瑪準備的這些資料裝進信封裡。接著，他母親寄出了信件，沒有事先檢查內容。

委員會的多數成員都不相信這個故事。他們覺得這整件事都太過荒謬了。這個故事充滿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元素：為了讓父母開心而更改成績、臨時決定不要這麼做、把竄改過的成績單隨處亂放、託付弟弟彙整申請書。這簡直就是「狗把我的作業吃掉了」這種藉口的放大版。

此外，雖然馬托瑪寄出撤回助理申請的電子郵件與信件的日期不對，但馬托瑪依然堅持自己說法。他堅稱自己在坎恩二月一日找他責問之前，就已經把要寄的信寫好了，但不知道為什麼信件沒有寄出，一直到坎恩責問他之後的那天晚上才寄出去。他出示了自己在前一天寄出的電子郵件，然而從收件者的電子郵件資訊看來，他們都是在隔天才收到的。他們原本安排了一位電腦鑑識專家出席為馬托瑪作證，但後來那位專家又反悔了，他說「他不覺得自己適合證明馬托瑪說的說法。」

委員會成員發現在這整個過程中，馬托瑪說話時都模稜兩可，不太願意開口。他的態度顯得有些內疚。

部分委員會的成員覺得很掙扎，因為他們認為馬托瑪這名學生的潛力很高。他的學校成績很優秀，也頻繁參與法學院的團體活動。但行政委員會最後認為，馬托瑪為了掩蓋原先的騙局又說了一系列的謊話，在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二日投票決定開除他的學籍。在最終的報告中，委員會用了馬托瑪原本的姓氏，寫道：「湯姆士先生的父母顯然給他極大的壓力，要他給出傑出的學校成績。」

馬托瑪的哈佛經歷並未在勒令退學後結束。他離開校園，開始計畫復學的方法。根據他的分析，問題最終落在電子郵件的時間上。如果他能說服法學院委員會他在被抓到之前，就已經撤回了助理申請的



話，他就可以重新回到校園，讓自己的生活回到正軌。他靈光一閃：他可以創造一個公司來證實有爭議的電子郵件日期。

這個騙局似乎聰明絕頂。這麼做不但能免除哈佛對他的指責，還能種下一間新創公司的種子，他未來將會因此間公司致富。他將會證明這兩件事都能成真。他把計畫告訴父母，他們同意提供協助。他的父親用他們的房子貸了二次房貸，借了一百萬給他開設公司。由於馬托瑪不是電腦專家，所以他必須找到有專業技巧的人提供協助。他很快就鎖定了完美的候選人，一位才華洋溢的年輕程式設計師，名叫史蒂芬·詹。

詹的履歷看起來非常傑出。他比馬托瑪大一點，一九九三年從麻省理工學院畢業，接著去了IBM工作。他和馬托瑪一拍即合。兩人在學校的表現都很棒。兩人的父母都是移民，都對他們抱持極高的期望。兩人都偏好稍微違背規則，也都因為這種個性而在近期陷入了大麻煩裡。

一九九九年六月三十日，馬托瑪和詹的新公司「電腦數據鑑識」寫了一篇四頁的報告，裡面塞滿了冗長卻無意義的科技術語，說明雖然馬托瑪的撤回郵件上的日期有爭議，但他告訴哈佛委員會的寄件時間是對的。「我們的結論是，電腦數據鑑識證據，證實了湯姆士先生的確在一九九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寫下了撤回信件，並寄出.....寄出時間是一九九九年二月一日週一晚上的十點二十分。」報告這麼寫道。

報告尚有三位「個案分析師」的簽名，經過認證與蓋章，寄去了位於劍橋的哈佛法學院行政委員會。當然了，裡面完全沒有提到這個鑑識分析，就是由馬托瑪自己的公司所完成的。他說他還做了測謊，並且通過了。他把測謊結果也寄給哈佛，靜候回音。

他熱切希望能接到復學通知，但卻沒有收到任何消息。法學院拒絕讓他復學。

馬托瑪很快就把他的野心轉往另一個方向，決心要用他和詹的新公司達到成功。他搬進了詹住的公寓大樓。他們一起運動健身，每週花五至六天做武術訓練，參加當地亞曼瑞舞蹈工作室開設的社交舞課程，目的是使女人對他們印象深刻。到了九月，馬托瑪找詹簽署合約，讓他成為公司的完全責任合夥人，並答應要付兩萬五千美元給他。他們在紐約僱用了四個全職員工——一位計畫經理、一位工程師、一位品質管控專員和一位管理人。這些員工都以為馬托瑪是一位名叫「傑·賀爾」的律師。

員工們開始為即將到來的拉斯維加斯貿易展的攤位做準備，但隨著十月來了又走，詹開始對這位合夥人的背景感到好奇。馬托瑪對於自己的狀況總是含糊其詞，時常在提及相關問題時避重就輕。詹起了疑心，他懷疑馬托瑪是否在隱藏什麼事。他憑一己之力四處查探，最後直接盤問馬托瑪他離開哈佛時的狀況，同時提及了馬托瑪在申請不同公司時，曾假造資料並用假名租屋。馬托瑪崩潰了，他向詹道歉，並保證他再也不會欺騙詹了。他承認自己曾假造哈佛的成績單，並為了掩蓋真相而說了許多謊。

詹和馬托瑪起爭執時，他們的員工都在辦公室裡上網，正打算要出去吃午餐。「我們就像『出租朋友』一樣。」公司的「個案分析師暨計畫經理」查克·克拉克後來這麼形容。他和其他員工都認為「賀爾」和詹是有錢人家的小孩，沒有別的事好做。公司在幾個月內，就快把馬托瑪的父親提供的一百萬美元燒光了，這時鮑比搭機從紐約過來見詹和馬托瑪，討論公司狀況。他們向他要更多錢繼續營運這項創投計畫，但馬托瑪的父親已經看出來這間公司無法成功了。他覺得怒火中燒。他告訴兒子他是個「徹頭徹尾的累贅」。

到了十二月中，也就是馬托瑪本應就讀法學院的第二年，他搭上飛機，回到父母位於佛州的家裡。他的員工們被鎖在辦公室外，他們的薪水支票都跳票了。憤憤不平的員工們一起寫了一封信給馬托瑪的

父母，「他的消失顯得詭異且非常不專業，」他們寫道，「他的家人窩藏他這件事，更是可恥且令人難以理解。他還欠我們報銷開支。他還欠我們股票。他還欠我們獎金。他還欠我們佣金。」他們威脅說，若沒有收到滿意的回覆，他們將會採取法律行動。「你們讓我們度過了一個不愉快的聖誕節假期。」他們總結道，「如果這就是你待人的態度的話，那麼我們將會以糟糕百倍的態度報答你。」

在員工們群起反抗的同時，馬托瑪和詹之間的關係持續惡化，在二〇〇〇年一月三日，馬托瑪申請了對詹的限制令。他說，他們越演越烈的爭論逐漸變得暴力。據稱，詹還說馬托瑪是個「基佬」，說他「不是男人」。馬托瑪把自己描述成受虐的配偶，他說父母在發現他滿身的瘀傷之後介入此事，要他「從他和被告的關係中解除原告身分」。詹否認了這些指控，但最後限制令還是生效了。

原來比起和馬托瑪終止關係，詹還有更嚴重的問題要處理。在兩人認識的幾個月前，詹和六位合夥人被控詐欺，據稱他們偽造出一間數據儲存公司，從不同銀行偷了數百萬。在詹承認自己因一項共謀指控與一項郵件詐欺指控而有罪的同時，馬托瑪的新人生才正要啟程。他想出了一個計畫，要把自己變成金融家。

在二〇〇〇年，史丹佛大學和哈佛大學的企管碩士學程，都在競爭全國最頂尖的商學院排名，華爾街銀行、顧問公司和發展迅速的矽谷科技業巨頭都最喜歡從這兩間學校招聘員工。馬托瑪下定決心要進入金融業，而取得企管碩士學位就是關鍵的第一步。顯而易見的，哈佛大學不會在他的考慮之內，所以他把目標放在史丹佛。史丹佛的企管碩士入學率是百分之七。

馬托瑪開始聯絡他的導師和大學教授，請他們協助撰寫推薦信。他寫信給在杜克大學時的倫理學教授布魯斯·佩恩，詢問他是否方便替他寫一封信。佩恩一直都很喜歡馬托瑪，他覺得馬托瑪是他教過最

聰明的學生之一。他很樂意提供協助。

佩恩已經為馬托瑪寫過兩次推薦信了。第一次是一九九五年，馬托瑪剛從杜克畢業後要申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遺傳學研究員職位時。佩恩在那封信上讚許地提起，馬托瑪的學業表現以及他對於倫理學的熱忱，他寫道：「在所有適合馬修的才能與興趣的計畫中，他都會成為可貴的資產。」又過了幾個月，馬托瑪在九月時再次請佩恩寫一封信，這次是為了申請上哈佛法學院。佩恩找出第一封信，修改了幾個細節。他一直認為馬托瑪會成為非常優秀的法學院學生，也如實在信上這麼寫了。

在那之後，佩恩就沒怎麼聽說過馬托瑪的消息了。他認為馬托瑪已經讀完法學院，進入某個知名公司工作了。所以當佩恩在二〇〇〇年秋天收到馬托瑪的新要求，請他寫一封商學院的推薦信時，他感到很困惑。他請馬托瑪告知在申請了法學院之後的這五年他都在做什麼，以便他更新信件內容。佩恩覺得有點奇怪，為什麼馬托瑪會請他寫推薦信，而不是去找他在哈佛法學院的教授，但他沒有多想。

馬托瑪做出了本能反應：他捏造了一個故事。他說他離開國家衛生研究院後，在紐約自行創業，為生技公司提供執行組織架構與三維電腦建模的軟體。當時科技公司正在興起，每天都有學生休學創業，所以馬托瑪的說詞，聽起來十分尋常。馬托瑪告訴佩恩，公司經營得很不錯，但後來他必須放棄這個企業並回到佛州，因為有一位親戚病重，他必須回去幫忙。他沒有提及哈佛法學院。

佩恩相信了他的話，更新了信件，在信中提及馬托瑪放棄自己的專業目標回到家裡支持家人的舉動有多麼無私，以及他過去是個多麼認真又熱心的學生。

那年秋天，馬托瑪走進了位於舊金山南部的史丹佛校園，準備好要就讀商學院。在數天前，他正式把自己的名字從阿傑·馬修·馬理安達尼·湯姆士改成了馬修·馬托瑪。他已完成他的變形了。哈佛和

詹都已經被他拋在身後了。五年後，他進入薩克資本中史蒂夫·科恩的辦公室時，他已經領悟到一個道理：只要他全心投入，就絕對沒有他無法解決的問題。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B·J·姜站在馬托瑪位於波卡拉頓的房子外，他彎下腰確認馬托瑪的狀況是否還好。他回想起過去有多少嫌犯在他找上他們的時候昏倒。以前就發生過這種事了。他腦中不斷反覆思考著一個想法：無辜的人不太可能會在聽到**內線交易**這四個字之後突然暈倒。

這時蘿絲瑪莉正好從屋裡跑出來，她的黑髮在空中飛舞。她一看到自己的丈夫躺在地上就放聲尖叫。

「需要我們幫忙叫救護車嗎？」姜問。

「不用了！」蘿絲瑪莉啜泣著道。「我就是醫師。」她屈膝蹲下。

幾分鐘後，馬托瑪虛弱地從地上站起來，姜繼續他剛剛要說的話。「我們知道二〇〇八年的那個交易了。」他說。

馬托瑪和蘿絲瑪莉面面相覷。他們立刻聽懂姜指的是什麼事：伊連藥廠，那支改變他們人生的股票。

「你的人生將會徹底崩潰。」姜繼續道。姜說他知道馬托瑪曾涉入內線交易，接著拿出了一套熟練的說詞，描述他在人生中最黑暗的時期選擇合作是做了一件對的事。姜說，除此之外他們的目標根本不是馬托瑪。他們清楚他其實只是個小人物，幾乎無足輕重。

「我們的目標是史蒂夫·科恩，」姜說，「你現在的處境很糟，但我會盡一切可能提供協助。我們要一起面對這件事。我們要團隊合作。」

姜執行這種步驟的次數多到他自己都算不清了，大部分都是成功的。他理解這種狀況的心理學，也知道一個人的生活、家庭與孩子會

受到怎樣的影響，也懂得如何把對方原有的安全感一點一滴轉變成質疑。姜把每一個新的合作對象都視為伙伴，他會在他們協助FBI時扶持他們走過人生中最黑暗的階段。

蘿絲瑪莉不斷顫抖。馬托瑪說，他很想幫他們的忙，但他需要先諮詢律師。姜離開時覺得充滿信心，他們應該會建立合作關係。

晚上十點左右，姜的搭檔麥特·卡拉漢打了一通電話給在家等待消息的查爾斯·萊利。

「跟你說件你絕對不會相信的事，」卡拉漢說，「那傢伙昏倒了。」

二〇一一年年末，司法部在經歷了五年的發傳票、找證人合作與監聽交易員後，終於取得實質勝利，展現出他們在避險基金業的調查成果。拉傑·拉賈拉特南被判處在聯邦監獄服刑十一年。還有幾十位交易員與主管都被判有罪或自行承認有罪。然而，儘管他們成功解決了拉賈拉特南的案件，FBI探員與檢察官心理依舊有種挫折感。這是因為他們依然無法接近科恩。

在喬納森·霍蘭德的案子裡，大衛·馬庫曾於二〇〇九年一月在曼哈頓的全食超市中，試圖說服霍蘭德這位CR本質的分析師與他們合作，但令馬庫氣惱的是，後來的發展並不太好。霍蘭德十分聰明。他沒有接受薩克資本要替他付律師費用的提議，因為這麼做會使他陷入利益衝突的麻煩裡。他僱用了白領罪犯辯護律師中的佼佼者，查克曼斯培德律師事務所的艾坦·高曼。他希望在和FBI協商時，代表他的律師能清楚自己是在為誰工作。

霍蘭德當然也覺得薩克資本裡充斥著各種不當事件。他覺得科恩很顯然就是在利用內線消息。但由於他從來沒有直接參與過，所以他不知道細節。他見了馬庫以及檢察官利德·布洛茲基，把幾個他認為有些可疑的交易告訴他們。伊連藥廠的交易就是其中之一。薩克資本內部流傳的說法是，科恩「接到一通電話」，接著公司就從大量做多

伊連藥廠，轉變成大量放空伊連藥廠，藉此賺進了數億美元。那段時間交易桌上的每個人都在討論這件事。然而，除此之外，沒有任何人知道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霍蘭德在薩克資本的職業生涯結束得十分不光彩。在二〇〇八年夏末的一個週末，傑森·卡普把整個小組都帶去長島東邊的一個衝浪小鎮蒙托克度假。他們一起住在汽車旅館裡，到深海區釣魚。卡普和他們分享了這個團隊接下來在薩克資本會有怎麼樣的發展。在一年前，科恩曾承諾過要讓卡普的團隊從公司裡分拆出去，讓他們擁有自己的資本與獨立的辦公室。卡普不希望他們的團隊繼續在薩克資本這種高壓的環境中待下去，他想在全新的調動後擁有近乎完整的自主權。他的熱忱非常鼓舞人心，霍蘭德也因為卡普的想法而開始感到激動。然而，還不到三個月之後，科恩就在金融危機的困境中，背棄了他承諾過的所有保證。霍蘭德和卡普被驅逐出了公司。

雖然霍蘭德對於科恩對待他的態度感到很憤怒，對科恩、卡普或任何薩克資本裡的人，也都沒有什麼忠誠之心，但他評估了和馬庫合作的風險報償比，就像他在股票交易時會做的事一樣。政府似乎沒有足夠的證據能強迫他去做任何他不想做的事，所以，他何必和FBI合作呢？

在霍蘭德的案子逐漸化為泡影的同時，另一個能通往科恩的調查案件似乎也正逐漸失去動量。把電腦硬碟毀掉並丟進數輛紐約市垃圾車裡的前薩克資本交易員唐納德·隆蓋伊承認自己因證券詐騙有罪，他的朋友，也就是命令分析師把所有公司檔案都銷毀的那位基金經理人薩米·貝萊也同樣認罪了。他們兩人知道的資訊都不多，無法協助FBI推動調查。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和證管會正準備要以內線交易的罪名起訴兩名交易員，他們都在FBI於二〇一〇年襲擊的避險基金工作：水準全球的投資組合管理人安東尼·齊爾森與鑽紋資本的陶德·紐曼。然而，雖然這兩間避險基金裡面有非常多薩克資本的前員工，但

沒有多少證據與科恩有關，而齊爾森和紐曼又都沒有合作的意願。兩人的態度正好相反。他們僱用了美國最優秀的幾位辯護律師進行猛烈的抵抗。

儘管如此，證管會還是在調查齊爾森和紐曼的過程中，有了驚人的發現。調查人員在翻閱了兩百萬頁的電子郵件之後注意到，在鑽紋資本為陶德·紐曼工作的分析師傑西·托爾托拉，把有關於各家公司營收的細節資料，寄給了薩克資本的喬恩·霍瓦特。證管會的調查員喬瑟夫·桑索、丹尼爾·馬可斯和馬修·瓦特金斯申請了搜索票，要調閱霍瓦特的電子郵件。在他們拿到的數百封信件中，其中一封特別顯眼。信件內容與戴爾有關。「我有來自公司內部的二手數據——這已經是我從他們那裡拿到資訊的第三個季度了，前兩個季度的資訊都非常可靠。他們說毛利率與去年同期相比會下降五〇到八〇%，原因在於營銷組合和目前營業費用的狀況不好，營收僅小幅上升，導致最後每股收益下降。」信件接著寫道：「請勿外傳，多數人尚未得知此消息。」

霍瓦特在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下午一點左右，把這封電子郵件寄給麥可·斯坦貝格，斯坦貝格把這件事轉告了薩克資本以及另一位投資組合管理人加布理爾·普洛金。他們用的是華爾街人常用來描述公司金融表現的那種分析術語。對一般人來說，這封郵件看起來簡直難以理解。但證管會很清楚其中的意義。這封信包含了詳細的戴爾公司的機密營收資訊。

證管會律師立刻起了興趣。他們開始思考，薩克資本裡還有哪些交易員可能會收到這些資訊。

霍瓦特在戴爾公布第二季營收的兩天前寄了這封信。顯然斯坦貝格接著就有了動作，他在營收公布前放空了十五萬股的戴爾，賺進了一百萬美元。政府現在只需要霍瓦特同意合作，這麼一來，他們就能夠起訴斯坦貝格的案子了。而這個足以起訴斯坦貝格的案子將能帶領



他們更靠近科恩一步。

在經過了三年後，這個案件將引領他們進入科恩這間公司的核心。他們從沒注意過這位頭髮澎鬆、在薩克資本的職位不怎麼高的喬恩·霍瓦特，但這個人將重新點燃此案件的火苗。

## CHAPTER 12

---

## 第十二章

# 大鯨魚

---

席德尼·吉爾曼在曼哈頓下城世貿中心的大廳彎下腰，在安檢桌前把口袋裡的東西全掏出來，放進塑膠盤裡，讓保全把盤子拿去過X光機。他的律師帶著他穿越旋轉門，走進電梯裡，前往證管會紐約區總部位於四樓的會議室。在拖延了數個月後，這是吉爾曼第一次和偵辦馬托瑪案件的政府律師會面。

查爾斯·萊利用了整個秋天重新建構伊連藥廠與惠氏藥廠交易前後那段時間發生的每件事。每次他獲得新資訊，他都會放進「時間表」中，接著把時間表寄給每個調查相關人員。這些紀錄本身就敘述了一個完整的故事。但就算萊利和他的同事越來越確定，他們已理解導致薩克資本賣掉伊連藥廠和惠氏藥廠的事件，政府律師依然希望能聽聽吉爾曼的說法。這是政府初次有機會詢問吉爾曼相關問題，而吉爾曼是除了馬托瑪與科恩之外，唯一一個知道二〇〇八年七月實際上發生了什麼事的人。

證管會的律師在過去數個月一直聽吉爾曼的律師說，他的客戶將近八十歲了，身體不夠強健所以不適合作證，所以他們以為會看到一位病懨懨的乾瘦老頭拖著腳步跨進門內。但事實並非如此，吉爾曼走進來時穿著西裝，打著領帶，臉頰紅潤，深色的雙眼炯炯有神，看起來十分警惕。他背向窗戶坐進椅子裡，稍微放鬆了一點，背脊挺得筆直。

萊利詢問吉爾曼在巴平珠單抗實驗中做的是什麼工作，以及他是如何認識馬托瑪的。接著萊利開始把文件一份份滑過桌面——電子郵

件、日程表以及他和製藥公司簽署的合約複本——針對每份文件對吉爾曼提問。只要吉爾曼說自己不記得某件事，萊利就會從他的檔案夾裡拿出一張紙給他看，試著讓他回想起來。

從一開始，吉爾曼似乎就一直在迴避問題。

「那這些日程表呢？」萊利問，他指著吉爾曼的電子日曆上二〇〇八年七月十三日時的預約項目：「馬修·馬托瑪要打電話來問巴平的SAE。」萊利已經從電話紀錄得知吉爾曼和馬托瑪在那天下午講了將近兩個小時的電話。

「什麼是『巴平的SAE』？」萊利問。

吉爾曼立刻切換成了慈祥教授的模式，他開始詳細解釋阿茲海默症，以及在尋找有效治療方法時他們面對的挑戰與心懷的期望。他整個人都激動了起來，他說他樂觀地認為巴平有潛力能摧毀大腦中的乙型類澱粉斑塊，他相信這種斑塊就是導致阿茲海默症的主因。接著他終於回過頭回答了剛剛的問題。SAE代表的是「嚴重不良事件」（serious adverse event），指的是在巴平試驗的過程中發現副作用的技術階段。

「你為什麼要跟馬托瑪討論這件事？」萊利問。「嚴重不良事件的細節難道不是非公開資訊嗎？」

「我不知道為什麼行程表上會有那個。」吉爾曼含糊地說，他的表情立刻萎靡了下來。

「好了，」他的律師插嘴道，「他什麼都不知道。」

每次他們要求吉爾曼解釋科學概念或他的藥物研究的目的為何，他都會表現得生氣勃勃。他的記憶力非常好。他能夠在他們的要求下解釋不同藥物的複雜化學作用。但只要有人提到馬托瑪的名字或者詢問吉爾曼和他之間的關係，他就會突然變成一名困惑的老人，幾乎連自己的鞋帶都不知道怎麼綁。

坐在會議室裡的其中一位檢察官艾維·魏茲曼簡直不敢相信自己

眼前的景象。吉爾曼的故事有非常嚴重的前後矛盾之處，這些矛盾的地方基本上都在於他不記得任何一句馬修·馬托瑪說過的話，就算他們有文件證據顯示，他的確曾在某個時間點把有關巴平的內線消息告訴別人，他也一樣說自己不記得為何。吉爾曼可以記得和自己的研究有關的眾多資訊，卻無法記得他和馬托瑪之間的往來。

房間裡的氣氛似乎越來越激烈，他們不斷來回詢問同樣的幾份文件，證管會的律師與檢察官再三重複相同的問題，吉爾曼則不斷說他不知道或者他不記得了。他們就這樣持續了兩個小時。政府等了五個月才約到時間詢問吉爾曼，他們有很多不瞭解的地方，希望吉爾曼能替他們解釋。但吉爾曼卻一直在浪費他們的時間。萊利覺得他快要爆炸了。

他再次詢問吉爾曼，二〇〇八年七月十三日他和馬托瑪之間做了什麼樣的諮詢，萊利很確定他們當時討論的就是巴平試驗。「你們那次的見面談了什麼？」他問。

「喔，我們談了帕金森氏症。」吉爾曼說。

萊利嘆了口氣。他要求休息一下，把同事都叫到外面的走廊。「聽好了，」他告訴他們，「他說的帕金森氏症的事情——我知道他說的不是真的。」

「你怎麼知道？」魏茲曼問。

萊利翻閱他的檔案，抽出一張吉爾曼的日程表，裡面包括了他們剛剛詢問的那一次諮詢。上面寫著：「馬修·馬托瑪要打電話來問巴平的SAE。」接著萊利又拿出了一張相對應的電子郵件，是馬托瑪和專家網絡公司格理集團安排諮詢的信件。馬托瑪在信件中說他要和吉爾曼討論帕金森氏症。格理集團的規則禁止吉爾曼和公司的客戶討論巴平測試，因為這麼做有可能會違反保密原則。吉爾曼和馬托瑪顯然在對格理集團解釋那天他們計畫要討論什麼主題時說了謊。

魏茲曼對萊利的細心謹慎感到無比感激。這位有些木訥的證管會

搭檔剛剛給了他們需要的武器，讓他們得以證明吉爾曼正當著他們的面說謊。他們可以質問他這件事，他必定會就此失敗。魏茲曼抓住那張日程表和電子郵件，大步走回房間裡。

「好了，吉爾曼醫師。」魏茲曼說著傾身越過桌子。「我們知道你沒有說實話。如果你繼續堅持這個故事的話，就是在冒著要去坐牢的風險。」

吉爾曼不斷搖頭，看著魏茲曼把兩張紙推到桌子的那一邊，一張紙上面印的是他的日程表，另一張紙上印的是馬托瑪和格理集團的通信。

吉爾曼的律師馬克·穆凱西很快就意識到這是怎麼回事，他打斷了對話。「我們可以休息一下嗎？」他問。

政府律師們再次離開房間，讓穆凱西能私下和客戶談話。魏茲曼很確定這下子事情就能解決了：吉爾曼馬上就要自白了。

幾分鐘後，穆凱西也和他們一樣到了走廊。他臉上掛著有點放棄的表情。「我跟你們說，」他說，「我很歡迎你們繼續用這套說詞質問他。我能理解你們為什麼會認為狀況似乎很糟。但他只是不記得那些文件描繪的狀況而已。」

「馬可，這種說法根本不可信。」魏茲曼說。

「你可以繼續問他，我保證我會繼續努力說服他，」穆凱西說，「但他堅持他記得的狀況跟日程表上的不一樣。」

會面持續了兩個多小時，這段期間吉爾曼一直拒絕改變意見，他不斷說自己不記得當時發生了什麼事，堅持政府弄錯了。這是魏茲曼參與過的會面中最令人沮喪的其中一次。魏茲曼在會面結束後走回聯邦檢察官辦公室，他很確定伊連藥廠的案子已經沒用了。

查爾斯·萊利和他在證管會的同事沒有太多時間，為了吉爾曼的糟糕發展而感到沮喪，因為馬托瑪隔天早上就要來做口供證詞了。他們把吉爾曼拋到腦後，專心做準備。

馬托瑪的辯護律師查爾斯·史提曼和吉爾曼的律師一樣處境艱難。他試著推估刑事檢察官和證管會的意圖為何，想使兩方互相敵對。如果這兩方一起建立了刑事案件的話，馬托瑪很有可能必須入獄，那麼史提曼就必須把焦點放在這件事上，盡一切可能替他辯護。史提曼尤其想要知道政府有沒有監聽馬托瑪。如果他們有監聽，那麼馬托瑪幾乎就等於被判了死刑。若馬托瑪需要擔心的只有證管會，那麼最糟的狀況頂多就是罰錢，這麼一來，他們就有餘裕能提供一點協助。史提曼是知名的刑事辯護律師，他已經執業很長一段時間了。他對於自己應對這種狀況的能力感到很自豪。

史提曼試著想要測試檢察官，弄清楚這個案子的證據有多牢固，而艾維·魏茲曼告訴他，他們在答應合作前拖得越久，馬托瑪能談成好條件的可能性就越低。這是馬托瑪和吉爾曼之間的競賽：先答應的人才能為自己爭取到最好的結果。目前為止，史提曼都沒有表現出馬托瑪願意合作的跡象。

檢察官不認為馬托瑪會為了保護科恩而保持沉默並因此坐牢。他犯的罪足以讓他入獄**十年**。不可能會有人願意為別人——尤其是用惡劣態度對待你的人——承擔這麼長的刑期。FBI曾見過無數人在面對更短的刑期時，反咬自己最好的朋友。馬托瑪拖得越久，調查的相關人員就越是懷疑科恩是否在誘導他保持沉默。

事實上，薩克資本當時二話不說就替馬托瑪付了律師費。公司的政策就是當現任員工或前任員工因為他們在受顧期間做的事而接受調查時，公司會支付所有法律費用。但檢察官們依然覺得這件事很弔詭：建議馬托瑪是否該和FBI合作反咬科恩的人，是由科恩付錢請來的。此外，薩克資本還明確地告訴他們別擔心辯護律師的金額高低。有些公司不願意在沒有收據明細的狀況下支付法律費用，但史提曼的公司只要每個月都告知薩克資本一串數字就行了。他們從來沒有這麼快收到錢過。

二〇一二年二月三日，將近早上十點時，萊利前往證管會的四樓大廳找馬托瑪，要帶他去會議室。馬托瑪在櫃臺等著他，身旁陪著的是查爾斯·史提曼的搭檔奈森尼爾·馬爾莫。萊利立刻注意到馬托瑪沒有像多數來證管會作證的人一樣穿著西裝，他穿著一條卡其褲和一件粗呢外套，沒有繫領帶，好像他等一下就要去參加酒會一樣。

他還沒說完第一個問題，馬托瑪就開始朗誦律師替他準備好的說詞：「根據律師的建議，有鑑於此次政府要求我自證自己的罪行，所以我依據美國憲法給予我的權力謝絕回答此問題。」他行使了第五修正案權。

證管會的律師們見過這種伎倆非常多次，每一個被告的態度都不太一樣。華爾街的人在行使第五修正案權時，通常從頭到尾都表現得充滿敵意又怒氣沖沖，好像光是被叫來這裡就冒犯了他們似的。馬托瑪則不同。他的態度平和，冷靜得有些怪異，臉上沒有洩露半點情緒。

馬托瑪對每個問題都做出同樣的回答，重複了數十次，萊利和他的同事仔細研究了馬托瑪的表現。他們看不透馬托瑪。如果他是無罪的，那麼他就應該趁這個機會表明自己的清白。顯然他在隱瞞某些事。

絕大多數有望能帶領政府抓到科恩的證人最後全都落空了，如今他們只剩下最後一個握有答案的人。證管會必須堅決要求史蒂夫·科恩過來回答問題。

這是個重大決定。把億萬富翁叫來質詢並不是證管會會做的事。事實上，不久之前證管會才剛公開勸阻他們的律師，不要糾纏華爾街的重要人士。證管會的領導人常暗示員工們，在金融圈中那些最有錢、最重要的人是不應該受他們打擾。這是證管會前主席的「不干涉」政策之一。

但到了二〇一二年，經歷了伯尼·麥道夫的案件之後，證管會進

入了轉型。這次沒有人對伊連藥廠調查小組想把科恩叫來會談的舉動提出疑問了。證管會的新領導人努力試著讓律師們能更從容地執行該做的工作。三月十二日，萊利寄了傳票要求科恩到證管會來作證。他們全都知道科恩不太可能提出任何對他們有幫助的資訊——這可能會是他們做過的所有會談中，演練和律師安排都最審慎的一次。但他們還是必須試一試。

這項高強度的調查對科恩來說，正好發生在最不方便的時候。過去幾年來他都一直想要買下一支專業球隊，努力試著成為其中一支主要大聯盟棒球隊的擁有人。這是他從孩童時期開始的夢想。他剛花了兩千萬買下紐約大都會隊百分之四的股份，這是讓他成為棒球隊擁有人的第一步。他必須向棒球界的掌權者證明他是認真的。

在過去幾個月，他花了一點時間暫停了對薩克資本的管理，對洛杉磯道奇隊提出競標。道奇隊因為停車場大亨法蘭克·麥考特經營不善而面臨破產。但這陣子科恩的名字常出現在報紙上，每每和內線交易有關，所以他必須努力重新取得職棒大聯盟的信任，讓他們認可他的競標。為了自我推銷，科恩加入了洛杉磯當代藝術美術館的董事會，和一位當地企業家一起提出競標。他認為找一位洛杉磯生意人和他站到同一陣線會很有幫助。這次科恩不想和其他華爾街富翁一樣，傻傻地花過高的金額買下球隊。他決心要把道奇隊的競標當做一樁商業買賣。他最後的競標金額是十六億美元。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知情人士洩露給媒體的最終競標名單中，他也名列其中。他是名單裡唯一一個不需要借錢就能買下球隊的人，這使他的地位顯得更為穩固。科恩很確定自己會拔得頭籌。

隔天，職棒大聯盟宣布了他們的決定。他們接受了古根漢合資集團的二十億美元競標。古根漢是一間價值數十億美元的投資公司，他們聯合了洛杉磯人非常喜愛的前任湖人隊球星魔術強森一起投標。而古根漢最知名的投資人之一就是麥可·米爾肯。科恩通常不會在面對



投資時表現出情緒，但這次的失利使他極為失望。

在證管會的口供室中，查爾斯·萊利沉入椅子裡，盯著史蒂夫·科恩等一下會走進來的那扇門看。他謹慎安排了檔案夾和文件的順序，放在旁邊的椅子上。他重複確認每樣東西的排列組合是否正確。他知道科恩處事圓滑且經驗豐富。從前年他在楓信案件中會談時的紀錄，就能看出科恩可以自然而然地在回答問題時避重就輕。萊利知道，他們能遇到的最好狀況，就是抓住科恩話語中的小矛盾，或擷取一點細節來對馬托瑪施壓。這是萊利的職涯中最重要的一刻。他深吸一口氣。

「現在就是關鍵時刻，」萊利暗忖，「我準備好了。」

科恩一直很猶豫，在面對證管會時到底應該要作證還是行使第五修正案權。科恩的法律團隊抱持的態度很簡單明瞭：刑事檢察官發出的傳票帶有很高的威嚇意味，所以科恩可以要他們「去一旁玩你們的沙」，拒絕回答問題。但證管會不會偵辦刑案，所以合作會是比較聰明的選擇。科恩可以花一整天在市中心偽裝成想提供幫助的樣子，製造出他沒有任何事需要隱瞞的假象。他必須避免說謊——如果他說了謊，那就是做偽證，政府可能會利用這一點來對付他。但至少這麼做之後，他可以告訴投資人他正在和證券監管單位合作，讓投資人在媒體的負面報導越來越多的情況下稍微安心。

科恩用優異天賦不斷倍增的資金來自於避險基金投資人，這群人非常易於預測，總是以自身利益為優先。其中多數投資人（包括大學捐贈基金，以及負責管理公立學校教師與警察退休金帳戶的退休基金）都很樂意忽視避險基金是否做了有疑義的事情——只要能賺錢，這些事都無所謂。其中退休基金經理人尤其必須為退休人員承擔非常高額，甚至根本無法履行的財務責任，而且他們能夠賺進所需回報的方法也非常少。科恩在過去數年來為他的投資人賺的錢實在太多了，除非有極大的壓力，否則他們不會輕易從薩克資本撤資。如果伯尼·麥

道夫的案子真的有帶來什麼啟示的話，那就是就連最老練的投資人都有可能在面對大筆橫財的誘惑時失足犯錯。

然而，一旦政府對薩克資本的調查達到了一定程度，狀況就變了。科恩開始接到緊張的投資人打來的電話，他們想知道為什麼他的名字每隔幾天就會在報紙上出現。這種事不會讓他困擾嗎？他在忙著做什麼，為什麼不處理這件事？現在他終於能告訴他們比較正面的消息了：他正在和證管會合作。

科恩推門而入時，萊利立刻從他過去數分鐘的沉思中回過神。科恩的律師馬丁·柯洛茲（Martin Klotz）也來了，隨同前來的還有科恩逐漸擴大的律師團隊中的一員，來自全國最頂尖的寶維斯律師事務所的丹尼爾·克瑞馬。

多數和馬丁·柯洛茲相處過的律師都很喜歡他。柯洛茲是法爾與蓋拉格律師事務所的資深顧問，已經擔任科恩與薩克資本的公司外部法律顧問十多年了。他曾在一九八〇年代晚期擔任檢察官，具有耶魯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他的舉止彬彬有禮，從不喜歡提高聲音，因此在辯護律師中廣受歡迎。他在法爾與蓋拉格律師事務所的同事認為他是公司中最聰明的人，總是能正確地推薦你大都會歌劇院當季最好的一齣歌劇是什麼。

另一方面，有些人認為柯洛茲是教父電影裡的參謀，因此不值得信任。柯洛茲和其他只依靠單一來源做為收入的律師一樣，總是擔心自己會做出任何傷害到金主客戶的事情。

科恩勾唇微笑，在法庭記錄員旁的位置坐下。他的律師則自行坐到了他身邊。萊利的上司桑賈伊·瓦德瓦通常不會在作證期間出現，但這次的會面對調查來說太重要了，他堅持出席。

起訴白領犯罪的挑戰之一，是兩方的資源有巨大落差，這一點在會議桌上顯得特別明顯。科恩那邊坐著的是兩位白髮蒼蒼的專家，兩人都非常自豪於他們三十年的執業經驗、崇高的地位以及長春藤盟校

的學位。他們比較資深、比較世故，最重要的是他們為資產多到無邊無際的客戶工作，因此賺的錢也多上許多。另一方面，查爾斯·萊利和艾蜜莉亞·科特雷爾則年輕、聰明又勤奮，都是從優秀的大學畢業的。但如果他們沒有進入證券交易管理委員會工作的話，可能就會和柯洛茲與克瑞馬的公司搭上關係了。

萊利決心不會畏縮。他會像對待其他證人一樣對待科恩。

在他能開口之前，科恩就問他們什麼時候能問完。「我今天晚上要去看尼克隊的比賽。」他宣布道。他說他不想遲到。

接著他抬起右手。

「你是否發誓你說的話句句屬實，並且完全真實，唯有真實？」萊利問。

「是，我發誓。」科恩說。他靠著椅背，深色的雙眼來回看著柯洛茲和證管會的律師。

「科恩先生，」萊利說，「你是否理解你已宣示作證？」

「是，我理解。」他回答。

萊利開始提問，最一開始問的是薩克資本和科恩在其中的角色。科恩確認說他是薩克資本的擁有人，他也在公司裡管理股票投資組合。他回答了薩克資本裡面的員工人數以及他們的薪水金額。他解釋說，投資組合管理人通常可以獲得他們投資組合的百分之一交易利潤。他指出幾個管理團隊的成員，包括湯姆·康席尼、彼得·納斯邦、所羅門·庫敏、史蒂夫·克斯勒等人。

接著，當他們把開始把會談的重點轉移到與馬托瑪有關的問題上時，科恩就突然記不得任何細節了。他不記得當初馬托瑪是如何進入公司的，也不記得他何時進入薩克資本工作。

「我想談談伊連藥廠、惠氏藥廠和巴平珠單抗。」萊利說。

「可以把那個藥稱做『巴平』就好嗎？」科恩問。

「可以。」萊利說。

接下來的三個小時，他們翻來覆去地詢問巴平、維恩·霍曼、馬托瑪、為什麼科恩在二〇〇八年投資伊連藥廠和惠氏藥廠、持股多久以及他聽從了誰的建議。科恩承認交易員主要是以馬托瑪的調查為基礎做投資的。但當他們開始討論細節時，這位能夠同時追蹤八十個不同證券價格的當代最偉大交易員便宣稱他什麼都不記得了。他說了六十五次「我想不起來」。

萊利原本就預期科恩會這麼做了，但他依然因此感到挫折。科恩一直表現得好像他無法理解問題一樣，萊利很確定那種「困惑」只是科恩在裝死。科恩再次確認說，他的確是依據馬托瑪的建議投資伊連藥廠的，但他無法說出那是什麼建議，以及為什麼該建議使他信心強大到足以忽略薩克資本裡其他不同意馬托瑪意見的專家。

在場的證管會律師全都不相信，科恩會這麼輕易採納馬托瑪說要投資伊連藥廠的建議，這不可能發生在這種金額與風險都這麼高的交易中。他一定有很好的理由，才會忽視其他更資深的醫療保健分析師。但當萊利開始針對這一點提問時，科恩便開始顯得不耐煩。萊利提出的一系列問題與科恩的另外幾名醫療保健分析師有關，他們是大衛·穆諾和班傑明·史雷特，兩人都曾懇求他不要投資這麼多錢在伊連藥廠和惠氏藥廠上。科恩聲稱他完全不記得與這些爭吵有關的任何事。

大約下午一點，他們進入午餐休息時間。

證管會律師們撤回到瓦德瓦的辦公室吃三明治，分享彼此對這次會面的印象。他們全都同意科恩一直在迴避重點。他一定是在說謊。他記不得任何事這種說詞，實在太荒謬了。

「我們必須繼續逼迫他。」瓦德瓦說，但他能感覺得出來，他們不會得到他們需要的東西。眾人已經開始感到失望了。

一個小時後，他們再次開始作證。在反覆討論穆諾與史雷特之後，萊利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最關鍵的那天，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日。

馬托瑪和科恩在那天曾講過電話，之後科恩就下令要賣掉伊連藥廠與惠氏藥廠的所有股票。房間裡的所有證管會人員都萬分渴望能知道這次對話的內容。馬托瑪跟科恩說了什麼，讓科恩決定要賣掉薩克資本的全部持股？

科恩開始露出疲憊的態度。柯洛茲請同伴替他買一杯咖啡。

接著萊利把馬托瑪在週日早上寄出的電子郵件副本放在桌上，郵件內容寫道：「今天早上有合適的時間能跟你報告一下進度嗎？這件事很重要。」

「你有印象收到馬托瑪的這封信嗎？」萊利問。

科恩沉默許久。「我覺得有。」科恩回答時挪動了一下坐姿。

「那麼你有和他談嗎？」

「有啊，那天早上他打給我，」科恩說，「我記得他說他覺得伊連藥廠的持倉不太好。」

其中一位證管會的律師問他為什麼。

「我一定有問他原因，或是——因為他一直跟我重複說：『我就是覺得伊連藥廠的持倉不太好。』」科恩說。

「他有告訴你理由嗎？」萊利問。

「可能有，」科恩回答，「只是我不記得了。」

他們繼續在這個問題上繞圈，科恩堅稱他不記得他手下的交易員為什麼會突然說服他，讓他把之前在反對聲浪極高時依然固執要持股的十億元投資取消掉。萊利的其中一位上級長官艾蜜莉亞·科特雷爾看著面前的對話，越來越無法相信自己眼前的景象。

「馬托瑪先生說他覺得不太好的時候，你不記得自己有問他『為什麼』嗎？」她插話道。

科恩說他覺得他有問。

「你不記得他給你的任何實際回應？」

「我不記得了。」科恩說。

萊利試著想提醒自己，事情的發展都在他們的預料之中。史蒂夫·科恩永遠也不可能在走進證管會口供室後，承認他從馬修·馬托瑪那裡獲得內線消息的。光是成功讓他踏進這個房間就已經是一場勝利了。他們嘗試過了。然而他們依然沒辦法從科恩那裡取得任何有用的資訊。

他們的會面在下午六點整結束。尼克隊的球賽開始跳球時，科恩已坐在球場邊觀賽了。

## CHAPTER 13

---

## 第十三章

# 因果循環

---

辯護律師的最高境界是取得不起訴協議。不起訴協議能確保讓你的客戶不受聯邦重罪甚或輕罪起訴，做為交換，客戶必須履行一定程度的義務，其中可能包含了替政府作證。這是被告能取得的最好交換條件，普里特·巴拉拉的辦公室絕不會輕易同意這種協議。馬可·穆凱西想要替席德尼·吉爾曼爭取的就是不起訴協議。而且他有信心自己一定辦得到，因為吉爾曼對馬托瑪案件來說，實在太重要了。

穆凱西心懷此目的，打電話給證管會提供新消息。吉爾曼有些重要的話想告訴他們。他建議他們在二〇一二年八月見面，時間是週五傍晚六點。萊利和同事們都笑了出來。他們懷疑這是另一種拖延技巧，穆凱西可能認為他們不會想要在夏季假期前的週五晚上見面。

「這個時間很好啊！」萊利告訴他。

吉爾曼走進來時，證管會的專職律師們立刻發現他的態度有了明顯轉變。他在會議桌前坐下來，宣布他是來發表一項聲明的。接著他承認自己曾把與巴平有關的內線消息告訴馬托瑪。而且他洩露內線消息的次數遠多於一次。他知道自己做的事非常糟糕。

房間裡的證管會調查人員和檢察官都非常想知道一件事。這件事與研討會的PowerPoint簡報（也就是伊連藥廠在阿茲海默症國際研討會舉辦的兩週前就寄給吉爾曼的那份簡報）有關。這是整件事的關鍵。簡報是實證，是**實際的文件**，裡面充滿了馬托瑪用來判斷交易的機密資訊。讓陪審團看見馬托瑪獲得這份簡報的電子證據是至關重要的一步。其中一位檢察官阿洛·德夫林布朗詢問吉爾曼：他有沒有把

簡報交給馬托瑪？如果有的話，是怎麼交給他的？

「有。」吉爾曼說，他很確定自己有把簡報交給他。問題在於，他不記得當時的對話內容。他對自己和馬托瑪在電話上討論簡報的事情只有模模糊糊的印象。

德夫林布朗用不同的方式重複問題，希望吉爾曼能記起一些細節。吉爾曼最後終於說，他好像記得他在馬托瑪要求後把檔案用電子郵件寄給他了。

有了這句證詞，政府終於獲得了必要條件能使馬托瑪的案件成立。他們還沒有找到電子郵件能證明吉爾曼把PowerPoint簡報寄給馬托瑪了，但是那封郵件一定存在於伺服器上某處。萊利已經想好他要如何追蹤這封信了。

有了這樣的鐵證，馬托瑪唯一能擺脫牢獄之災的方法只有把科恩供出來。FBI開始計畫要逮捕馬托瑪。

三個月後，FBI的探員們把車停在馬托瑪位於波卡拉頓的房子外。這次他們不是來找馬托瑪談話的。特別探員麥特·卡拉漢疾步走到門口，大聲敲門。

馬托瑪應門時大驚失色。

「你是不是以為你永遠也不會再見到我了呢？」卡拉漢問。

「老實說，沒錯。」馬托瑪說。

卡拉漢已經擬定好計畫了。如果馬托瑪表示他有合作的意願，那麼他們就會暫緩對他的正式起訴。但在卡拉漢詢問他是否願意合作時，馬托瑪搖頭拒絕了。於是卡拉漢替馬托瑪銬上手銬。

蘿絲瑪莉的父母也在他們家，他們是來過感恩節的。他們憤慨地看著馬托瑪被帶走，並坐進黑色轎車後座。馬托瑪的三個小孩則驚疑不定地看著父親離開。

到了中午，所有主要媒體都在報導馬托瑪被捕一事。隔天早上，



《紐約時報》的頭版寫著：「在過去五年來，聯邦政府在追查避險基金交易員上，已定罪了數十個內線交易案件，他們依舊堅持不懈想起訴的對象是華爾街裡影響力最大的玩家：身價數十億的選股專家史蒂夫·A·科恩。」

馬托瑪的前同事接二連三讀到了新聞，開始把過去注意到的事情串在一起：對伊連藥廠和惠氏藥廠的高風險大量持股、提及那幾項投資時引發的迴避態度與爭議、科恩幾乎只聽馬托瑪建議的詭異表現、同事們說馬托瑪擁有「黑色優勢」的傳言。在薩克資本時曾在馬托瑪手下工作的前交易員提姆·金多維茲已經離開華爾街了，他搬到芝加哥，開了一間高概念三明治餐廳，賣點是他自己研發出來的特殊土司格子鬆餅。他希望自己的店能成為下一個奇波雷墨西哥燒烤。

金多維茲看到頭條寫著馬托瑪被逮捕時嚇了一跳。他細讀了新聞報導，裡面詳述了馬托瑪被控的罪名，是付錢給製藥研究人員交換內線資訊，金多維茲總算理解了二〇〇八年公司在交易伊連藥廠和惠氏藥廠時，為什麼那麼詭異又神祕了。

他寄了一封電子郵件給朋友，裡面寫著：「因果循環，報應不爽。」

如今吉爾曼已開始有效率地合作了，因此政府對馬托瑪的案件有了信心。

檢察官們在起訴時採取了一項不尋常的舉動。巴拉拉辦公室起訴馬托瑪時使用的不是大陪審團起訴書——也就是聯邦大陪審團聽取被告的違法證據之後，提起正式刑事訴訟——而是用控告書起訴。控告書是訴訟的第一步。大陪審團起訴書代表的是，大陪審團已有合理根據，請聯邦檢察官辦公室提起訴訟。檢察官原本可以直接使用大陪審團起訴書，但他們希望靠著延後此步驟來有效提高被告的壓力。這麼做就像在警告馬托瑪接下來很有可能發生什麼事：**你真的想要面對這種事**

**嗎？你還有另一個選擇。**

然而，他們並沒有直接要求他和政府合作一起對付科恩。他們不想要表現得太急切。

「如果馬托瑪不是單獨行事的話，我們希望能聽聽實際狀況。」阿洛·德夫林布朗告訴馬托瑪的律師查爾斯·史提曼。「就算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也一樣可以告訴我們。」

普里特·巴拉拉在當時最大的一場記者會上宣布政府逮捕了馬托瑪。他在聖安德魯廣場街一號一樓，處理記者會上種種值得歡慶又需要嚴肅以待的相關事宜，他顯然是主持此類典禮的天生好手。在準備記者會之前，他通常會把辦公室裡的冷氣調成將近極區的低溫，大聲播放布魯斯·史普林斯汀的音樂。

巴拉拉穿著黑色西裝、打著紅色領帶，站在講臺前評論這次的起訴，他保持著不苟言笑的表情，但有時臉上的神色似乎又快要變成心照不宣的得意笑容。「今日公布的起訴案件闡明了這件弊案的前因與後果。」他說。「具體來說，此次內線交易由做多開始，而後轉為放空，投資規模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他將馬托瑪的伊連藥廠與惠氏藥廠交易案，描述成歷史上最賺錢的一次內線交易詐騙案，「根據資料指出，這次交易使該避險基金公司獲得的不義之財約為兩億五千萬美元。」他停頓片刻。「是兩億五千萬，不是兩百五十萬。」

在這次新聞記者會上發言的還有好幾個人。奇怪的是，沒有任何人提起薩克資本這四個字，人人都用「該避險基金」或「該避險基金公司」指稱馬托瑪的工作單位。所有人都知道史蒂夫·科恩和此事有關，但沒人指名道姓地提出來。

巴拉拉放手讓會議室裡的數十名記者去宣傳「科恩涉及此案」一事，他們也的確在快步離開之後這麼做了。媒體撲天蓋地報導了馬托瑪被起訴、他曾在薩克資本工作以及科恩與此案有關聯。

巴拉拉才在數個月前登上了《時代週刊》的封面，照片是他的臉

部特寫，一旁醒目的字體寫著：「打擊華爾街的人。」這句話顯然即將成真。

二〇一三年的冬天寒冷刺骨，一直到早春曼哈頓依然覆滿冰霜。三月八日早上，桑賈伊·瓦德瓦在趕去工作的路上滑倒了，頭部撞到人行道。他才剛把兒子接去日間托育所，亦如往常地快要遲到了。傷處沒有流血，但他還是在站起身時發出呻吟，接著便蹣跚地走到了辦公室，職員拿了冰敷袋給他。他這天和科恩的律師約好要打一通很重要的電話。他們將要敲定證管會歷史上金額最高的一次和解案。

「你**確定**你還是要打電話嗎？」他的同事問。

「我沒事，」瓦德瓦說，「我們快點解決這件事吧。」

馬丁·柯洛茲在數週前聯絡了證管會，他說科恩想要「了結」有關於馬修·馬托瑪和麥可·斯坦貝格的案子。他想要結束這些事，不希望未來還要擔心自己是否要面對起訴。從科恩的角度看來，雖然目前沒有跡象顯示狀況會惡化（例如馬托瑪和政府合作反咬他），但在惡化之前解決案件是很合理的選擇。

柯洛茲談的條件只能解決證管會對薩克資本這間公司的起訴，免除非法交易的公司責任。證管會依然可以起訴科恩和其他人。但科恩還是希望能解決這件事。

瓦德瓦拿著冰袋摀在頭上，接起電話。證管會先前曾提出要科恩為伊連藥廠與惠氏藥廠交易支付六億〇一百七十萬，為戴爾交易支付一千三百九十萬。罰款的數字取決於證管會認為薩克資本在這兩個案件中賺了多少違法收益——薩克資本透過伊連藥廠與惠氏藥廠交易賺進兩億七千五百萬，戴爾交易賺進六百四十萬。這兩筆罰款加起來的金額將會是證管會收過的最高額和解金，幾乎是拉傑·拉賈拉特南被迫支付的罰款的四倍之多。由於薩克資本只有科恩一位擁有人，所以這筆錢將由科恩一人支付。

在瓦德瓦列出他們的提案之後，柯洛茲說他的客戶會同意的。他知道，在面對政府調查時，付錢遠比另一種結果好得多。瓦德瓦掛掉電話，開始準備屆時需要的文件。

科恩知道，過去兩年來紛亂的媒體爆料與新聞報導都在暗指，他才是政府在調查內線交易時真正想制裁的目標。各家媒體都在推測他會不會受刑事起訴。現在，他將能用一張支票免除這些法律問題。他有信心自己終將擺脫這些噩夢。然而，就在他開始計畫未來要如何恢復薩克資本的聲譽，並把公司打造得比以往更強壯時，另一個與他有關的案件重新復活了。

另一個獨立的證管會律師團隊正在以最快的速度調查喬恩·霍瓦特寄給麥可·斯坦貝格的郵件中，與戴爾收益相關的「二手數據」電子郵件。戴爾的交易案依然有機會讓政府起訴當時交易過這支股票的人。蒐集的證據越多，證管會律師就越確定他們能用內線交易罪名起訴斯坦貝格。這是非常大的進展，也是滲透和科恩最親近的那群人的機會。

安東尼·齊爾森和陶德·紐曼都是FBI突擊過的避險公司中的交易員，他們兩人都在去年十二月因內線交易被定罪。喬恩·霍瓦特和政府合作建立了起訴斯坦貝格的案子。斯坦貝格還沒有被起訴，但這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偵辦戴爾案的證管會律師已經從交易紀錄中，得知科恩和斯坦貝格都同樣在二〇〇八年八月交易了戴爾的股票，交易時間正好就在戴爾公布營收之前。斯坦貝格似乎受到霍瓦特告訴他的消息所影響，而證管會認為霍瓦特提供的正是內線消息。問題在於，為什麼科恩當時也交易了戴爾股票？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三日週三，瓦德瓦坐在辦公桌前。科恩和證管會安排好要在兩天後簽署罰金六億的伊連藥廠和解協議，瓦德瓦正在思考之後將發生的事。他熬夜工作到凌晨一點，現在已筋疲力竭。他

們即將用薩克資本的和解案創造歷史，他預期這件事將會吸引大量焦點。而聯邦檢察官和這件事毫無關聯，這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這次不會有人來搶他們的功勞了。接著電話響了。

是馬丁·柯洛茲。「嗨，桑賈伊，」柯洛茲說，「我們一直在挖你最近要求的一些文件，發現了一些東西想盡快告訴你。」柯洛茲指的是證管會最近那一批傳票。他的聲音轉弱。兩人痛苦地沉默了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發現戴爾的電子郵件，其實有被傳到史蒂夫那裡。」

瓦德瓦整個人都警醒了。為了取得薩克資本的舊電子郵件，他們過去幾週一直在談判。證管會特別要求他們找出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六日的「二手數據」郵件，想要確認公司到底有誰收到過這封信。根據薩克資本的交易紀錄，在霍瓦特寄出郵件警告斯坦貝格等人，戴爾的營收有可能令人失望的那段期間，有多位交易員都買賣了戴爾的股票。

薩克資本一直拿不同的藉口解釋他們為什麼無法找到電子郵件。由於公司規定，伺服器上在二〇〇八年九月之前寄出的電子郵件都沒有保留副本。證管會律師一直覺得這件事很弔詭，薩克資本這種規模的公司每天要進行的交易量這麼大，竟然沒有為了預防意外而留存這些東西的副本。柯洛茲陸陸續續找到一些磁碟備份及其中的各種不同電子郵件。每次他都能提出不同的理由解釋為什麼要花那麼久的時間。政府對二〇〇八年的交易提出起訴的期限正逐漸逼近。他們快要沒時間了，而柯洛茲很清楚這一點。

柯洛茲開始解釋，就算戴爾的郵件真的寄到科恩那裡，也不是什麼重要的大事。就好像他能看穿瓦德瓦的思緒一樣。

「我得想像得到科恩可能會因為各種因素，最後沒有讀這封信。」柯洛茲說。「那時是夏季，他人在漢普頓。」

瓦德瓦想放聲大罵。他想著，薩克資本一定把他們都當作是白

痴，才會使出這種伎倆，在簽下高額和解協議的兩天前，提供這種關鍵資訊。這種作法太惱人了。他告訴柯洛茲說，他需要跟其他同事討論這件事，便掛掉電話。

從柯洛茲的觀點看來，要在什麼時候用什麼方式討論這個關鍵資訊，是非常需要技巧的。如果他從頭到尾都不提起這件事，就這麼讓科恩和證管會簽下六億一千六百萬美元的和解協議，證管會的員工之後很有可能會自行找到這些資料，屆時他們有很好的理由能大發雷霆，很有可能再也不信任他了。這有可能導致未來出現更大的問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在他們為了和解協議，盡了這麼多努力後，才在簽署前揭露這個消息，可說是大師級的作為。柯洛茲會因為把這個消息告訴證管會而獲得他們的信任，但又只留給他們非常少的考慮時間，他們有可能會因此直接選擇簽署和解協議。一直以來，柯洛茲的目標都是為科恩找到最好的可能結果。

那天晚上，證管會的專職律師爭論起有了新資訊後，他們要不要繼續進行和解。他們覺得柯洛茲表現得像是他想要擺脫什麼事情一樣。

當然了，薩克資本也有可能是真的剛好在公司即將簽署華爾街歷史上最高額的證券詐騙和解協議的前一天，才有人在檢查備份伺服器時發現有一封可能含有內線消息的電子郵件被寄到科恩那裡。雖然這種巧合令人感到不可思議，但的確有這個可能性。

證管會在協調時都非常堅持，無論如何，這項協議都不會排除他們起訴在薩克資本工作的人的可能性。協議解決的只會是薩克資本對伊連藥廠、惠氏藥廠與戴爾交易案的公司責任。他們的協議沒有特別指明涵蓋的人，只有指明公司。這種疏漏很奇妙，因為這些公司全都屬於科恩的，做主要決定的也都是他。但就證管會看來，這只是第一步。他們決定要繼續和解。

在戴爾調查團隊中，有一位關鍵成員是證管會的執行律師馬修·瓦特金斯，他把週四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來檢查協議的十份副本，親自確認所有最終更動。隔天是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五日，證管會在早上高調發布新聞稿，上面寫道：「CR本質同意為內線交易案支付六億美元以上和解金，為史上金額最高的和解協議。」

接下來一整天，瓦德瓦和同事們都在回覆同事與在避險基金產業工作的朋友，傳來的道賀電子郵件與打來的電話，他們非常感謝瓦德瓦他們終於制裁了商業界許多人懷疑不遵守規則的一間公司。但追查此案的每個人都知道，現在不是停下腳步的時候。他們拿到了一封將科恩與內線消息直接串連起來的電子郵件。他們已從科恩身上拿到了大筆罰款，但他們的目標是起訴科恩，讓他永遠離開這個產業。他們原本計畫要在發布新聞稿之後出去吃午餐慶祝。但證管會團隊最後決定搭電梯到辦公大樓一樓的PJ克拉克餐廳，在很快地喝了一點啤酒後就趕回到樓上的辦公桌前。他們還有工作要做。

那天晚上七點三十三分，科恩曾收到的「二手數據」電子郵件進入了華盛頓證管會的中央處理器。證管會律師首先想知道的是，科恩收到電子郵件的時間點與賣掉戴爾股票的時間點是否吻合。很顯然的，如果他是在收到郵件之前賣掉股份的，那麼這兩件事之間就沒有關聯了。

根據電子郵件的元資料顯示，薩克資本分析師喬恩·霍瓦特在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下午一點〇九分寄出這封信給麥可·斯坦貝格和加布理爾·普洛金。證管會的專職律師賈斯丁·史密斯注意到，電子郵件郵寄鏈尚有一個新名字：安東尼·瓦卡林諾。資料顯示，在霍瓦特寄出郵件後，普洛金又在下午一點十三分把郵件寄給瓦卡林諾。史密斯興奮地把這個消息傳給同事，要他們留意他們這個新消息。

證管會對安東尼·瓦卡林諾並不熟悉。他們對普洛金這個名字倒是很熟——他是投資組合管理人之星，科恩會要他提供交易計畫，尤其

是在大型消費者公司這個領域。瓦卡林諾則是薩克資本員工列表中的「研究交易員」。他直接替科恩工作。在下午一點二十九分，瓦卡林諾把戴爾的電子郵件寄到科恩的個人電子郵件帳戶與公司電子郵件帳戶。

證管會迅速取得了瓦卡林諾的電話紀錄。沒錯，在下午一點三十七分時，瓦卡林諾打了一通電話到科恩的手機。通話時間不到一分鐘。兩分鐘過後，科恩就賣掉了二十萬股的戴爾。他在那天下午持續賣出，最後在那天結束前把他原本持有的全部五十萬股權都賣掉了。兩天後，戴爾宣布了他們令人失望的營收——正如霍瓦特的預測。

由於證管會對照的是電話帳單，所以他們無法確定科恩是不是真的有在下午一點三十七分瓦卡林諾打電話來的時候接起電話。他們推測瓦卡林諾會告訴科恩他寄了那封戴爾的信，確保他開信來看。帳單只顯示他播出了電話，但四十八秒不算太長的時間。科恩可以說他根本沒有接電話。證管會找AT&T電信公司拜託了幾天，接著收到了一封信，證明該公司規定在顧客帳單上，只會顯示有接通的電話紀錄。電信公司也寄了一張表單，上面顯示了證管會要求的所有電話紀錄，時間詳細到秒。

證管會還有更多問題。下令要賣掉戴爾股份的有可能是其他人嗎？科恩會不會在下午一點二十九分之前，就已命令要賣出？下令的時間和真正執行命令的時間之間會有延遲嗎？他們很快就想像出了可能的場景：霍瓦特從傑西·托爾托拉那裡得知，與戴爾營收相關的重要資訊。接著霍瓦特把消息用電子郵件寄給斯坦貝格和普洛金。接著普洛金告訴瓦卡林諾，而瓦卡林諾則告訴了科恩。接著科恩在戴爾公布壞消息之前，就賣掉了所有股份。任何其他解釋都會牽涉到更錯綜複雜的假設。又是奧坎剃刀理論。

從他們對科恩的所有瞭解可以得知，科恩對於自己的股票非常狂熱。他把薩克資本打造成金融產業中最精巧也最強大的資訊蒐集機



構。他的記憶力非凡，對可能會推動交易的各種情報都求知若渴。他痛恨自己的投資組合管理人，在沒有告知他的情況下進行交易。事實上，很多人都知道他會因為交易員沒有告知交易內容，而把他們驅逐出公司。所以他們合理推測，科恩當然也會希望自己的投資組合管理人（例如斯坦貝格）隨時報告他們如何處理戴爾的持股以及這麼做的原因。

不過，柯洛茲還是向他們爭論說，科恩並不是必然會閱讀「二手數據」電子郵件。他正在盡一切所能拖延他們、擾亂他們並浪費他們的時間。

史蒂夫·科恩沒有什麼需要隱瞞的。他渴望能建立信心，並向他的投資人再三保證薩克資本的未來一片光明，他還刻意在二〇一三年的頭幾個月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一月時他參加了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又難得地在棕櫚灘的避險基金會議上露面，一部分的原因是他想讓世界知道，他並沒有因為前陣子同意繳交給證管會的高額罰款而覺得膽怯。

三月底，他接到了藝術經銷商威廉·阿卡瓦拉打來的電話。賭場業主暨著名藝術品蒐集家史蒂夫·永利打算要賣出《夢》了。自從上一次科恩和永利原本談好交易，卻又因為他笨拙而昂貴的一擊導致交易取消已經七年了。在這段期間，永利投入了大量資源修復這幅畫。科恩還有興趣買下這幅畫嗎？科恩和他的藝術顧問隔天就趕到了阿卡瓦拉的藝廊。

科恩的藝術收藏已聞名全球。他在二〇〇五年做了幾次著名的交易，其中包括了一幅梵谷的畫與一幅高更的畫，科恩宣稱他花了一億一千萬買下這兩幅畫。二〇〇六年，他又獲得了一幅一億三千七百五十萬元的德·庫寧畫作。二〇一二年，他付了一億兩千萬買下亨利·馬諦斯的四座青銅雕塑，除此之外，他還擁有數十件傑作，包含波洛

克、莫內和馬奈的畫作。科恩願意為了買最好的作品而付出天價，藝廊的老闆都因此非常喜愛他。科恩在人生的其他領域中，通常都能買到所有他想要的東西。但目前為止，《夢》卻從他手中溜走了。

在那次意外後，永利就把《夢》送到泰倫司·馬洪手上。全美只有兩個人有能力在畫作被如此毀壞之後，將其修復又不損其價值，馬洪就是其中之一。馬洪在南公園大道的工作室中著手開始重新排列畫布上的纖維，用針灸針具的前端把它們縫起來。接著他輕巧地把顏料塗抹在整合好的新畫布纖維上。

「你很幸運，我把畫布重新接合好之後，上面就沒有太多其他損壞了。」馬洪說。「有非常少量的顏料不見了。不過至少畫布上沒有洞或者空隙。我必須用新顏料填補起來的範圍，大約只有鉛筆尖那麼寬。」

這種修復需要的是珠寶家的眼睛與做血管手術的穩定雙手。馬洪在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完成修復，總價格九萬〇四百九十三點一二美元。接著阿卡瓦拉開始為畫作洗滌名聲，把畫拿到東七十九街的威廉·阿卡瓦拉藝廊展覽。接著，阿卡瓦拉打給了科恩。

「我們花了三分鐘談妥這筆交易。」科恩的藝術顧問說。「過去將近十年來科恩都一直對這幅畫魂牽夢縈。」

「你會在親眼看見這幅畫時感到驚艷。」科恩如此評論這件作品。

這個價值一億五千五百萬的交易登上新聞媒體時，立刻引來了檢察官、FBI探員和證管會律師的注意。在經過了這幾年的調查後，他們依舊在為了建立起訴科恩的案件東拼西湊。辯護律師有可能會允許客戶在接受犯罪調查的時候做出這麼炫耀式的高額交易嗎？這件事簡直就好像科恩想與政府為敵似的。

在畢卡索的畫作賣出後，普里特·巴拉拉的副手理查·札貝爾開始用科恩的藝術收藏開玩笑。「我想要他的醃鯊魚。」他指的是科恩

那件價值八百萬的達米恩·赫斯特裝置藝術。「我想要把他的鯊魚放在這間辦公室裡。」

政府對科恩的調查還遠遠沒有結束，但科恩已表現得好像正在慶祝一樣。他似乎在說，付給證管會的六億一千六百萬美元，對他來說只是九牛一毛。他只要往他的賓士邁巴赫座位上的靠枕裡一掏，就能拿出這些錢了。

## CHAPTER 14

---

## 第十四章

# 救生筏

---

曼哈頓清晨的太陽尚未升起，只有優美的大理石建築從大廳流洩出的一小簇光線打亮了上東區的人行道。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還不到上午六點，一組全副武裝的FBI執法探員，聚在七十八街與公園大道的轉角，落在他們身旁的就是那樣一小簇光線。

這棟建築八樓的合作公寓中，麥可·斯坦貝格正坐在沙發中，雙手垂放於大腿上。一般來說，FBI探員喜歡出其不意地抓人回去拘留，但斯坦貝格的律師巴瑞·柏克事先得知了他的客戶會在這天被逮捕。斯坦貝格把家人留在佛州，讓他們利用春假去拜訪他妻子的親戚，他自己則為了待在這裡而搭機回到紐約。柏克是克理納法律師事務所訴訟部門的部長，他在五點抵達斯坦貝格的公寓和他碰面。他們希望能使這次逮捕進行得越順利越好。斯坦貝格穿著卡其長褲和一件海軍藍V領毛衣，特別避開了皮帶和鞋帶——這是可能用來自殺的工具，柏克告訴過他聯邦拘留所不允許這些東西。斯坦貝格打開了前門門鎖。接著他和柏克靜靜等待。

早上六點，FBI探員敲響大門。

斯坦貝格站到一旁，看著一群探員走進公寓裡，開始搜查每個房間。他們動作俐落地確認了家裡沒有其他人。接著，他們替斯坦貝格戴上手銬，走出這棟建築，讓他坐進一輛黑色福特的後座。天色仍然黑暗。那天早上唯一使斯坦貝格訝異的是，有一位《華爾街日報》的記者站在街上，用手機把過程錄了下來。斯坦貝格不是唯一一個事先收到小道消息的人。

斯坦貝格的律師花了好幾週的時間，試著想要協商讓他的客戶自首。他們強烈懷疑他會被逮捕，所以他們表示願意把斯坦貝格交給政府，但FBI堅持要用對待其他被告的同樣方式對待斯坦貝格。斯坦貝格當然想要避免在自己的妻小面前丟臉的痛苦場面。柏克打了電話給戴爾案的主導檢察官安東妮雅·艾普斯，說他的客戶會在每天早上五點住進飯店，在那裡等到早上七點，他們可以過來這裡把他帶走。五點至七點是FBI較常見的逮捕時間。「從明天開始，只要你的同事要找麥可·斯坦貝格，我會給你飯店名字和房間號碼。」柏克告訴她。

「謝了，」艾普斯說，「但我這個禮拜用不到這些資訊。」她猶豫片刻，接著道：「下週再打給我。」

他們互相通話，就這麼過了六週，每次柏克都會打電話來確認「他們是否需要麥可的飯店資訊」——也就是說，他會不會在當週被逮捕。接著，艾普斯在三月底打電話給他。「他禮拜五要待在這裡。」她說完後馬上掛掉電話。斯坦貝格和柏克當時都在度假，但他們立刻放下手邊的事情趕回紐約。

單純從金融面來看，斯坦貝格的案子其實可有可無。一般而言，政府可能根本不會花時間起訴他。根據政府的資料指出，他只透過違法交易賺了一百四十萬美元——相對於馬托瑪案的兩億七千六百萬來說，根本微乎其微。但是這次逮捕的目的是，傳遞一則很重要的訊息。這是政府第一次把和科恩這麼親近的人戴上手銬從家裡拖出來。這個案件和之前的案件不一樣，斯坦貝格幾乎就像是科恩的兒子。

「我們抓到你的人了。」普里特·巴拉拉就像在對科恩這麼說，「我們接下來要抓的就是你。」

斯坦貝格被帶到聯邦廣場二十六號辦手續，他們採了他的指紋，讓審前管理人員和他談話。他們公布了大陪審團起訴書，以共謀與證券詐騙的罪名起訴斯坦貝格。他交出自己的護照，以他自己的公寓擔保罰金後，以三百萬罰金交保。幾乎在他一交保之後，政府就立刻開

始對他施壓，要他合作。艾普斯在起訴後很快就打了一通電話給柏克。

「我們認為斯坦貝格應該跟我們談談，」她說，「我們很想知道任何與他在薩克資本的上級長官有關的資訊。」

柏克知道她指的顯然就是科恩。每個人都知道聯邦檢察官有多想起訴科恩。但從柏克的角度來看，合作不是他們會考慮的選項。斯坦貝格堅持自己無罪，合作則需要嫌犯承認自己有罪。

柏克最愛這種狀況了。他是家裡第一個考上大學的人——杜克大學，接著是哈佛法學院——他從小在菲律賓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長大，親眼看著父親的亞麻織品小公司在經歷了一連串他當時還搞不清楚，但似乎非常不公平的稅務審核之後倒閉。他們家幾乎失去了一切，這段經歷使他在面對政府時總是十分謹慎。柏克對於自己能參與這種戰鬥感到自豪。

「他不能和你們交換條件，」柏克告訴艾普斯，「他沒有做任何錯事。」

在逮捕斯坦貝格那天，證管會的戴爾調查小組又回到了聖安德魯廣場街一號的建築物內，和他們在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的合作夥伴見面。追查戴爾案的檢察官與證管會調查員，都被召集來參加緊急會議。證管會執法小組的代理組長喬治·坎納羅斯只會在紐約再停留半天。這次的會議時間有一部分原因是為了配合他的行程。

如今政府已發現了新資訊，也就是科恩收到關於戴爾的「二手數據」電子郵件，此次會議的目的是，討論之後要如何安排調查方向。依照法律規定，證券詐騙只有五年有效追訴期。伊連藥廠的交易發生在二〇〇八年七月，戴爾交易則是同年八月。因此，他們分別只有三個月與四個月能以這兩個案件的罪名起訴科恩——或其他人。他們沒有時間能浪費了。

坎納羅斯在會議上扮演白領犯罪辯護律師，指出案件的弱點。他最愛扮演反派了。也正是因此，許多證管會之外的人都知道，這位執法人員曾數次不願起訴侵略性較高的案子，因為他對被告的同理程度有點太高了。不過同事們依然認為，他這種容易引起爭議的態度非常有幫助。世上最糟糕的事莫過於走進和解會議或法庭後，發現對方找來的辯護律師找到了你從沒注意過的觀點。喬治很可靠，總是能準確點出對方辯護律師可能聚焦在哪些事情上。

坎納羅斯指出，有人把電子郵件寄給科恩並不代表科恩真的有讀過那封郵件，更不用說他是否有因此採取行動了。更何況，「二手數據」到底是什麼意思啊？的確，不管怎麼說，所有收到霍瓦特寄出的信件的人，應該都能完全理解信件內容。重點在於脈絡。但若獨立開來，你可以用各種不同方法解讀這些字詞，而且科恩的律師無疑會最大化利用這一點。

他們列出了所有他們想要約來談話的人，清單裡包括了，薩克資本中和戴爾郵件有連結的所有人，還有薩克資本的高階主管與法規事務部員工。他們的時間太少了，必須確立優先順序。他們需要進一步瞭解公司是如何運作的、誰有權限允許員工進行交易、誰負責確保科恩持續接收到重要的股市消息。他們討論寄傳票給主管和要求他們來會面的各自優劣之處。他們重新檢視成立庭審案件所需的所有證據。

會議上的辯論使刑事檢察官來飽受挫折。雖然他們擁有大量證據能證明薩克資本與內線交易有關，但他們擔心若沒有更確切的證據的話，政府是幾乎不可能成功起訴科恩的，而最理想的確切證據就是，找一個證人來作證科恩知道他自己在做什麼。普里特·巴拉拉和全美各地的其他高階檢察官都對於輸掉大案件的可能性越來越敏感，當案件會吸引高度媒體關注時，尤其如此。從長春藤盟校法學院畢業的年輕檢察官都懷有遠大抱負，他們不想和引人注目的失敗案件扯上關係，在他們正努力構築自己的事業與名聲時更是如此。巴拉拉知道東

區的檢察官們曾在二〇〇九年起訴貝爾斯登的兩名避險基金交易員，該案件受到密切關注，他們幾乎百分之百確定政府一定能打贏官司，最後卻打輸了。這是金融危機以來頭幾個重大刑事案件，那兩位基金經理人在短短六個小時就被宣判無罪。政府因為一開始選擇這個案件以及處理方式而受到嚴厲批評。那次的案件是一場災難，也向司法部傳遞了一個訊息：在追查華爾街犯罪時，比較安全的作法是起訴那些有確切證據的案件，而非有打輸官司風險的大案件。為了讓科恩的刑事案件，在上法庭審判時能萬無一失，巴拉拉的檢察官覺得他們需要和戴爾或伊連藥廠交易有關的證人或監聽紀錄，並且要與科恩有直接連結，這些證據必須是不可否認的，必須明確顯示科恩知道他是在利用內線消息交易。基本上，他們需要的是斯坦貝格或馬托瑪和政府合作，反咬科恩。

在心懷希望地等待這件事發生的過程中，他們開始考慮對薩克資本提起公司詐騙案。檢察官手上有兩個高階員工——斯坦貝格和馬托瑪——他們也蒐集了各種其他證據，能證明薩克資本的整個企業文化都是腐敗的。

證管會的論點則大不相同。由於探員要證明民事案件的標準較低，所以他們認為起訴科恩是可行的。他們想要把科恩驅逐出這個產業。證管會的調查員知道，科恩在賣掉戴爾股票時，收件匣裡就已經有「二手數據」的電子郵件了。光是這一點就足夠了。證管會的法規明確規定了一個人不能在持有內線消息時交易相關股票。瓦德瓦很確定只要他們把這整個故事拼湊清楚，他們能說服陪審團定罪科恩。

「我們要抓到他了。」他想著。

史蒂夫·科恩的律師們已經是第四年被淹沒在傳票、文件要求、備忘錄和策略討論之中了。這年初春，他們著手開始一項緊急新計畫，要整理出對付聯邦檢察官的辯護報告。他們把長達一百三十頁左



右的報告井井有條地放進一個黑色資料夾裡。他們要用這份資料打造一艘救生筏。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週四早上，穿著黑色西裝的男男女女陸續走進聖安德魯廣場街一號八樓的一間大會議室中。他們爭搶桌旁座位的舉動（「爭搶」是最貼切的描述）反映出參加此次聚會的人員各自的職位級別。普里特·巴拉拉的副手理查·札貝爾坐在長桌上「政府」側的中央。他的左右有檢察官、證券調查小組的長官、資產沒收小組組長以及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刑事科科長。房間裡還有幾位正在調查戴爾與伊連藥廠案的FBI探員與證管會律師。政府律師的人數共有十七位之多，以致於他們必須找人從樓下大廳額外多搬幾張椅子上來。

數週前，巴拉拉為了預備這場會議，要求他的檢察官準備一份詳細的紀錄，列出政府所有能用在科恩身上的證據。這份紀錄包括了科恩對戴爾與伊連藥廠交易有哪些認識，以及其它案件中能用來對付科恩的證據。安東妮雅·艾普斯和阿洛·德夫林布朗花了一個禮拜的時間閉門不出，專心整理這些證據。除了戴爾案和伊連案的證據之外，紀錄也涵蓋了非常多實例，證明科恩在收到他的交易員和分析師傳來有可能是內線消息的資料時，並沒有執行任何制裁。檢察官認為科恩的員工顯然覺得把內線消息交給科恩是很自然的事。有些員工曾告訴FBI這是他們的其中一項工作。檢察官發現，科恩從來沒有向證管會提出自己有任何員工在進行可疑的交易。

完成這份紀錄後，他們把文件交給巴拉拉，巴拉拉謹慎地讀了一遍。接著他和札貝爾找來了艾普斯和德夫林布朗，花了好幾個小時再次確認這份文件。他們列出了可能的辯方論點，詢問檢察官他們要如何回應這些論點。所有人都同意他們有堆積如山的證據能用來對付科恩，但這些證據無法確保他們能在庭審時打贏。他們打贏的機率甚至不到五成。這些證據都太過間接了。

另一方面，若他們想對薩克資本提出刑事控訴的話，一定能輕而易舉地獲勝。他們可以再等待馬托瑪回心轉意、決定合作的這段期間開始整理這個案子。馬托瑪的家人年紀都很輕，他的未來充滿希望。隨著馬托瑪的庭審日逐漸逼近，政府希望馬托瑪能看清和政府合作的好處，並同意提供他們能用來對付科恩的證據。

下一步是和科恩的律師敲定會面。他們必須聽聽看對方的觀點，讓他們有機會說服政府不要繼續調查這個案件，這是很重要的步驟。政府人員能藉著這次機會預先知道科恩的辯護內容為何。柯洛茲和科恩那群每小時要價一萬美元的律師團隊，將會在這個時候證明他們有多聰明。

柯洛茲出現時看起來往常一樣衣著有一點凌亂。他在法爾與蓋拉格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麥可·夏赫特坐在他身旁。寶維斯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都來了，丹尼爾·克瑞馬、麥可·傑茲曼和馬克·波摩蘭茲坐在他們旁邊。寶維斯律師事務所的明星庭審律師泰德·威爾斯也出席了。他沒有發言，但傳達出清楚的訊息：如果這個案子真的上了法庭，那麼這位以結辯時流淚而聞名的威爾斯將會成為他們的敵人。

柯洛茲負責主導這次報告。他的任務很簡單明瞭：他來這裡是為了不讓史蒂夫·科恩被關進監獄裡的。他慎重其事，好像科恩是他的兒子一樣。

一九八八年，麥可·米爾肯的律師在面對類似的法律壓力威嚇時，他採取的世俗策略，辯稱米爾肯是美國英雄，他的垃圾債券王國為美國經濟提供了燃油。他們把米爾肯描述成「國家的珍貴資產」、「天才」和「國家的資源」，並公開聲稱米爾肯打造垃圾債券市場的舉動，為全國各地的公司與社群創造了價值。這個論點其實有一定的道理。米爾肯為各間公司提出了借貸和擴張的新方法，特別是那些因為規模太小或風險太大而無法獲得傳統貸款的公司；他的創新為經濟增長做出了貢獻，這是現代避險基金從來沒有做到過的事。米爾肯還

開始進行對外宣傳，找他確定會抱持友善態度的媒體來採訪他。從很多方面來說，科恩就像是米爾肯的翻版，他們是來自中產階級草根家庭的金融家，取得成功後成為了華爾街當時的代表人物，在這過程中兩人都採取了監管單位懷疑可能違法的方法。在米爾肯的案子證明了那種辯護方式是嚴重的失策，那種自大的表現只會加強檢察官要抓住他的決心。

科恩的律師足夠聰明，不會重蹈覆轍。他們不打算把科恩說成聖人或工作機會創造者，也不會說他一人撐起了其他美國同胞。他們反而把焦點放在政府的弱點：對於輸掉大案件的嚴重恐懼。柯洛茲想做的事是創造疑慮。他和同事們都夠精明，知道到頭來政府衡量的最重要因素只會是風險評估和虛榮心。柯洛茲要讓檢察官們仔細思考，在審判時遇到羞辱性的失敗會是多麼折磨的感受。一旦政府失敗了，描述普里特·沃爾的報紙頭條將會從「打擊華爾街的人」變成不那麼友善的形容。

法爾與蓋拉格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把他們準備的數份黑色文件夾分發給房內的每個人。文件夾內裝著一份簡報，共有三個部分：「普洛金」、「科恩」和「伊連藥廠」。柯洛茲筆直地看向眾人。「感謝你們願意提供今天這個時段，讓我們來這裡和你們會談。」他用低沉的聲音說道。接著他便開始說話，滔滔不絕地連續講了將近四個小時。他一頁接著一頁對眾人講解文件夾裡的交易紀錄與電子郵件。在場的政府官員從來沒有遇過這種事。

柯洛茲對戴爾案的論點分成三個部分：科恩很有可能並沒有讀過戴爾的「二手數據」電子郵件；無論他有沒有讀都無關緊要；最後一點是，就算科恩真的讀了電子郵件，也依據郵件內容做了交易，他的作為也遠遠算不上是構成內線交易，因為科恩幾乎完全不瞭解消息的原始來源。

柯洛茲的論點簡單到令人困惑。他不打算聲稱科恩賣出戴爾的股

份是因為科恩有什麼聰明的理由。科恩的律師反而指出，本世代最成功的交易員每天的交易都是即興決定的。或許他的確讀了那封關鍵電子郵件，也或許他沒讀。誰知道呢？科恩居住在一個深不見底的資訊沼澤中，根本沒有方法能證明他是不是讀了哪一封特定的郵件，更不用說證明他有沒有依據郵件採取行動了。他做決定時主要是依憑直覺，而不是依賴那些領高薪的分析師與專家。基本上，他做事時完全沒有任何規律，一切都是無秩序的狀態。

「沒有證據能證明史蒂夫讀了那封『二手數據』電子郵件，或他有和任何人談過那封郵件。」柯洛茲繼續道。「沒有任何證人能作證說他們曾和史蒂夫討論過那封信。」他又補充道：「史蒂夫閱讀的郵件比例非常低。」

他翻開一張列印出來的螢幕截圖，上面是科恩的電子郵件收件匣。科恩有垃圾郵件過濾系統，能幫他把垃圾訊息從多如恆河沙數的聯絡信件中區分出去——就算如此，他每個月至少還是會收到兩萬封電子郵件，也就是每個工作日將近一千封。他只閱讀其中的一成。科洛茲補充道，在研究交易員安東尼·瓦卡林諾寄給科恩的郵件中，科恩只會閱讀百分之二十一的郵件，而把「二手數據」電子郵件寄給科恩的正是瓦卡林諾。柯洛茲拿來當範例的微軟Outlook收件匣截圖中，有一封信是維恩·霍曼寄給科恩要安排高爾夫球比賽與晚餐的，此外，還有不同證券經紀公司寄給他的油價與聯準會會議紀錄相關調查報告。

他們能清楚在郵件列表中看到瓦卡林諾寄來的訊息，粗體的「轉寄：戴爾」。

政府律師在注意到戴爾郵件正上方的亞馬遜行銷訊息時——「藝術雜誌下殺四折」——努力忍著不要笑出聲。顯然就連過濾垃圾郵件的系統也不是百分百有效。

柯洛茲指出，科恩每天收到的即時訊息大約也是這個數量。科恩

的桌上有七臺螢幕。他的微軟Outlook收件訊息會出現在最左邊的螢幕上，而這個螢幕又位於好幾個螢幕後方，因此科恩更有可能從沒閱讀過戴爾的訊息。他必須「轉向七個螢幕中最左邊的那一個，把一、兩個電腦程式縮到最小，拖曳電子郵件列表，雙擊打開『二手數據』電子郵件，往下瀏覽三行的郵件資料，才能讀到『二手數據』郵件，然後再下令賣掉戴爾的股票。」柯洛茲說，這些步驟要在半分鐘內完成。

房間內的多數調查人員都不認為科恩會用如此雜亂無章的方式營運公司。他們花了六年的時間研究科恩，知道他是個貪婪的資訊閱讀者。他們認為薩克資本在當初打造公司架構時，便已確保了科恩能取得公司裡的投資組合管理人與其野心勃勃的團隊蒐集來的任何交易數據。他的控制欲強烈，個性固執。研究交易員唯一的工作就是把關鍵市場消息告訴科恩，但律師卻宣稱科恩會忽略研究交易員寄來的八成訊息，這讓政府的人覺得太過荒謬。

但若政府能透過這個論點一窺科恩的可能抗辯論點，那麼這個論點就是有價值的。

柯洛茲提醒在場的所有人，這封「二手數據」電子郵件在被寄到科恩的信箱之前經歷了多麼錯綜複雜的旅程。「史蒂夫不記得有讀過這封信。」柯洛茲說。「他可能沒有讀過。」

接著柯洛茲從頭敘述一遍與這封郵件有關的各項事實：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也就是戴爾宣布營收的三天前，科恩擁有五十萬股。而當時斯坦貝格是放空戴爾股票的。斯坦貝格一注意到科恩做多戴爾，就馬上和霍瓦特開始討論，他們該不該以及要用什麼方法告訴科恩，他們的想法與科恩相反。斯坦貝格在八月二十六號早上，也就是公布營收的兩天前，找科恩討論了他們對股票的相反看法。接著斯坦貝格寄了電子郵件，找同樣做多戴爾的加布理爾·普洛金討論他的研究。下午十二點五十四分，普洛金和科恩通了七分鐘電話。沒多久

後，霍瓦特就寄了那封「二手數據」電子郵件，普洛金把郵件寄給了瓦卡林諾，瓦卡林諾則寄給了科恩。

接著瓦卡林諾打給科恩，電話持續了大約一分鐘。在下午一點三十九分，科恩掛掉電話後就開始賣出戴爾的股票。等到那天下午股市收盤時，他已經把原本持有的五十萬戴爾股票全都脫手了。

下午四點過後沒多久。戴爾宣布了營收狀況。股價開始下跌。科恩避免了一百五十萬的損失。

接著，柯洛茲開始攻擊此案的法律基礎。他認為政府現在還遠遠無法確認，史蒂夫在收到「二手數據」電子郵件後做的交易是否能構成內線交易。戴爾的資訊先是從戴爾的投資者關係員工傳給另一位投資人珊迪普·戈亞，再傳給傑西·托爾托拉，再傳給霍瓦特，再傳給斯坦貝格，再傳給普洛金，再傳給瓦卡林諾，再傳給科恩。柯洛茲和其他辯護律師團隊的同事們都認為，科恩距離資訊源頭太遠，對狀況的瞭解也太少，沒有足夠的刑法正當性能被起訴任何證券詐騙罪名。

「我找很多人談過，他們都說這不算是依法延伸出來的內線交易罪名。」柯洛茲說。

「你找的很多人裡有聯邦法官嗎？」在場最資深的司法部成員理查·札貝爾問道。「你也差不多一點。」

札貝爾蓄著灰色山羊鬍，因此顯得有一點像狼，他從小在避險基金業的陰影下長大。他的父親是舒羅札律師事務所的創辦人之一威廉·札貝爾，手上有數量龐大的避險基金客戶。他知道避險基金業的人有多富有，而且他從不懼於嘲諷他們的舉動。通常他心直口快的發言都會引來尖銳的笑聲，但這次隨之而來的，只有尷尬的沉默。雖然政府律師不想承認，但他們很清楚科恩與戴爾洩密來源之間的遠距離的確是個他們的弱點。

接著，柯洛茲用他在電子連鎖店「百思買」工作的女婿說了一個假設性的例子。「你可以問他：『平板電視賣得怎麼樣？』」他會回答

你銷售狀況如何。」柯洛茲說。「這就是『公司內部某人提供的二手數據』。這件事是完全合法的。戴爾的電子郵件和我女婿的狀況沒有任何明顯差別。」

柯洛茲看著身邊那些政府律師的臉。他們顯得無動於衷。然而檢察官們心裡很清楚，科洛茲說的有道理。想單靠這封電子郵件讓科恩定罪的確很困難。

三個小時後，柯洛茲終於開始講起文件夾中資料最少的伊連藥廠，這樣的資料量反映出科恩的律師對於此交易案不會帶來太多威脅，因為馬托瑪並沒有和政府合作。柯洛茲的核心論點是，科恩有很多其他理由能解釋他為什麼賣掉伊連藥廠的股票，這些理由都和馬托瑪可能曾提供的內線消息毫無關聯。他拿出一張伊連藥廠的股票圖表，股價從三月的十九元上漲到七月的三十元。他說，光是這樣的漲幅，就值得科恩把股票賣掉了。那個月有好幾個分析師，都寄了報告，爭論說這支股票已經上漲，應該要賣掉了。薩克資本在股票的未實現盈利大約有八千萬左右。柯洛茲說，接著科恩接到了一通來自馬托瑪的電話，馬托瑪說他對於做多股票『感覺不太好』。」唯一的明智選擇就是賣掉股票。

柯洛茲說完時，札貝爾只是搖搖頭。「很抱歉，我不買單。」他說。房內多數人也都是這麼想的。

一般來說，辯護律師會在這種會議上拿出最強而有力的論點，而札貝爾認為他今天聽到的內容都很薄弱。柯洛茲的論點都十分荒謬，沒有任何一個具有實際的主張。科恩可能沒有閱讀郵件。他**可能**沒有時間做出反應。這就好像在說：「或許我人在銀行裡，或許我臉上戴著面罩，或許我有一把槍，但這不代表我搶了銀行。」

不過，聽到柯洛茲用他會在陪審團面前敘述的方法把這些論點全說出來，也的確讓他們看清了一些事實。花了這些年苦悶地工作之後，他們還是沒有拿到足夠讓他們覺得能夠定罪史蒂夫·科恩的證

據。至少沒辦法在刑事案件上定罪。FBI、證管會和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共有十幾個人花了將近十年的時間追查這個案子，好不容易列出一系列的證據，而柯洛茲就這麼把這些證據全都推倒了。他們現在剩下的唯一希望就是斯坦貝格或馬托瑪願意合作。

柯洛茲把他的資料收整齊，站起身。他要回去了，這天晚上他想必會睡個好覺。

「非常謝謝你們撥空和我們見面。」他說。

札貝爾衝忙趕去巴拉拉的辦公室，轉述剛剛發生的事。

開完會離開的兩組人馬對於剛剛發生的事，各自抱持著截然不同的印象。科恩的律師覺得，他們有很強大的論點能解決顧客的這一件刑事控告案。他們的信心不是空穴來風。參與這場會議的刑事檢察官在會議結束時，已經被說服了，他們覺得政府沒有足夠的證據能起訴科恩證券詐騙，比過去任何時刻都還要沒信心。他們開始把注意力轉移到備用計畫上，也就是不去起訴科恩，轉而起訴科恩的公司。法律上來說，當公司員工在受聘僱的工作範圍內犯了罪，那項罪名將可以被歸納到他工作的那間公司上。起訴薩克資本不是最讓人滿意的結果，但這是檢察官做得到的事，而且這麼做之後，他們依然有機會可以等馬托瑪願意合作，再去起訴科恩。

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常因為沒有制裁犯下詐騙罪的華爾街公司而備受批評，以後巴拉拉就可以在受責備時，拿出薩克資本的起訴案做為回應了。這個案件對馬托瑪來說，也會是一個強烈的訊息：他能改變立場的時間所剩不多。幾天後，艾普斯和德夫林布朗開始寄出大陪審團傳票。其中一份傳票寄給了科恩，其他則寄給了薩克資本的其他高階主管。這顯然不是調查將要靜靜結束的跡象。事實正好相反，這個案子再次匯聚了力量，轉往更嚴重的新路線。檢察官希望最後他們能辦成兩個歷史性的大案件，一個是起訴科恩，一個是起訴他的公司。



從科恩的觀點來看，三月和證管會和解時花的六億一千六百萬，突然變得像是個所費不貲的錯誤。他和他的顧問沒有考慮到的是，就算政府——特別是巴拉拉——拿到了高額罰款，他們依然需要用具體的成績來證明他們的努力，把他關進大牢或讓公司關門大吉都可以算在內。科恩和朋友的私下談話時，曾抱怨自己被不公義地迫害了。「我晚上睡得很安穩，根本沒做過虧心事。」他告訴一位華爾街的主管。

「但這不代表他們不能毀掉我的事業。」

柯洛茲打電話給南區證券調查小組的組長，告訴他科恩要行使第五修正案權來回應傳票。戰爭一觸即發。

報紙上出現了大陪審團傳喚薩克資本員工的新聞，因此，薩克資本的投資人在過去多年來忽視各種徵兆之後，這次終於開始撤資了，公司的資金急速外流。薩克資本管理的資金中，不屬於科恩及其員工的金額約有六十億，從年初開始，其中有將近二十億美元都被投資人買回了。薩克資本的最大外部投資人是億萬富翁蘇世民經營的大型私募股權基金公司黑石集團。黑石集團有五億五千萬的資金，是由薩克資本管理的。公司的高階主管一直在關注調查的走向，不斷討論該如何應對。蘇世民對政府抱持的觀點很強硬。他覺得歐巴馬執政團隊正在不遺餘力的攻擊華爾街，他不想要單單因為政府在追查科恩就拋棄他，然而，在新的起訴案件中，科恩正準備要和司法部開戰，這迫使黑石集團必須提出買回通知。他們的錢被訴訟案綁住的風險，已經高到他們無法忽視的程度了。

一時之間，全美國最富有的投資人、有錢人、大型退休基金公司和教育捐贈基金公司好像都找回了理智。在取回資金的同時，他們也意識到了，或許薩克資本年復一年帶給他們的利潤，的確好到不可能是真的。

證管會執法部門的專職律師和上司正在討論，他們要如何處理這個案件。負責共同管理這個知名的政府執法部門是，安德魯·塞萊斯

尼和喬治·坎納羅斯。塞萊斯尼是德普律師事務所的前合夥人，才剛上任，坎納羅斯是資深執法官員，他很失望自己不能獨自管理此部門。柯洛茲和科恩法律團隊的其他成員帶著文件夾來找他們兩位做報告，內容和他們上次在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做的報告一樣，他們認為政府不該起訴科恩。

在過去三年間負責調查戴爾案的證管會律師，都覺得他們有足夠的證據能起訴科恩內線交易了。證管會起訴案件的必須證據量比刑事檢察官低，檢察官必須證明罪行足以排除合理懷疑。證管會在民事案件上只要有罪證確鑿的證明，能證明違法事實就夠了——從根本上來說，只要違法事實存在的機率大於不存在的機率就可以了。他們接下來要做的事，是說服上司坎納羅斯和塞萊斯尼他們該起訴。如果他們兩人同意了，接著職員就必須到證管會的五人委員會，勸說多數人同意他們起訴。

塞萊斯尼直覺上認為他們應該要起訴。坎納羅斯比較審慎，他認為他們沒有能贏得訴訟的證據。塞萊斯尼容易激動，坎納羅斯則個性謹慎，他擔心若他們起訴了全世界最知名的避險基金經理人，之後又輸掉訴訟的話，會對證管會造成很大的傷害。真正起訴後要負責上法庭打官司的兩名證管會庭審律師指出，現在的問題在於，他們擁有的證據大部分都只是間接證據。他們說，科恩的律師一定會辯稱這一連串的事件——戴爾「二手數據」電子郵件的多次轉發、科恩和他的研究調查員的電話——不會讓科恩有足夠的時間先做完這些事再賣出股票。

柯洛茲和他的搭檔夏赫特重複了他們在聯邦檢察官辦公室提出的論點：科恩根本沒在讀電子郵件。科恩會反抗。他們一定會上法庭。證管會沒有**任何證人**能在法庭上作證否定科恩的說法。夏赫特也抨擊說，證管會用來證明科恩在賣掉戴爾之前，曾和瓦卡林諾通過電話的AT&T電話紀錄不具正當性；他堅持這份紀錄不能證明科恩真的有接起電話。儘管證管會花了好幾個月諮詢電信公司專家，證明了科恩的

**確**有接電話，但夏赫特依然想盡辦法迫使他們針對這一點進行討論，耗掉了好幾個小時的寶貴時間。

證管會職員在陣亡將士紀念日的週末假期，和他們的上司激烈討論接下來要如何處理這個案子。桑賈伊·瓦德瓦開車帶妻子和三歲的兒子到羅德島州普維敦斯。馬修·瓦特金斯到西維吉尼亞拜訪親戚。賈斯丁·史密斯在麻州度過這次長假。他們全都把假期中很大一部分時間，花在講電話與拼湊上司想看見的各種線索。他們來回寫了許多封長信，接著又在電話中討論許久。

證管會的專職律師注意到塞萊斯尼的觀點正逐漸改變。他開始動搖了。

沒有人想要承認，但科恩的律師在前幾週提出的論點，似乎正在造成影響。在假期尾聲，塞萊斯尼突然覺得這個案子已不再占據優勢。著名的證管會執法部門的領導人一開始對這個案子抱持著堅定的信心，如今卻進入了撤退的狀態。

他們有可能不會對科恩提起任何控訴了，這讓證管會的專職律師們陷入絕望。他們無法相信在經過了這麼多努力之後，他們的上司竟然打算要退縮。他們開始調查其它有可能用來制裁科恩的方法。他們認為科恩的公司十分腐敗，他們必須把科恩驅逐出這個市場。除了內線交易外，還有其它作為也同樣違反法律，這些作為可能源於在管理員工時的過失或疏忽。一定有**某種**方法能使薩克資本關門。

一輛輛黑色休旅車在曼哈頓下城的中央街停靠到路邊，薩克資本的高階主管紛紛在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前下了車。他們總共有六人，都是來見安東妮雅·艾普斯與阿洛·德夫林布朗的，他們將會回答與薩克資本的詳細運作方式有關的問題。所有人都收到了檢察官寄的大陪審團傳票，要來會面。但所謂的每個人並不包含科恩。

雖然他沒有來，但程序依然照常進行。檢察官知道，薩克資本內

部似乎有些有疑慮的交易正在進行。舉例來說，有一位交易員之所以會被推薦到薩克資本工作，是因為他和一家上市公司的首席財務官租了同一棟夏季度假屋，他很擅長預測那間公司的季營收。再舉另一個例子，有一名投資組合管理人在知道了即將有一篇關於美帝色斯醫學製藥公司的負面調查報告會在不久後出爐，便在此之前放空了。檢察官調查後發現，這是薩克資本法規事務部唯一一次因為內線交易懲處員工的案例。他們的內部處罰是繳交罰金。

在檢察官和薩克資本的法規事務部主任史蒂芬·克斯勒會談過之後，他們過去得知的薩克資本運作方式，全都有了完美的解釋。避險基金的法規事務部在公司裡，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這個部門存在的目的是加強規範。檢察官接觸過薩克資本的所羅門·庫敏、湯姆·康席尼和其他高階主管，但克斯勒和他們不一樣，他似乎是個非常老於世故的人。他是最晚進來的幾個人之一，他在會面一開頭照稿解釋起薩克資本的法規事務部是什麼，以及這個部門有多強大。他揚言說，薩克資本有一個正在測試版的程式，能夠透過研究公司的電子郵件中的特定關鍵字，抓出不適當的交易，不過他們一直到政府要調查的這個交易發生了四年之後，才開始使用這個程式。然而，一旦克斯勒開始回答問題，檢察官就發現這個部門沒那麼令人驚奇了。

「你們向執法部門報告過多少次薩克資本裡，曾因為內線交易而出現可疑活動？」德夫林布朗問。

「零次。」克斯勒回答。

這次的交談揭露了一些資訊，讓政府稍微瞭解，科恩選擇用什麼方式營運他的公司。克斯勒和薩克資本的法律顧問彼得·納斯邦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都是個性溫順的學究型人物，科恩能夠輕而易舉地操控或威嚇他們。而公司的總裁、人資總經理和交易總經理則不太一樣，他們都是虎背熊腰的大塊頭，個性幽默且充滿自信，科恩可能會希望自己能變成他們那種充滿魅力的人。對檢察官來說，科恩看起來

像是小時候可能會被找麻煩的那種孩子。如今他手握巨大財富，輪到他可以霸凌別人了。從檢察官的角度來看，他最有可能想要欺侮的人就是那些遵守規範與法律的人。

在證管會中，調查戴爾和伊連的兩個團隊一起坐下來，研究他們能不能把各自在調查過程中，找到的證據合併成一個案件，迫使薩克資本關門。他們很快就發現到，這兩個案件有幾個相似之處。戴爾、伊連藥廠與惠氏藥廠交易都發生在科恩的直接監管之下。他們能看出明顯的模式，這兩次交易員提供的資訊都有可能是違法的，但科恩兩次都非常樂意地忽視了這種徵兆。

瓦德瓦把一個想法告訴了塞萊斯尼和坎納羅斯：他們何不放棄內線交易的想法，轉而起訴科恩「監管失職」，在應該監督交易員時沒有盡職呢？這個罪名比內線交易輕得多，但到頭來，如果他們的目的是，把科恩驅逐出證券產業的話，這個罪名就足夠了。瓦德瓦的職員認為，他們的證據絕對足以讓他們用這個罪名起訴科恩。此外，這次起訴無須負擔打輸庭審的風險。他們可以把案子帶到內部的證管會法庭裡審判，風險絕對低得多。到了這個時間點，證管會的領導人已經傾向於不要提起任何控訴了，「監管失職」總比什麼都沒有好。

塞萊斯尼和坎納羅斯答應了，證管會的職員全都鬆了一口氣。

瓦德瓦打電話給柯洛茲，告知他們計畫要提起的控訴時，柯洛茲似乎也鬆了一口氣。

「好，知道了。」他說。他唯一的要求是能不能多給一天的時間，讓科恩告知員工這件事。科恩不希望他的交易員是在彭博新聞讀到這個消息的。

證管會的執法部兩位管理者打了一通電話給聯邦檢察官副手理查·札貝爾，轉告這個他們的計畫。然而，札貝爾不但沒有祝賀他們，反而很惱怒。他說，他很不高興證管會沒有等聯邦檢察官這邊的

進度，就自行決定要起訴科恩。只要證管會起訴任何罪名，科恩的律師就可以開始打探政府握有哪些證據。巴拉拉還在計畫要用內線交易起訴薩克資本顧問公司。他的檢察官還在準備書面資料。科恩還在避險基金業活動，馬托瑪還是有可能會和政府合作。過去，刑事檢察官和證管會通常都會盡量配合對方的起訴時間，避免干擾到對方的案件。保持統一戰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證管會的舉動不只違反了他們彼此合作的慣例，而且要提前起訴的還是一個薄弱的案件——監管失職，而非內線交易。

「我不懂。」札貝爾說。「我們一直都依循舊例，彼此配合。你們為什麼要這麼做。」

證管會執法部門的兩位負責人反駁說，他們這麼做是因為很擔心法律規定的伊連藥廠案起訴期限快到了，只剩下幾天而已。他們逕自行動，以監管員工時失職的罪名起訴科恩。證管會用新聞稿宣布了這個案子。他們立刻引來了狂風暴雨般的媒體關注。

六天後，在七月二十五日早上，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向新聞媒體記者發布了通知：「下午一點——我們將舉辦與證券詐騙案相關的媒體記者會。」巴拉拉已經準備好要首次公布他對薩克資本顧問公司的起訴書了，此外，他也準備好配得上這種大型法律行動的盛大場面與管理方式了。大約在午餐時間，聖安德魯廣場街一號的一樓中庭就出現了許多攝影團隊，沿著正後方的牆壁架設腳架。中庭越來越擁擠，有些人只能站在走道上。下午十二點五十九分，普里特·巴拉拉從黑色帷幕後方走出來，站上了他熟悉的講臺後方。「今天，我們要宣布三個執法行動，都與薩克資本避險基金這個團隊有關。」他說。相機閃光燈的聲音開始此起彼落。巴拉拉列出了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對科恩的公司提出的三組訴訟：內線交易與電器詐騙罪；民事洗錢罪，起訴此罪名的目標是沒收與違法交易相關的資產；薩克資本的另一位投資組合管理人理查·李（不是李彬洲）的認罪案——他是薩克資本中第八位被

起訴內線交易罪的員工。

「同一間避險基金公司裡有這麼多人都涉及內線交易，這不會是巧合。這是整間機構在本質上的普遍失敗所帶來的可預期結果。」巴拉拉說。「薩克資本內流通的內線消息規模之大，超越了史上所有已知的避險基金公司。」起訴書描繪出了科恩及其公司的可怕樣貌。巴拉拉形容薩克資本的內線交易範圍「既深且廣」，橫越了十年以上的時間，至少包含了來自不同產業的二十支證券，因此獲得了違法收益『至少』有數億美元。」

但他依然沒有提到關鍵問題：那科恩呢？對巴拉拉而言，起訴薩克資本具體化了一個重點：現在他們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需要馬托瑪的合作。這是目前為止他們唯一能把這些違法事件的背後主使者關進監牢裡的辦法。

巴拉拉在做完解釋之後，告訴在場的數十位記者接下來他會回答他們的幾個提問。「你是否有計畫要以刑事罪名起訴史蒂夫·科恩？」一名女人大喊。

巴拉拉的臉上隱隱顯現出惱怒之色。他當然知道，媒體不會把焦點放在他們成功起訴了薩克資本，只會窮追猛打他們沒有起訴科恩。各家媒體先前都各自有一套故事在描述政府要抓的是「大魚」，所以記者都非常渴望能把這次對薩克資本的起訴報導成失敗之舉。巴拉拉決定要清楚說明這件事還沒完。史蒂夫·科恩依然是最終目標，他們計畫要繼續調查，最後一定會將他繩之以法。「今天，我們起訴的就是我剛剛所報告的那些罪名。」巴拉拉說，他希望這段話能清楚闡明他的意思。「我不會告訴你們未來我們會或不會起訴哪些罪名。」

第二個記者提問時，基本上還是一樣的問題。「有時候，你起訴了一個案件之後，就打開了大門讓你能在未來起訴另一個案件。」巴拉拉說，「以後你們就會知道了。」

在巴拉拉結束這場由CNBC直播的記者會時，薩克資本交易辦公

室裡的每一個人都在盯著科恩看，而科恩正假裝今天和平常沒有兩樣，只是個典型的交易日。

「很多人認為史蒂夫會直接離開。」一名當時在場的人說。「助理都在問我們是不是要收拾個人物品。」

科恩用公司的擴音系統宣布說：「我們不會有事。」他努力試著讓自己聽起來具有說服力，「我們會撐過去的。」

然而，科恩心底其實非常震驚。他在週末帶雅莉和年紀比較小的四個孩子撤退到東漢普頓，最大的孩子則直接從學校過去。之前幾乎在整段調查期間，雅莉都不讓孩子們看到新聞報導，也禁止他們在家裡討論這件事。科恩很害怕孩子們在看到媒體對他的卡通化描述時會有什麼反應，所以一直避免和他們談論這件事。但如今曼哈頓聯邦檢察官已經對全世界宣布他們的父親是金融界的艾爾·卡彭了，他不能繼續隱瞞下去了。

科恩在東漢普頓這間七臥的房子裡時，總是把多數時間都花在二樓的辦公室裡，盯著交易站看。這個週末，他的女兒們從一樓爬到二樓問他這件事。

科恩告訴她們，你們之後會讀到和聽到很多有關於我的事情，這些事會讓你們不太開心。他努力思考該怎麼說。他對於目前發生的事感到很氣憤。他的朋友開始開玩笑說他「穿條紋衣會很好看」，但他不覺得這有什麼好笑的。

「別人會對我們家有不同的看法，」科恩對他的女兒們說，「有些看法是不對的。」

女孩們理所當然地十分緊張。他們的父親是不是遇到什麼問題了？他是不是做了什麼可怕的事？

「公司裡的人做錯了一些事，他們會為自己做的事付出代價。」科恩告訴他們，「我沒有做錯任何事。」



## 第四部



BLACK EDGE

## CHAPTER 15

## 第十五章

**哪來的正義**

在這個夏天剩下時間裡，史蒂夫·科恩每個平日的早上都會坐進黑色賓士邁巴赫的後座，從他位於格林威治的家坐二十三分鐘的車，前往薩克資本位於斯坦福的辦公室。他特別留意要像往常一樣，在早上八點之前抵達。他拿起螢幕後面的郵件，表現得好像一切如常。接著他開始做他唯一知道的事：交易。他能這麼做，是因為雖然他的公司被打上了「犯罪企業」的烙印，而科恩自己也依然處於被起訴犯罪的風險中，但摩根史坦利、摩根大通和高盛等在過去十多年間，從科恩手上賺取數億美元佣金的大型投資銀行，拒絕在科恩的黑暗時期拋棄他。這在金融產業上是史無前例的事情。華爾街主流銀行看了看代表金融界的法律、秩序與道德的機構，又看了看他們合作過的對象中能帶來最多利潤的交易員，然後他們指著科恩說：「我們選擇你。」

聯邦檢察官紐約南區辦公室宣布薩克資本是「吸引市場騙子的磁鐵」，又說這間公司在避險基金業界中擁有「史無前例的極高內線交易流通量」，而高盛主席葛瑞·寇恩則在沒過幾天後說：「他們對我們來說是重要客戶，是非常出色的交易對象。」

在起訴薩克資本之前，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已經清楚地在和科恩的律師討論時指出，科恩若想要解決這個案子，他就必須把這間避險基金公司關掉。無論如何，科恩依然持有將近一百億美元的私人資產，政府將允許他用私人家族辦公室的名義交易和投資。政府不能阻止他用自己的錢交易。只要尚未定罪，科恩和他的交易員大軍，就能繼續享有華爾街主要投資銀行的尊敬，也能獲得最好的首次公開募股配

置。這一百億的數字，對科恩來說很重要。這個數字向全世界傳達的訊息是：其實他並沒有什麼真的改變。

接著，到了九月的第二個禮拜，科恩的律師接到了聯邦檢察官辦公室證券調查小組的共同組長安傑·薩尼打去的電話。薩尼和幾位同事想談的是和解薩克資本案。在起訴之後，八月沒發生什麼大事。不過檢察官們注意到，薩克資本表現得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一樣，繼續交易。市場上沒有出現明顯的危機，沒有停工或追繳保證金。華爾街不以為意地接受了全世界最大的避險基金公司受到的刑事指控。

和解是唯一合理的解決方法；庭審對雙方來說，都是高風險的狀況。對政府來說，輸掉薩克資本案將會使他們受辱蒙羞，也會對辦公室的士氣造成毀滅性的打擊。馬修·馬托瑪的庭審日快到了，FBI依然希望他會願意合作，這也代表了，檢察官將會需要用所有資源來對付這個案子。

對科恩來說，也是一樣的道理。如果他明明可以避免，卻還是讓自己和員工送上門去接受數個月的調查、站在法庭上發誓作證，並回答有關交易活動的問題的話，那就太可笑了。雖然他的確是個從來不緊張的交易員，但他可不願意冒著暴露祕密的風險，去進行一場曠日廢時的法庭戰。此外，如果他最後被起訴了，他會需要把所有法律能量都用在自己的辯護上。經過了雙方的精密計算之後，薩克資本案最終要討論的變成，科恩必須簽下數字多大的支票，才能了結這件事。

科恩的律師一開始開的價格是，一億至一億五千萬。巴拉拉根本沒把這個開價當一回事，這個數字離他心中的設想，還有很大一段距離。證券調查小組的共同組長，提醒柯洛茲和科恩的另一位律師，有兩個相關的庭審快要開庭了：兩個月後，也就是十月時的麥可·斯坦貝格案，以及一月的馬托瑪案。如果科恩把協商拖延，直到這兩個審判都以定罪做結的話，和解的代價只會更高。薩尼當然不用提醒更顯而易見的一點：如果這兩案的其中一位當事人，在審判前決定要和政

府合作的話，他們的論證將會更強大。

兩個月後，巴拉拉在十一月四號宣布他們談妥和解條件了。和解的金額很高、條件十分全面，意在傳達一個強烈的訊息：華爾街不能凌駕法律。在二十一世紀，金融產業已大幅掌控經濟，薩克資本案將協助政府證明華爾街的無節制舉動必須付出代價，無論是再怎麼強勢的違法者，法律依舊能勝利。薩克資本同意認罪並為此支付十八億罰金。這間公司設法透過協商獲取好處，使其先前承諾支付給證管會的六億一千六百萬被含括在內，所以實際上新的罰款金額為十二億。和解條件也包括了薩克資本必須在法庭上自願承認公司犯下了政府指控的所有罪名。

麥可·米爾肯從許多方面來看，都可以說是科恩的開路先鋒，因此將兩人做比較似乎是很適當的。一九八九年，米爾肯的德克索投資公司承認他們證券詐騙有罪，同意繳交六億五千萬的罰金。薩克資本的和解，也同樣令人印象深刻。許多美國人至今依然很困惑也很沮喪，為什麼沒有人對於導致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機的各種犯罪事件，負上法律責任，對他們來說，政府起訴科恩公司這件事具有不同意義：這是正義與誠信的力量所獲得的明確勝利。

至少他們是這麼設想的。

剩下的步驟就是在幾天後，讓薩克資本在聯邦法官的面前提出認罪答辯。全世界的電視網路都在播放交易大廳的這項和解，與此同時，科恩怒氣沖沖地坐在斯坦福的辦公桌前。雖然這件事讓他很不高興，但他早就知道這一天遲早會到來，已經僱用了一間凶悍的危機公關公司，準備好要在巴拉拉宣布此事的那一秒立刻進入反擊模式。

「少部分的犯罪並不能代表過去二十一年來，在這間公司工作的那三千位正直的男女。」薩克資本的公關顧問在一份聲明稿中寫道。最後一句話是：「薩克資本從未鼓勵、推行或容忍內線交易。」

巴拉拉對他讀到的內容感到無法置信。薩克資本才剛簽下認罪答

辯文件，承認他們的確建立了內線交易的文化。科恩依照協議承認了他的公司在過去十多年來培養出了證券詐騙的文化。巴拉拉證券調查小組的組長打電話給科恩的律師，命令他們正式收回那份聲明，他們也照做了。接著他們發表了一份新的聲明，裡面寫道：「我們對這種行為深感遺憾。」

十一月八日，全國所費最高昂的辯護律師團隊之一魚貫步入，位於下曼哈頓珍珠街五百號的法庭，所有人都穿著最好的一套直條紋西裝，戴著閃閃發光的袖扣。旁聽席擠滿了記者、檢察官、證管會律師、FBI探員、法律系學生和興致勃勃地來看熱鬧的人，所有人都像火車上的乘客一樣擠進了長椅中。八卦小報的攝影師都虎視眈眈地躲在外頭。神奇的是，科恩並沒有出現在法庭上。雖然他要從自己的基金裡拿出十八億付罰金，但他幾乎沒有注意到少了錢。

蘿拉·泰勒·史韋恩法官把纖塵不染的咖啡鋼杯放在面前的桌上，俯視下方集結成群的那群律師。整個房間陷入寂靜。

「納斯邦先生，根據我的瞭解，你今天需要坐著。」她說著透過眼鏡眨了眨眼。

上百顆頭顱同時轉過去看向薩克資本的法律顧問彼得·納斯邦，他不太自在地坐在辯護人席。

「是的，庭上，我希望能坐著。」納斯邦有點畏怯地說。三週前，他因為急性腸胃炎而痛苦地倒下，高度壓力使他的狀況惡化得很快。發誓時他半站起身，接著開始進行他來這裡該做的事，代表科恩向政府認罪。

「你是否理解薩克資本認罪答辯中的所有指控？」法官問。

「是。」

「你是否有受到藥物或酒精的影響？」

「我因為病情服用了一些抗生素。」

「你是否想要我宣讀起訴書？」史韋恩拿著一份四十頁的文件說道。

「不了，庭上，謝謝你。」納斯邦說。

旁聽席響起了陣陣笑聲。史韋恩在瞬間讓眾人注意到了這整個場合有多奇怪，簡直就像一場少了屍體的葬禮。

納斯邦已經把罪名全都熟記於心。他工作了十三年的公司將要承認公司在過去十年多來的營運方式都像是犯罪帝國一樣，累積了數億美元的違法營利，致使其創辦人成為了全球最有錢的人之一。

史韋恩法官描述了雙方針對此案同意的刑罰，刑事罰款九億美元，民事沒收九億美元，以及五年緩刑，期間公司必須由司法部核准的法規單位監控基金的活動。避險基金公司會被關閉。

納斯邦嘆了口氣，抬頭看向法官。「首先，我要代表薩克資本，為那些在薩克資本任職期間違法濫用職權的每一位員工，在此致上我們最深切的自責之意。」他說，「事情發生在我們的管理之下，我們必須對這種濫用職權負責。」

「我們已經付出了，至今也仍在繼續付出昂貴的代價。」納斯邦繼續說。「雖然此次經驗使我們受到了懲罰，但我們決心要從中學到教訓，在往後成為更好的公司。」

法官盯著納斯邦。他的前額上冒出了細小的汗珠。

「薩克資本是否認罪？」她問。納斯邦從椅子上半站了起來。

「認罪。」他說。

「被告認罪的原因是因為被告的確有罪嗎？」法官說。

「是的，庭上。」

史韋恩法官敲了一下小木槌，說道：「休庭。」

法庭中的兩百多人花了一小段時間才從後面的唯一一扇門擠出去。法庭外的石階下有一群薩克資本的辯護律師在等車，他們找不到理應迅速把他們接走的那輛黑色凱迪拉克凱雷德。他們四處尋找，同

時有一群攝影師和電視記者像蚊蚋一樣圍著他們團團轉，想迫使他們發表聲明。

最後律師們終於看到了他們的車，跑了過去。他們爬上車，關上門，車子加速離開。

一名背著背包的男子剛從法院走出來，他不可思議地看著這些人。「他們在追誰啊，那麼搶手？」

兩週後，麥可·斯坦貝格的庭審在十一月二十日開庭。檢察官一直以來都認為他不太可能選擇合作——一方面是因為他對科恩忠心耿耿，另一方面是因為他的交易太小了，政府能用來對付他的籌碼很薄弱。不過他們依然希望他心中依然存有一點榮譽感或公民意識，又或者他妻子的懇求會起作用，讓他最後決定回過頭來和政府合作。

不過，在安東妮雅·艾普斯於庭審的第一天大步進入法庭，走到檢察官席坐下的時候，他們就能確定斯坦貝格不會合作了。所有檢察官都可以竭盡所能地讓斯坦貝格獲得最嚴厲的處分。沒魚蝦也好。艾普斯轉向坐在陪審團席的十二名男女。

「陪審團的成員，」她開口道，「麥可·斯坦貝格拿到了偷來的商業消息，接著用這些消息在股市中交易賺錢——很多很多錢。」斯坦貝格和他的律師們坐在辯護人席，露出了痛苦的表情。「他從公司內部的人獲取機密的金融消息，照道理來說，當時這些消息是不能公開的。他這麼做是為了能夠獲得違法的優勢，藉此勝過按照規矩走的一般投資人。麥可·斯坦貝格在利用這些違法的內線消息交易時，就等於已經違反了法律。」

艾普斯在面對「和同事們出去喝酒」和「加班準備庭審」的選擇題時，她幾乎總是選擇後者。她的身材高挑結實，皮膚是半透明的象牙白色，她曾獲得全美花式溜冰冠軍，辭去了特權階級律師事務所的高薪合夥人職位，進入聯邦檢察官辦公室起訴證券詐騙案。她**想要**在這裡。

她的工作是接下極其複雜的案件，盡其所能地將之轉化成最簡單的故事：麥可·斯坦貝格是個有錢的華爾街人，他詐騙。「他想要為自己和他工作的避險基金公司賺大錢。」艾普斯說。「各位先生女士，他所做的這件事就叫做內線交易，這是違法的行為。」

在當時的大環境下，一般人都對華爾街抱持著模糊卻強烈的怒氣，而斯坦貝格便成了明顯的目標。他是特權階級，個性妄自尊大，所居住的星球與多數美國人大相逕庭。他不是史蒂夫·科恩，但很接近了。

負責將斯坦貝格從此種角色設定中，拯救出來的是，他的辯護律師巴瑞·柏克。艾普斯曾謹慎地沙盤推演過這個部分，而柏克則很樂意靠著那位深知如何發揮魅力的議員帶給他的影響，在這種時候即興發揮。柏克從在哈佛法學院當學生時，就想要成為辯護律師，當時他剛以學生的身分，替一個誤判的案子辯護完，走出法庭後，撞見了法庭臺階上團團包圍他的電視新聞攝影機。

他真是太愛鎂光燈打在身上的瞬間了，「希望這不是最後一次有攝影機來拍我負責的案子。」他想著。

柏克撫平領帶，轉向陪審團，抓住發言臺的邊緣。為了測試他的論點，他排練過四次模擬審判，錄下了每次的流程，以便他和合作夥伴能分析他們的表現。他對此案的每個陪審員都做了調查，瀏覽他們的社群媒體足跡，尋找他們是否曾透露過一絲一毫對華爾街或政府的看法。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這個案件的所有真相。他和馬托瑪的辯護律師一樣，都是由薩克資本支付費用的。

他對陪審員笑了笑，說起了一個寓言故事，旨在描述斯坦貝格的辯詞核心：斯坦貝格的前任下屬霍瓦特上庭作證，斯坦貝格有罪的唯一原因，是想要拯救自己。寓言故事描述了，一個農人掉進了井裡的事件，雖然並非法庭中的所有人都理解，他想要透過這個寓言故事傳達什麼重點，但無論如何，柏克還是繼續說了下去。「他必須把矛頭



指向某個人，才能獲得好的交易條件。」柏克說，他指的是霍瓦特。  
「所以他瞄準了麥可·斯坦貝格。」

柏克的第一個任務，是削弱霍瓦特的根基，把他描述成一個既不誠實又只想自救的人。他的第二個任務比較隱晦，而且有鑑於當下的政治環境，這個任務也比較困難。他必須將斯坦貝格人性化。他必須讓陪審團看到，斯坦貝格是一個慷慨、有血有淚、熱愛家庭的男人，而不只是一個常見的、貪婪的、總是在東漢普頓度過夏天的避險基金百萬富翁。這件事並不簡單。

柏克盡其所能地用最平淡的詞彙解釋，斯坦貝格的營生方式。  
「薩克資本是一家基金公司。」他用最無知的語調說，「有點像共同基金那樣。」

法庭裡出現了零星的竊笑。說薩克資本類似共同基金，就好像你在說紐約洋基隊類似打棒球的一群小孩一樣。

「他費盡千辛萬苦，才成為投資組合經紀人。」柏克繼續道。  
「人人都知道他是個為人穩重的成功人士。他行事可靠，因此獲得優渥的薪水。」

斯坦貝格的妻子伊莉莎白，早就接受了自己的職責，是對抗所有她覺得對丈夫不公平的見解。她鼓勵一群支持斯坦貝格的人來旁聽庭審，這些人幾乎把法庭的左半邊都坐滿了。她甚至還指示他們應該怎麼表現，才不會反過來害到她丈夫。「穿得保守一點。」她在寄給這群人的電子郵件中寫道。「我們要請女人不戴珠寶也不穿皮草，也不要使用設計師款的披肩或手提包等。」

伊莉莎白她自己穿的是黑色毛衣、黑色便褲和平底鞋，就個義大利寡婦一樣，她和斯坦貝格的父母，以及自己的父母一起坐在前排。坐在他們後面的數排坐滿了身穿深色衣物的男男女女——各式各樣的叔伯阿姨、表親以及十幾位朋友，其中有不少人都是曼哈頓社會版的常客。既是科恩的藝術顧問，也是斯坦貝格兒時朋友的桑迪·赫勒也在

其中，跟他一起來的是，他的雙胞胎哥哥安迪，他自己也是避險基金的經營人。其他內線交易案的被告，也都做過同樣的事，這麼做的重點在於，讓陪審團看見他們並不是毫無道德良知的貪婪交易員，而是會捐錢給慈善機構、有人愛也有人信任的善良鄰居。

就算斯坦貝格因為科恩現在能自由自在地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他卻只能在這裡而感到憤憤不平，他也沒有表現出來。他數次拒絕政府提議的合作。艾普斯清楚表明了只要他能提供**任何消息**，無論這些消息是否重要，政府都會有興趣。但斯坦貝格拒絕了。根據他和全國最頂尖的幾位刑事辯護律師的談話看來，他認為自己有機會能獲判無罪。

「我知道如今人們都對華爾街有很強烈的看法。」柏克對陪審團說，準備要為開場陳述做結。「我相信不用我說，你們也知道，這個案子不是一個能決定華爾街去向的公民投票案。在這個案子裡，真正重要的只有一個對象。那就是這個人，麥可·斯坦貝格。」他懇求他們覺察所有針對斯坦貝格的指控都不應成立。接著柏克便癱坐到自己的椅子裡。

三天後，霍瓦特被領進法庭，他像個穿著父親西裝的小男孩一樣四處張望。他的肌膚曬成了深古銅色，頭髮像是流蘇一樣散落在眉眼之前。斯坦貝格的妻子在他經過時，瞪著他看。

此時斯坦貝格已經受到一些打擊了。在庭審的第二天，艾普斯花了一些時間讓投影片停留特定幾頁，顯示在斯坦貝格於二〇〇七年至二〇〇八年間賺了多少錢，那兩年他的獎金高達數百萬美元。這對於成員包括了前任郵務工作人員、汽車旅館會計和網球場值班人員的陪審團而言，顯然是一筆超乎想像的財產。接著，霍瓦特的戴爾情報消息來源傑西·托爾托拉花了兩天的時間，作證他當時從一位曾在戴爾工作的朋友那裡，獲得內線消息，再轉交給霍瓦特，霍瓦特再分享給斯坦

貝格。

艾普斯以冷靜疏離的態度詢問霍瓦特，「你同意在麥可·斯坦貝格的庭審上作證是希望能獲得什麼好處？」

「我希望能避免坐牢。」霍瓦特說。

庭審第八天，時間接近下午三點，柏克一直在等待的時刻終於來臨了：他有機會能交叉詢問霍瓦特。他私底下把這個步驟稱為「告密者交叉」。

目前為止，艾普斯的策略都很有效。雖然霍瓦特遠不是個值得令人同情的角色，但他聽起來似乎已經盡最大的努力，把他記得的那幾件事好好描述出來了。儘管他是隻黃鼠狼，但也是一隻值得信任的黃鼠狼。

柏克在準備這次交叉詢問時，有一大群律師、熟人和律師助理的協助，利用私家調查人員追蹤霍瓦特的親友，他們申請傳票調出了霍瓦特過去職位的檔案，柏克的公司甚至僱用了一位電腦鑑識專家，他從薩克資本拿了霍瓦特的筆電，從中重新找出了他曾執行過的Google搜尋紀錄。舉例來說，他們發現霍瓦特在被逮捕之後，曾上網搜尋過專門銷毀資料的公司。柏克全副武裝，準備了六百頁的論述與證據，能反駁霍瓦特可能提出的藉口和解釋。

柏克站起身，大步走向臺前。他馬上就把焦點放在霍瓦特的說詞：斯坦貝格曾命令他在薩克資本取得內線消息。

「根據你的證詞，他告訴你說，他想要你取得『具有優勢的專有資訊』。」柏克說。他的語調充滿敵意，「你的證詞是不是這麼說的？」

「是。」霍瓦特說。

「你回答了什麼？」柏克問。「你回答了什麼？」

霍瓦特說，他認為自己當時沒有回覆斯坦貝格。

他們就這麼反覆來回，柏克不斷逼迫，他回想有沒有在接收到斯

坦貝格的指令後說過任何回應。他似乎是想讓霍瓦特承認斯坦貝格的指令並不清楚。這次的風險比往常還要高，因為他們不會讓斯坦貝格為自己作證。單單靠著霍瓦特一個人的可信度，就能決定斯坦貝格的未來。

柏克共詢問他五天。在交叉詢問的第二天，他成功煽動霍瓦特在描述斯坦貝格時說：「他並沒有確切告訴我要做出違法的事！」聽到這句話後，斯坦貝格露出了庭審以來的第一個笑容。

「你錯誤地指控斯坦貝格先生，說了謊，是不是這樣？」柏克說。

霍瓦特沒有抬頭看他，只搖了搖頭，「不是」。

等到柏克結束交叉詢問時，霍瓦特做為證人的可信度，已經被大幅削弱。艾普斯藉著再次詢問的機會，修復了一些交叉詢問時造成的損害。她讓霍瓦特回過頭重新描述一次，這個案件的核心事實：斯坦貝格要他取得違法資訊、斯坦貝格知道霍瓦特給他的資訊來自戴爾的內部人員、他們在戴爾公布收益前放空股票、霍瓦特沒有向斯坦貝格隱瞞資訊來源。

她在十二月十三日結束再次詢問後，政府便停止舉證了。

陪審團在數天後開始審議，柏克認為斯坦貝格的贏面還算大。他覺得這是他打過最有把握的案子之一。最能打擊檢察官起訴案件的方式，莫過於讓陪審團知道關鍵證人是個不值得信任的人，而他覺得自己在許多層面都做到了這一點。庭審剛開始時，他覺得斯坦貝格幾乎不可能獲判無罪，但如今他卻覺得無罪的可能性變得非常高。

法庭清場了，只剩下斯坦貝格、他妻子、他們兩人的父母和兩組律師留下來。對柏克和他的團隊來說，這次有機會能打破普里特·巴拉拉過去在內線交易案完美的七十六勝零敗紀錄，是非常令人振奮的一件事。

等待陪審團判決的律師、親屬和新聞記者們不知道的是，在氣氛火熱的陪審團評議室裡，陪審員們隨著時間流逝逐漸陷入了僵局。在陪審團第二天的審議中，有兩位陪審員不認為，斯坦貝格確切知道霍瓦特給他的是戴爾的內線消息。這次的庭審歷時五週，這些陪審員在過程中，一直很辛苦地努力理解各種金融術語，例如「優勢」、「渠道調查」和毛利率代表的意義。有數位陪審員覺得霍瓦特並不誠實，其中一位陪審員說他不擇手段「只為了要自保」。陪審團團長是來自曼哈頓的按摩治療師，名叫狄姆翠絲·高登，她在庭審期間總共有二十八次覺得霍瓦特在說謊。依據她後來的說法，她「不相信他說的任何一句話」。

然而有十位陪審員和高登爭論說，霍瓦特不誠實這件事並不代表斯坦貝格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剩下的那位陪審員，則拒不妥協。

高登每次庭審都寫了筆記。她向來對於自己看人的本事很自豪。她是拒絕投票贊成有罪判決的其中一人。庭審過程無法說服她斯坦貝格有罪。

在一個小時的來回討論無果後，另一位陪審員突然想到了一個主意。那位陪審員要高登站起來，穿越陪審團審議室的門口，以便做為示範。高登照做了。接著那位陪審員說：「雖然我要你穿越門口，但我並沒有確切告訴你要如何穿越門口。」

這句話似乎讓兩條導線接在了一起。不需要他人確切描述要如何走過門口，高登也知道要怎麼做到。要他人取得「具有優勢的」的資訊，也是同樣的道理。霍瓦特不需要別人對他解釋，也能理解那句話的意思。

另一位不妥協的陪審員是一位七十一歲的老太太，她也因為看到這段示範而動搖了。老太太認為在霍瓦特寄出「二手數據」電子郵件給斯坦貝格，也要他「特別低調處理」此消息之後，斯坦貝格的舉動讓她很震驚。他的舉動似乎明顯反應出，他知道這個消息是違法的。

把這兩件事拼湊在一起後，斯坦貝格就顯得有罪了。

在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兩點五十九分，陪審團投票表決。他們全體一致認為被告有罪。

書記官告訴法官陪審團已做出判決。法庭裡原本只是在消磨時間的人們突然緊張了起來。兩組律師紛紛開始寄出電子郵件，告知他人法庭即將公布判決。人們湧進法庭，占滿了空蕩蕩的座位。斯坦貝格的哥哥衝了進來，在前排找位置坐下。他的妻子坐在她父母之間，緊緊抓著他們兩人的手。

柏克的表情顯得沒那麼充滿希望了。判決來得算是很快，通常這代表是個壞消息。

陪審團在下午三點十五分魚貫走進法庭，入座陪審團席。接著法庭裡突然響起了一聲高聲尖叫。原本坐在椅子上的斯坦貝格往前倒下，失去了意識。尖叫的是他的妻子伊莉莎白，她把手伸過分隔旁聽席與法庭席的厚實橡木欄杆，想觸及丈夫。她正在哭泣。斯坦貝格的母親也哭了起來。柏克伸手攬住斯坦貝格，試著拖住他的頭。

「好了，讓我們請陪審團離開。」理查·沙利文法官從椅子上跳起來說道。

陪審員們被領出法庭。他們已經把裝有判決內容的信封，交給沙利文的書記官了。檢察官們愁眉不展。庭審過程對政府來說並不順遂，難堪失敗的可能性正不斷上升。而斯坦貝格的朋友與親戚此時看起來像是正在祈禱。他的母親和岳母坐在第一排，兩人緊握著手，不斷前後搖動。

在法庭護理師照顧斯坦貝格的這幾分鐘，法庭內陷入了沉默，之後他回到了辯護人席的座位上。陪審員回到法庭，他們的眼睛都牢牢盯著腳前的地板。

斯坦貝格的不祥預感實現了。陪審團將他的所有指控都裁定有罪。

## CHAPTER 16

## 第十六章

**判決**

對阿洛·德夫林布朗來說，聖誕節假期一點也無法讓人放鬆。他在辦公室裡工作，準備庭審的證據，並確認證人名單，一直逗留到十點半，才跨著蹣跚的步伐回到位於上西區的家，他和妻子以及兩個孩子一起住在那裡。他為了新年後，馬上就要開庭的馬修·馬托瑪案做了非常深入的準備。他知道政府的贏面很大，但他不想要懷抱過度自信。

聯邦檢察官辦公室裡的每個人都難以置信他們竟然走到了這一步，馬托瑪竟然寧願庭審也不願意和他們合作。檢察官們原本都希望馬托瑪在突然必須面對漫長且公開的法庭程序時，會在最後屈服於壓力，答應和政府合作，協助他們起訴科恩。

在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底，斯坦貝格被定罪幾天後，德夫林布朗的電話響了。來電者是馬托瑪的律師理查·史卓斯伯。他打來是為了提出一個提議——他希望檢察官能認真考慮這個提議。德夫林布朗屏息以待。或許就是這通電話了，他們一直在等待的電話。或許馬托瑪準備好要開口了。

「我無法代表馬托瑪同意這件事，」史卓斯伯開口說，「但若我們要以『三七一』提出最高刑罰五年的有罪答辯的話，你是否有可能有興趣？」

**操**，德夫林布朗想。

馬托瑪不打算合作。「三七一」是刑法中代表共謀法令的代碼。史卓斯伯這麼做，是想推敲出聯邦檢察官辦公室是否會同意，讓馬托

瑪以共謀犯下詐騙的罪名提出有罪答辯，這是他會面對的指控中最輕的一個，最高刑期是坐牢五年。這並不代表馬托瑪會幫助他們，只代表他可能會為了減刑，而提出有罪答辯。史卓斯伯很渴望能試著讓這個案子上庭審判，但他知道庭審會使馬托瑪家陷入極度痛苦的折磨，就像是看著他們所愛的人在眾目睽睽之下，被施以水刑一樣。他們獲勝的機率不大。最後一刻提出的和解，能免去他們接下來數個禮拜的壓力和恥辱感。

德夫林布朗無法確定這項提議有多認真，加上史卓斯伯說，馬托瑪根本還沒同意這項提議，更增加了不確定性。不管怎麼樣，巴拉拉也不太可能會同意。馬托瑪以此做為他的最後提議，一定會讓辦公室裡的所有人都大失所望。先不說巴拉拉，原本期望的就根本不是這種協議，就連聯邦檢察官也不喜歡在庭審前夕，和被告達成有利交易。這麼做會使他們顯得很難看。法官不喜歡這種事。就德夫林布朗個人來說，他覺得這個提議使他惱怒。他和同事們已經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每週工作七天，為了這場應該是年度最引人注目的庭審做準備。為什麼史卓斯伯不能早一點向他們提議？但他還是同意了會和辦公室的主管們討論這個提案。那天下午，他和證券調查小組的組長討論了這件事。

隔天，德夫林布朗回電給史卓斯伯。答案是他們不接受。他們不會和解。他們要庭審。

二〇一四年一月七日，馬修·馬托瑪和蘿絲瑪莉·馬托瑪搭著專職司機駕駛的運動休旅車抵達法院。街上布滿了暴風雪留下的一座座如山的雪堆，蘿絲瑪莉踩著四吋高跟鞋橫越溼滑的人行道。他們預計庭審要花上數個禮拜，所以幫孩子向學校請假並帶過來，在時代廣場附近的洲際飯店訂了一間套房，讓全家人能聚在一起。馬修和蘿絲瑪莉抵達法庭時，被一群新聞和電視的攝影師錄了下來。

兩天後，就在他們理應開始開場陳述的數分鐘前，史卓斯伯在高



贏律師事務所的搭檔羅伯托·布勒瑟拉斯站在辯護人席後方，面對著法官，努力試著不要大發雷霆。他一手拿著那天發行的《紐約時報》的財經版。他的手不停顫抖。財經版的封面頭條寫著：「前薩克資本交易員念哈佛法學院時被退學。」

他們的兩組律師在過去數週一直在幕後進行激烈的鬥爭。如今這個消息卻占滿了報紙的首頁版面。

那天早上，政府提出議案，要求法官准許他們在庭審期間，提供馬托瑪在哈佛法學院被退學的證據。這些證據證明的，並不只是退學這件事，還包含了馬托瑪如何竄改成績單、試圖掩蓋，然後又創造一個假公司，企圖重回哈佛上課的整個骯髒故事。表面上看來，馬托瑪案的核心問題——馬托瑪是否付錢給醫師取得非公開藥物測試結果，並以此資訊為基礎進行股票交易——與哈佛的故事沒有關聯。然而，檢察官的論述中有一些弱點，是哈佛的故事有可能彌補的，所以哈佛事件是他們希望能儲備待用的彈藥。FBI依然沒辦法找回吉爾曼曾寄給馬托瑪的那封電子郵件，裡面有一份包含了藥物測試結果的PowerPoint簡報。這是能夠用來證明，馬托瑪在巴平測試結果公開的一週前，就已獲得結果的重要證據。德夫林布朗相信，馬托瑪應該有辦法銷毀那封電子郵件。他在哈佛試圖竄改電子郵件一事，就證明了他有相關的專業能力，也有傾向會這麼做——或者至少他會嘗試這麼做。

史卓斯伯和布勒瑟拉斯一發現，德夫林布朗想請政府允許他提起當時在哈佛發生的事，立刻就另提出議案反對這件事。他們還提出了另一個議案，要求政府密封保存討論過程，不要列入公開法院案件中。他們很清楚，一旦哈佛的故事被揭露了，馬托瑪案就會受到毀滅性的影響。地方檢察官保羅·加德菲讓馬托瑪遇上了巨大的挫折，他判定檢察官可以公開哈佛文件。這個決定不但會使馬托瑪公開受辱，也會限制律師的辯護策略。就連史卓斯伯都必須承認，檢察官要求，把哈佛的證據放入此案中是非常傑出的策略。只要他暗示吉爾曼說他

寄送簡報給馬托瑪這件事情是說謊，陪審團就會得知與哈佛有關的每一件事。就像是銬著手銬一樣。

「庭上，」布勒瑟拉斯說，「正如我們所預期的，電視與報紙上都有許多報導。」他指向自己桌上的一疊報紙，其中也包含了頭條新聞轟動社會的《紐約郵報》。布勒瑟拉斯希望加德菲能詢問陪審員他們之中，是否有人已經讀了哈佛的頭版新聞。

布勒瑟拉斯是史卓斯伯在高贏律師事務所波士頓分部的資深搭檔。他身材結實，外表乾淨整潔，帶有一種能讓人放下武裝的謙虛氣場。在他做陳述的時候，馬托瑪的妻子和父母都坐在法庭的前兩排，通通低垂著頭。他們最黑暗的家族祕密，以及他們最大的恥辱，現在都被展現在眾人眼前了。對馬托瑪而言，這件事幾乎比被指控內線交易還更令他感到痛苦。

加德菲表達了同情之意，但最終還是拒絕詢問陪審員是否讀過哈佛的故事。他們一開始就被告知過不能閱讀任何與此案相關的媒體文章。他在開頭就告訴過他們要避免網路。他從二〇〇八年開始擔任聯邦法官，他相信陪審團系統立基於信任之上。

在整場庭審中，開場陳述是德夫林布朗最喜歡的一部分。在此類的案件中，開場陳述幾乎可以說是最重要的部分。聯邦檢察官辦公室有一套應用在開場陳述設計的公式，一套由檢察官代代傳承下來的系統。首先由「抓握」做開頭——他們要花短短兩分鐘的時間替案件做總結，抓住陪審團的注意力。抓握有兩種起頭方式。第一種是提供大方向的概念，例如「這是一個與貪婪有關的案件。」德夫林布朗比較喜歡他稱做「這是一個黑暗無光的暴風雨夜」的起頭，藉此帶領陪審員們直接走入戲劇化的場景。就像演電影一樣。

這次他在開場陳述的第一句話是：「這是二〇〇八年的七月。」他的聲線柔和平緩。「芝加哥會議廳中擠入了上千人，被告馬修·馬托

瑪也是其中之一，他們都在等待一位阿茲海默症的專家走上講臺。」他解釋說，專家的名字是席德尼·吉爾曼，將會在這裡舉辦的一場國際阿茲海默症研討會上，揭露一個所有人都引頸期盼的藥物測試結果。該測試的結果有可能代表了重大的醫藥突破，對相關藥廠而言，將會帶來非常巨大的利潤。研討會中的每個人都焦慮不安地等著聽這位醫師告知結果。唯有馬托瑪除外。「是這樣的，馬修·馬托瑪早就知道吉爾曼醫師要說的是什麼結果了。」德夫林布朗說。「他透過真實的金錢與虛假的友誼腐化了吉爾曼醫師，吉爾曼醫師先前就已經把簡報分享給他了。」在吉爾曼發表完結果後，伊連藥廠的股價下跌了百分之四十。「很多人賠了錢。但馬修·馬托瑪沒有賠錢。馬修·馬托瑪工作的那間避險基金公司賺了**很多錢**。」

德夫林布朗是個天生的表演家，他是前百老匯女星的小孩。他念了哥倫比亞大學，接著和許多同事一樣從哈佛法學院畢業，他在哈佛抓住每次能在他人面前發言的機會，從模擬法庭上的辯論到法學院純人聲合唱團體中的歌唱，都沒有放過。德夫林布朗家常開的一個玩笑是，他離開家本來是要去加入馬戲團的，最後卻變成了律師。

「這個案件與一些科學知識有關，但絕不會是科學考試。」他對陪審團說。「雖然這間避險基金公司非常老練，但這個案子也與金融無關。這個案子與詐騙有關。」

在他概略描述政府論點時，蘿絲瑪莉在座位上傾身向前，不斷把眼鏡從臉上拿下來又戴上去，最後判定這位檢察官是個敵人。她的丈夫僵硬地坐在離她五英尺的辯護人席座位上，表情茫然。就好像眼前這個壯麗的景象對他來說太過痛苦了，以致於他的靈魂從身體中抽離，只留下一具穿著平整襯衫的空殼。

等到史卓斯伯站起身要進行開場陳述時，他們都已清楚知道，要改變德夫林布朗描繪的景象，對他來說，將會是很艱難的任務。他們眼前最大的挑戰，就是吉爾曼是主要證人。你要如何在手上沒有確切

證據的狀況下，詆毀一位曾在大學醫學系擔任系主任的八十一歲老醫師呢？他在陳述馬托瑪這一方的故事時必須小心謹慎。

「十多年前，百老匯上演了一齣非常熱門的戲劇，叫做《免罪》，描述是許多人都被法院判定犯下了非常可怕的罪刑。」史卓斯伯說著開始踱步。他往後梳的髮絲上，閃爍著髮蠟的微弱光澤，身穿訂製黑色西裝，配上粉紅色領帶。他的鞋子十分光亮。「在每個案件裡，檢察官都是錯的。」他繼續道。「他們將無辜的男女判處死刑，直到實際證據免除了他們的罪為止。」他逐漸進入狀況，開始在空氣中揮動雙手。「我站在你們面前，並不是在表演戲劇，這是真實的人生。檢察官太急於判斷，並且因為急於判斷而指控了一個無辜的人。」

德夫林布朗有點困惑地聽著他說的話。把馬托瑪拿去和被錯判死刑的囚犯做比較？好像有點太誇張了。但是，根據馬托瑪的律師們手握的資源多寡來判斷，他們一定已經找高額陪審團顧問測試過這個方法了，最後他們認為這麼做是有用的。

史卓斯伯繼續說道，陪審團在本案中聽到的不是竊聽錄音，而是一個正逐漸衰老的醫師提供的一份極端矛盾的證詞，他渴望能為自己脫罪。「吉爾曼醫師要描述出檢察官想聽的故事，這對他來說是很大的壓力。」他說。

接著，他開始描述他這位客戶的正直性格遭到了不公正的污衊。

「從許多方面來說，馬修是非常典型的美國成功故事。」史卓斯伯說。他出身在印度，移民到佛州，在甘乃迪太空中心的遮蔭下成長，是當地一個弱勢基督教社群中的一員。他從公立學校畢業，進入杜克大學。「他在就讀企管碩士時遇到了蘿絲瑪莉。」史卓斯伯一邊說，一邊喜悅地看向蘿絲瑪莉。她立刻抓準時機，對陪審員們露出微笑。

「他們在二〇〇三年結婚，很快就生了三個孩子，約書亞、愛娃和大衛，他們都還不滿九歲。」

「此案的風險高到不能再高。」他一邊說一邊沿著法庭的長邊走，在空中揮舞手臂。「這個案子一點也不合理！線索彼此矛盾！在本案中，最重要的是你們，也就是陪審團不要急於判斷。你們將會發現馬修並沒有犯下這些指控。他被不實指控了！」

雙方的開場陳述都強而有力。但史卓斯伯在評估手上籌碼時，似乎過於樂觀，以致於失去了獲勝良機。他開啟了銷售員模式，向陪審團推銷一個前提違反常理的故事。替馬托瑪辯護，將會是史卓斯伯的職涯中最知名的一場戰役。

開場陳述的五天後，陪審員初次見到吉爾曼醫師。他在上午十一點四十五分被帶進法庭，所有人都安靜了下來。馬托瑪的家庭遵從傳統觀點，找了許多朋友來旁聽審判。馬托瑪的父母、蘿絲瑪莉的父母，和五、六位表親以及阿姨們都出席了，他們全都穿著毛衣，看起來好像快僵住了。蘿絲瑪莉每天進入法庭穿的，都是不同套的搶眼服裝。但這群支持者遠比先前斯坦貝格擁有的支持者還要少得多。斯坦貝格的那些人看起來穩健且有錢，但馬托瑪的小小軍隊看起來近乎淒慘。

吉爾曼的深色雙眼看起來十分明亮，眼袋又深又明顯，頭髮花白，你能看到每根頭髮從頭皮的哪個位置長出來的。蘿絲瑪莉冷淡地看著，他穿著碳灰色西裝、拖著腳步行經她身邊，他看起來虛弱到好像只要一碰就會倒地不起。

吉爾曼遠遠算不上是個完美的證人。其中一個原因在於他的記憶並不穩定。德夫林布朗聽說馬托瑪的辯護律師已徹底調查過吉爾曼，想要找出他們能用來詆毀他的資訊。他們甚至請了一位私家偵探去安娜港找吉爾曼的裁縫談話——那位裁縫拒絕和他們對談，援引「裁縫特權」做依據。還有人追蹤到住在康乃狄克的那位和吉爾曼斷絕聯絡的兒子。德夫林布朗希望讓吉爾曼晚點上臺作證，藉此先讓陪審員清楚

瞭解整件事比較基本的來龍去脈。吉爾曼要做的唯有證明陪審團已經知道的事情。

他兩支耳朵都戴著助聽器，目光游移，使得他散發出一種困惑的氣場。德夫林布朗請他在法庭中找出馬托瑪人在哪裡，吉爾曼花了許久的時間笨拙地戴上眼鏡，看向一片律師之海。

「他穿著黑色西裝，戴著灰色領帶。」吉爾曼眯眼盯著馬托瑪的方向說道。

法庭裡冒出了一陣笑聲。幾乎整個法庭裡的每個人都符合這段敘述。

但是，雖然吉爾曼看起來很虛弱又不太穩定，但他的思緒顯然鋒利如刀。他敘述了他在馬托瑪被起訴後，立刻決定在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從密西根大學「下場」，而非等待學校以違反職業道德水準的名義開除他。「我非常重視那間大學，而我必須不光彩地結束我的事業。」他說。大學把網站和建築中與他有關的所有內容全都清掉了。許多前任同事都與他決裂了。他現在唯一在做的工作，是在安娜港的免費醫療診所看病。密西根大學已禁止他進入學校裡，禁止他回去他這輩子以來一直待的學術大家庭。史卓斯伯在法庭中從他的方向仔細研讀醫師。這件事將會比他想像的還要困難。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紐約市的行政人員因為即將到來的冬季暴風雪進入警戒狀態。他們預測將會降下七至十英寸的雪，新聞報導得好像整個城市都四面受敵，學校和火車都會提早關閉或取消。加德菲法官宣布法庭將會提早在下午兩點結束，以便讓人們能安全回家。德夫林布朗匆忙描述起，馬托瑪是如何前往密西根檢視最終藥物測試結果的。

他將吉爾曼的其中一個微軟Outlook行事曆條列投影到眾人的頭頂上。「吉爾曼醫師，能請你閱讀二〇〇八年七月十九日禮拜六，十二點半至一點半的行程嗎？」

吉爾曼念出了他面前那幾張紙中的其中一張紙。「『馬修·馬托瑪會到我辦公室來找我。』」他說。

「你和馬托瑪先生為什麼會計畫要在你的辦公室會面？」德夫林布朗問。

吉爾曼說，馬托瑪告訴他，他要去拜訪安娜港附近的親戚，還說他叔叔在前幾個月過世了。他能不能在到鎮上的時候順道拜訪一下呢？德夫林布朗請他描述會面過程。

「我沒辦法記起全部的細節。」吉爾曼說。但他記得有接到一通電話，是馬托瑪從機場過來的路上打給他的。他也記得在馬托瑪抵達時為他打開門，問他要不要一起吃午餐。他還記得把自己電腦上的巴平PowerPoint簡報打開給馬托瑪看。

「你是否知道當時你做的事違反了法律？」德夫林布朗問。

「我知道我當時做的事是洩露內線消息，這件事是違法的。」吉爾曼說。「我知道我在做的事是犯罪。」

本案最大的謎題之一是，為什麼像吉爾曼這種一旦事跡敗露，就會受到嚴重損傷的人，會和馬托瑪如此糾纏不清，這也是檢察官必須面對的挑戰之一。他們需要陪審團把焦點放在馬托瑪的行為上，而非吉爾曼身上。他們的策略是，證明吉爾曼也是這個案件的受害人。隨著德夫林布朗引導醫師一步步描述，他和馬托瑪之間的關係——那些電話、那些會面、馬托瑪表現出來的著迷之色與喜愛之情——陪審團慢慢拼湊出完整的畫面，這是一場智識的誘惑，一名孤獨的老男人，被一名充滿魅力的年輕交易員給控制了。吉爾曼是個被自己的兒子斷絕聯絡的工作狂。他寂寞又孤獨，被隔絕於整個世界之外。於是馬托瑪便成了替代的孩子。

在吉爾曼替檢方作證的最後一天，德夫林布朗有信心他已經完成所有需要做的事了。吉爾曼看起來是個令人同情的角色，是個失去了曾擁有的一切，而且沒有任何理由說謊的人。政府提出的證據證實了

檢察官所說的事件架構。這對馬托瑪來說是滅頂之災。

在醫師為檢方作證的最後幾分鐘，德夫林布朗再次詢問他為什麼在和這麼多投資人說過話之後，獨獨為了馬托瑪違法。

吉爾曼嘆了口氣。「他很討人喜歡。」他說。「而且很不幸的是，他讓我回想起我的大兒子。他好奇的態度。他開朗的個性。我的大兒子也很開朗。」接著他停頓了好一段時間，「他自殺了。」

如果說馬托瑪的律師在進入法庭時，就已經站在非常不利的位置上的話，現在他們更是受到雙倍的箝制了。檢察官們則覺得這位傑出的證人表現得好到不能再好了。吉爾曼天生就適合當老師，他能說服聽眾。史卓斯伯已落入了坑洞中，要爬出來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在交叉詢問時欺負一位兒子自殺身亡又聲譽良好的老醫師，不太可能讓他或他的客戶受到陪審團的喜愛。

雖然吉爾曼顯然很虛弱，但光是從他直視史卓斯伯的堅定眼神，就能看出他的固執個性，他好像在挑戰史卓斯伯拿出最好的表現一樣。

「下午好，吉爾曼醫師。」史卓斯伯說。

「下午好，先生。」吉爾曼冷漠地回答。

「我是理查·史卓斯伯，我是馬托瑪先生的代表律師。我們以前從沒見過面，對嗎，吉爾曼醫師？」接著他停頓片刻，身體往前傾了一點，「你能聽到我說的話嗎？」

「如果你能對著麥克風說話的話，想必能幫助我聽得更清楚一點。」吉爾曼大聲回答。

「你是否知道我們曾向你的律師要求過要和你見面，但我們被拒絕了？你知道這件事嗎？」史卓斯伯說。

「我沒有聽到你的開場陳述內容，先生。」

史卓斯伯才剛開始交叉質詢六秒，就已經表現出明顯的怒火。在



他說的話之中，似乎每兩句就有一句是吉爾曼聽不懂的內容，吉爾曼總是打斷他的提問。史卓斯伯重新開口。他把嘴巴靠近麥克風，使用比較高頻且緩慢的語調，好像他是在和兩歲小孩說話似的。「吉爾曼醫師，今天下午我要問你一些問題，如果你聽不懂這些問題，希望你能告訴我。」他有些惱怒地說。「**可以嗎？**」

史卓斯伯的計畫是讓陪審團發現，吉爾曼是個搞不清楚狀況、被迫要為政府說謊的老人。但他低估了這名對手。吉爾曼寶刀未老。他絲毫沒有被史卓斯伯的計謀牽著鼻子走，反而一次次使資深庭審律師方寸大亂。每次史卓斯伯打開嘴，吉爾曼就開始發怒。

在史卓斯伯花了無數次堅持想知道吉爾曼有沒有聽見他說話之後，醫師斷然回話道：「你說話太含糊不清了。」史卓斯伯努力穩定心神，繼續堅持自己的主軸：醫師是個記不得事情的老人。他投影出一張清單，上面有十幾個董事會職位、顧問職位、日曆表格和來往的電子郵件，一一詢問吉爾曼他是否記得這個細節或那個細節，他能不能記得他在特定時間和某個人說過甚麼話，或是他在特定會議討論了什麼事，前前後後跳著時間軸提問。吉爾曼說，史卓斯伯投影到螢幕上的許多東西是他過去從來沒有見過的。「我不記得，先生。」他反覆說著這句話。

「吉爾曼醫師，你是否知道，根據這個日誌顯示，你曾和超過三百位顧客進行過四百多次諮詢？」史卓斯伯在過程中問道。

「有可能。」吉爾曼說。

史卓斯伯想要暗示的是，吉爾曼做顧問的動機來自單純的金錢誘因——他靠著為華爾街客戶提供諮詢，賺了非常多錢：二〇〇六年賺了三十四萬元、二〇〇七年賺了四十二萬元，以及二〇〇八年賺了四十二萬五千元，遠遠超過密西根大學提供的薪水，顯得吉爾曼好像是在為華爾街工作，而非為科學工作。辯護律師指控吉爾曼說他把巴平的資訊分享給馬托瑪是在說謊。然而，在史卓斯伯交叉詢問的連續三天內，

吉爾曼一直堅持他的故事主軸。

參加這種引人注目案件的庭審律師必須拿出近乎非人類的極高耐力。裝有證據的厚重黑色檔案夾，一本一本疊在史卓斯伯面前，它們似乎正在不斷繁殖，往桌上與地板蔓延。史卓斯伯一臉筋疲力盡地把話題轉至B·J·姜身上，也就是在二〇一一年曾接觸吉爾曼並試圖說服他與政府合作的那位FBI探員。史卓斯伯問吉爾曼，在FBI第一次接觸他時，他說了甚麼話，以及他說的是不是實話。

「吉爾曼醫師，你也在那次的會面告訴探員們，你想要配合他們的調查。」史卓斯伯說。「你還記得嗎？」

「記得。」吉爾曼說。

「那麼在你和FBI探員進行的整段對談中，他們從來沒有提到任何其他客戶，只有提到馬修·馬托瑪，對嗎？」

「我認為是這樣沒錯。」吉爾曼回答。

在史卓斯伯進入下一組問題時，吉爾曼開始在位置上坐立不安地移動。他想說的不止如此。他問法官他能不能回去前一個問題，因為他剛剛沒有回答完整。

「不用了，吉爾曼醫師。」史卓斯伯立刻反駁道。「庭上，我想請吉爾曼醫師回答我現在在問的問題。」

但加德菲法官對吉爾曼的回答很感興趣。他告訴吉爾曼，他可以再回答一次。醫師深吸了一口氣。

「探員也提到了我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兵，馬托瑪先生也一樣。」吉爾曼口齒清晰地說。「他們真正要抓的人叫做史蒂夫·A·科恩。」

法庭中出現了抽氣聲。檢察官、穿著法袍的法官、陪審團席裡的公車司機和精算師——真正的故事主角是科恩，就好像他們全都只是在馬托瑪的起訴過程中，扮演一個稱職的角色而已。科恩才是目標，才是FBI想要的人，才是馬托瑪應該要為了拯救自己而作證有罪的人。

律師和法官費盡力氣想要把科恩的名字摒除在起訴過程之外，但吉爾曼太老了，心中充滿太多罪惡感，所以他一點也不在乎這一點。在這一瞬間，他猛力拉開了布幕，讓所有人看見真正在發生的事。

雖然庭審中沒有人直接提起科恩在馬托瑪犯罪中的共謀角色，但他的名字卻不斷出現。在科恩的研究交易員，也就是被馬托瑪的律師稱為「左右手」的錢德勒·包克雷吉出庭作證時，他說：「我個人認為史蒂夫是從古至今最傑出的交易員。」科恩的名字每出現一次，德夫林布朗就會變得更加惱怒。他的目標，至少目前的目標是將馬托瑪定罪。故事背景裡突然跳出一個惡棍只會使案情更加混濁不清。

加德菲法官也出於同樣的原因，重複告訴雙方律師好多次不要提起科恩的名字。他是個億萬富翁，多數的錢都是透過在薩克資本下的決定賺來的，同時也是替馬托瑪支付辯護費用的人。這件事很奇怪，但為了馬托瑪的審辯，他必須盡責地努力抹除分心的因素。「我認為問及史蒂夫·科恩如何進行交易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加德菲在陪審團聽力範圍之外的一次討論中說道。「這些問題有風險會打開另一扇門，讓陪審團進一步檢視史蒂夫·科恩的商業模式。我想我們都同意，這不是我們樂見的發展。」

在結辯時，德夫林布朗的共同檢察官尤金·英格利亞，再次帶著陪審員們釐清時間軸，從馬托瑪在薩克資本的事業，到他將吉爾曼培養成線人，最後再帶到他去密西根拜訪吉爾曼的辦公室，檢視阿茲海默症國際研討會中的重要簡報。「史蒂夫·科恩和馬修·馬托瑪在週日講了二十分鐘的電話。」英格利亞說。「我們要怎麼知道他們談了什麼？在講完電話後，馬托瑪馬上就把每個帳戶裡的持股數字列成清單，用電子郵件寄給科恩。在接下來的連續四天裡，他們把所有持股都賣掉了。偷偷地賣。」

接著輪到史卓斯伯了。他站起身，看向陪審團。「史蒂夫·科恩並沒有受審。」他說。「史蒂夫·科恩甚至沒有涉嫌共謀。馬修不是

史蒂夫·科恩。史蒂夫·科恩不在這裡。科恩先生做了什麼事，是科恩先生的自由。」

這句話當然沒錯。但當這句話是從科恩付錢請來的律師口中說出來的時候，就顯得有些可疑了。建議馬托瑪是否該跟政府合作去作證科恩有罪的律師是由科恩付錢請的。正是因為馬托瑪拒絕合作，科恩自己才能免受庭審。有些人會覺得這整個安排都非常腐敗。

史卓斯伯結辯進行了兩個半小時以上。大約過了四十五分鐘後，陪審員就開始在他不斷重複相同論點時，露出惱怒之色。接著，他深吸了一口氣。「馬修的希望，他的家庭的希望，將會永永遠遠被這裡發生的事情所改變。」他說。「這段過程對馬托瑪、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和他的父母來說都如同煉獄。他不是個微不足道的小兵，他不是起訴史蒂夫·科恩的一條途徑。」在他說話的同時，蘿絲瑪莉流下眼淚。

陪審員們在審議第三天的下午一點五十一分回來遞交他們的判決，所有人都立刻明顯看出他們要說的是什麼。沒有人看向法庭中馬托瑪占據的那一邊。蘿絲瑪莉在陪審團團長唸出結果時哭了起來：他們判定三項指控都有罪。

馬托瑪的父母呆若木雞地拖著腳步行經後門，走進寒冷的空氣中。對馬托瑪的父親而言，在團長唸出所有罪名之後聽到**有罪**這個字，感覺就好像被三顆子彈貫穿了心臟。

隔天報紙上的新聞描述的是，控制全球最大的避險基金公司之一的富翁，只付了他財產中微不足道的零頭給政府，就被輕易放過了，他輕而易舉地閃過了個人罪責。史蒂夫·科恩將會繼續交易股票和購買藝術品。檢察官餘下能做的事，根本沒有觸及到最終目標，但他們用馬托瑪來殺雞儆猴並宣告勝利。

對局外的旁觀者而言，馬托瑪案從頭到尾都沒什麼道理。馬托瑪

有大量機會，能透過作證前老闆有罪來交換更輕的刑責，而他拒絕了。他接受了不光彩的審判，如今必須面對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為什麼？這正是三年來都縈繞此案的問題。花了將近十年追查史蒂夫·科恩的聯邦檢察官，都很確定馬托瑪一定有能夠定罪科恩的資訊。像馬托瑪一樣，被指控的罪名會導致長期有期徒刑的人幾乎全都願意和政府合作。為什麼馬托瑪沒有配合？

沒錯，他當然有可能根本沒有任何能讓政府定罪科恩的資訊。但就算事實真是如此，只要他配合政府說出任何資訊，他就能獲得減刑。最令人疑惑的是，他甚至連嘗試都沒有過。這個問題只有三個可信的解釋。

第一個解釋是榮譽心。或許馬托瑪只是無法接受自己變成線人。這種原則性的理由對白領階級案件來說，非常罕見，對擁有馬托瑪這種歷史的人來說，這種理由似乎特別令人難以置信。他會不會在這一時刻突然選擇了正確的道路呢？

第二個解釋是恐懼。或許馬托瑪相信，若他供出了科恩，他就會面對嚴厲的懲罰。這個解釋也很難讓人接受。雖然科恩是個冷酷無情的商業人士，但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他曾使用過真正的黑幫會使用的強制忠誠法。

另一個相關調查人員最常提到的可能假設是物質方面的私利，或者也可以說是馬托瑪孤注一擲地寄望科恩會因為他的忠誠而給予回報。沒有任何證據能支持這個理論，但這套說法相較於其他解釋還要容易理解。畢竟能推動華爾街多數人的動力終究都是錢，而這個案件已經使馬托瑪的經濟，完全崩潰了。政府下令要沒收他和蘿絲瑪莉在波卡拉頓的房子、馬托瑪在美國運通銀行帳戶中的三百二十萬、蘿絲瑪莉在荷蘭國際集團銀行帳戶中的二十四萬五千元，還有馬修與蘿絲瑪莉基金會中，剩下的九十三萬四千八百九十七元。原來馬托瑪夫婦在二〇一〇年，以非營利組織的名義成立了基金會、往戶頭裡存了一百

萬，又談論說要全心投入慈善事業之後，便獲得了賦稅優惠，做為附加贈品，之後他們就幾乎都沒有再捐錢出去了。在同一年，他們以旅費和其他開支的名義，從基金裡提領了兩萬兩千八百二十六元。所有還留在基金帳戶中的錢都會交還給政府。

蘿絲瑪莉爭論說，她和孩子們有可能面臨流落街頭的危險。她繳交各種法律文件給法院，向法官陳述說他們兩人的家庭都沒有資源能提供協助。

說得含蓄一點，科恩提供資源給馬托瑪夫婦的管道很巧妙（這種管道也是違法的，他用了最公開直白的方式干擾證人）。政府的會計人員會立刻抓出任何可疑的收入來源。雖然沒有明顯證據，但本案的旁觀者們都忍不住懷疑，到底這是怎麼回事。蘿絲瑪莉用扭曲的法律措辭，說出下列聲明時，並沒有真正消除眾人的疑慮，她說：「我們現在不會、以前也從來沒有、未來也永遠不會討論『史蒂夫·科恩照顧我們』這種論述。」這句話聽起來就像是某個律師給她的臺詞。

在判決前聽審之前的那幾個禮拜，馬托瑪一家人都悲痛欲絕。他們的噩夢終於成真了。在所有令他們感到痛苦萬分的消息之中，最糟的是一封來自史丹佛的信，他們因為馬托瑪在申請學校時撒了謊，而撤銷了他的學位。

儘管如此，蘿絲瑪莉還是將全副心神都用來請求朋友、同事和親戚，寫下一封封支持的信件，寄給正在決定馬修刑期的法官。馬修放下自尊，打電話給他在杜克大學的前倫理學教授布魯斯·佩恩。佩恩曾把這位前任學生當作朋友，他很為馬托瑪感到難過，不過他現在已經知道，馬托瑪在請他寫一封推薦信給史丹佛商學院，又沒有告知哈佛發生的事情時其實是在騙他。他犯的錯太嚴重了。佩恩告訴馬托瑪，他幫不了他。

然而，在蘿絲瑪莉的努力之下，許多人的確寄了信，其中包括了數十位表親與叔伯阿姨，其中有許多人是醫師，最遠的來信者甚至住

在印度。他們的信件含括了數個重複出現的主題：馬修被關之後，他的三個年輕孩子會受到不公平的懲罰、馬修的消失對脆弱的蘿絲瑪莉來說，會是毀滅性的打擊、她沒辦法自己照顧他們的孩子。有些人爭辯說馬托瑪已經承受夠多苦難了。有些人提到蘿絲瑪莉深受疾病所苦，因此很虛弱——說得好像她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一樣，一點也不符合她在馬托瑪的辯詞中，參與許多決策的強勢形象。檢察官讀到信件中的這套說詞時嗤之以鼻。正如德夫林布朗後來指出的，沒有任何一封來自醫師或心理醫師的信件證實了她有被診斷出疾病。

馬托瑪的父親鮑比寫了一封慷慨激昂的十三頁長信，並附上了馬托瑪小時候穿著條紋西裝、打著領帶並對鏡頭微笑的照片。他描述了馬托瑪沒辦法進入哈佛接受大學學士教育，讓他這個做家長的有多麼失望，然後鮑比寫道：「到了將近二十二年後的今天，我開始覺得或許我為了實現自己的夢想，而把他逼得太緊了。我們不斷要求他拿出優秀的表現，最後他到達了上限。」

蘿絲瑪莉知道她丈夫能獲釋的機率不高。史卓斯伯和布勒瑟拉斯已經用最善解人意的態度，試著協助她準備好面對接下來會發生的事。內線交易案的刑期通常很長。舉例來說，拉賈拉特南被判處十一年有期徒刑，帆船集團的交易員茲維·高佛則被判十年。但她依然緊抓著最後一絲希望，覺得或許馬修能逃過牢獄之災。她每天都為此祈禱。

二〇一四年九月八日下午三點半，馬托瑪再次站在加德菲法官面前，等待法官宣告他的命運。根據量刑準則來說，他面臨的最高刑期是十九年半。法官再次總結他的罪行：在二〇〇八年七月十七日吉爾曼和馬托瑪通電話討論PowerPoint簡報；馬托瑪搭機到底特律在吉爾曼的辦公室與他見面；隔天他和科恩通了二十分鐘的電話；隔週薩克資本祕密地賣掉了伊連藥廠和惠氏藥廠的所有股票。雖然政府在整個案件中，都沒有指明科恩的角色，但他是馬托瑪這個犯罪故事的核心。

「依照事件的發生順序判斷，」加德菲說，「科恩很有可能其實收到了馬托瑪提供的關鍵非公開資訊。」基於量刑考量，法官認為馬托瑪應該為所有事件負責。

「馬托瑪先生因此次起訴受到莫大的傷害。」法官說。但為了使此案有勸阻他人的作用，他繼續說道：「我認為有必要判處實質有期徒刑。」

蘿絲瑪莉垂下頭。加德菲停頓片刻。他似乎是真心誠意地為了他將要做的事，感到難過。「我將判處你九年有期徒刑。」

在場的眾人花了一點時間吸收這句話。九年。蘿絲瑪莉哭了起來。

法官離開後，所有人陷入了長久的沉默。然後蘿絲瑪莉牽起馬修的手，兩人一起走出了法庭。

馬托瑪的父母已經沉寂了數個月，每天進出法院時都勇敢地穿越擁擠的攝影師群，一個字也沒有說過。然而在法官公布裁決的這一次，他們搖搖晃晃地走進明亮的陽光下之後，便憤怒地爆發了。

「他是被誣告的！」馬托瑪的母親麗茲·湯姆士站在法院臺階下大喊。她的眼中充滿熊熊怒火。她再也忍不下去了。

「我是他父親。」鮑比·馬托瑪站在妻子旁說道。「如果檢察官知道，三年之前兩位探員來到波卡拉頓的時候——如果他們知道馬修有罪，他們為什麼要告訴他說，他們想要招募他當線人？理由是什麼？」鮑比接著說道：「如果他有罪的話，他們當時應該說的是：『你有罪，我們會起訴本案！』但事實卻並不是這樣，他們說的是：『我們想要招募你。』……」

「他是被誣告的。」鮑比繼續說。「誰賺了這些錢？有人賺了兩億七千五百萬，他們卻把罪全算在馬修頭上！今天法官把罪全算在他頭上。那個法官……那個法官一點正義感也沒有。這根本就只是一場



鬧劇。這就是美國的系統。」

「誰賺了那些錢？」麗茲插嘴道。「我兒子因此賺了九百三十萬，其中有三百萬都拿去繳稅了。」

接著有人發問，那為什麼馬修不和檢察官合作自救呢？為什麼他不幫助政府抓住那個賺了這些錢的男人，抓住史蒂夫·科恩呢？

「你想要我告訴你答案嗎？」鮑比回答，他義憤填膺地用手指猛戳空氣。「因為他相信第九誡。你知道第九誡是什麼嗎？你不可做假見證陷害鄰人。」

「賺到這些錢的人現在在搭遊艇。」麗茲說，她指的顯然是科恩的妻子在網路上貼的一張相片，是科恩夫婦在那年夏天去希臘的駕船旅行時拍攝的。「而我兒子現在要進監獄了。」

「這不是正義。」鮑比說。

## 尾聲

---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一日，也就是馬修·馬托瑪被判刑的八個月後，佳士得在洛克斐勒中心的總部，為全球最頂級的藝術蒐藏家，舉辦了一場特殊主題的晚間拍賣會。這場拍賣會的主題是「展望過去」，佳士得審慎地選了幾件二十世紀的傑出作品，做為競標基礎，混雜了當代藝術與比較早期一點的作品，那些早期作品在避險基金大亨，把收購藝術品轉變成一場競賽之前，很有可能曾在大型博物館裡展覽過。當晚的大獎是畢卡索的畫作《阿爾及爾的女人》，預估價值為一億四千萬美元。整體來說，他們預期這場拍賣會將能創下紀錄，在華爾街錢財與亞洲的爆炸性成長財富共同推動藝術市場，出現世界性驚人成長的狀況下，這場拍賣會將會成為尾聲。其中一幅將要拍賣的畫作來自科恩的收藏，那幅畫是尚·杜布菲的《巴黎波爾卡》，預估價值為兩千五百萬美元。

在他的前任門生馬托瑪針對定罪提出上訴，並準備開始在監獄鐵條內開始新人生的這段時間，科恩唯一做的事就是保持沉默。在他的法律團隊保證所有刑法指控的威脅，都已消失無蹤後，他開始積極地讓全世界看見他依然和從前一樣強大。他去了達沃斯，坐在麥迪遜花園廣場體育館的場邊，電視攝影機能清楚拍到他。十一月十日，也就是馬托瑪要入獄服刑的那天，科恩因為在蘇富比花了一億〇一百萬買下阿爾伯托·賈柯梅蒂的雕塑《雙輪戰車》而上了新聞。

「史蒂夫是一位非常認真、非常敏銳的蒐藏家。」科恩的其中一位藝術經紀人威廉·阿卡瓦拉，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滔滔不絕地說道。「而且他的直覺很準，這是你沒辦法從藝術史的書籍中學到的。」

科恩也一直在努力洗清自己在華爾街的名聲，想要把自己和違法醜聞之間隔絕得越來越遠。他按照他公司的刑事和解條件，把薩克資本關閉了，轉而開始經營一間只能投資自身資產的家族辦公室，而他自身的資產金額，大約將近一百億美元。對他來說，「一百億」這個數字很重要。

二〇一四年四月，也就是馬托瑪被定罪的三個月之後，科恩把公司的名字從薩克資本顧問，改成點七二資產管理公司，這個名字來自於公司的地址：斯坦福康米點路七十二號。他也擺脫了那些協助他經歷法律問題的主要同事與顧問。薩克資本法規事務部的主任史蒂夫·克斯勒離開了，薩克資本的總裁湯姆·康席尼也是。科恩的商業開發主任所羅門·庫敏，曾僱用了許多惹出違法問題的交易員，他也離開公司，自己開設了一間避險基金。科恩開始尋找新的法規事務部主任，聯絡了許多曾協助調查薩克資本的檢察官與FBI探員。

最後，科恩僱用了前任康乃狄克聯邦檢察官，來擔任點七二的法律顧問，並宣布幾個計畫，說他要組成六人制的「顧問董事會」，成員將會是能夠在管理與道德議題上，對公司提供建議的知名企業領袖。科恩開始的另一個為大學生設立的計畫則帶有一點黑色幽默的意味，這個計畫叫做「點七二學院」，此計畫提供「時長十五個月的精密嚴格訓練」，目的是教導將會在金融領域，找工作的年輕人投資策略。

證管會指控科恩對馬托瑪與斯坦貝格監管失職的案件尚未解決。政府想要使科恩終生不得進入證券產業，但科恩不斷頑強抵抗。他僱用了知名辯護律師大衛·博伊斯加入他的辯護團隊，一起處理證管會的案件。他告訴朋友們說，他預期將會在不遠的將來，再次開始經營避險基金公司，若證管會打贏這場官司，他說的話就不可能成真。與此同時，科恩的「家族辦公室」在一年內為他賺進了數億美元。他依然有數十億美元能交易，依然在購買藝術品——政府花了八年把所有能

用在他身上的資源都用盡了，卻依然無法阻止他。

我花了三年的時間為本書進行採訪，和科恩的辦公室來回聯絡了許多次，想安排時間和他對談。我打過電話、寫過信，也曾和他的代理人見過面。有一些跡象顯示，他最後可能會願意和我談話，但他一直沒有來。我決心要找他談談。我知道他會在二〇一五年春天的那天晚上出現在佳士得，所以我去那裡找他。

拍賣會那晚，佳士得的建築擠滿了來自各國的女人，她們的顴骨鋒利到能把整塊布利乾酪切片，那裡也有許多男人，他們看起來有錢到不可能在意當時所有報紙頭版都在報導的希臘金融危機。會場的氣氛非常活躍。即將在這裡進行的是一場盛大的遊戲，贏家們將會交出一大筆錢。

大約六點半左右，科恩的前交易員大衛·加奈克穿著鈕釦開到胸膛的襯衫穿越大廳，看起來好像剛下遊艇似的。接著，在拍賣會於七點開始的前幾分鐘，科恩走了進來。

他不高，身材接近梨形，穿著黑色的拉鍊領毛衣和卡其長褲，獨自一人出席。他的雙頰粉紅，一邊穿越人群一邊笑著露出他微開的齒縫。他看起來就像剛走進一間大型玩具商店的小孩。這是表達他掌握極端權力的舉動，在本季最多人渴望能參與的活動，距離預定開始時間只剩下五分鐘時入場。科恩知道他們不可能在他沒到之前就開始。

在他往競標者領取競標牌的桌子走去時，我在走廊站到了他面前。「你好。」我向他自我介紹。到了這個時候，我已經和他的同事、員工和密友做過數百次訪問了。我覺得我比任何人都還要瞭解他。

「喔，是你啊。」科恩說。他僵住了。

「我真的很希望能跟你談談。」我一邊說一邊和他握手。「我也認為你很想和我談談，我也這麼認為。」他說。他開始東張西望，尋找逃跑路線。

「你贏了，」我說，「我覺得你有一個很棒的故事能告訴我。」

「我不認為我能跟你談。」他說著往旁邊移動。「但話不能說得太絕對。」

他擺脫我之後打算混進人群中，我塞了最後一個問題給他：「你今晚要買進還是賣出？」

「喔，**賣出**。」他說。「賣出。」

他走上兩段臺階，進入即將舉行拍賣會的擁擠大廳。十五分鐘過後，他們開始競標另一座阿爾伯托·賈柯梅蒂的銅製雕塑《指向的人》。這座雕像被公認是賈柯梅蒂最傑出的作品之一。

對剛經歷了一段艱困時期的科恩來說，這座雕像是未來的象徵。他在過去幾年都被籠罩在違法的陰影之下，而未來將會再次充滿光明。政府盡了最大的努力，試圖想以正義制裁全世界最有錢的其中一名男人，卻只讓他獲得了一塊瘀傷。科恩是生存者，在許多他不想知道的層面上來說，他都是這個時代的象徵性人物。他如今已擺脫了恐懼，可以買下任何想買的物品。在數輪激烈的競標之後，他用一億四千一百三十萬美元贏下了賈柯梅蒂的作品。這是拍賣會中有史以來以最高價競標賣出的一座雕塑。

普里特·巴拉拉帶著政府團隊對抗避險基金，並因此成為全國名人之後，法治系統對他進行了令人震驚的訓斥。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上訴法院逆轉了分別來自鑽紋資本和水準全球的陶德·紐曼和安東尼·齊爾森的有罪審判，而這兩間公司都和薩克資本有緊密連結。法官申誡巴拉拉的辦公室，認為他們太過激烈地指控，從朋友或員工那裡，獲得非直接內線消息的交易員了，他們應該指控的是公司裡提供內線消息的人。後來這場判決被眾人稱為「紐曼判決」，法庭說，指控交易員交易關鍵非公開消息的前提是，此交易員必須知道起源的消息洩密者獲得了什麼好處。在許多內線交易圈中，交易員都是從另一

位交易員那裡獲得盈餘或收入數字的，他們只知道這些數字來自公司裡的某個人，此外通常就沒有其他瞭解了。法庭也規定了，洩密者在分享資訊後獲得的好處，必須是有形的，例如金錢。單單獲得友誼或有力的交易並不夠。

「昨天的決定判決，就像開著一輛十八輪的大卡車碾過內線交易法。」審理拉傑·拉賈拉特南案的聯邦法官理查·霍威爾說，「這個判決使相關的法律退後得太多了，以致於昨天之前許多華爾街工作的人都會說『這麼做是錯的』的活動，如今都被納入了合法範圍。」

這項判決使巴拉拉怒火衝天。他覺得這樣的判決根本無法如實反應華爾街運作的方式，對那些人來說，資訊的價值等同於現金，朋友之間交易的籌碼，也包含了信譽，以及無須言明會在未來實現的回禮承諾。他向最高法院上訴紐曼判決。法院駁回上訴後，巴拉拉被迫撤銷了他對七個人的指控，其中也包括了麥可·斯坦貝格。在人生經歷巨大變化後，斯坦貝格自由了。除了斯坦貝格之外，他的前分析師喬恩·霍瓦特，以及霍瓦特的朋友鑽紋資本的傑西·托爾托拉，還有案件中的其他關鍵證人等人都是。對科恩來說，這又是另一種辯護方法，能讓他能基本上合法化薩克資本所應用的不問不說資訊蒐集模式。巴拉拉說，他辦公室起訴的案件中，只有約一成受到此判決的影響，但他認為有很大一部分的內線交易活動，將因此而無須受罰，這項判例替有錢人與人脈廣的人創造了又一項優勢，讓他們更方便獲得有價值的資訊。這個判例基本上等於是允許了關鍵非公開資訊的交易，只要你不要問太多與消息來源有關的問題，你就不會違法。

「這個判決為那些沒有道德原則的行為，創造了一份明顯的路徑圖。」巴拉拉說。「我認為人們應該捫心自問，這個判決是不是真的對市場有好處，是不是真的對市場誠信有好處。」

二〇一五年二月，大衛·加奈克對巴拉拉和FBI提告，指控他們違反了他的憲法權利，非法突擊了他的水準全球基金公司。加奈克認

為，在政府追查科恩的過程中，有許多生命受到了不公正的損傷，他自己也包括在內。聯邦檢察官辦公室提出議案要求撤銷加奈克的上訴，但議案被駁回了，加奈克的上訴如今正在進行中。

二〇一三年，證管會起訴科恩對馬托瑪與斯坦貝格監管失職，之後這項指控也靜悄悄地在二〇一六年一月和解了。審理紐曼與齊爾森案的上訴法院，削弱了證管會的起訴力道，政府最後在和解此案時，只對科恩施行了一項明顯的制裁，禁止他在接下來兩年間管理外國投資人的錢財。這項和解協議代表他能在二〇一八年自由地回到避險基金產業。「就算他在開設新公司的那天能拿到二十五億的投資金，我也一點都不會意外。」愛吉克羅夫公司的避險基金投資人唐恩·史汀布魯說。

「到時候會有一大堆人在門外排隊。」阿爾法資本管理的布拉德·阿爾福特這麼說，他過去曾和薩克資本有過交易。「人只會越來越多。」

二〇〇六年，政府撤銷了百歐菲爾起訴薩克資本與其它避險基金公司操縱股票的案件。證管會以詐欺罪起訴百歐菲爾，而後百歐菲爾支付了一千萬美元給薩克資本，結束這場惱人的訴訟賠償案。另外，政府在二〇一三年駁回了楓信對薩克資本和其它避險基金公司提起的訴訟。該案件目前正在上訴中。二〇一六年五月，政府撤銷了科恩的前妻派翠西亞起訴科恩的案件；地方檢察官認為：「沒有證據能證明史蒂夫在離婚期間對派翠西亞隱瞞任何財產。」二〇一七年底，政府駁回馬修·馬托瑪對判決的上訴。他被判刑九年，目前在佛羅里達服刑。

同一時間，曾參與起訴科恩與薩克資本案的檢察官和執法人員，都轉而從事吸引力更大的職業。在巴拉拉手下工作，且曾協助政府和薩克資本協商出十八億罰金的刑事科主任羅林·瑞司納，變成了寶維斯律師事務所的律師，科恩的法律辯護團隊中的律師，就是從這間事

務所來的。嘗試起訴斯坦貝格案的檢察官安東妮雅·艾普斯離開了政府，進入美邦律師事務所擔任合夥人，替白領罪犯辯護。巴拉拉的副手理查·札貝爾宣稱，他將會進入艾略特管理避險基金工作，這間公司的經營者是著名的政治投資者兼億萬富翁保羅·辛格。在FBI工作了二十五年後，B·J·姜的前任主管派翠克·卡羅爾加入了高盛銀行，在法規事務小組擔任副總裁。領導馬托瑪起訴案的阿洛·德夫林布朗成為了柯文頓博林律師事務所的律師。

然而在所有改變中最令人訝異的一個，來自艾蜜莉亞·科特雷爾，她原本是證管會中負責監管馬托瑪調查案的資深執業律師。在二〇一五年六月底，她宣布了一個使同事們都非常震驚的消息：她之後要去法爾與蓋拉格律師事務所，為科恩長期合作的辯護顧問馬丁·柯洛茲工作。對科恩而言，在政府對他提起的每個強大起訴案中，被指派來負責主導的人已經在這段過程中，接受了最完美的面試，他們面試的工作是科恩的參謀。

金融業已經進化得太複雜了，以致於這個產業有很大一部分都已超出監管機關和執法單位所能觸及的範圍。華爾街最成功的企業家們，不斷擴張邊界；每次法律好像快要追上的時候，他們就會跑得更遠。在米爾肯的時代過去之後的那幾年，尤其是從二〇〇八年的金融危機開始，很多人都能感覺到，政府幾乎不可能起訴那些交易金額最高的公司所犯下的罪刑。

就算在某些案件中，檢察官和執法機關有心想要追捕那些手握最大權力的被告，他們也必須面對能夠使用幾近無限資源進行反擊的對手。執法機關總是恐懼他們會在經歷了漫長而昂貴的庭審之後，承受難堪的敗仗，導致執法人員開始陷入麻痺。司法部沒有能力，或者沒有意願逮捕任何華爾街的資深人物，以二〇〇八年以前橫掃整個金融系統的詐騙罪起訴他們。他們做的反而是從全球最大的幾間銀行手裡汲取數十億美元的罰款。二〇一五年，司法部對「缺乏個人起訴案」的



批評，做出了回應，他們宣布要針對金融犯罪成立積極的新政策，這次他們會把焦點放在要求個人負責。然而社會大眾已經聽過太多次類似的言論，人人都對此感到懷疑。

避險基金產業為華爾街的部分交易員創造出了空前的財富，這些交易員最大的創新，就是在股市中找出風險更大的賭局。科恩就是其中的先驅之一，他創造了一個交易帝國，超越沒有那麼精於交易的投資人，取得優勢。在科恩支付了金融犯罪史上最高額罰款——並看著他的十幾位員工涉及內線交易——之後，又過了數年，他從吞沒了公司的危機中恢復，依然是全球最富有的人之一。到了最後，政府為了起訴他而蒐集了將近十年的那些證據，根本沒有被拿到陪審團面前。這些努力換來的，是科恩付的數十億美元，之後他便開始規劃他的回歸。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八日，川普當選總統，宣示要開創放寬金融管制的新時代。點七二資產管理公司是科恩私人投資的公司，在混亂的過渡期間，該公司的法律總顧問，被當時即將上任的川普當局短暫地指派去徵召新司法部門的人選，接著川普開除了任職於聯邦檢察官紐約南區辦公室的普里特·巴拉拉。川普任命避險基金經理人與高盛銀行的銀行家任職與重要經濟政策相關的工作，司法部門對企業犯罪的起訴力道也開始減弱。在這樣的環境下，史蒂夫·科恩這類人的未來可能會更加美好。二〇一八年，在這些文字印製成書的當下，科恩正準備成立新的避險基金。根據最新報導，科恩雇用的證券經紀人預估，科恩最多將能籌措到一百億美元。

## 致謝

---

我受到許多人的協助與支持，從線人一直到編輯、員工、同事、資訊查證人員和朋友等，若少了他們，本書是絕對不可能完成的。在我不斷追尋與幾間避險基金的內線交易調查有關的資訊，並努力重建過去十年間發生的各種事件時，我最感激的是許許多多願意花時間與我分享他們看法的線人與受訪者。

對我來說，這個故事始於《彭博商業周刊》的雜誌特輯採訪。在我進行絕大部分報導的期間，《彭博商業周刊》是我在業界的家，本書中較晚近發生的事情也都是在這段時間發生的。感謝《彭博商業周刊》的編輯喬許·泰蘭吉爾總是抱持著很高的標準，讓人充滿動力希望能達成他的期望。他和他的副手暨接班人艾倫·帕洛克都耐心地容忍我長期的分心，慷慨地給我機會為雜誌撰寫充滿野心的報導。布萊安特·烏斯達特是《彭博商業周刊》特輯編輯，也是我的好友，他是第一個鼓勵我把薩克資本案當作題材的人。我還要謝謝在那段時期遇到的許多傑出的好友和同事，其中包括了我的編輯布萊德·溫納斯，還要謝謝彭博媒體的許多人。

離開《彭博商業周刊》後，我有幸能進入《紐約客》，成為大衛·雷姆尼克手下的專職作家，雷姆尼克是眾人的典範，他寫出激勵人心的完美作家筆記的才能值得讓他贏得獎盃。我很幸運能有亨利·芬德、薇拉·泰圖尼克、蘇珊·莫理森和尼克·湯普森來做我的編輯與同事。

負責主導本書出版的是，業界最有耐心也最嚴格的書籍編輯安迪·瓦德，他非常熟悉如何使文字適合印刷在書頁上，並且有能力在作者陷入恐慌並威脅要把草稿銷毀的時候，讓他們冷靜下來。打從我

走進企鵝藍燈書屋與蘇珊·卡米爾以及湯姆·佩瑞見面的那一刻開始（他們在與我的第一次談話中就向我引用了《總統的人馬》的內容），我就知道與我合作的出版社人員都很清楚也很重視，這個故事的重要性。莎莉·馬爾文和倫敦·金都在提供宣傳指導時，表現得充滿智慧、精力充沛，凱拉·梅耶司、伊凡·坎菲爾德與喬瑟夫·佩雷斯，也提供了優秀的協助——謝謝你們。

我的經紀人蓋兒·羅斯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支持者兼顧問，她的搭檔霍華德·尹也提供了許多關鍵的編輯建議。雨果·林格倫是我最珍貴的編輯、顧問兼好友。狄奧多爾·梅爾和娜迪尼·薩拜是我在寫書的不同階段中，最出色的調查助理，安迪·楊在資訊查證方面帶給我非常重要的幫助。我很幸運能有這麼多朋友和同事願意閱讀這本書、提供他們的想法並在自己的事業中樹立典範，這些朋友包括了卡崔娜·布魯克爾、史蒂夫·費雪曼、大衛·葛洛文、蘇茲·漢森、亞歷珊卓·雅各布斯、派翠克·瑞登·基輔、凱特·凱利、彼得·拉特曼、德溫·雷納德、達夫·麥唐納、貝瑟尼·麥克林、米蘭達·普爾維斯、安妮塔·瑞哈萬、安德魯·萊斯、瑪麗亞·魯索、加布理爾·席爾曼、珍妮佛·史塔耳、尼克·維比斯基、大衛·沃理克斯和許多其他人。本書也要感謝彼得·卡普蘭（Peter Kaplan），他教導我如何成為一名記者。

我很感激我的家人，包括我的父母法蘭克與蘿維娜、我的姊姊亞曼達、我的姻親卡爾羅塔和派茲，以及最重要的是和我同住一屋，並不用何種方法容忍了我的賽斯、懷亞特和羅拉，我深愛你們超過一切事物。

二〇一六年五月於紐約市

## 資料來源

---

我從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也就是馬托瑪被逮捕的那天，開始調查報導這則故事，直到今天依然在持續。本書立基於我向兩百多人進行的數百次採訪，以及厚重的法庭紀錄、證物、宣誓證詞、證管會的對談筆記、FBI在和證人對談時寫下的筆記——也就是一般人熟知的三〇二報告——日程表、書面訊息以及其他文件。此外，許多案件和人物都在這段期間受到媒體的詳細採訪，《紐約時報》、路透社、彭博新聞社、《華爾街日報》、《機構投資人》、《財富》、《浮華世界》、《紐約時報》、CNBC和《紐約客》的記者都做了非常傑出的報導，有些內容則付梓成書，其中包括了安妮塔·瑞哈萬的著作《億萬富翁的學徒》（*The Billionaire's Apprentice*，暫譯），此書完整地重述了拉傑·拉賈拉特南案，以及詹姆斯·B·史都華的著作《賊窩》（*Den of Thieves*，暫譯），此書詳實介紹了在麥可·米爾肯時代占據了華爾街的內線交易。

許多我描寫到的人，或者見證了我描寫的事件的人，都在我採訪的期間處於有可能受刑事起訴或法規制裁的狀態下；還有些人和雇主簽署過保密協議——這是金融業的標準流程——有些人工作的政府部門禁止他們公開談論工作內容。有鑑於上述理由，並且因為此主題本身就十分敏感，所以絕大多數的採訪都必須以隱蔽的方式進行，換句話說，我可以使用這些資訊，包括部分人士的心態與對話，但我不能指明這些資訊的來源。讀者在讀到我描寫某個人的心態、對話或任何相關資訊時，不應直接認為那個人就是這些資訊的來源；部分事件的相關資訊，來自文件、紀錄、證人或曾聽取相關事件簡報的人。為了撰寫某些特定段落，我不得不相信部分人士對多年前某些事件的回憶。我利用多重資訊來源與文件，盡一切可能與極大的努力證實事情的真相，以及不同人對同一事件的不同版本描述。我不遺餘力地透過調查報導與嚴格的事實查證，來確保我能確實且完整地描寫此故事。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具有戲劇化轉折與意外發展的法律案件。那些被定罪或承認自己有罪的人之中，有些人的判決在後來被改變了，有些人改變認罪的說辭，還有一些人則是可能永遠不會被起訴。

本書中提到的每個人幾乎都有機會能提出意見。在調查報導的過程中，雖然我在過去三年間對史蒂夫·科恩提出過數次邀請，其中一次邀請是我在佳士德對他本人提出的，但他沒有合作意願。科恩曾阻止他最親近的親友們與我談話，替科恩工作的一間代表性媒體曾威脅要找人跟蹤我。科恩（至今依然）對華爾街具有極強大的影響力，人們通常都很懼怕他。

雖然遭遇到了重重難關，但還是有數十人選擇在我撰寫此書時和我對談，一方面是他們有個人的理由，另一方面是他們都知道這個故事將會吸引大眾注意，也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若沒有這些人的協助，我是不可能完成這本書的。

## 序幕 反咬一口

- 他們要下潛了：David Glovin, Patricia Hurtado, and Bob Van Voris, "Chiesi Told Rajaratnam She 'Played' Friend Like 'Piano,'" *Bloomberg News*, April 4, 2011.
- 一間價值八億美元的網路科技公司："Akamai Reports Fourth Quarter 2008 and Full Year 2008 Financial Results," company press release, February 4, 2008.
- 「我把他騙得像旋轉木馬一樣團團轉」：U.S. v. *Rajaratnam*, No.09 Cr.1184 (RJH), Government Exhibit (hereafter GX) 532T, transcript of call between Rajaratnam and Chiesi, July 24, 2008.
- 去肯亞生日遊獵：Anita Raghavan, "Power and Pleasure," *Forbes*, September 23, 2010.
- 比斯坎灣星島上舉辦的超級盃派對：Robert A. Guth and Justin Scheck, "The Man Who Wired Silicon Valle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30, 2009.
- 在監聽那通電話的六天後：U.S. v. *Rajaratnam*, GX 44, "Galleon Tech Profit from Trades in Akamai Technologies Beginning on July 25 2008."
- 拉傑放空了八十七萬五千股：U.S. v. *Rajaratnam*, GX 42, "Galleon Tech Daily Closing Position in Akamai Stock," June 1 2008–July 30 2008.
- 她賺進了兩百五十萬：U.S. v. *Rajaratnam*, GX 45, "New Castle Profit from Trades in Akamai Securities Beginning on July 25 2008."
- 「這是一場征服之戰」：U.S. v. *Rajaratnam*, GX 543T, transcript of call between Raj Rajaratnam and Danielle Chiesi, from July 30, 2008.
- 拉傑在隔天放空十三萬八千五百五十股：U.S. v. *Rajaratnam*, GX 42.
- 姜監聽的對象就擴展至拉賈拉特南的朋友們：David Glovin and Patricia Hurtado, "Chiesi Swaps Cell for Halfway House," *Bloomberg News*, May 18, 2013.
- 薩克資本顧問公司：之後提及科恩的公司時會用「薩克資本」作為「薩克資本顧問公司」的簡稱。
- 「阿里·法爾？」：U.S. v. *Ali Far*, No.09 Cr.1009 (RPP), Ali Far Sentencing Memo.法爾是受過專業訓練的電機工程師。他出生於伊朗，在伊朗伊斯蘭革命中期，於一九八七年搬到美國，當時他還是個青少年。從柏克萊畢業後，他早上在矽谷一間生產電腦化耳機組的公司續特力以及其他地方工作，晚上攻讀碩士學位。他在續特力證券組當上了半導體分析師，讓拉賈拉特南印象深刻，雇用他到帆船集團工作。不過他在帆船的工作不太順利，在二〇〇八年離開。
- 法爾的妻子、兩名女兒、母親和岳母都在法爾背後：U.S. v. *Far*, Far Sentencing Memo, letter from Far's mother Esmat Akhavain.
- 李洲彬是科技分析師：U.S. v. *Richard Choo-Beng Lee, et al.*, No.09 Cr.0972 (PKC), Richard Choo-Beng Lee Sentencing Memo, November 18, 2015.李洲彬在進入薩克資本之

- 前，曾在矽谷的晶片公司Monolithic Memories（該公司後來變成了Advanced Micro Devices公司）以及昇陽電腦公司工作過。
- 但法爾還是打了電話給他的合伙人：*U.S. v. Choo-Beng Lee, et al.*, Richard Choo-Beng Lee Sentencing Memo.
  - 「我有人脈」：*U.S. v. SAC Capital Advisors, et al.*, No.13 Cr.541 (LTS), Sealed Indictment, July 25, 2013; some details of Lee's call to Cohen.
  - 「我們聽說他帶了竊聽器」：*Fairfax Financial Holdings Ltd. and Crum & Forster Holding Corp. v. SAC Capital Management LLC, et al.*, MRS-L-2032-06; Superior Court of the State of New Jersey, videotaped deposition of Steven A. Cohen, February 22, 2011. More details on this conversation from: Matthew Goldstein, "Cohen Said to Have Warned Friend About Possible Federal Investigation,"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3, 2013.
  - 在他為投資人賺進任何一毛錢之前：Nina Munk, "Greenwich's Outrageous Fortunes," *Vanity Fair*, July 2006.
  - 保羅·都鐸·瓊斯和肯·葛立芬：保羅·都鐸·瓊斯（Paul Tudor Jones）創立了都鐸投資公司；肯·葛立芬（Ken Griffin）創立了城堡投資集團。See Sebastian Mallaby, *More Money Than God* (Penguin, 2010).
  - 較傳統的華爾街事業：避險基金業最吸引人的其中一點是，避險基金經濟人只要帶入更多投資人的錢並使基金變得更大（通常這件事易如反掌折枝），就能輕而易舉地把他或她該年的獎金從數百萬美元倍增到數千萬美元，甚至更多。多數避險基金會收取資產的百分之二以及年尾時基金公司賺取利潤的兩成金額作為管理手續費，這筆錢原本應該用於支付公司開銷與員工薪水。一間管理三億美元他人資產的基金公司能收取六百萬作為手續費，此外還能額外從利潤中抽兩成。如果避險基金的資產上漲到三十億，管理手續費就會躍升至六千萬。如果這種規模的公司在那年的回報率是百分之六，他們的利潤便是一億八千萬，基金經理人能留下其中的三千六百萬。公司裡只需要大約五位員工就能做到這種程度。
  - 薪水落在前百分之二十五的人：Mallaby, *More Money Than God*, p.3. See also "The Top 25 Moneymakers: The New Tycoons,"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lpha*, April 24, 2007.
  - 全球將近三兆美元的資產："HFR Global Hedge Fund Industry Report: Year End 2015," *Hedge Fund Research*.
  - 通常也是違法的：近期法庭判決書鬆綁了構成內線交易的條件；更詳細的內容請見Jon Eisenberg, "How United States v. Newman Changes the Law," K&L Gates LLP, May 3, 2015.

## 第一章 錢、錢、錢

- 格倫托成立於一八八〇年，之所以能夠撐過：Richard Behar, "The Shabby Side of the Street," *Fortune*, March 3, 2003.

- 艾瑟在格倫托執行一種叫做「選擇權套利」的策略：格倫托的選擇權部門在一九六四年由卡爾·伊坎創立。從這方面看來，伊坎、艾瑟和科恩有很多共同點。雖然伊坎比艾瑟還要大很多歲，但他們小時候都住在外行政區（紐約市中曼哈頓以外的四個行政區），非常憧憬曼哈頓的天際線，計畫要勝過自己中產階級的出身。當時若想要交易股票選擇權的人必須打電話給格倫托或其它少數幾間公司的經紀人，解釋他們想要在多長的時限內打什麼樣的賭，而且基本上他們只能接受公司提出的任何價格。到了一九六八年，伊坎在格倫托的部門能賺進一百五十億美元的手續費，是公司裡獲利最高的部門之一。伊坎在那年離職，自行開設了一間公司。Connie Bruck, *The Predators' Ball* (Penguin, 1989), p. 151.
- 研究報上的股票數字：Jack D. Schwager, *Stock Market Wizards*, (HarperCollins, 2001), p. 269.
- 在這裡獲得了《大亨小傳》的部分靈感：Judith S. Goldstein, *The Great Gatsby: Inventing Great Neck: Jewish Identity and the American Dream*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3.
- 科恩會在大清早帶著滿滿一口袋的鈔票、踩著困頓的腳步回到家裡：Bryan Burrough, "What's Eating Steve Cohen?" *Vanity Fair*, July 2010.
- 華頓商學院的文化：數位同一時期的華頓畢業生被起訴（詳見"Wharton Producing Its Share of Criminals on Wall Street," *Boca Raton News*, September 26, 1988），其中最知名的一位是科恩的同學布魯斯·紐堡，他在一九七九年取得華頓學士學位，一九八〇年取得華頓企管碩士學位。紐堡之後在德克索為麥可·米爾肯工作，成為了明星交易員，在一九八九年垃圾債券之王的王國被拆除的過程中，他被起訴勒索與證券詐騙。米爾肯也曾華頓取得企管碩士學位。
- 競爭是沒有用的：「我在抵達賓州之前就已經被宣判死亡了。」科恩說。「那些讀私立寄宿學校的小孩，他們都做好萬全準備了，他們已經讀過每一本書了。至於我呢，我過得很辛苦。」Burrough, "What's Eating Steve Cohen?"
- 「我當時會站在那裡盯著報價機看」：Burrough, "What's Eating Steve Cohen?"
- 格倫托的執行長：霍華德·席維曼經營格倫托的時間是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九五年。
- 席維曼開跑車：Lawrence Van Gelder, "Long Islanders: Driving Hard on Wall Street," *The New York Times*, May 3, 1987.
- 她和科恩聊了好幾個小時：Some details about Cohen and Patricia's first meeting from Steve Fishman, "Divorced, Never Separated," *New York*, March 28, 2010.
- 辦了一場小小的婚禮：Patricia Cohen v. Steven A. Cohen, et al., Complaint Under the 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 No. 09 Civ.10230 (WHP), December 9, 2009；結婚日期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七日。在另一份離婚申請文件中，結婚日期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 合併與收購的速度變得更快：在一九八一至一九八八年間，有超過一千五百間上市的美國公司被私下收購。Mallaby, *More Money Than God*, p.113.

- 他很快就拋棄了艾瑟那個毫無風險的選擇權策略：「我發現在買賣股票時，我做的正確決定多於錯誤決定。」科恩後來說。「所以我想著，為什麼要避開它們？為什麼不直接買股票就好了？」Burrough, "What's Eating Steve Cohen?"
- 科恩的年收入就到達了五百至一千萬美元：Burrough, "What's Eating Steve Cohen?"
- 這讓他更加靠近「自己經營基金」的夢想：Patricia Cohen v. Steven A. Cohen, et al., Statement of Facts, 2009.
- 最後，戈德曼進入格倫托不到一年就離開了：證管會至少曾在五個不同的時間針對戈德曼展開過五次調查；FOIA request, File No. 14-05422。戈德曼從來沒有被起訴過任何不法行為。
- 他們幾乎每天都會通電話：According to former employees. Also from *Fairfax Financial Holdings Ltd. and Crum & Forster Holding Corp. v. SAC Capital Management LLC, et al.*, videotaped deposition of Steven A. Cohen, February 22, 2011.
- 「我聽說他們打算要改組」：In the Matter of: Trading in the Securities of RCA Corporation, SEC File No. HO-1793.
- 他告訴其他人說，他以前在華頓的同學跟他說：Patricia Cohen v. Steven A. Cohen, et al., Statement of Facts, 2009.
- 奇異集團宣布："General Electric Will Buy RCA for \$6.28 Billion," *Los Angeles Times*, December 12, 1985.
- 科恩在這次的交易賺了兩千萬：Patricia Cohen v. Steven Cohen, et al., First Amended Complaint, No. 09 Civ.10230 (WHP).
- 三個月後，證管會寄出的一封信抵達了：Date of subpoena April 23, 1986, per Cohen SEC deposition testimony, In the Matter of: Trading in the Securities of RCA Corporation.
- 證管會要科恩到案作證：In the Matter of: Trading in the Securities of RCA Corporation.
- 「不用擔心」：In the Matter of: Trading in the Securities of RCA Corporation.
- 證管會起訴李維：James B. Stewart, *Den of Thieves* (Simon & Schuster, 1991), p. 294.
- 同一天下午六點左右："Investment Banker Pleads Guilty to Insider Trading," Associated Press, June 5, 1986.
- 格倫托安排奧圖·歐博梅爾做為科恩的代表律師：歐博梅爾在一九八九年擔任科恩的代表律師後，被喬治·H·W·布希指派為紐約南區的聯邦檢察官，取代了魯迪·朱利亞尼。歐博梅爾在此崗位上執業至一九九三年。"Otto Obermaier Is No Rudy Giuliani," *BusinessWeek*, July 27, 1992.
- 「行使第五修正案權」：憲法第五修正案，也就是一般人熟知的不得自證其罪的權利，此修正案保障所有人都不能被迫作證自己有罪。更多在證管會調查中與行使第五修正案權相關的內容請見Tom Hanusik, "Averse to Adverse Inferences? Rethinking the Scope of the Fifth Amendment Protections in SEC Proceedings," *Securities Regulation & Law Report*, 41 SRLR 574, The Bureau of National Affairs, March 30, 2009.



- 取證在二十分鐘內結束：Cohen SEC deposition testimony, In the Matter of: Trading in the Securities of RCA Corporation.
- 科恩在一九八五年誇耀自己賺到了近乎一千萬美元：Steven Cohen and SAC Trading Corp. v. Brett K. Lurie and Conversion Trading Corp., No.9891/87, affidavit by Brett K. Lurie, May 12, 1987.
- 害怕地縮在一起：「他回家常常很累、很沒有耐心，而且非常煩惱。」派翠西亞說。「他有時會變得刻薄、愛挑剔，還會大吼大叫。」；Fishman, "Divorced, Never Separated."
- 「我只是個股票交易員」：SEC testimony of Brett K. Lurie, In the Matter of: Trading in the Securities of RCA Corporation.
- 科恩搬出了他們家：Steven A. Cohen v. Patricia Cohen, No.11 Cv.1390, filed March 21, 1991; per Order to Show Cause for Modification Upward of Child Support, apartment was located at 120 East End Avenue, 10A.
- 打了她的臉：Steven A. Cohen v. Patricia Cohen, affidavit filed by Patricia Cohen; in his own affidavit, Cohen says that Patricia provoked the confrontation.
- 他把大約一半的錢，也就是八百七十五萬美元：Steven Cohen and SAC Trading Corp. v. Brett K. Lurie and Conversion Trading Corp., Affidavit in Support of Order to Show Cause.
- 他說房子價值兩百八十萬：Mr.and Mrs. Steven A. Cohen Statement of Financial Condition, July 1, 1988.
- 科恩那年賺了超過四百萬美元：Steven A. Cohen v. Patricia Cohen，科恩在一九九一年八月九日提起的異議申訴文件中，附上了他在一九八九年的一〇四〇表格，證明他在一九八九年的收入是四百三十萬；根據派翠西亞的離婚申請所述，她認為科恩在一九八九年賺了兩千萬，一九八八年賺了一千兩百萬。科恩駁斥了她的說法。
- 波道夫古德曼百貨的八萬元帳單：Steven A. Cohen v. Patricia Cohen, Affidavit in Opposition, filed August 9, 1991.

## 第二章 想要什麼都能手到擒來

- 格倫托已經成為了一間以聲譽不佳而聞名的公司：在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九五年間，經營公司的是霍華德·席維曼，同時由他的兩個兒子開設的一間公司替格倫托進行紐約證交所的所有結算，這種安排雖然合法，但至少看起來是有利益衝突的。同一時間，公司另一位副手的兒子愛德華·包則替公司進行美國證交所的所有結算。Richard Behar, "The Shabby Side of the Street," *Fortune*, March 3, 2003.
- 科恩設立薩克的資本是兩千三百萬：部分公開文件中的數字是兩千五百萬；前員工們說是兩千三百萬或兩千四百萬。
- 尤其是那些熱衷於大學運動的人：Jack D. Schwager, *Stock Market Wizards* (HarperCollins

2001), p. 274.

- 他進入股票交易市場：麥可·斯坦哈特在布魯克林一個破舊的街區由單親媽媽撫養長大，他同時擁有傑出的投資直覺與陰晴不定的情緒，這兩項特質使他更加渴望賺錢。「我每天都迫切渴望能贏。」他曾說過。「如果我沒有贏，我就會覺得好像自己正在經歷某種人間慘劇。」Sebastian Mallaby, *More Money Than God* (Penguin, 2010), p. 55–56.
- 喬治·索羅斯和保羅·都鐸·瓊斯：此產業被屈指可數的幾個男人所佔據，他們都算是華爾街的半個知名人士：朱立安·羅伯特森，他是老虎基金的負責人，以培育新避險基金經理人而聞名；喬治·索羅斯，他被眾人認為具有極高智商，和合夥人史丹利·卓肯米勒一起經營量子基金，對大規模的經濟力量下賭注；還有曼菲斯的棉花交易員保羅·都鐸·瓊斯，他在一九八三年成立了都鐸基金，之後在他三十三歲，也就是一九八八年時，被媒體報導他是華爾街薪水最高的人，每年八千萬至一億美元。他們都各有一套賺錢策略，通常這些策略都是基於他們對於投資的強烈構想。Alison Leigh Cowan, "Where the Money Is: Wall St.'s Best-Paid People,"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4, 1988.
- 已接近一億美元：SAC Capital Advisors marketing presentation, May 1, 2012.
- 他申請了約會介紹服務：Bryan Burrough, "What's Eating Steven Cohen?" *Vanity Fair*, July 2010.
- 科恩在上節目時以為：Steven A. Cohen v. Patricia Cohen, Index No. 62593/90, Affidavit in Opposition, November 9, 1995.
- 「我們交往的第一年經歷了很多事」：Alex and Steven Cohen appearance on *The Cristina Show*, July 29, 1992.
- 他的另一個專業是成功：基輔是布隆克斯一名拉比的兒子，畢業於哈佛，寫了數本與憂鬱症相關的書籍，一直以來都站在抗憂鬱症研究的最前線，進行百憂解和左洛復的試驗。William Grimes, "Ari Kiev, Psychiatrist to Traders, Dies," *The New York Times*, Nov.30, 2009.
- 他最喜歡的兩句話：Ari Kiev, M.D., *Trading to Win* (John Wiley & Sons, 1998).
- 「你必須為了贏錢而交易」：Schwager, *Stock Market Wizards*.
- 科恩打電話給肯尼·理薩克，告知一個令人心驚的消息：理薩克被開除的故事來源為理薩克本人，有數位當時也在場的人證實了他說的話。
- 薩克資本光靠著交易量就能帶來更多收入：A version of this story is also recounted by Gary Sernovitz, "Edge and the Art Collector," *n+1*, January 16, 2013.
- 洛克斐勒家族和摩根大通家族都曾在此置產：Nina Munk, "Greenwich's Outrageous Fortunes." *Vanity Fair*, July 2006.
- 保羅·都鐸·瓊斯是第一批住進這裡的人：Munk, "Greenwich's Outrageous Fortunes."
- 把他的競標提高到一千四百八十萬美元，之後一次付清了這些錢：斯坦貝格在事後回想這件事時，於採訪中描述道：「那棟房子美輪美奐——是個又大又美麗的家。我覺得那棟房子原本看起來非常完美，他則把房子拆得支離破碎了。」最後斯坦貝格用一千五百

萬買下了格林威治的另一座豪宅，那棟房子原本的主人是唐納·川普。

- 建造了九呎高的石牆：Marcia Vickers, "The Most Powerful Trader on Wall Street You've Never Heard Of," *BusinessWeek*, July 20, 2003.
- 共運進了兩百八十三輛砂石車的土壤：Matthew Purdy, "Our Towns: In Greenwich, More Is Just Too Much,"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5, 1999.
- 「我覺得那棟房子根本不是家」：Purdy, "Our Towns: In Greenwich, More Is Just Too Much."

### 第三章 「CR本質」誕生

- 越來越難獲得回報：「現在很難找到從沒有人仔細思考過的概念了，更難的是獲得真正的回報並使自己鶴立雞群。」科恩說。「能賺到高額回報的時代已經過去了。」Susan Pulliam, "The Hedge-Fund King Is Getting Nervou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6, 2006.
- 從那間公司招募到薩克資本來：U.S. v. Choo-Beng Lee, et al.
- 迅速存下足夠你舒適過完下半生的財富：有時候，就連避險基金交易員自己都搞不太清楚他們賺的錢到底有多少。在二〇〇四年時，拉賈拉特南的帆船集團中，幾位交易員圍坐在桌前看著天花板懸掛電視螢幕，這臺螢幕上播的通常是CNBC，不過這時播的則是洋基隊比賽。輪到洋基的高薪強擊手傑森·吉昂比上場打擊了。拉賈拉特南的合夥人兼公司共同創辦人蓋瑞·羅森巴赫對著電視大喊：「吉昂比，快上啊，你拿這麼多薪水為的就是這一刻！」其中一位交易員環顧四周。他迅速用網路查了一下吉昂比的薪水。每年兩千五百萬美元。在帆船集團交易大廳中，大概有二十多個人賺的錢是吉昂比的五倍。
- 除了金融界的一個小小圈子之外，這二十多個人的名字遠遠稱不上耳熟能詳。
- 薩克資本在尋找新交易員時注重的其中一項特質：James Sterngold and Jenny Strasburg, "For SAC, a Shift in Investing Strategy Later Led to Suspension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4, 2013.
- 藝術市場提供了一種管道，能把財富轉變為：A version of this idea was expressed by Jonathan Jones, "Art and Money: The Sharks Behind the Show- pieces," *The Guardian*, October 12, 2011.
- 「身為億萬富翁已經不怎麼厲害了」：Rebecca Mead, "The Dare- devil of the Auction World," *The New Yorker*, July 4, 2016.
- 花了八百萬購買米恩·赫斯特的作品：Carol Vogel, "Swimming with Famous Dead Sharks,"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 2006.
- 四千三百六十加侖甲醛：Roberta Smith, "Just When You Thought It Was Safe,"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6, 2007.

- 賭業大亨史蒂夫·韋恩買下了這幅畫：Account of Wynn cocktail party: Nick Paumgarten, "The \$40-Million Elbow," *The New Yorker*, October 23, 2006.
- 「這幅畫賣出的價格是有史以來最高的」："Steve Wynn to Keep Picasso He Damaged," The Associated Press, October 18, 2006.
- 曾經屬於維克多·岡茲與莎麗·岡茲這對收藏家夫婦：Geraldine Norman, "Life with Picasso," *The Independent*, September 27, 1997.
- 「可怕的」撕裂聲：Nora Ephron, "My Weekend in Vegas," *The Huffington Post*, October 16, 2006.
- 取消交易：Paumgarten, "The \$40-Million Elbow"; some details from *Stephen and Elaine Wynn v. Lloyd's of London*, No.07 Civ.00202, filed January 10, 2007.
- 馬托瑪將會負責投資約四億美元的投資組合：U.S. v. Martoma, January 20, 2014, Timothy Jandovitz testimony.
- 二十萬美元的底薪，以及兩百萬的簽約酬金：U.S. v. Martoma, GX 570, introduced January 13, 2014, Mathew Martoma SAC job offer from June 2, 2006.
- 他在薩克資本裡完美融入了：David Kaplan, et al., v. SAC Capital, et al., No.12 Civ.9350 (VM) (KNF), filed September 3, 2014, Elan Shareholder Second Amended Complaint.
- 他會熬夜開始第二輪工作：U.S. v. Martoma, Mathew Martoma Sentencing Memorandum, Exhibit 1, letter from Rosemary Martoma.
- 在校內醫學中心的阿茲海默症分部擔任志工：Patrick Radden Keefe, "The Empire of Edge," *The New Yorker*, October 13, 2014.
- 巴平的結構比較不複雜：U.S. v. Martoma, January 17, 2014, testimony of Dr. Sidney Gilman.
- 「專家網絡」，或稱「媒合」：Laurie P. Cohen, "Seeking an Edge, Big Investors Turn to Network of Informant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7, 2006.
- 「實在是一件很荒謬的事」：Steve Bodow, "Investing; It's Not What They Know, but Whom,"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3, 2001.
- 繳交一百二十萬美元的年費：U.S. v. Martoma, GLG SAC Subscription Agreement, GX 630, introduced January 16, 2014.
- 「這些醫師有在你的資料庫裡嗎？」：U.S. v. Martoma, GX 262, email sent on August 30, 2006; also David Kaplan, et al., v. SAC Capital, et al., Elan Shareholder Second Amended Complaint, filed September 3, 2013.
- 「我是這次臨床實驗的安全監測委員會主席。」：U.S. v. Martoma, GX 660, January 16, 2014; Gilman email to Noopur Batsha dated August 23, 2006.

## 第四章 最糟糕的違法行為都發生在.....

- 兩邊開始互相控告對方在翻自己的垃圾：Michael Orey, "Corporate Snoops," *Businessweek*, October 9, 2006.
- 加拿大製藥廠百歐菲爾：該公司專門收購已廣泛使用的藥物（例如在商業上非常成功的抗憂鬱藥物威博雋（Wellbutrin），再重新以新型式生產藥物，搭配上緩釋傳遞機制，使藥物更有效率。
- 百歐菲爾的執行長尤金·麥爾尼克：For more details, see Leonard Zehr, "Biovail and the Analyst's Secret Account," *The Globe and Mail*, June 22, 2002.
- 二〇〇三年出版的《彭博商業周刊》：Marcia Vickers, "The Most Powerful Trader on Wall Street You've Never Heard Of," *BusinessWeek*, July 20, 2003.
- 薩克資本的這通電話：沒有任何薩克資本的交易員因為英克隆而被起訴違反法律。Vickers, "The Most Powerful Trader on Wall Street You've Never Heard Of."
- 百歐菲爾對薩克資本提告：*Biovail Corporation v. SAC Capital Management, et al.*, No. 06 Cv.01413, filed February 23, 2006.
- 從加拿大幣五十元下跌至十八元：Jenny Anderson, "Claiming Stock Manipulation, Biovail Sues Hedge Fund,"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3, 2006.
- 施加極高壓力：*Biovail Corporation v. SAC Capital Management, et al.*
- 證管會也另外開始了新的調查案：百歐菲爾對證管會的起訴在二〇〇九年被紐澤西的法官駁回。二〇一〇年二月，薩克資本起訴當時已被威朗製藥併購的百歐菲爾，指控該公司惡意訴訟。威朗製藥和薩克資本在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和解，威朗製藥同意支付薩克資本一千萬元做為法律開銷的補償。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證管會起訴麥爾尼克和百歐菲爾，指控該公司涉入會計詐欺。百歐菲爾與政府和解該案時支付了一千萬元，又在與公司股東提起的集體訴訟和解時支付了一億兩千八百萬元。"Biovail Settles with SAC Capital,"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4, 2010.
- 《六十分鐘》播映了與此訴訟有關的一集節目：Leslie Stahl, "Betting on a Fall: On One Company's Lawsuit Against a Hedge Fund," *60 Minutes*, CBS News, March 24, 2006.
- 「當你看到一陣大浪湧上來時」：Stahl, "Betting on a Fall."
- 永無止盡地試圖毒害：*Steven A. Cohen v. Patricia Cohen*, Index No. 62593, Affidavit and Affirmation in Opposition, November 9, 1995.
- 賄賂現象十分猖獗：Richard Behar, "The Shabby Side of the Street," *Fortune*, March 3, 2003.
- 賺進了將近十億美元：Peter Lattman and Ben Protess, "\$1.2 Billion Fine for Hedge Fund SAC Capital in Insider Case,"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4, 2013.
- 利用這些報告進行內線交易：*Fairfax Financial Holdings Ltd. and Crum & Forster Holding Corp. v. SAC Capital Management LLC, et al.*, Fairfax Appeal Brief.
- 「救救你自己吧！」：Bethany McLean, "A Wall Street Battle Royal," *Fortune*, March 6, 2007.

- 許多間避險基金的交易員都放空了：*Fairfax Financial Holdings Ltd. And Crum & Forster Holding Corp. v. SAC Capital Management LLC, et al.* 二〇一二年，紐澤西州法官駁回了楓信的案子，他說紐澤西不是該案件的適合轄區；楓信在二〇一三年重新起訴。See David Voreacos, "SAC Dismissal from New Jersey Lawsuit Appealed by Fairfax," by *Bloomberg News*, June 4, 2013.
- 史匹哲要調查部門開始調查："SEC Fact Sheet on Global Analyst Research Settlements,"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April 28, 2003.
- 其中一個典型案例就是亨利·布羅傑："SEC Sues Goldman Sachs for Research Analyst Conflicts of Interest," SEC press release, April 28, 2003.
- 要求銀行提供特定服務作為回報：銀行提供的許多服務都可以用所謂的「軟錢」來支付費用——基本上就是用交易手續費來償還的「還債承諾」（IOUs）。
- 瑞克酒吧的賭局：此說法來自經典電影《北非諜影》中的一個場景，在瑞克·布萊恩的酒吧兼賭場「瑞克咖啡館」中，常客雷諾局長在必須找理由關閉咖啡館時說道：「我非常震驚，非常震驚，竟然發現這裡有人在賭博。」

## 第五章 優勢，在於獨家消息

- 在大學主修哲學：*U.S. v. Michael Steinberg*, No.12 Cr.121 (RJS), filed May 2, 2014, Michael Steinberg Sentencing Memorandum, letter from Rebecca and Kenneth Roban.
- 開始獨自經營投資組合：*U.S. v. Steinberg*, November 21, 2013, testimony of SAC CFO Dan Berkowitz.
- 這兩間公司原本的價值超過兩百億：Kate Kelly, Serena Ng, and David Reilly, "Two Big Funds at Bear Stearns Face Shutdow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0, 2007.
- 霍瓦特很清楚他的上司想要他怎麼做：*U.S. v. Steinberg*, testimony of Jon Horvath. 庭審期間，斯坦貝格的辯護律師駁斥了這套說詞，而後針對斯坦貝格的起訴因為與案件內容完全無關的理由（上訴法院的某項規範）被駁回。
- FBI特別探員大衛·馬庫：馬庫是堆高機駕駛員的兒子，從小在麻州春田長大，他非常熱衷於工作，幾乎每天都在早上五點進入辦公室。他的第一個大案件是瑪莎·史都華調查案，史都華和英克隆系統創辦人山姆·瓦沙克是生意上的朋友，據稱她在二〇〇一年收到瓦沙克的線報之後賣掉了克隆系統四千股的股票，並試圖隱瞞此事。接著，馬庫調查的下一個案件是銳跑 | 愛迪達案，此案源於一位年輕的高盛分析師在事先知道了愛迪達要併購銳跑之後，便用他姑姑（一位住在克羅埃西亞的六十三歲退休裁縫師）的帳戶交易了銳跑的選擇權。For more, see Susan Pulliam, Michael Rothfeld, and Jenny Strasberg, "The FBI Agent Who 'Flips' Insider-Trading Witness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0, 2012.
- 決定與政府合作：Susan Pulliam, "Wired on Wall Street: Trader Betrays a Friend," *The Wall*

- Street Journal*, January 16, 2010; also David Glovin and David Voreacos, "Dream Insider Informant Led FBI from Galleon to SAC," *Bloomberg News*, December 2, 2012.
- 雷曼兄弟裡有一位影響力極大的網路分析師：證管會從兩千年開始調查薩克資本對亞馬遜的交易；Gretchen Morgenson, "Analyst and Her Husband Under Scrutiny,"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5, 2003.證管會最後沒有提起任何控訴。
  - 斯萊同意讓FBI錄下對話：U.S. v. David Slaine, No.09 Cr.1222 (RJS), January 9, 2012, government's Sentencing Memorandum; 斯萊的證據使帆船的兩位交易員茲維·高佛和克雷格·卓爾莫以及其他數人被起訴。U.S. v. Goffer, No.11 Cr.3591 (2d Cir. 2013); 綽號「小章魚」的高佛是他自己的內線交易圈中的領頭者。他和他的兄弟伊曼紐爾以及從公司律師轉職為交易員的麥可·基梅爾曼一起付錢給瑞格律師事務所的兩位律師，要他們提早透露與合併收購有關的消息。他們通常都使用預付卡手機進行交易，並在交換消息之後時常會把預付卡銷毀。在成功交易後，他會把預付卡從手機裡拿出來，用牙齒折成兩半。
  - 他在團隊賺進的收益中留下多少錢：U.S. v. Steinberg, GX 2004, Sigma Capital Management, LLC 2007 Year-End Payout Calculation.
  - 斯坦貝格藉此傳達了一則強烈訊息：U.S. v. Steinberg, GX 2064, Jon Horvath performance review 2007.
  - 他搬到東岸：U.S. v. Steinberg, testimony of Jesse Tortora.
  - 接著托爾托拉邀請了其他幾個人加入：包括他在大衛·加奈克的基金公司水準全球的朋友，分析師山姆·阿東達基斯。
  - 他要托爾托拉永遠不准用電子郵件：U.S. v. Steinberg, testimony of Tortora.
  - 「電子郵件名單的第一個規則」：U.S. v. Steinberg, GX 327, testimony of Tortora.
  - 美國十大主要城市的房價：Ben Rooney, "Home Prices: Down Record 11%," *CNN Money*, March 25, 2008.
  - 將近一百七十億的資產：U.S. v. Mathew Martoma, No.12 Cr.0973 (PGG), testimony of Berkowitz.
  - 薩克資本的回報率：Katherine Burton and Anthony Effinger, "How Hedge Fund Manager Steve Cohen Averaged 30% Returns for 18 Years," *Bloomberg Markets*, April 25, 2010.
  - 薩克資本的規模成長了一倍：U.S. v. Martoma, testimony of Berkowitz.
  - 他在二〇〇五年用兩百八十萬美元：Colin Gleadell, "Saatchi Sells Another Key Work in His Collection," *ArtNews*, May 10, 2005.
  - 達米恩·赫斯特創作的藝術品：Carol Vogel, "Swimming with Famous Dead Sharks,"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 2006.
  - 在兩千年至二〇〇七年之間：Kelly, Ng, and Reilly, "Two Big Funds At Bear Stearns Face Shutdown."
  - 表現最糟糕的一個六月：Alexandra Twin, "Stocks: Mixed Day, Brutal June," *CNN Money*,

June 30, 2008.

- 買進七十五萬至一百萬股的伊連藥廠：U.S. v. Martoma, GX 302.

## 第六章 利益衝突

- 他也寄了另一份惠氏藥廠的文件：U.S. v. Mathew Martoma, No.12 Cr.0973 (PGG), GX 305.
- 我跟史蒂芬說過了：U.S. v. Martoma, GX 302.
- 他在一九七七年和第一任妻子琳達：Michael Betzold, "The Corruption of Sid Gilman," *Ann Arbor Observer*, January 2013.
- 她是在六十七歲時自殺的：According to "Not My Father's Keeper: Unveiling the Skeletons in Dr. Sid Gilman's Closet," a book proposal by Todd Gilman that was submitted to publishers in 2014.
- 兩人就再也沒有說過話：Gilman, "Not My Father's Keeper."
- 他工作是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Patrick Radden Keefe, "The Empire of Edge," *The New Yorker*, October 13, 2014.
- 他主導的各種研究計畫：Betzold, "The Corruption of Sid Gilman."
- 他對避險基金幾乎一無所知：U.S. v. Martoma, testimony of Dr. Sidney Gilman, cross-examination.
- 工作的薪水很好：U.S. v. Martoma, testimony of Gilman.
- 他每次和避險基金交易人講三十分鐘電話：U.S. v. Martoma, cross-examination of Gilman.
- 每年賺進數十萬美元：U.S. v. Martoma, January 23, 2014, cross-examination of Gilman.  
「公司外諮商服務」在二〇〇六年讓他賺進三十四萬元，二〇〇七年賺進四十二萬元，二〇〇八年賺進四十二萬五千元；在稍早的直接作證中，吉爾曼說他賺的錢是二十萬。See also Jenny Strasburg, "Doctor's Alleged Role Highlights Ties Between Investors and Medical Fiel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0, 2012.
- 他不是那種喜歡購買昂貴商品的時髦人士：提姆·葛林納麥爾是吉爾曼的前學生，在匹茲堡經營神經退化疾病機構；from Keefe, "The Empire of Edge."
- 他開始享受一定程度的奢華：Nathaniel Popper and Bill Vlasic, "Quiet Doctor, Lavish Insider: A Parallel Life,"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5, 2012.
- 醫學專業界已經被華爾街滲透了：Eric Topol and David Blumenthal, "Physicians and the Investment Industry,"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June 1, 2005.
- 吉爾曼被伊連藥廠聘僱：U.S. v. Martoma, GX 20,, also testimony of Gilman.在巴平的前導藥物AN-1792的測試中，吉爾曼在二〇〇五年成為安全監測委員會主席。他見過該藥物的災難性副作用，也就是導致危險的腦部水腫，因此有有些擔憂新病人們的安危。吉爾曼的費用是每小時三百五十元，最高可累積至兩萬五千元。



- 所有參與巴平試驗的人：*U.S. v. Martoma*, January 13, 2014, testimony of Allison Hulme, Elan Corp., testimony of Gilman.共有兩百三十四位來自全美各地的阿茲海默症病患參與了巴平珠單抗的第二階段試驗。二十位醫師簽約成為本研究中的調查人員，負責給藥並觀察病人的反應。
- 「分析師、避險基金員工」：*U.S. v. Martoma*, testimony of Hulme, testimony of Gilman.
- 「交易伊連藥廠或惠氏藥廠」：*U.S. v. Martoma*, GX 7, also testimony of Hulme, Gilman.
- 這次的狀況似乎不太一樣：*U.S. v. Martoma*, GX 103, testimony of Gilman, memo to Enchi Liu of Elan.
- 「這是理所巴然的！」：Keefe, "The Empire of Edge."
- 馬托瑪讓他回想起他的大兒子傑夫：*U.S. v. Martoma*, testimony of Gilman.
- 馬托瑪把霍曼稱做：*U.S. v. Martoma*, Defense Exhibit 269, email from Martoma to Chandler Bocklage, introduced during testimony of Chandler Bocklage,.
- 科恩提供了八億元：*U.S. v. Martoma*, testimony of Peter Nussbaum, SAC general counsel.
- 他還是簽下顧問合約：Deposition of Steven Cohen before the SEC, In the Matter of: Elan Corporation, plc, File No.NY-8152, May 3, 2012.
- 為科恩帳戶裡買下的藥廠股份「掛牌」：*U.S. v. Martoma*, GX 297, Cohen sector position-alert email, introduced during testimony of Katie Lyndon.
- 「我覺得馬托瑪是最瞭解這件事的人」：*David E. Kaplan, et al., v. SAC Capital Advisors, et al.*, No.12 Civ.9530 (VM) (KNF), exchanges on March 28, 2008, and April 6, 2008, cited in Elan Shareholder Second Amended Complaint.

## 第七章 驚險的一步「好」棋

- FBI隱密地向聯邦法庭申請監聽：*U.S. v. Rajaratnam*, No. 09 Cr.1184 (RJH), October 6, 2010, Franks Hearing, testimony of FBI Special Agent B. J. Kang.
- 他們必須讓法庭知道監聽：Title 18, United States Code 2518, (1) (c), statute regarding wiretapping.
- 「除非油價突然大幅下跌」：*U.S. v. Mathew Martoma*, No. 12 Cr.0973 (PGG); Defense Exhibit 505, dated July 7, 2008, introduced during testimony of Timothy Jandovitz.
- 伊連藥廠和惠氏藥廠宣布："Elan and Wyeth Announce Encouraging Top-line Results from Phase 2 Clinical Trial of Bapineuzumab for Alzheimer's Disease," press release dated June 17, 2008.
- 科恩也在自己的投資組合中大量買進：*U.S. v. Martoma*, GX 298, 299.
- 「我頭上的頭髮」：*U.S. v. Martoma*, GX 53, testimony of Gilman.
- 七月十五日，藥廠包機讓吉爾曼前往：*U.S. v. Martoma*, GX 9.
- 「阿茲海默症國際研討會報告機密文件」：*U.S. v. Martoma*, GX 11.

- 「親愛的席德尼。」裡面寫道：*U.S. v. Martoma*, GX 12.
- 那天晚上，吉爾曼待在家裡：*U.S. v. Martoma*, GX 710, testimony of Gilman.
- 時間剛過十點：*U.S. v. Martoma*, testimony of Nathan Brow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re campus-access control system.
- 他將在下午四點登機：*U.S. v. Martoma*, GX 1307, introduced during testimony of Mark Manhan of Delta.
- 他們談了二十分鐘：*U.S. v. Martoma*, GX 459.
- 掛掉電話後：*David Kaplan, et al., v. SAC Capital, et al.*, No. 12 Civ.9350 (VM) (KNF), Elan Shareholder Second Amended Complaint, p. 86.二〇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股市開盤前，投資組合中有一千〇六十萬美國存託憑證，價值三億六千六百萬，還有一間九百萬的惠氏藥廠，價值約九億。
- 賣掉了大約一百五十萬股：*U.S. v. Martoma*, GX 431, introduced during testimony of Phillip Villhauer.
- 「用三十四點九七元賣掉四十萬，全數黑池交易」：*U.S. v. Martoma*, GX 432, introduced during testimony of Villhauer.
- 科恩放空了四百五十萬股：*Elan Shareholder Second Amended Complaint*, p. 86; see also *SEC v. CR Intrinsic Investors, Mathew Martoma and Dr. Sidney Gilman, and SAC Capital Advisors*, No.12 Civ.8466 (VM), Amended Complaint, March 15, 2013.
- 哈維·彼特的人抵達了薩克資本：*U.S. v. Martoma*, GX 595, introduced during testimony of John Casey, SAC compliance officer.
- 薩克資本法規事務部的其中一位上級長官：*U.S. v. Martoma*, some details from lawyer discussion at bench, January 16, 2014; others from testimony of Casey.
- 「在交易前停下來想一想」：*U.S. v. Martoma*, GX 595, Harvey Pitt talk email invitation, and GX 591, Pitt slide presentation, introduced during testimony of Casey.
- 丹尼斯在網捷網路被併購的三天前：*SEC v. Matthew G. Teeple, David T. Riley, and John V. Johnson*, Complaint,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March 26, 2013.
- 網捷網路在併購宣布後上漲了：*SEC v. Ronald N. Dennis*, No.14 Civ.1746, March 13, 2014.
- 他在這個禮拜接受了一系列化療：*U.S. v. Martoma*, chemotherapy treatment schedule elicited during Gilman cross-examination.
- 二十二頁簡報中：*U.S. v. Martoma*, GX 19, introduced during testimony of Hulme.
- 「我記得那時候我氣喘吁吁的」：Nathaniel Popper and Bill Vlasic, "Quiet Doctor, Lavish Insider: A Parallel Life,"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5, 2012.
- 「我有看到你昨天對惠氏的處理」：The stock symbol for Wyeth. *U.S. v. Martoma*, GX 294, Martoma Lyndon email, introduced during Katie Lyndon testimony.
- 「晚點喝酒聊」：*U.S. v. Martoma*, Defense Exhibit (hereafter "DX") 328/GX 313,

testimony of Jandovitz.

- 「總而言之，」他補充道，「沒必要打電話來，」：U.S. v. Martoma, GX 235, email date September 28, 2008, introduced during testimony of Gilman.
- 鑽紋資本每年支付七萬五千美元：U.S. v. Michael Steinberg, No.12 Cr.121 (RJS), testimony of Jesse Tortora
- 「戴爾確認了」：U.S. v. Steinberg, GX 214.
- 在漢普頓的週末公寓：U.S. v. Steinberg, GX 631.
- 「真奇怪……」：U.S. v. Steinberg, GX 631.
- 其他投資人：Laurie J. Flynn, "Dell's Profit Drop Surprises Investor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8, 2008.
- 他的上司擔保了他的賣空：SEC v. Dennis; Patricia Hurtado, "Former Level Global Analyst Says Two SAC Friends Got Inside Tips," *Bloomberg News*, November 29, 2012

## 第八章 線人

- 一種叫做「戰略行為評估」的訓練課程：Eamon Javers, *Broker, Trader, Lawyer, Spy: The Secret World of Corporate Espionage* (HarperBusiness, 2010).
- 那位朋友，他在倫敦的黑石集團工作：Michael J. de la Merced, "Blackstone Executive Is Charged with Insider Trading,"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4, 2009.
- 好像他是個黑幫份子一樣：Peter Lattman and Ben Protess, "How Pursuit of Billionaire Hit One Dead End,"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4, 2013.
- 李洲彬每季都付兩千美元：U.S. v. Richard Choo-Beng Lee, et al., No.09 Cr.0972 (PKC), information filed October 13, 2009; also see Sentencing Submission by government.
- 「這是你唯一的機會」：Anita Raghavan, *The Billionaire's Apprentice*, (Business Plus 2013), p. 302.
- 基金公司的狀況相對來說算是很不錯：Susan Pulliam, "How Associates Helped Build Cas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20, 2009.
- 唯一能滿足這些人的方法：U.S. v. Choo-Beng Lee, Sentencing Submission.
- 「首要全球研究」是最糟糕的共犯之一：In the Matter of Applic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o Authorize to Intercept Certain Wire Communications, 11 Cr.00032 (JSR), filed July 12, 2011.
- 「首要全球研究」是最糟糕的共犯之一：PGR Wiretap Application, pp. 20–25.與FBI探員戴夫·莫特伊以及詹姆斯·辛科合作的卡爾·莫特伊證實了姜的懷疑。莫特伊已婚，是三個孩子的父親，和不同避險基金中的五位投資組合管理人合作擔任顧問，他們每年都為了他提供的科技產業見解支付他五十萬，而他告知那些管理人的部分資訊是內線消息。當莫特伊被問起，他在金融業中觀察到哪些讓他訝異而他自己卻不一定有涉入的非

- 法行為時，他回答：「專家網絡。」 U.S. v. Motey, 10-cr-1249.
- PGR最大的客戶：Patricia Hurtado, "SAC Trial Seen by Probe Convict as Latest Abusive Tactic," Bloomberg News, January 7, 2014.
  - 大衛·馬庫和詹姆斯·辛科開始蒐集證據：PGR Wiretap Application.
  - 派托為薩克資本管理：Michael Rothfeld and Jenny Strasburg, "Witness Adds Thread to SAC Prob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3, 2013.
  - 他們申請傳票時：Devin Leonard, "The SEC: Out-manned, Outgunned, and On a Roll," Bloomberg Businessweek, April 19, 2012.
  - 當時是凌晨三點：U.S. v. Raj Rajaratnam, Rajiv Goel, and Anil Kumar, No.09 Mag.2306, October 15, 2009.
  - 隔天早上六點：丹妮爾·奇希，紐卡索基金的交易員；奇希的老闆馬克·柯蘭德；IBM資深副總裁羅伯特·莫法特；以及拉傑的兩位朋友，英特爾的主管拉吉夫·戈爾與麥肯錫的阿尼·庫馬。據稱奇希同時和柯蘭德與莫法特在一起，從莫法特身上獲取IBM的情資。Michael J. de la Merced, "Hedge Fund Chief Is Charged with Fraud,"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6, 2009.

## 第九章 FBI與華爾街的賽跑

- 「如果你考了九十八分」：Ed Beeson, "When U.S. Attorney Preet Bharara Speaks, Wall Street and the World Listens," *The Star-Ledger*, August 19, 2012.
- 「學校、唸書、成績」：Carrie Johnson, "Family Ties," *Columbia Law School Magazine*, Fall 2011.
- 麥可·穆凱西：他是席德尼·吉爾曼的辯護律師馬克·穆凱西的父親。
- 讓他立志成為檢察官：Benjamin Weiser, "For Manhattan's Next U.S. Attorney, Politics and Prosecution Don't Mix,"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9, 2009. 普里特不是巴拉家唯一一個具有高成就者基因的小孩。他的弟弟文尼也在三年後跟隨著哥哥的腳步進入哥倫比亞法學院。他是一間紙尿布網路零售商的共同創辦人，他們在二〇一〇年以五億四千萬美元把公司賣給亞馬遜；see also Johnson, "Family Ties."
- 「舒默的副手成為」：Benjamin Weiser, "Schumer Aide Is Confirmed as United States Attorney,"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8, 2009.
- 「有時候，貪婪並不是件好事」：U.S. v. Raj Rajaratnam et al., 09-Mag-2306, October 16, 2009; prepared remarks for U.S. Attorney Preet Bharara in press conference announcing charges.
- 瑞根甚至曾在二〇〇三年進入薩克資本工作：Rajarengan Rajaratnam testimony before the SEC, In the Matter of: Sedna Capital Management, file No.NY-7665.
- 人們只能自行猜測：在拉傑被捕的短短三天後，《華爾街日報》在網站上刊登了一則文

- 章，首次公開指出李洲彬和阿里·法爾再和政府合作。此事對調查造成了非常大的負面影響。Susan Pulliam, "How Associates Helped Build Cas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20, 2009.
- 百歐菲爾對薩克資本的起訴案：Shira Ovide, "SAC Capital, Biovail Finally Bury the Hatche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4, 2010.
  - 證管會起訴百歐菲爾在過去一年間涉及詐騙：Judith Burns, "SEC Charges Biovail Officers With Frau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25, 2008.
  - 在閱讀證管會提供的科恩相關檔案時：*Patricia Cohen v. Steven A. Cohen et al.*, First Amended Complaint, No. 09 Civ. 10230 (WHP), April 7, 2010.
  - 到了最後，拉利破產了，結局悲慘：Steven Cohen and SAC Trading Corp. v. Brett K. Lurie and Conversion Trading Corp., No.8981/87, Affidavit in Support of Order to Show Cause, N.Y. State Supreme Court, May 12, 1987. See also, Douglas Montero, "Slippery Scammer an Elusive Daddy, Too," *New York Post*, October 26, 2004 and "Agents Catch Up with U.S. Citizen on the Run," *A.M. Costa Rica*, Vol.5, No. 224, November 11, 2005.
  - 求償三億美元：*Patricia Cohen v. Steven A. Cohen, et al.*, December 16, 2009.
  - 他的母親是護士，父親是在越南駕駛C-130的戰機機師Virginia Grantier, "Four Boys Thank Her for Courage After Husband's Death," *Bismarck Tribune*, May 11, 2002.
  - 馬托瑪那年拿到的獎金是九百三十八萬美元：*U.S. v. Mathew Martoma*, No.12 Cr.0973 (PGG), GX 555, Dan Berkowitz testimony.
  - 埃斯布雷能否獲得食藥署許可：Andrew Pollack, "FDA Rejects InterMune's Drug for Fatal Lung Disease," *The New York Times*, May 4, 2010.
  - 將近四百五十萬的股份：Suzy Kenly Waite, "Hedge Funds Hemorrhage on InterMune," *Institutional Investor*, August 31, 2010.
  - 「聯邦當局在三年的調查後即將要提起內線交易控告」：Susan Pulliam, Michael Rothfeld, Jenny Strasburg, and Gregory Zuckerman, "U.S. in Vast Insider Trading Prob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0, 2010; Ernest Scheyder and Matthew Goldstein, "U.S. to Lift Lid on 'Pervasive Insider Trading': Report" *Reuters*, November 20, 2010.
  - 他和另一位在薩克資本波士頓分部工作的投資組合管理人諾亞·弗里曼成為朋友：Steve Eder, Michael Rothfeld, and Jenny Strasburg, "They Were Best of Friends, Until the Feds Showed Up,"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17, 2011.
  - 他曾嘗試過違規增血：Freeman use of EPO; FBI notes from interviews with Noah Freeman, hereafter Freeman 302s.
  - 他太過好鬥：Eder, Rothfeld, Strasburg, "They Were Best of Friends, Until the Feds Showed Up."
  - 「日誌」：Freeman 302s.
  - 無數個Gmail帳戶：Details of Longueuil's Gmail accounts; Freeman 302s.

- 多數即時通訊都集中在Skype：Longueuil use of Skype, FBI notes from interviews with Samir Barai, hereafter Barai 302s.
- 他們一直到凌晨兩點半才回到家：U.S. v. Samir Barai and Donald Longueuil, No.11 Mag.332, February 7, 2011; reference to video surveillance, exit and return times from affidavit filed by FBI Special Agent B. J. Kang. See also Eder, Rothfeld, Strasburg, "They Were Best of Friends, Until the Feds Showed Up."
- 巴萊和隆蓋伊發展出非常親近，或者也可以說是十分惹人厭的友誼：他們三人會在每季公布才報的前一週左右在聖克拉拉希爾頓見面，交換從不法來源取得的資訊，通常他們會在電子郵件中把這種會面稱做「三人行」或「堂、薩、諾——性」；；Barai 302s.
- 狀況越來越慘烈的離婚：Bree Sposato, "One Enchanted Evening: Bhavana Pothuri & Samir Barai," *New York*, April 15, 2006; Barai 302s
- 佛隆對於焦婉瑩的身分不太瞭解：Barai 302s; also, FBI interview notes with Jason Pflaum, hereafter Pflaum 302s
- 「你不該問」：Barai 302s.
- 一分鐘過後: "Fuuuuuck"：U.S. v. Barai, et al.
- 姜把兩人的對談內容全都拍攝下來：Pflaum 302s.

## 第十章 奧坎剃刀

- 卡內基大廳的對街：Level Global Address, 888 7th Avenue; Level Global Search and Seizure Warrant, November 21, 2010.
- 持有法官在週末簽署的搜索票：搜索票授權他們搜索加奈克、他的搭檔安東尼·齊爾森和兩名分析師山姆·阿東達基斯以及葛瑞格·布倫納的辦公室；Level Global Search Warrant.
- 他在那週週六晚上：加奈克安排要在那週週末和證管會主席瑪莉·夏皮羅一起出席討論會，他們都是從富蘭克林與馬歇爾學院畢業的；Peter Lattman, "In Insider Case, the Odd Couple Won't Meet,"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3, 2010.
- 拍攝辦公室伺服器：Level Global Search Warrant. See also *David Ganek v. David Leibowitz, Reed Brodsky, David Makol, et al.*, No.15 Civ.1446, February 26, 2015.
- 談成一筆生意：Katherine Burton, "Goldman Sachs Fund Buys Stake in Ganek's \$4 Billion Hedge Fund," *Bloomberg News*, April 2, 2010.
- 把目標放在改變人生：U.S. v. Noah Freeman, 11-Cr.-116 (JSR), Sentencing submission on behalf of Noah Freeman, filed January 28, 2015, letter from Silas Bauer.
- 「我和公司裡的每個人都知道」：Freeman 302s.
- 「全部都處理好了」：The exchange recounted in *U.S. v. Samir Barai and Donald Longueuil*, 11-Mag-332, February 7, 2011.

- 沙利文曾擔任另一位共和黨參議員的顧問：Tory Newmyer and Kate Ackley, "Sullivan's Hiring Hedge Bets on Sully," *Roll Call*, April 18, 2007.
- 沙利文對參議員的調查人員說：Some details in Jenny Strasburg and Michael Siconolfi, "Senator Probes Trades at SAC,"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21, 2011.
- 五月二十四日，格拉斯利又寄了一封信：Letter to the Honorable Mary Schapiro, Chairman,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from Charles E. Grassley, Ranking Member,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May 24, 2011.
- 「你之前的合夥人史蒂芬·詹」：Bob Van Voris and Saijel Kishan, "SAC's Martoma Harvard Expulsion Revealed as Trial Starts," *Bloomberg News*, January 10, 2014.
- 「你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兵」：U.S. v. *Mathew Martoma*, No.12 Cr.0973 (PGG); cross-examination of Sidney Gilman.
- 花了一百九十萬買了一間五臥的房子：The Martomas spent \$1.9 million on the house, according to Florida real estate records.
- 馬修與蘿絲瑪莉基金會：根據紀錄顯示，該基金會在二〇一〇年十月十日於佛州以一百萬元成立；根據該基金會的九九〇表單顯示，基金會在二〇一一年五十元或一百元為單位捐了幾百塊給屈指可數的地方慈善機構，並花費了超過兩萬美元的開支。往後幾年基金會都沒有都沒有提交九九〇表單。
- 車道上暈倒原註：此段內容來自對當時事件有直接瞭解的人和我的對談，不同於與蘿絲瑪莉·馬托瑪告訴《紐約客》的版本：Patrick Radden Keefe, "The Empire of Edge," October 13, 2014.在該版本中，她說姜和卡拉漢靠近時，姜要她「進屋裡」，但她拒絕了。她說接著姜轉向馬托瑪說：「你想要自己告訴他，還是應該由我來？」馬托瑪告訴姜：「你想說就儘管說。」根據蘿絲瑪莉的敘述，姜對馬托瑪說：「我們知道你在哈佛做了什麼事。」然後馬托瑪便昏倒了。根據我的調查報導，馬托瑪因打擊而昏倒時蘿絲瑪莉並不在場，她沒有聽到姜在馬托瑪昏倒前說的話。

## 第十一章 百折不摧

- 他送給兒子一面金屬牌原註：U.S. v. *Mathew Martoma*, No.12 Cr.0973 (PGG), GX 65, Mathew Martoma Sentencing Memo, filed May 28, 2014; letter from Bobby D. Martoma.
- 馬托瑪畢業的第一年原註：U.S. v. *Martoma*; GX 106, Martoma Sentencing Memo, letter from Manju Varghese.
- 「他充滿野心，」原註：Patrick Radden Keefe, "The Empire of Edge," *The New Yorker*, October 13, 2014.
- 那名書記官在二月四號原註：U.S. v. *Martoma*, January 9, 2014, Disciplinary Hearing on Charges against Ajai Mathew Thomas, Findings of Fact and Decis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Board, May 12, 1999, filed as exhibit to Government's Motion in Limine to Admit Evidence

Concerning the Defendant's Expulsion from Harvard Law School in Response to Potential Defenses.

- 坎恩開除了那名學生的學籍原註：Jal D. Mehta, "Law Student Expelled for Forging Transcript," The Harvard Crimson, January 30, 1997.
- 信末寫的日期都是一月三十一日原註：U.S. v. Martoma, Exhibit to Government's Motion to Admit Harvard Evidence.
- 在最終的報告中原註：U.S. v. Martoma, Exhibit to Government's Motion to Admit Harvard Evidence, Disciplinary Hearing.
- 他的父親用他們的房子貸了二次房貸原註：U.S. v. Martoma, Mathew Martoma's Memorandum of Law in Support of his Motion to Exclude Evidence Concerning Events Unrelated to the Charged Offenses and Preceding Mr. Martoma's Employment at SAC, filed under seal, January 9, 2014.
- 一位才華洋溢的年輕程式設計師，名叫史蒂芬·詹原註：Ajai Mathew Thomas v. Stephen K. Chan, MICV-2000-0010, June 2, 1999, affidavit submitted by Mathew Martoma; some details of genesis of Computer Data Forensics.
- 報告上有三位「個案分析師」的簽名原註：Computer Data Forensics report filed as an exhibit to Government's Motion to Admit Harvard Evidence.
- 他還做了測謊原註：Martoma Motion to Exclude Evidence.
- He admitted that he had faked his Harvard transcripts原註：Thomas v. Chan, affidavit of Stephen K. Chan, January 20, 2000.
- 他們的員工都在辦公室裡原註：Bob Van Voris, "SAC Capital's Martoma Defense May Be Hurt by Partnership," Bloomberg News, January 28, 2014; also Thomas v. Chan, affidavit of Robert Owens.
- 「我們就像『出租朋友』一樣」原註：Van Voris, "SAC Capital's Martoma Defense May Be Hurt by Partnership."
- 憤憤不平的員工們一起寫了一封信原註：Thomas v. Chan, employee group letter, dated December 26, 1999.
- 滿身的瘀傷原註：Complaint filed in Thomas v. Chan.
- Martoma filed for a restraining order against Chan原註：Thomas v. Chan, Interlocutory Order Continuing Restraining Order in Force.
- 詹和六位合夥人被控詐欺原註：U.S. v. Chan, et al., U.S. District Court, District of Massachusetts, Criminal No. 98-10277-GAO, August 12, 1998.據稱他們為了商業目的用空殼公司的租賃合約取得了數百萬美元，為公司購買根本不存在的電腦設備和辦公室用品。
- 承認自己因一項共謀指控與一項郵件詐欺指控而有罪原註：Van Voris, "SAC Capital's Martoma Defense May Be Hurt by Partnership."



- 他正式把自己的名字原註：Name change occurred on August 29, 2001, per the Clerk of the Circuit and County Court, Brevard County, Florida.
- 「我們的目標是史蒂夫·科恩」原註：Some of the details of the FBI encounter come from Rosemary Martoma's account in Keefe, "The Empire of Edge."
- 終於取得了實質勝利原註：麥肯錫管理公司的前總裁暨高盛前董事會成員顧磊傑因為將高盛的資訊洩漏給拉賈拉特南而被逮捕並起訴。首要全球研究專家網絡被關閉。諾亞·弗里曼依然在和檢察官合作。薩米·巴萊也在認罪後開始和政府合作。唐納德·隆蓋伊也認罪，被判三十個月有期徒刑："Longueuil Pleads Guilty to Conspiracy, Securities Fraud," Bloomberg News, April 28, 2011; Patricia Hurtado, "Ex-SAC Manager Longueuil Sentenced to 30 Months in Prison," *Bloomberg News*, July 29, 2011.
- 他何必和FBI合作呢？原註：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v. *Jonathan Hollander*, No.11 Civ.2885,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April 28, 2011.霍蘭德以內線消息用個人帳戶交易了五千六百股的連鎖超市艾伯森股票，並因此被起訴，在二〇一一年四月和證管會達成民事和解。他同意支付十九萬兩千元罰金，在未來三年內禁止進入證券產業。
- 前薩克資本交易員唐納德·隆蓋伊原註：Hurtado, "Ex-SAC Manager Longueuil Sentenced to 30 Months in Prison."
- 準備要以內線交易的罪名起訴兩名交易員原註：馬庫有兩個和他合作的人，來自鑽紋資本和水準全球的前分析師傑西·托爾托拉和山姆·阿東達基斯。從他們提供馬庫的資訊來看，檢察官已經可以用內線交易起訴托爾托拉和阿東達基斯的老闆陶德·紐曼和安東尼·齊爾森了。據稱戴爾營收的內線消息是由戴爾的投資關係工作人員傳給前戴爾員工再傳給托爾托拉，接著托爾托拉傳給他的上司陶德·紐曼，再傳給托爾托拉的朋友阿東達基斯。
- 阿東達基斯轉頭把消息傳給在他的老闆，水準全球的安東尼·齊爾森。紐曼和齊爾森都和薩克資本關係緊密。See also Patricia Hurtado, "Newman Calls FBI Inside-Trading Agent As Last Witness," *Bloomberg News*, December 11, 2012.
- 「我有來自公司內部的二手數據」原註：*U.S. v. Michael Steinberg*, No.12 Cr.121 (RJS), GX 634, introduced during testimony of Jon Horvath.電子郵件全文：「我有來自公司內部的二手數據——這已經是我從他們那裡拿到資訊的第三個季度了，前兩個季度的資訊都非常可靠。他們說毛利率會下降五十到八十基準點，原因在於營銷組合和目前營業費用的狀況不好，營收小幅上升，導致最後每股收益下降。就算他們在營業費用或其它收入有彈性能補強過低的毛利率，每股收益與預估相同甚至高上一分錢，我覺得股價還是會掉（我知道他們說前一季的裁員數是後收型佣金）。請勿外傳，多數人尚未得知此消息。」
- 顯然斯坦貝格接著就有了動作原註：*U.S. v. Todd Newman, Anthony Chiasson, Jon Horvath, and Danny Kuo*, No.12 Mag.0124, sealed complaint, January 17, 2012.

## 第十二章 大鯨魚

- 席德尼·吉爾曼在曼哈頓下城世貿中心原註：短短兩週後，鑽紋資本的陶德·紐曼便在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八日於波士頓被逮捕，喬恩·霍瓦特則在紐約被捕。大衛·加奈克在水準全球的搭檔安東尼·齊爾森知道自己即將被捕，因此住進飯店。六位FBI探員衝進他位於上東區的公寓，卻發現他不在家。他在那天早上稍晚自首。惠蒂爾信託避險基金公司的基金經理人丹尼·郭在加州南帕薩迪納的家中被捕。普里特·巴拉拉公布政府起訴的罪名是他們一起靠著戴爾與輝達的內線消息進行違法交易，共賺進六千一百八十萬美元，其中五千三百萬是齊爾森在水準全球放空了大量戴爾股票賺來的：Jenny Strasburg, Michael Rothfeld, and Susan Pulliam, "FBI Sweep Targets Big Fund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19, 2012.
- 這是吉爾曼第一次原註：U.S. v. Mathew Martoma, No.12 Cr.0973 (PGG), GX 741, dates of proffer meetings introduced during testimony of Dr. Sid Gilman.
- "Mat Martoma will call me re SAE's in bap"原註：U.S. v. Martoma, GX 751.
- 證管會才剛公開勸阻原註：證管會曾在數年前捲入一場糾紛，當時一位名叫蓋瑞·阿吉瑞的證管會執業律師、指控證管會的主管不讓他以內線交易為由，調查另一間掌握大權的避險基金皮科特資本公司。阿吉瑞說在調查該案時，他的上司不讓他在調查過程中找華爾街的高層主管來對談。他說他抱怨了這件事就被開除了。此事爆發後引發了社會騷動，阿吉瑞起訴政府單不當解雇。在二〇一〇年，證管會支付了七十五萬五千美元給他作為應付薪資。Gretchen Morgenson, "SEC Settles With a Former Lawyer,"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9, 2010.
- 他剛花了兩千萬買下紐約大都會百分之四的股份原註：Svea Herbst-Bayliss, "SAC's Cohen Buys Small Stake in New York Mets," *Reuters*, February 23, 2012.
- 對洛杉磯道奇隊提出競標原註：Bill Shaikin, "Billionaire Aims to Own Dodgers," *Los Angeles Times*, December 28, 2011. See also David Ng, "Dodger Suitor on Museum Board," *Los Angeles Times*, January 14, 2012; Ronald Blum, "MLB Approves Dodgers' Finalists," *Associated Press*, March 27, 2012.
- 古根漢合資集團的二十億美元競標原註：Ronald Blum, "Dodgers Reach Deal with Magic Johnson Group," *Associated Press*, March 28, 2012.
- 古根漢最知名的投資人之一就是麥可·米爾肯原註：Leslie Scism and Craig Karmin, "Guggenheim Gets SEC Scrutiny on Milken Ti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27, 2013.
- 使他極為失望原註：Steve Fishman, "The Taming of the Trading Monster," *New York*, June 3, 2014.
- 科恩推門而入時原註：日期是二〇一二年五月三日。

- 『我就是覺得伊連藥廠的持倉不太好。』原註：In re: Elan Corporation, plc, SEC File No.NY-8152, *U.S. v. Martoma*, 12-Cr.-0973, government motion re Cohen SEC testimony.

## 第十三章 因果循環

- 所有主要媒體都在報導馬托瑪被捕一事原註：Michael Rothfeld, Chad Bray and Susan Pulliam, "Trading Charges Reach SAC,"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0, 2012.
- 《紐約時報》的頭版寫著原註：Peter Lattman, "Insider Inquiry Inching Closer to a Billionaire,"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0, 2012.
- 高概念三明治餐廳原註：U.S. v. Mathew Martoma, No.12 Cr.0973 (PGG), testimony of Tim Jandovitz, January 10, 2014.
- 「因果循環，報應不爽」原註：U.S. v. Martoma, mentioned by Arlo Devlin Brown during sidebar discussion.
- 巴拉才在數個月前登上了《時代週刊》的封面原註：Massimo Calabresi, "U.S. Attorney Preet Bharara Is Taking Down Wall Street," *Time*, February 13, 2012.
- 這兩筆罰款加起來的金額將會是證管會收過的最高額和解金原註：Details on CR Intrinsic/Elan settlement: "CR Intrinsic Agrees to Pay More than \$600 Million in Largest-Ever Settlement for Insider Trading Case," SEC press release, March 15, 2013. Details on Sigma/Dell settlement: "SEC Charges Hedge Fund Firm Sigma Capital with Insider Trading," SEC press release, March 15, 2013.
- 安東尼·齊爾森和陶德·紐曼原註：此案太過盤根錯節——這兩位投資組合管理人已經是戴爾營收電子郵件的一連串收件人中的第五位了——使得顯得岌岌可危。辯護律師認為政府是在測試刑法內線交易的極限會落在哪裡。齊爾森和紐曼聲稱他們不知道戴爾的資訊是從哪裡來的，卯足全力回擊。雖然案情複雜，有時證據又令人有些茫然，但陪審團在兩天後確認他們有罪。喬恩·霍瓦特在開庭審判的六週前決定和政府合作提供協助。Patricia Hurtado, "Ex-SAC Analyst Horvath Pleads Guilty in U.S. Insider Case," *Bloomberg News*, September 28, 2012.齊爾森和紐曼的定罪在二〇一四年的上訴中被推翻。
- 他參加了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原註：Katherine Burton, "Cohen Travels to Davos for Lesson in 'Resilient Dynamism,'" *Bloomberg News*, January 23, 2013.
- 他在二〇〇五年做了幾次著名的交易原註：Carol Vogel and Peter Lattman, "\$616 Million Poorer, Hedge Fund Owner Still Buys Art,"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6, 2013.
- 「大約只有鉛筆尖那麼寬」原註：Kelly Magee, "Wynn's Stroke of Luck," *New York Post*, October 15, 2008.
- 「科恩都一直對這幅畫魂牽夢縈」原註：Peter Lattman and Carol Vogel, "Suit by Ex-Wife of SAC's Cohen Revived on Appeal,"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3, 2013.

- 「你會在親眼看見這幅畫時感到驚艷」原註：Lattman and Vogel, "Suit by Ex-Wife of SAC's Cohen Revived on Appeal."
- 這個價值一億五千五百萬的交易登上新聞媒體時原註：事實上，科恩有可能是在好幾個月前的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初就已經買下《夢》了，正好在馬托瑪被捕的三週前。他的顧問在新聞報導此事時試圖弭平這比交易帶來的影響：「時間點不太對。」他說，他指的是媒體報導畢卡索交易的時間點，並更正說科恩付的錢其實是一億五千萬。「我們要更正日期。」Lattman and Vogel, "Suit by Ex-Wife of SAC's Cohen Revived on Appeal."

## 第十四章 救生筏

- 柏克最愛這種狀況了原註：在斯坦貝格被捕後，柏克表示：「麥可·斯坦貝格沒有做錯任何事。他的交易一直以來都立基於詳細分析，以及他透過機構投資人每天都依賴的那幾種渠道獲得並理解的資訊。」
- 比較安全的作法是起訴那些有確切證據的案件原註：想進一步瞭解司法部因寒蟬效應遭遇的損失，請見Jesse Eisinger, "Why Only One Top Banker Went to Jail for the Financial Crisis," *ProPublica and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pril 30, 2014.
- 一九八八年，麥可·米爾肯的律師原註：James B. Stewart, *Den of Thieves* (Simon & Schuster, 1991), p. 441.
- 那項罪名將可以被歸納到他工作的那間公司上原註："9-28.000—Principles of Federal Prosecution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s," *U.S. Attorney's Manual*, "Title 9: Criminal."
- 「根本沒做過虧心事」原註：Steve Fishman, "The Taming of the Trading Monster," *New York*, June 3, 2014.
- 柯洛茲打電話給南區證券調查小組原註：Ben Protess and Peter Lattman, "Cohen Declines to Testify in SAC Insider Case,"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8, 2013.
- 從年初開始，其中有將近二十億美元都被投資人買回了原註：Peter Lattman and Ben Protess, "SAC Starts to Balk Over Insider Trading Inquiry,"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7, 2013.
- 公司的高階主管一直在關注調查的走向原註：Matthew Goldstein, "Blackstone Notifies Cohen's SAC It Intends to Pull Money," *Reuters*, May 25, 2013.
- 他覺得歐巴馬執政團隊原註：Jonathan Alter, "Schwarzman: 'It's a War' Between Obama, Wall St.," *Newsweek*, August 15, 2010.
- 拋棄他原註：Peter Lattman, "Blackstone Keeps Most of Its Money with SAC,"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4, 2013.
- 這是薩克資本法規事務部唯一一次原註：*U.S. v. SAC Capital Advisors, et al.*, No.13 Cr.541 (LTS), Sealed Indictment, July 25, 2013.
- 「今天，我們要宣布三個執法行動，都與薩克資本避險基金這個團隊有關。」原註：

Preet Bharara press conference, July 25, 2013.

- 「很多人認為」原註：Fishman, "The Taming of the Trading Monster."

開玩笑說他「穿條紋衣會很好看」原註：Michael Rothfeld, Jenny Strasburg, and Susan Pulliam, "Prosecutors Pursue Big SAC Settlemen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4, 2013.

## 第十五章 哪來的正義

- 在早上八點之前抵達原註：Michael Rothfeld, Jenny Strasburg, and Susan Pulliam, "Prosecutors Pursue Big SAC Settlemen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4, 2013.
- 華爾街主要投資銀行原註：摩根史丹利、摩根大通和高盛都繼續和薩克資本進行商業往來；德意志銀行在薩克基本被起訴後針對該公司設下了信用額度。Jenny Strasburg and Rob Copeland, "SAC Reconsiders Industry Relationships—And Its Nam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12, 2013.
- 「他們對我們來說是重要客戶」註：Gary Cohn interview with Kate Kelly, CNBC, July 31, 2013.
- 在避險基金業界中擁有「史無前例的極高內線交易流通量」原註：Preet Bharara prepared remarks, July 25, 2013. See also Peter Lattman and Ben Protess, "SAC Capital Is Indicted, and Called a Magnet for Cheating,"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5, 2013.
- 「少部分的犯罪」原註：Peter Lattman and Ben Protess, "\$1.2 Billion Fine for Hedge Fund SAC Capital in Insider Case,"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4, 2013.
- 「穿得保守一點」原註：Kaja Whitehouse and Michelle Celarier, "Steinberg Wife to Pals: No Wearing Bling Near Jury," *New York Post*, December 16, 2013.
- 霍瓦特被領進法庭原註：霍瓦特在瑞典出生，在多倫多長大，是皇后大學商科畢業的。*U.S. v. Michael Steinberg*, No.12 Cr.121 (RJS).
- 賺了多少錢原註：*U.S. v. Michael Steinberg*, GX 2004, 2005, and 2006, introduced during testimony of Daniel Berkowitz, November 21, 2013.
- 成員包括了前任郵務工作人員原註：Christopher M. Matthews, "SAC's Steinberg Convicted in Insider-Trading Cas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18, 2013.
- 下午兩點五十九分，陪審團投票表決原註：Stevenson and Abrams, "Insider Jury-Room Demonstration Persuaded Holdouts in Ex-Trader's Trial."

## 第十六章 判決

- 來電者是馬托瑪的律師理查·史卓斯伯原註：馬托瑪在二〇一三年的案子中把辯護律師查爾斯·史提曼換掉了。Peter Lattman, "Martoma, Former SAC Employee, Changes

- Lawyers in Insider Case,"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4, 2013.
- 財經版的封面頭條寫著原註：Matthew Goldstein and Alexandra Stevenson, "Ex-SAC Trader Was Expelled From Harvard Law School,"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9, 2014.
  - 更令他感到痛苦原註：馬托瑪說他徹底毀了。U.S. v. Mathew Martoma, No.12 Cr.0973 (PGG), Mathew Martoma Sentencing Memorandum, GX 101, letter from James Tierney.
  - 於是馬托瑪便成了替代的孩子原註：在這段期間，陶德對於吉爾曼為何會在遇到年輕英俊的馬托瑪時陷得這麼深、這麼徹底，自有一套理論。在庭審開始後，自從一九九一年就沒有和父親說過話的陶德開始撰寫一本與父親有關的書籍提案。陶德之所以會和吉爾曼醫師斷絕關係，是因為他覺得父親拒絕他同性戀的身份，也拒絕陶德的哥哥傑夫的同性戀身份。在書籍提案中，陶德描述吉爾曼醫師「對於兩個兒子都是同性戀感到非常困擾。」接著接又描述了當時正在發生的謎團：吉爾曼醫師為了維持和馬托瑪的關係而決定危及自己的名聲與一生的志業。「那麼，席爾曼真正的動機是什麼？」陶德寫道。「他兒子的——或者他自己的——性傾向是否也是動機的一部份？」 "Not My Father's Keeper: Unveiling the Skeletons in Dr. Sid Gilman's Closet," a book proposal by Todd Gilman, Ph.D., October 6, 2014.
  - 感覺就好像被三顆子彈原註：U.S. v. Martoma, Martoma Sentencing Memo, GX 65.
  - 這個案件已經使馬托瑪的經濟完全崩潰了原註：U.S. v. Martoma, Forfeiture Request, GX A.
  - 以非營利組織的名義成立了基金會原註：Mathew and Rosemary Martoma Foundation, Form 990, 2011; the foundation did not file 990s for 2012 and 2013.
  - 「現在不會、以前也從來沒有、未來也永遠不會」原註：Patrick Radden Keefe, "The Empire of Edge," *The New Yorker*, October 13, 2014.
  - 撤銷了他的學位原註：Melissa Korn, "Stanford B-School Strips Diploma of SAC Capital's Martom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5, 2014.
  - 在這整件事中扮演的角色非常邪惡原註：More on Judge Gardephe's mindset: "From the Trenches: High Profile Trials 2014," Practicing Law Institute, September 2014.
  - 「依照事件的發生順序判斷」原註：U.S. v. Martoma, Memorandum Opinion and Order, September 8, 2014.

## 尾聲

- 其中一幅將要拍賣的畫作原註：Katya Kazakina, "Billionaire Cohen Said to Sell \$25 Million Dubuffet 'Paris,'" *Bloomberg News*, April 7, 2015.
- 「史蒂文是一位非常認真、非常敏銳的蒐藏家」原註：Carol Vogel, "Steven A. Cohen Was Buyer of Giacometti's 'Chariot,' for \$101 Million,"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0, 2014.

- 自己開設了一間避險基金原註：Saijel Kishan, "EX-SAC's Kumin Said to Gather \$1 Billion for Hedge Fund Startup," *Bloomberg News*, January 14, 2015.
- 「顧問董事會」原註：Juliet Chung and Jenny Strasburg, "Steven A. Cohen's Point72 Asset Management to Create Advisory Boar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16, 2014.
- 科恩的「家族辦公室」在一年內為他賺進了數億美元原註：Matthew Goldstein, "Profit at Point72, Cohen's New Firm, Outshines Many a Hedge Fund's,"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5, 2015.
- 最傑出的作品之一原註："Giacometti's iconic *L'Homme au doigt* (Pointing Man)," Impressionist & Modern Art Auction Preview, Christies, April 16, 2015.
- 這是拍賣會中有史以來以最高價競標賣出的一座雕塑原註：Eileen Kinsella, "Billionaire Steve Cohen Goes On a \$240 Million Giacometti Buying Spree," *Artnet News*, June 8, 2015; Kelly Crow, "Steven A. Cohen Was Mystery Buyer of \$141 million Sculptur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8, 2015.
- 「昨天的判決」原註：Interview with Richard Holwell, Bloomberg Television, December 11, 2014.
- 退回了他們的有罪答辯原註：除了斯坦貝格和之外，巴拉拉還少了另外五個合作證人的有罪答辯：傑西·托爾托拉、史派里東·阿東達基斯、珊迪普·戈亞、丹尼·郭與杭恩·林姆。Matthew Goldstein, "U.S. Prosecutor to Drop Insider Trading Cases Against Seven,"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2, 2015.
- 「創造了一份明顯的路徑圖」原註：Gina Chon, "Preet Bharara Warns of Insider Trading 'Bonanza,'" *The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5, 2015.
- 「到時候會有一大堆人在門外排隊」原註：Aruna Viswanatha and Juliet Chung, "Deal Ends SEC's Pursuit of Steven Cohe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8, 2016.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黑色優勢：比狼更狡詐！揭開華爾街不為人知的黑錢流動、內線交易，以及 FBI 與頂級掠食者的鬥智競賽／席拉·寇哈特卡 (Sheelah Kolhatkar) 著；聞翊均譯.-- 初版.-- 臺北市：樂金文化出版：方言文化發行，2020.10

400 面；14.8×21 公分

譯自：Black Edge: Inside Information, Dirty Money, and the Quest to Bring Down the Most Wanted Man on Wall Street

ISBN 978-986-99229-8-2 (平裝)

1. 金融犯罪 2. 證券交易所 3. 美國

548.545

109013625

## 黑色優勢

比狼更狡詐！揭開華爾街不為人知的黑錢流動、內線交易，以及 FBI 與頂級掠食者的鬥智競賽

Black Edge: Inside Information, Dirty Money, and the Quest to Bring Down the Most Wanted Man on Wall Street

作 者 席拉·寇哈特卡 (Sheelah Kolhatkar)  
譯 者 聞翊均

總 編 輯 陳雅如  
編輯協力 黃愷翔、林映華  
企 劃 部 謝孟辰  
業 務 部 康朝順、葉兆軒、林子文、林姿穎  
管 理 部 蘇心怡、莊惠淳、陳姿仔

封面設計 吳郁婷  
內頁設計 綠貝殼資訊有限公司

出 版 樂金文化  
發 行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劃撥帳號 50041064  
通訊地址 10045 臺北市中正區武昌街一段 1-2 號 9 樓  
電 話 (02) 2370-2798  
傳 真 (02) 2370-2766

定 價 新台幣 450 元，港幣定價 150 元  
初版一刷 2020 年 10 月  
I S B N 978-986-99229-8-2

Copyright © 2017 by Sheelah Kolhatkar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ntam Books, an imprint of Random House,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20 BABEL PUBLISHING COMPANY

arranged through Bardó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樂金文化

方言出版集團

BABEL PUBLISHING GROUP

版權所有，未經同意不得重製、轉載、翻印

Printed in Taiwan

